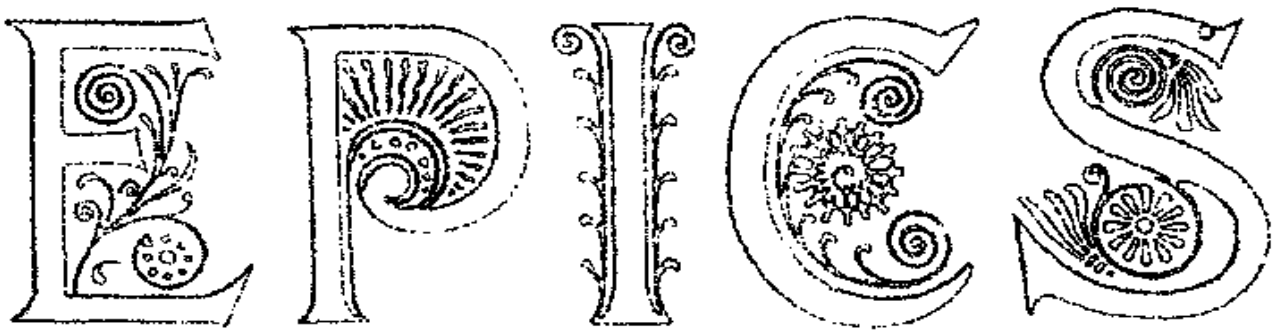
世界三大英雄史诗译丛

英格兰史诗
法兰西史诗
西班牙史诗
俄罗斯史诗



贝奥武甫
罗兰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尔出征记

[illegible]



英格兰史诗
法兰西史诗
西班牙史诗
俄罗斯史诗

贝奥武甫
罗兰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尔出征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奥武甫　罗兰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尔出征记／佚名著；陈才宇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6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ISBN　7-80567-931-2

Ⅰ.贝…　Ⅱ.①佚…　②陈…　Ⅲ.英雄史诗-作品集-欧洲-中世纪　Ⅳ.I5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654 号

书　　名	贝奥武甫　罗兰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尔出征记
作　　者	佚　名
译　　者	陈才宇　马振骋　屠孟超　李锡胤
责任编辑	史振宁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47 千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31-2/I·565
定　　价	（平装本）25.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出 版 说 明

古代文化意义的史诗可以涉及多种主题，如神话、传说、宗教、历史、哲理、伦理乃至动物故事等等，但所有史诗中最令人神往的无疑是各民族歌颂他们光荣祖先的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以诗行组合了历史和英雄。尽管史诗中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的历史，涂染着浓厚的神话色彩，闪烁着对远古的回忆与联想，但它把那些要世世代代牢记的教导传给人们；史诗中的英雄是民族的理想化的英雄，他们具备一般勇士的特征，又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在草创、开拓、发展进程中各种斗争的胜利者的总称。“九功之德皆可歌。”(《左传·文公七年》)歌颂这些英雄的赫赫威名，赞扬他们的“九功之德”，是民间歌手与文学作者的光荣责任。这些无名的与有名的伟大诗人传唱、记录、整理乃至再创他们民族的英雄史诗，以高昂的基调、庄严的文体、匀称的形式、动人的叙事展示着这个民族文化代码和精神气质的独特性，而这些史诗，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中已沉积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

今天，史诗中的英雄时代已经遥远，但英雄们那些寻求与开辟、夺取与保卫、艰难飘泊与返回家园的寓言仍然意味深长。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呼唤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人文与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开掘古老文化宝山中新的矿脉；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希望在最接近原文的译本阅读中得到欣赏高贵的阳刚之气与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乐趣和启迪——

因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译林出版社

目　　录

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 …… 1

罗兰之歌(法兰西史诗) …… 149

熙德之歌(西班牙史诗) …… 363

伊戈尔出征记(俄罗斯史诗) …… 571

贝奥武甫

（英格兰史诗）

佚　名　著

陈才宇　译

序　言

史诗《贝奥武甫》早在第六、七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以后，它随着征服者的足迹来到新的土地开花结实，如果说英国民族是一个“舶来的民族”，那么，《贝奥武甫》就是一部“舶来的史诗”。

全诗共3182行，是英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约占现存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基本情节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诗行1—1904)：丹麦国王赫罗斯加兴建了一座宏伟的宴乐厅，遭到魔怪格兰道尔的袭击。那魔怪为所欲为，连续为害达十二年之久。消息传到高特人[1]耳里。高特武士贝奥武甫率十四勇士前往救援。经过激烈的搏斗，力大无穷的贝奥武甫扯断了魔怪的一只胳膊。垂死的魔怪逃回自己的洞穴。第二天晚上又有一个魔怪前来骚扰宴乐厅，此魔乃格兰道尔之母，是为他的儿子报仇来的。贝奥武甫与她在水潭下的洞穴中展开殊死搏斗，最后用魔剑将她杀死。

第二部分(1905—3182)：贝奥武甫凯旋回国。不久，国王海格拉克父子先后死于非命，贝奥武甫继承王位。他成功地统治高特国达五十年之久。就在壮士暮年，国内出了一条毒龙。该毒龙因自己守护的财宝被盗，开始

① 在今天的瑞典南部。

向高特人进行报复。它口吐烈焰，毁灭一切。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贝奥武甫毅然进入龙窟。在一位名叫威格拉夫的年轻武士的援助下，毒龙被除，但老英雄也因受伤过重而献出了生命。

这部史诗八世纪初就已初具文字规模，但我们今天读到的本子是十世纪某个僧侣修订的[①]。这个不知名的僧侣与荷马一样没有包揽，也不可能包揽整部史诗的创作工作，他只是搜集整理了前人的创作成果。在众多参与创作的人中，他不是最初的作者，而是最后的一位。在他以前，参与史诗的集体创作的工作的是一些吟游诗人，在我们充分肯定最后一位定稿者的特殊的贡献的同时，这些吟游诗人的作用是不可轻易忽视的。

“吟游诗人”，英文名称是“minstrel”，这个词从拉丁文“minister”（意谓“仆人”）演变过来。十三世纪开始用来专指民间歌手。因为他们是一些穿街走巷，以歌唱为职业的游民，汉语译成“吟游诗人”是合适的。但在十三世纪以前，英国还有另外两个名称用来称呼这些民间艺人：“司歌仆”（scop）和“格利门”（gleeman）[②]。据说这两个名称最初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他们自己作歌，自己演奏；后者只是演奏他人的作品。后来这个差别逐渐消失，两个名称都用来指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艺人。

关于这些所谓的吟游诗人当时的活动情况，通过阅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诗歌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哀歌中有一篇《提奥》（Deor），主人公就是一位吟游诗人。

① 手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采用的语言是韦塞克斯和西撒克逊语。

② scop 在古英语中含义是“说笑的人”；gleeman 的词根“glee”意谓“快乐”。

他本来为国王服务，但后来一位比他更擅长歌唱的吟游诗人代替了他，实际上夺了他的饭碗。可见，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威兹瑟斯》(Widsith)的纪诵诗[①]，记述一位吟游诗人如何周游各国，凭着自己的演唱才能赢得人们尊敬的经历。这首纪诵诗一共提到了七十个部落和六十九个国王和首长，其中许多地方诗人亲自到过。考察一下那些确实存在过，但很快如过眼烟云在历史上消失的国家和国王，我们不禁要为诗人游历之广而惊叹。这种超越国界的演唱活动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吟游诗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其实，在上古和中古的欧洲大陆，这些人几乎到处存在，只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称呼罢了。在法国，他们被称为“荣格勒”(jongleur)或“特鲁伯德”(troubadour)；在挪威，叫做“斯盖尔特”(skald)；在斯拉夫语中，则为“格斯拉”(guslar)。尽管名称不一，实际上都是吟游诗人。

史诗《贝奥武甫》也多次提到了吟游诗人：贝奥武甫率高特勇士到达丹麦以后，丹麦国王设宴欢迎他，席间便有吟游诗人为他们歌唱助兴(见诗行496—497)。后来，魔怪母子被除，在先后两次庆功会上，都有吟游诗人的表演。史诗中的许多插曲就是借他们之口叙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贝奥武甫重创魔怪格兰道尔以后，一位善于吟诗歌唱的国王的侍从(实际上就是吟游诗人)还即兴用多姿多彩的文字歌颂了贝奥武甫的武功事迹(见诗行867—873)。假如史诗所描述的都可以当做史实来看待的话，这位当场采词歌颂铲除魔怪的英雄的吟游诗人该是《贝奥武甫》的第一位作者了！

① 这一类作品为数不多，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考证价值外，文学价值不大。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有过贝奥武甫其人，而且确实是史诗中提到的高特国王海格拉克的外甥。有一次，海格拉克率舰队劫掠莱茵河下游弗罗西亚人的土地，当时该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他们获得财物甚丰，正欲启程回去，忽遭法兰克士兵的袭击。海格拉克死于战场。贝奥武甫杀死一名法兰克旗手，泅水逃回高特。这件事发生在公元五二一年，史诗《贝奥武甫》中穿插提到过四次，正好与法国史学家格利高里的《法兰克的历史》和无名氏的《法兰克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吻合。

如此推算起来，从与贝奥武甫同时代的"第一位作者"到最后定稿《贝奥武甫》的僧侣，历史已跨越了近五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有多少民间诗人(包括吟游诗人和僧侣诗人)参与过《贝奥武甫》的集体创作呢？这问题无法弄清楚，也没有必要弄清楚。民间诗歌的集体性就是集体性本身，没有必要再从集体性中去分离个体性的因素。然而，这种以集体创作为基础，最后又以某个僧侣修订定稿的文学创作过程是值得研究者的特别重视的，因为历史的演变必然对史诗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贝奥武甫》的主人公生活在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社会，成稿时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制度早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元五九七年，圣奥古斯丁奉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之命，率四十僧侣来到不列颠传教，这标志着英国的宗教信仰已从多神教转向了一神教。到了僧侣诗人整理修订《贝奥武甫》时，基督教在英国已经取得了国教的地位，教会的势力已发展到与封建贵族分享国家政权的地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则完全控制在僧侣手中。《贝奥武甫》在这个时候经僧侣诗人之手最后

定稿，不可能不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他在整理民间流传的口头创作时必然要把他所信奉的基督教的观念添加进去，从而使作品所体现的宗教观念具有了两重性，即多神教和一神教的思想极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史诗中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常常与仁慈而万能的上帝同日而语；魔怪格兰道尔竟然成了该隐的后代，等等，反映在宗教基调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已经成了史诗的一大特色。

从内容上看，《贝奥武甫》具有民间童话的性质：主人公三战妖魔，就是民间童话的典型结构。吃人的巨人，吐火的毒龙，都是民间童话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按照民间故事类型学分析，贝奥武甫战胜格兰道尔，属于降妖型的故事，杀毒龙则是开洞取宝型的故事的演变。史诗的作者将这两种类型的故事合并，塑造了贝奥武甫这个可敬可亲的英雄形象。在这里，童话与史诗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形式。这个例子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童话可以转化为史诗，反之亦然。

民间童话一般是虚构的，在我们承认《贝奥武甫》具有童话性质时，即意味着它所表现的基本情节的非现实性。确实，尽管贝奥武甫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构成史诗基本情节的两次武功事迹——战魔怪和杀毒龙却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贝奥武甫所能完成的。这样的英雄属于半神半人，只出现在神话传说和民间童话中，与现实隔着较大的距离。

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什么要借历史人物之名敷演出一个非现实的半神半人的形象来呢？简单地用古民造神的动机去解释只会将读者引入歧途。贝奥武甫虽然被史诗的作者加以神化，但毕竟还不是一个真

正的神。他的活动空间始终在人世间，而不是在一个超自然的环境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要虚构贝奥武甫这个英雄形象并以口头歌唱的方式世世代代加以歌颂，是因为在他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美好理想和追求。他们通过贝奥武甫不仅仅宣扬自己的宗教意识或神话意识，更重要的是传达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认识。

史诗的第一部分写主人公的青年时代。丹麦王国受到魔怪骚扰，生灵涂炭，贝奥武甫得到消息后毅然前往救援。这行为本身表明他不仅具有见义勇为的侠士精神，而且具有泛民族主义思想。当时的欧洲社会，国与国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斗争极其残酷，能长期和平共处的相邻国家寥寥无几。贝奥武甫能为别国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实在难能可贵。从个人动机而言，他固然比较看重名誉，但这种对于名誉的追求是健康的，积极的。在丹麦王宫里，他并不因自己的勇力而妄自尊大，而是虚怀若谷，彬彬有礼，始终恪守臣子之礼。在自己人面前，他恭顺得像一头羔羊；但一旦走上战场，面对敌人，又会变得像一头凶猛的狮子。这种对友恭顺、对敌勇敢的精神后来受到骑士文学反复宣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奥武甫不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目中一个理想的英雄，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道德完美的骑士。

后来，贝奥武甫成了国王。但他之所以取得王位，并不是因为自己图谋这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没有这野心。老国王阵亡后，王后欲立他为高特国王，他不受，甘愿辅佐国王之子赫德莱德。直到赫德莱德死后，他才登基为王。这一行动足以表明他具有坦荡的胸怀和忠诚无私的品格。国内出现毒龙为害的事件时，他已是个年迈的老

人,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最大的风险。毒龙被杀死后,他也受了致命伤,临终前没有为自己的死而悲伤,而是为以残生的代价为自己的人民换来巨大的财富而欣慰:

为了眼前这些玮宝明珠,
我要感谢万能的主,光荣的王,
永恒的上帝,是他庇护我
在临死以前,为自己的人民
获得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如此无私无畏、爱民如子的国王将受到黎民百姓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贝奥武甫扮演了武士(广义指臣僚阶层)的楷模和理想的国王双重的角色。史诗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表现了他们对于这两种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的期待与渴望。

贝奥武甫这样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除了对理想的向往外,客观上还有时代本身的原因。这方面史诗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贝奥武甫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野蛮的年代。他的同胞——北欧古代日耳曼人靠渔猎、畜牧、种植、劫掠为生。尤其是劫掠,成了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发生在稍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不列颠大迁徙,就是一次劫掠性远征)。当时氏族之间,国家之间经常发生血仇磨擦。既使在贵族内部,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这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在史诗中是通过几个插曲来表现的:

之一:丹麦某部落酋长赫纳夫与弗里西亚[1] 国王芬恩发生纷争。论亲属关系,芬恩还是赫纳夫的姐夫。结果两败俱伤:赫纳夫与芬恩的儿子阵亡。赫纳夫的部将亨格斯特与芬恩暂时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并共同为死者赫纳夫举行火葬仪式。此后双方都伺机复仇,终于又发生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这次芬恩被杀死在卫兵群中,王后遭囚禁。获胜的亨格斯特带了赫纳夫的亲姐姐希德贝尔返回丹麦。

之二:丹麦国王为了调解他的国家与希索巴人的世仇,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希索巴国王弗罗达的儿子英格德。然而,就在新婚庆典那天,一位希索巴老兵向同族一位青年煽动说,他父亲被丹麦人所杀,凶手的儿子正是公主侍从中的一位。那青年为了替父报仇,杀了那位公主的侍从。于是,以联姻缓解世仇的努力宣告失败,双方重新回到敌对状态。

之三:瑞典国王奥根索有两子:欧赛尔和奥尼拉。奥尼拉继承王位后,残酷迫害欧赛尔两个儿子伊恩蒙德和伊吉尔斯。兄弟两人逃到高特国避难,高特国王赫德莱德(海格拉克之子)收留了他们,结果招致巨大的祸患:奥尼拉追杀过来,赫德莱德陪上了性命。贝奥武甫继位后,派兵支援伊吉尔斯,最后杀死奥尼拉替赫德莱德报了仇。

之四:贝奥武甫的外祖父,高特老国王雷塞尔原有三个儿子:赫巴德、赫斯辛和海格拉克。一次,赫斯辛用箭射他的朋友和家臣,结果误杀自己的亲兄弟赫巴德。老国王伤心而亡。后来瑞典人与高特人发生氏族纠纷。新国王赫斯辛阵亡,由海格拉克接替王位。他最后杀死了

① 地名,在今天的荷兰。

瑞典国王奥根索，为兄弟报了仇。

以上是按史诗的行文顺序出现的几个主要插曲。次要的插曲还有好几个，如丹麦国王赫罗斯加与女婿间的自相残杀；贝奥武甫的父亲艾克塞奥与希塞拉夫家族间的血仇；丹麦武士安佛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等等。

这些插曲大多具有史料价值。尤其是与史诗主人公有关的几个插曲，是我们用以比较文学人物的贝奥武甫和历史人物的贝奥武甫的最好资料。插曲构成的是一个真实的时代背景，那位半神半人的英雄就活动在这背景之下。残酷的现实与理想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史诗的作者显然是想用前者的存在证明后者的创造的必要性。在以血仇、掠夺性战争为主旋律的战乱的年代，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他们希望作为统治阶级的两种人——国王和他的臣属能像贝奥武甫那样无私无畏，兢兢业业地为国为民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理想的国王应该像贝奥武甫那样光明磊落，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而不要像奥尼拉那样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想将潜在的王位继承者赶尽杀绝。理想的武士则应该具有谦逊、善良、忠诚、勇敢等美德，而不要像安佛斯那样在格兰道尔为害自己的国家时无所作为，而对自己人却强横霸道，甚至丧尽天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

总之，插曲在史诗中并不是多余的。它们所起的作用是虚与实的对比作用。通过这种对比，贝奥武甫这个人物的时代意义也就昭示在读者面前了。

艺术方面，《贝奥武甫》也很有一些特色。首先是上述插曲的表现形式，就显得多彩多姿，充分体现了史诗的整理者对叙述手法的把握。

关于赫纳夫与芬恩之间血腥屠杀的故事，安插在贝奥武甫杀死格兰道尔以后。丹麦国王赫罗斯加为了给贝奥武甫庆功，在宴乐厅举行盛大宴会，民间歌手演唱了这支悲歌。丹麦国王嫁女以调解血仇未果的故事是在贝奥武甫回高特国以后由他自己向海格拉克叙述在海外的历险时提到的。当时最后的结局尚未出现，但据贝奥武甫"推测"，这种以联姻换取的和约很快就要维持不下去了。与贝奥武甫直接有关的那段插曲，即奥尼拉追杀其侄儿导致赫德莱德搭上性命的故事又是通过史诗作者自己的口吻说出的。其他几个小插曲表现形式也每每不同：赫罗斯加与女婿间的自相残杀采用的是提前交待的方法；安佛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一事则通过对话予以揭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使史诗的结构显得灵活多变，跌荡起伏。

不过，有必要指出：史诗所运用的这种插曲艺术尽管具有富于变化的优点，但并不是很完美的。最大的缺陷是与主要情节的衔接不够自然、流畅，容易使读者产生突兀感。难怪有的批评家在对插曲作为时代背景的反衬作用熟视无睹时，会指责史诗的结构与情节太杂乱纷繁，像一个破布袋子，里面塞满了北欧各民族的历史片断，使人看得眼花缭乱。

史诗另外两个重要的艺术特点是运用对衬法和暗示法。

史诗第一部分写主人公的青年时代，第二部分写他的老年，这是结构的对衬。主要情节的童话性质和插曲的史料性质，这是内容的虚实对衬。另外，作为武士的贝奥武甫和狂妄的武士安佛斯，以及作为国王的贝奥武甫和暴虐无道的海勒摩德，则构成人物形象的对衬。除了与主人公形成对衬的例子，次要人物之间也有对衬，如后

半部提到温柔善良的王后希格德时，马上就引出残忍骄傲的公主莫德莱丝作为对衬。诗中写该公主有一个怪癖：除了她丈夫，其他人一概不许正眼看她，否则处以死刑。通过这种对衬描写，善与恶的界线更加明确，史诗的主题思想也随之得以深化。

如果说对衬法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深化主题，加强人物的形象性，那么，暗示法所起的则是心理影响作用，以先兆性为其基本特征。这一手法在《贝奥武甫》中运用得很普遍。如贝奥武甫杀死魔怪格兰道尔以后，丹麦歌手在庆功会上唱了西格蒙德屠龙的故事，这里就暗示了贝奥武甫后来与毒龙交战的事。史诗一开头就描写了丹麦国王赫罗斯加的祖先希尔德的葬礼，这里暗示着贝奥武甫与毒龙同归于尽后高特人为他举行的葬礼。有趣的是，希尔德的儿子也叫贝奥武甫，这是历史的巧合呢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大。希尔德的葬礼及其子贝奥武甫的继位与那位同名主人公没有任何联系，史诗的作者显然是为暗示而暗示的。当然，从艺术的角度看，这种为暗示而暗示的手法未必高明，因为一般的读者更欣赏的是情节有机结合的艺术品。

还有，叙述中大量穿插对白也是史诗的一大特色。其中最著名的两次对白是赫罗斯加对贝奥武甫的临别赠言和贝奥武甫与毒龙交战前的慷慨陈词。前者很像一篇箴言诗。史诗的作者借赫罗斯加之口大谈人生的哲理，就像莎士比亚在《汉姆莱特》中波劳涅士对启程远行的儿子莱阿提士谆谆教诲一样[①]。后者是决战前的宣言。在这篇言论中，史诗作者先采用倒叙的手法让贝奥武甫追

① 见《汉姆莱特》第一幕第三场。

述高特国的历史和他自己的武功事迹，然后再表示他准备面对死亡的挑战的决心："我有勇气去夺取金银财宝，否则，就让可怕的血战使你们失去自己的国王！"运用对白使史诗的人物形象更鲜明，更富有个性。

史诗中还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贝奥武甫出发丹麦时带了武士十四个，连他自己在内共十五个。结果是他战胜了魔怪母子。第二次与毒龙交战，武士的数目是十三个(包括他自己)。史诗中特别提到：团体中那第十三个人正是那个盗窃了一只金杯导致毒龙报复的奴隶。结果贝奥武甫与毒龙同归于尽。两个数字在这里显然具有象征的意义：十五代表吉祥，完美；十三代表灾祸、丑恶。两种象征性都与基督教有关：十五为五的三倍。根据基督教的说法，五表示神圣的真理，以五标示的图案(如五角星)据说还有防范疾病与妖魔的功效。而十三这个数字则完全不同。耶稣当初就是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的。史诗中运用数字的观念除了说明象征在作品中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法，同时还是史诗定稿者宗教立场的佐证。

最后，交待一下我的翻译。

我所据的原文本子是一九九一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丛书》(Anglo-Saxon Books)中的《贝奥武甫》。这个本子是一九七五年海盗出版社出版的本子的修订本，采用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对照排版。修订者为当代《贝奥武甫》研究专家约翰·波特(John Porter)。与其他现代英语本不同的是，这个本子采用的是逐字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由于古英语的文法与现代英语的文法有较大的差异，逐字翻译的文字用现代英语的语法

来衡量是不那么通顺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使用这个本子翻译成中文，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本子是最靠得住的。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我还参阅过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企鹅丛书》中的现代英语本和一九七〇年纽约出版的《诺顿文学选集》中的散文译文。《诺顿》的散文翻译，其实比许多所谓的诗体译本更值得信赖，至少在对史诗的理解上比别的本子更准确一些。史诗原文押头韵；每行分两顿，显得十分整齐。头韵我们无法模仿，但每行两顿是可以做到的。我的翻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丛书》把史诗的原文分成四十八小节，没有标题；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采用了《诺顿》中的标题，并以空行的形式保留《盎格鲁-撒克逊丛书》的段落划分。这样的处理，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陈才宇

引子　　丹麦早期的历史

诸位安静！我们已经听说，
在遥远的过去，丹麦的王公、首领，
如何将英雄的业绩一一创建。
　　斯基夫之子希尔德，常常从敌人手中，
从诸多部落那里，夺得领土，
想当初他孤苦零丁，如今却
威镇四方酋长；他已如愿以偿，
在天地间建功立业，声誉日增，
直到鲸鱼之路四邻的部落
一个个不得不向他臣服，
向他纳贡；哦，好一个强大的国王！
　　不久以后，在他的王宫
降生了一位王子，那是上帝
给人民带来的安慰：他曾亲眼目睹
久无首领的黎民百姓蒙受痛苦，
生命的主宰，光荣的统帅
因此赐予他世上的荣耀。
贝奥[1] 声名卓著，希尔德之子的功勋
在北部地区被人到处颂扬。
年轻的王子侍奉在父王左右，

① 原稿为“贝奥武甫”(Beowulf)，但与主人公贝奥武甫不是同一人。当今学者大多认为这里应是“贝奥”(Beow)。

他应该品行端正，赏赐大方，
以便将来有忠诚的伙伴
追随在身边，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将为他效命；不管是谁，
要想建功立业，首先得受人称赞。
　　时限一到，希尔德一命归天，
这位勇士回到了主的身边；
遵照他的嘱咐，亲密的伙伴们
把他抬到海边，这位丹麦人的朋友，
可敬的国王，曾经发号施令，
长久地治理过这个国家。
　　港口停泊着国王自己的灵船，
船身结着一层冰，正准备起航；
他们将可敬的首领抬进船舱，
就这样，这位项圈的赐予者
荣耀地靠近桅杆。他的身边
堆着来自四方的无数财宝；
我从未听说世上有哪只航船
曾装载过那么多的武器和甲胄，
那么多的战刀和锁子甲；他的胸前
还摆满金子银子，它们将随着他
一道远远地漂流，进入大海的怀抱。
他们把礼物慷慨地送给国王，
那都是人民的财物，想当初，
襁褓中他独自漂洋过海，带来一船财宝，
这次他带走的礼品决不比那次少。
在他头顶，他们还树起一面锦旗，
然后才让海水把他卷进海洋。

他们的内心是何等的悲伤!
无论宫廷的智者还是天下的英雄,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
这一船货物最后到了谁的手中。

从此以后,贝奥成了可敬的国王,
治理一座座城堡,在黎民百姓中
长久地享有盛誉,(他的父王已经去世,
告别了自己的家园,)直到后来,
贝奥又生下了伟大的哈夫丹,
他一生驰骋疆场,庇护希尔德的子孙。
人们都说他生有三子一女:
军事统帅希罗加和赫罗斯加,
好人儿哈尔格,我还听说
公主伊丝成了奥尼拉的王后,
那位骁勇的瑞典人的伴侣。

一　格兰道尔袭击鹿厅

赫罗斯加战场上捷报频传,
荣耀无比,手下人无不心甘情愿
追随在他身边,他麾下的人马
一天天壮大。他于是心中策划

建造一座宴乐大厅，宏大的规模
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闻所未闻，
在那里，他可以向部下颁发战利品，
他要将上帝赐予他的一切，
只除了公地和人的生命，
奖赏给手下的老将与新兵。
　　我听说动工的命令下达到四面八方，
众多部落应命而来，大家齐心协力
共建这座大厅。不久以后，
大厦按时落成，一如人们期望，
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宏大的殿堂；
号令天下的国王给大厦起名“鹿厅”①。
他遵守诺言，宴席中分赐
戒指和珠宝。大厦高高耸立，
山墙雄伟壮观；它在等待
仇恨的烈火将它付之一炬；
如今还不到时候，翁婿间那场血仇
尚未爆发，血腥的屠杀只是后话②。
　　却说当时有个可怕的恶魔，
他安营扎寨在黑暗的地方，
每天他都听见大厅里欢声笑语，
竖琴弹奏，吟游诗人放开歌喉，
这使他难以忍受，因为诗人在歌唱
遥远的过去，人类的起源，

① 鹿象征王权。

② 为了避免仇杀，赫罗斯加将女儿嫁给敌国，但战争仍未能幸免。鹿厅后来被火烧毁。

万能的主如何创造大地，
让田野充满阳光，周围出现海洋，
如何胜利地创造出太阳与月亮，
让它们以明清的光辉照耀人寰，
如何用树木和绿叶装点世界；
如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生命，
让他们能够生活，能够呼吸。
　　就这样，国王的战士欢欢喜喜
生活在鹿厅，直到地狱的魔鬼
前来作恶，向他们闹事寻衅；
这恶魔的名字叫做格兰道尔，
他是塞外的漫游者，占据着
荒野与沼泽；这可恶的怪物
统治着一片鬼魅出没的土地，
那里是该隐子孙的庇护所，
自从该隐残杀了亚伯，自己的兄弟，
永恒的主就严惩了他的后裔。
主厌恶这样的仇杀，由于这桩罪恶，
主把他驱逐到荒无人烟的边鄙。
从此，那里孳生了大批妖孽，
其中有食人魔、精灵、怪物，
还有巨人，他们长期与上帝抗争，
上帝给了他们应有的报应。

　　夜幕降临，这恶魔来到大厅，
勘探佩带金环的丹麦人
如何在里面举行盛大的欢宴。

他发现高贵的武士已经酒足饭饱，
一个个进入梦乡；他们全然不知
悲伤与痛苦即将来临；这恶魔
既凶狠又贪婪，他急不可待，
即刻伸出野蛮而残忍的魔爪，
抓起其中三十个酣睡的战士，
然后得意洋洋，带着战利品
返回他所居住的老巢。
　　第二天一早，破晓的天光下，
格兰道尔的暴行赫然在目。
欢乐的夜宴后迎来的是悲伤，
清晨的哭号。伟大的首领，
高贵的国王闷闷不乐地坐着，
内心极其痛苦；当他看见
那该诅咒的仇敌留下的足迹，
他为自己的人民深感悲痛；
这场灾难实在太深重，太可恨！
然而，仅仅隔了一夜，那恶魔，
毫无怜悯之心，再次犯下
血腥的屠杀；他早已一意孤行。
不难想见，希求安宁的人们
从此离开自己的家园，逃往别处，
在异域安家落户，因为有足够的证据
向他们表明，向他们明确显示，
恶魔的仇恨占据了他们的鹿厅，
于是，那些幸免于难的人，
为了寻求安全，一个个远走高飞。
　　就这样，恶魔强占了鹿厅，以一敌众，

与正义对抗，直到高高的大厦
变得空空荡荡。这段时间十分漫长；
整整十二个冬天，丹麦人的领袖
历尽困苦，蒙受万般艰难，
无限的悲伤；这段不幸的故事
还编成了歌谣，子孙后代无不知道
格兰道尔与赫罗斯加争斗，
双方不共戴天，战争无休无止，
一直延续了无数个春秋；
恶魔不愿跟丹麦人和平相处，
不愿解怨消仇，或者赔偿损失。
明智的谋士，谁也不指望
凶手会为死者做出任何补偿。
相反的，这黑色的死亡之影
不断地攻击国王的新老士兵；
常常设下埋伏，伺机偷袭，
长夜中他统治着浓雾漫天的沼泽地，
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出没在哪里。
　　因此，这人类的死敌继续肆虐，
这可怕的独行者犯下的暴行
一件又一件；每天晚上天一黑，
他就侵犯那富丽堂皇的鹿厅；
只是他在那里得不到任何奖赏，
得不到主所赐予的财宝和恩惠。
丹麦人的贤王极其苦恼，
内心犹如刀绞。众多王公贵族
坐下商讨对策，献计谋划

如何派遣最坚强的武士
去抵御那令人生畏的侵犯。
他们还常常向异教的神灵
奉献牺牲，祈求那灵魂的屠宰者[1]
伸出援助之手把他们拯救，
使他们摆脱灾祸。对偶像抱着幻想
属于他们的陋习；他们的心里
只想着地狱，不知有主宰者，
不知有仲裁者，不知有万能的主，
不知如何赞美天堂的保护者——
那光荣的王。这是何等不幸啊！
陷于困境的人竟然让自己的灵魂
投入烈火的怀抱，受失望的煎熬，
而不思改弦更张！这样的人有福了！
他们在死后寻求主的庇护，
把安宁的希望寄托于天上的父！

二　贝奥武甫来到鹿厅

就这样，哈夫丹之子赫罗斯加
整日忧心忡忡；那班智慧的王公
也无法为他排忧解难；因为这场灾难——
这黑暗的恐惧，降临在百姓身上，
实在太残酷，太可憎，太漫长！

① 指异教的神灵。

格兰道尔的暴行传进高特王国，
传到海格拉克手下一位勇士耳里；
这位英雄出身高贵、勇力过人，
同时代人当中堪称卓绝超凡。
他命人马上为他备好一艘快船，
他说他要跨过天鹅之路，
拜访一下那位著名的国王，
因为他此刻正需要有人出力相助。
智慧的族人没有人说他太冒险，
虽然他们一个个与他相处亲善。
他们反而鼓励他，为他择定良辰。
在高特人中，贝奥武甫精心挑选
一批最勇敢的武士偕他同行，
连他自己在内，一共十五位壮士
一道奔向快船；这位老练的水手
很快把他的勇士带到海岸。
良辰一到，停泊在岩石下的船只
即刻下了水。武士们争先恐后
登上甲板；潮水汹涌激荡，
冲击着沙滩；勇敢的武士们
把闪光的盔甲、珍贵的兵器
搬进船舱；然后船儿被推进深水，
武士们登上了备受祝福的航程。
木船乘着劲风，船首飞溅着浪花，
航行在大海的波涛上，它像一只鸟
在海面飞翔，直到第二天，
航海者从曲颈的木舟上

已经看得见前方的陆地，
看得见闪光的岩石、高耸的山脉，
以及突兀的岬角。大海已经渡过了，
航程结束了。高特的勇士们
停泊好木舟，很快登上海岸，
身上的盔甲和战袍叮当作响。
他们衷心地向上帝表示谢意，
因为他们已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这时，在岸上巡逻的丹麦哨兵，
发现那金光闪闪的盾牌
以及全副武装的一班勇士
出现在他面前；他心中十分焦急，
急切要弄清这些人的来历。
　　这位赫罗斯加手下的将官
于是挥舞着手中的长矛
驱马上前，用严厉的声音吆喝：
　　“你们是什么人，竟如此大胆，
全副武装乘坐高大的战船
跨洋过海侵犯我们的边界！
听着！长期以来，我一直
守卫在这海岸上，负责监视
任何敌人从海上乘船而来，
可能把我们丹麦的领土侵犯！
从来没有持盾者像你们这样
明目张胆，闯入我的地盘，
你们显然答不出军士的口令，
显然没有得到我的同胞的批准。
不过，你们那位披甲的勇士

那么英武，这我倒从未见过，
如果堂皇的仪表没有骗人，我敢说，
他决不是凭武器乔装的侍臣。
在你们从我这里继续前进以前，
我必须首先弄清你们的身份，
我不能让间谍混入丹麦国土，
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和航海者，
请听清楚我的问题并马上回答：
你们这班人究竟来自哪里？”

航海者的首领、武士的统帅
打开言词的宝库这样回答：
“我们是属于高特部落的人
我们是海格拉克国王的亲信。
我的父亲出身高贵，大名鼎鼎，
艾克塞奥就是他的大名；
他在世生活了无数个冬天，
才抛下家园去世；普天下
所有的智者都对他深切怀念。
我们此行怀着友好的意愿
拜访你们的主人哈夫丹之子——
百姓的庇护人。请你指示我们：
我们负有伟大的使命，要见见
丹麦的国王；我觉得此事
用不着保密。你一定知道，
我们听到的传闻是否真实：

在丹麦人中间出现了某个敌人，
他利用黑夜犯下可恨的罪行，
令人恐怖地宣泄他的仇恨，
施行伤害与屠杀。此行我诚心诚意
来向赫罗斯加进献良策，
帮助这位贤明的国王降伏仇敌，
也许他能从此时来运转，
摆脱恶魔的骚扰，并平息
他胸中无法平静的忧虑。
否则他就得继续蒙受祸患，
受恶魔的压迫，只要那宏伟的大殿
继续高耸在丹麦的高地上。”
　　勇敢的哨兵坐在马背上
如此回话：“每个聪慧的军士
只要他保持清醒的头脑，
便能辨别是非，判断好恶。
这会儿我明白了，你们是一支
与丹麦国王友好的队伍。
带上你们的武器，继续上路吧，
我将为你们带路，我还要吩咐
我的同胞把你们的船只——
那艘曲颈的木舟推上沙滩，
严加看管，以防它落入敌手，
直到它将载着可敬的勇士
穿过大海返回高特国土。
但愿命运保佑如此勇敢的人
安然无恙度过争战的风暴。”
　　他们继续进发。船舱宽敞的木舟

用缆绳系住，稳稳地停泊
在沙滩上。饰有野猪图案的头盔
镶嵌着黄金，显得金光闪闪，
那好战的野猪似乎在为他们设防。
武士们一个个斗志昂扬，
雄赳赳地向前走，直到那座
金碧辉煌的王宫遥遥在望。
那是天地间最雄伟的建筑，
里面住着雄踞一方的国王，
它的光辉已把数里方圆的地面照亮。
　　勇敢的向导指着闪光的宫廷，
告诉他们沿着大道笔直向前，
高贵的武士然后掉转马头，
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该回去了；愿全能的上帝
保佑你们诸事如意，一路平安！
我必须马上返回海岸边，
去监视可能来侵犯的敌人。”

　　脚下的大道由石块铺砌而成，
武士们沿着它列队而行。
当他们雄赳赳步入大厅，
巧手织成的铠甲闪闪发光，
耀眼的铁环在战袍上歌唱。
久航令人生厌，他们把盾牌——
那坚固的护身物搁在墙边。

然后他们在凳子上坐下，
身上的盔甲和战袍叮当作响：
航海者的长矛排成一排，
那枪尖都是一色的青灰，
这样的武器值得勇士们使唤。
一位高傲的丹麦人开始盘问：
“这些镶金的盾牌、灰色的盔甲，
护面的头盔和一大批长矛，
你们都从什么地方带来？
我是赫罗斯加的传令官和亲信，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勇敢的陌生人。
你们来此求见赫罗斯加，
想必为了远大志向，不是为了避难？”
那位以勇力著称的人回答他，
那位戴头盔，自傲的高特人做了回话：
“我们是海格拉克的同桌伙伴，
贝奥武甫就是我的名字。
如果你们的伟大国王不见外，
如果他答应惠然接见我们，
我将当面向哈夫丹之子
向著名的首领陈述我的使命。”
温德尔人的酋长乌夫加，
人人都知道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
他这样回答：“应你们的请求，
我这就去请示丹麦人的朋友和国王——
那项圈的赐予者和著名的首领，
把你们的历险告诉他，并且
将国王觉得最合适的答复

尽快地向你们如实转达。”
他说完即刻去见赫罗斯加，
白发苍苍的老王正坐在贵胄中间；
勇武的传令官直接来到他跟前，
侍臣的礼仪他驾轻就熟。
乌夫加这样对他的国王说：
“一队高特人越过大海的波涛，
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
武士们用贝奥武甫这个名字
称呼他们的首领；我的主公，
他们要求你本人接见他们。
尊贵的赫罗斯加国王，
请你千万不要轻易拒绝！
这班人全身披挂，看样子
都是高贵的人；尤其那位
率领武士的首领，更是气宇非凡！”

丹麦人的保卫者赫罗斯加说，
“这个人童年时我就认识；
他的父亲名叫艾克塞奥，
高特王雷塞尔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他；如今他勇敢的儿子
为了友谊来到了我们的国家。
我曾经派人给高特人送过礼品，
回来的人都说他战场上
英名远扬，他一只手的力量

就与三十个勇士的力量相当。
如今神圣而仁慈的上帝
把他派到我们丹麦人的中间，
我希望他能为我们消除
格兰道尔带来的凶险。到那时，
我要重重酬谢这位好心人。
你们快去，把客人迎接进来，
让他们见见我手下的一班侍臣；
传我的话：丹麦全国上下
欢迎他们的光临。”乌夫加奉命
来到大厅门口，传达了国王的旨意：
“东丹麦国的首领，我的胜利之主
吩咐我向诸位传话：他认识你们的祖先，
你们此番不畏艰难渡海前来，
他谨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现在你们不必脱下身上的盔甲
就可以直接面见赫罗斯加。
但盾牌与长矛暂且留在这里，
等会见结束再听便处理。”
　　那勇士于是站起身，那班强健的伙伴
围在他的身边；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奉勇敢的首领之命看守着武器。
在传令官的指引下，他们迈开大步，
进入鹿厅；那位戴着头盔的英雄
一直来到大厅中央才停住脚步。
　　贝奥武甫开口说话，身上的盔甲闪亮，
那精制的环锁见证铁匠的手艺高强。
“向你致敬，赫罗斯加国王！

我是海格拉克的外甥和侍臣。
少年时代，我便建立过许多功勋。
格兰道尔的恶行我早有耳闻；
航海归来的人都对我说，
这座人间最漂亮的大厅，每当
夜幕降临，天光淹没在苍穹，
里面就空空荡荡，一片凄凉。
因此，我的同胞——那些智慧的大臣，
就建议我踏上此次征程，
来此拜见你赫罗斯加国王，
因为他们知道我力量非凡。
他们曾亲眼目睹我从战场凯旋，
浑身沾满血污，在一次争战中，
俘获了五个巨人，捣毁了巨人家族；
有天晚上，我还在波涛中历经艰难
杀死众多海怪，替高特人报了仇——
把怪物撕成碎片——而这一次，
我打算单独跟魔怪格兰道尔
较量较量。因此，我请求你——
丹麦人的国王，希尔德子孙的庇护人，
武士的避难所和百姓的朋友，
此次我漂洋过海远道而来，
请你千万不要拒绝，允许我
独自率领我手下的一班勇士
将作祟鹿厅的恶魔铲除。
我也曾听说，这个怪物一旦发怒，
任何武器都对他无济于事。
因此，为了让我的主公——

海格拉克为我感到欣慰，
我不屑于使用刀枪和盾牌，
要跟恶魔来一番徒手交战，
与他针锋相对，拼个你死我活。
最后到底是谁被死神擒获，
那只有让上帝来为我们判决。
我并不怀疑，如果他获得胜利，
他会在血战的大厅吞噬
高特的子民，就像他以往
吞噬高贵的丹麦人那样。
如果我死了，你们无需把尸体掩埋，
那时我一定被咬得血肉模糊。
他会把我的尸体带走，返回
他居住的巢穴，然后残忍地
大吃大嚼。你们再用不着
为我的尸体费心。如果我打败了，
就请把我这一身漂亮的盔甲
派人交还给海格拉克国王，因为
它是雷塞尔的馈赠，威兰德[1] 的杰作。
命中注定的事，你无法抗拒。”

丹麦人的庇护者赫罗斯加说，
“我的朋友贝奥武甫，你来我们这里
为了建立功勋和过去的友谊。

①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冶炼神。

你父亲曾经惹过一桩大血仇，
他亲手杀死了威尔芬人希塞拉夫。
高特国当时因为害怕战争，
没有敢把他留在国内。因此，
他只好越过汹涌的波涛
来投奔光荣的希尔德子孙。
那时我年纪轻轻，刚刚登基，
接手治理丹麦——这珍贵的王国，
英雄聚集的城堡。哈夫丹之子——
我的兄长希罗加刚刚去世，
他是一位比我更优秀的国王。
后来我就用金钱化解了那桩血仇。
我派人渡海把财宝送给威尔芬人，
你父亲从此与我起誓结盟。
“说起格兰道尔，我的心里
好不悲伤！他怀着仇恨之心
在鹿厅滥施暴行，给我带来
莫大的耻辱。大厅的卫兵、战士
一天天减少。命运把他们一个个
卷进格兰道尔的魔掌。当然，
上帝定能阻止屠杀者的疯狂。
我的将士们一旦喝得酩酊大醉，
常常赌咒发誓：他们要持刀剑
守候在大厅，等待格兰道尔，
与他见个高低。然而，第二天一早，
但见宴乐厅里又是血迹斑斑，
长凳子上沾满血污，湿漉漉一片，
整个大厅随处都是凝固的血块。

我的朋友和忠诚的侍从日益减少，
因为死神已把他们一一带走。
现在请诸位入席吧，如果有兴致，
再谈谈你们的想法和英雄的业绩。”

三　鹿厅盛宴

于是在宴乐厅为这班高特人
腾出了座位。勇士们一个个
气宇非凡，坐到各自的座位上。
这时有一位执勤的侍臣
端上一只镂金的大酒杯，
给他们倒上美酒。吟游诗人
则放声歌唱。丹麦人与高特人
一起饮宴作乐，那气氛好不欢畅！

坐在丹麦国王身边的安佛斯——
艾格拉夫之子，这时提出挑衅；
贝奥武甫这位勇敢水手的壮举
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因为
他不愿看见别人比他更荣耀，
普天下不管谁取得成就，
都会使他感到十分难受：
“你就是那位跟布雷克争胜，

在茫茫大海上游泳的贝奥武甫？
是你为了虚荣潜入大海探险，
为了愚蠢的吹牛把自己的生命
当成儿戏？当你决意下海，
不管是谁，无论是仇是友
都无法劝说你把计划放弃。
你用双臂拥抱大海的浪花，
用胳膊丈量海水，挥舞双手。
滑行在海洋上；冰冷的海水
波涛汹涌。你在大海的巨掌里
挣扎了七天。但结果他胜了你，
因为他更强大。第二天一早，
大海把他抛上希塞里姆海岸。
他从那里开始返乡的路程，
回到布朗丁人可爱的家园，
坚固的堡垒，那里有他的乡亲、
城堡和财宝。那位比斯丹之子
对你夸下的海口得到了证实。
因此，如果你胆敢在格兰道尔身边
待上一个晚上，我可以预见
你的结局一定很不幸——尽管你
在别的争战中一次次保住了性命。”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哟，我的朋友安佛斯，你唠唠叨叨
说了那么多有关布雷克的话，
一定喝醉了，我可以告诉你事实，
比起你所提到的那个人，
在海上我确实更强大，历险更多。

我们像孩子一样吹嘘打赌——
当年我们两人的确年纪轻轻——
决计拿生命在大海上冒险，
这事我们而且说到做到。
游泳时我们手上握着宝剑，
以便在鲸鱼向我们袭击时，
用来保护自己。在大海的波涛上，
他根本无法超到我的前面，
而我也未能把他抛在背后。
整整五天五夜，我们并肩前进，
直到汹涌的潮水把我们分开。
当时海浪滔天，天气寒冷，
北风呼啸，黑夜渐次深沉，
一切都于我们不利，大海变得凶险无比。
海怪此时也惹得怒气冲冲；
多亏了坚固的盔甲保护着
我的身体，使我免遭他们的袭击，
那镶金的护胸甲为我抵御
来犯之敌。然而，一头凶残的怪兽
还是把我紧紧抓住，并把我
拖进大海的深渊；幸好，
我及时腾出手，用锋利的宝剑
向那头怪物刺去；就这样，
我亲手铲除了一头海中巨兽。

“别的海怪来势汹汹，继续向我

频频攻击。但我不失时机
挥舞着宝剑，跟他们周旋。
这班食人怪兽未能如愿以偿，
在海底围着我举行盛宴，
把我当成他们的美餐。相反的，
第二天早上，他们带着致命伤
被海水冲上岸，就此长眠不醒，
从那以后，在大海的深渊，
他们再不能兴风作浪，阻挡
航海者的行程。上帝的明灯
从东方升起，大海复归宁静，
我又能看见前方的陆地，以及
迎风的峭壁。只要他意志坚强，
命运之神常常放过不甘失败的英雄。
“不管怎么说，我用我的宝剑
杀死了九个海怪。我从未听说
天底下有谁经历过更艰苦的夜战，
有谁在海里遭际更多的凶顽。
筋疲力尽的我活着逃出
敌人的魔掌。然后汹涌的海浪
托起我的身子，把我带到
芬兰人的土地上。而我从未听说
你也经历过如此激烈的争战，
如此可怕的冒险。布雷克也从未
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无论你还是他
都没有用宝剑建立过辉煌的功绩——
我并没有过分夸耀我自己，
你只屠杀过你的同胞兄弟，

由于那桩罪行，你将永远
受地狱之苦，你的聪明也救不了你。
我跟你说句实话，艾格拉夫之子，
如果你在战场上十分勇敢，正如
你自己声称的那样，魔怪格兰道尔
对你的主公就犯不下这么多罪行，
就不能把鹿厅搅得鲜血淋淋。
正因他发现他用不着害怕
与你们的人交战，用不着提防
胜利的希尔德子孙的刀剑，
他才强行征税，对你们丹麦人
毫不留情；他从此随心所欲，
大肆杀戮，从不指望你们
会奋起抵抗。如今我要让他看看
高特人在战场上的勇气和力量。
当明晨的天光，那火红的太阳
从南方照临人类的子孙，那时，
人们只要乐意，就可以喜气洋洋，
回到宴乐大厅作乐寻欢。”

财宝的赐主，白发苍苍的老英雄
听后十分高兴；丹麦人的国王
有了指望；百姓的庇护人
听见了贝奥武甫坚定的声音。

英雄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大家
吵吵嚷嚷，好不欢畅！这时，
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王后维瑟欧
彬彬有礼地上前与众人见面，
高贵的夫人首先把酒敬给

东丹麦王国的卫士，祝愿他
欢欢喜喜享用美酒，永远受
人民的爱戴。胜利的国王
高高兴兴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丹麦人的主妇，佩金戴银的王后
然后端着金制的酒杯走上前来，
向在座的新老侍臣一一敬酒，
直到她满面春风，款款来到
贝奥武甫跟前。她以优雅的言词，
向这位高特人的首领致意，
感谢上帝使她了却心愿，
使她能够信赖可靠的英雄，
帮他们铲除祸患。骁勇的武士
从维瑟欧手中接过酒杯，
他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参战。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这样说，
“我在踏上航程，与我的伙伴
坐进船舱的那一刻，就已下定决心，
我要解救你们的人民，否则
就让我在血腥的屠杀中倒下，
在仇敌的魔爪中死于非命。
我要么创建一件英雄的业绩，
要么让这座宴乐厅见证我的末日。”
王后听了高特人的豪言壮语，
感到十分满意；这位高贵的妇人
然后就坐回到国王的身边。
大厅里再次响起热烈的交谈声，
大家七嘴八舌，沸反盈天，

直到哈夫丹之子赫罗斯加
发布安寝的旨意;他知道,
魔怪对鹿厅早已虎视眈眈,
白昼的光芒一旦变成黑暗,
将所有的物体吞没,黑夜中
憧憧鬼影——乌云下那黑色的幽灵
将蠢蠢欲动,出来作祟行凶。
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起,
赫罗斯加再次向贝奥武甫
表示敬意,他祝他福星高照,
看管好宴乐厅。赫罗斯加说,
"当我自己挥得动刀枪的时候,
我决不会把这雄伟的大厅
托付别人,现在我把它托付给你。
请你把这座大厦好好看管,
记住你的英名,表现你的勇气,
严防仇敌侵犯。我会重重赏你,
只要你今天晚上能安然无恙。"

四　贝奥武甫战格兰道尔

丹麦人的保护者赫罗斯加
率领他的侍臣离开了大厅。
国王去会晤他的王后维瑟欧,
与她同床就寝。正如你已听说的那样,
光荣的国王已经派出卫士

去对付格兰道尔;他交给贝奥武甫
一项特殊使命:对魔怪严加防范。
高特人的首领心中好不欢喜,
因为丹麦王坚信他的勇力。
他于是脱下战袍,摘下头盔,
连同那把用纯钢制作的宝剑,
交给一位卫兵,并且嘱咐
把他的这些武器仔细看护。
高特的贝奥武甫上床以前,
再次说出这样的壮语豪言:
"我敢说,论勇气,论本领,
我都不在格兰道尔之下;因此,
我将不用剑取他的性命,
尽管那样做对我确实保险。
虽然他穷凶极恶,但他不懂得
如何使用武器跟我作战,不知道
如何把我的盾牌劈成碎片。
因此,今天晚上我们要把剑
抛在一边——如果他敢徒手作战——
就让万能的上帝,神圣的主
来主持公道,决定荣耀的归属。"
勇敢的战士于是躺下身子,
他的头枕在枕头上,他的周围
躺下他的伙伴,那班勇敢的水手。
大家都觉得他从此再见不到
可爱的家乡,再见不到乡亲,
再见不到养育他的土地,因为
他们心里清楚,在这宴乐厅,

死于非命的丹麦人已不计其数。然而，
主已为他们织成幸运之网，
为高特人带来安慰和援助，
保证他们凭借一人的神威，
依靠他单独的力量克敌制胜。
这个事例足以证明这样一个真理：
人类的命运永远掌握在
全能的上帝手里。黑夜的独行者
这时正悄悄行走。守卫大厅的勇士
除了其中一位，都已呼呼入睡。
众所周知，只要万能的主不答应，
凶狠的恶魔就无法把任何人
拖进黑暗的深渊。贝奥武甫
没有睡着，他怀着满腔的愤怒，
等待与凶恶的敌人舍命一搏。

格兰道尔背负着上帝的怒火
走出小山脚下雾气腾腾的沼泽地。
可恶的掠夺者打定了主意，
要在雄伟的大厅杀戮生灵。
他在云雾中潜行，直到清楚地看见
那座金碧辉煌的宴乐厅——
财物的宝库。赫罗斯加的门户
他早已不是初次造访；然而，
在他的一生中，如此不走运，
遭遇这么多勇士，倒是第一次。

被剥夺了欢乐的怪物爬行着
来到大厅。铁环紧扣的大门
被他用手一碰就摇晃起来，
他于是杀气腾腾地把门拉开，
然后就怒气冲冲地踏上
闪闪发光的地板。他的眼睛
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发出
恶浊的光芒。他看见大厅里
躺着许多人——一大班武士
挤在一起，一个个睡得正香。
见此情景他不由得暗自庆幸。
可怕的恶魔心里盘算：天亮以前
他就可以让每个人的生命
与他的肉体分离，从而获得
享受盛宴的良机。只可惜
他的命运不济，这一夜以后，
他将再吃不到人肉。那勇士——
海格拉克的亲属，正密切注视
这凶手如何发动突然袭击。
只见这恶魔一刻也不迟缓，
迅速抓住一个沉睡的武士
急切撕裂他的肢体，咬断他的锁骨，
吮吸他的鲜血，吞食他的肌肉；
转眼之间，他已把整具尸体
从头到脚吃得一干二净。
他然后步步逼近，他的手臂
触到了躺在床上的英雄，
他于是向他伸出魔爪；然而，

贝奥武甫眼明手快，他一使劲
反而将恶魔的手臂紧紧抓住。
罪恶多端的魔鬼很快发现，
在世间，在这广袤的大地上，
他从未遇见有谁的臂力
能与他比匹相当。他心里
害怕起来，但已无法挣脱。
他真想逃回他的栖身地，回到
魔鬼的群体。在他的一生中，
这一次的遭遇与以往大不相同。
海格拉克的外甥想起当晚的誓言，
随即一跃而起，把恶魔牢牢抓住，
格兰道尔的手指咔嚓一声断裂。
怪物向后退去，勇士紧紧跟进。
恶魔千方百计想脱身逃走，
从宴乐厅返回他的沼泽地，
他知道，他手指的力量已丧失在
敌人的手里。可恶的掠夺者
此次鹿厅之行真够晦气。
宴乐厅响声震天。所有的人，
包括大厅卫兵，勇敢的将士，
都心存恐怖。两位对手怒火冲天，
展开生死对抗，格斗声在大厅回响。
宴乐厅竟能承受如此激烈的战斗
而没有倒塌，真是奇迹一桩。
亏得这大厦的里里外外
都有铁环加固，铁匠用精湛的技艺
把它建起。在他俩搏斗时——

我听说——许多镶嵌黄金的凳子
都被他们压坏，地上一片狼藉。
没有一个聪明的丹麦人曾经想过
有谁一旦脾气发作，就有力量
把镶骨的凳子毁坏，除非他
放一把火，让火焰在拥抱中
把它吞没。格斗声越来越响，
声音十分怪异。丹麦人大为恐慌。
围墙边传来一阵凄凉的哀鸣，
听见的人一个个毛骨悚然。
原来，那上帝的仇人在唱悲歌，
在唱败阵的丧曲——地狱的奴隶
因痛苦而哀哀哭叫。贝奥武甫
一直牢牢地抓住他不放，
他的神力真是盖世无双。

武士的庇护人无论如何不愿意
让嗜杀成性的来客活着逃离，
他觉得，恶魔的生命对任何人
都有害无益。贝奥武甫手下的武士
这时也都挥舞手中的宝剑
上前助阵，只要力所能及，
他们会全力以赴，希望保护
他们的首领，著名的王子的安全。
这些无所畏惧的武士参加战斗
从四面攻击恶魔，夺取他的性命，

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人世间
没有一件武器，没有一把宝剑
能伤害这个作恶多端的怪物；
他有魔法护身，任何刀刃对他无碍。
不过，他依然保不住自己的性命，
他的死亡早已命中注定，
这来自异域的精灵势必
一步步走向遥远的地狱。
格兰道尔曾经给人类带来
诸多痛苦，犯下不计其数的罪行——
他存心与上帝对抗——如今
却发现自己有劲使不上，因为
海格拉克英勇卓绝的外甥
一直把他牢牢抓住。双方都想
置对手于死地。凶残的恶魔
已感疼痛难忍，他的肩膀
豁开一个大口，筋肉已经绽开，
锁骨已经拉断。争战的光荣
属于贝奥武甫。格兰道尔只得
带着致命的创伤急急逃回
阴沉沉的沼泽地。他心里清楚
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他大限已至。经过这场血战，
丹麦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来自远方那智勇双全的勇士
为赫罗斯加的大厅铲除了孽障，
使它免遭毁亡。此次夜战
使贝奥武甫感到十分自豪，

因为这位高特人的首领
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而
将丹麦人长期忍受的痛苦与悲伤，
那无法回避的重重灾难
一概予以消除。作为见证，
勇敢的战士在宴乐大厅
举起格兰道尔的手臂与肩膀，
这份战利品全来自恶魔身上。

五　鹿厅祝捷

我听人们这样说，第二天早上
宴乐厅的四周围满了无数武士。
部落的首领从四面八方赶来，
想看看这桩奇迹，以及恶魔
留下的足印。当人们仔细察看
失败的仇敌所走过的路线，
了解他如何带着伤口，拖着
垂死的步伐，心情懊丧地逃回
他那水中的老巢等待死亡，
没有人对他的恶运表示哀叹。
人们发现，那湖水波浪汹涌，
早已被鲜血染红，旋涡中
翻滚着热气腾腾的血泡。
他已必死无疑，在沼泽地的兽穴里，
那异教的灵魂交出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位高特人的首领
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而
将丹麦人长期忍受的痛苦与悲伤，
那无法回避的重重灾难
一概予以消除。作为见证，
勇敢的战士在宴乐大厅
举起格兰道尔的手臂与肩膀，
这份战利品全来自恶魔身上。

五　鹿厅祝捷

我听人们这样说，第二天早上
宴乐厅的四周围满了无数武士。
部落的首领从四面八方赶来，
想看看这桩奇迹，以及恶魔
留下的足印。当人们仔细察看
失败的仇敌所走过的路线，
了解他如何带着伤口，拖着
垂死的步伐，心情懊丧地逃回
他那水中的老巢等待死亡，
没有人对他的恶运表示哀叹。
人们发现，那湖水波浪汹涌，
早已被鲜血染红，旋涡中
翻滚着热气腾腾的血泡。
他已必死无疑，在沼泽地的兽穴里，
那异教的灵魂交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五一十告诉他的外甥菲特拉，
他们甥舅两人同甘共苦，
在战场上总是相互照应。
他们用手中的剑，曾征服
许多巨人部落。西格蒙德去世后，
他的声名远远传播，人们称颂
这位勇敢的武士杀死毒龙——
那财宝的卫士。那次历险，
菲特拉不在他身边，勇敢的王子
孤身进入山洞，创下那桩奇功。
他的宝剑刺穿了晶莹闪耀的长虫，
闪光的武器深深扎进它背后的石壁；
毒龙在这致命的打击下一命呜呼。
伟大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勇气
如愿以偿，获得大宗宝藏。
威尔斯之子把这些金银财宝
搬上他的小船，装进船舱；
那毒龙则在烈火中化为乌有。
　　在远远近近所有部落中，
西格蒙德堪称最著名的英雄——
自从海勒摩德[1] 失去英雄本色，
一蹶不振，他的声名便与日俱增，
成为武士的保护人。而海勒摩德
则被朱特人出卖给他的仇敌，
很快丢了性命。相反，西格蒙德
历经千辛万苦，他的人民，

① 丹麦国王，暴君。

他的追随者始终牵挂着他，
许多智者曾经为他痛哭流涕，
为这位勇士的离去而悲伤——
他们期望他救黎民于水火——
希望这位王子一帆风顺，
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保护百姓，
包括他们的财产和城堡，
保卫英雄之国，希尔德子孙的家园。
故事唱完，海格拉克的亲属
让人更觉亲切；海勒摩德则罪孽深重。
　　他们继续扬鞭策马，奔驰在
沙子路上。这时，东方的太阳
已经高高升起。许多勇敢的武士
拥入雄伟的大厅，争着观看
这桩奇迹。赫罗斯加国王——
那财宝的保护人也从寝宫出来，
一班壮士簇拥在他左右，
王后陪同在他身边，周围跟着一班侍女，
威仪显赫地来到宴乐大厅。

　　赫罗斯加进来后站在台阶上，
抬头望着金碧辉煌的屋顶，
发现了格兰道尔的手臂，他说，
“为了眼前这景象，我要即刻
感谢全能的主！这格兰道尔
已让我吃足了苦头；但上帝——

光荣的庇护者从奇迹再创奇迹。
不久以前，当这座美丽的大厅
被血腥的屠杀折腾得污秽不堪，
我的谋臣，我手下的每一个人
都伤心绝望，我自己确实不敢期望
有朝一日能摆脱这样的悲伤，
因为没有人觉得他有足够的力量
保卫这座人民的堡垒，使它免遭
仇敌的侵犯，免遭妖魔的蹂躏。
而今凭借上帝的伟力，一位勇士
完成了我们原先千方百计
无法完成的伟业。不错，不管哪位母亲，
生下这样的儿子——只要她还活着——
就可以说，全智全能的上帝
在她怀胎生育时特别恩宠。
噢，贝奥武甫，我的大英雄，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把你当做
自己的儿子来爱护。请接受
这份亲情吧！凡是我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
平时我对一般的战士，较小的功勋
都慷慨地颁布种种奖赏；
你用自己的壮举得到保证：
你的荣耀值得永世长存。
愿万能的上帝像以往那样
给予你最美好的回报吧。”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这一场战斗，我们打得很坚决，

大家奋不顾身，向一种未知的力量
发动勇敢的挑战。我真希望，
你当时在场，能亲眼目睹
你的仇敌如何死亡。要不是
被他脱身逃走，我真恨不得
用我的铁腕把他牢牢捆绑，
按在灵床上，让他在我的掌握中
为了活命而苦苦地挣扎。
我没能阻止他逃走，因为
主不愿意我这样做；而且，
我也抓得不够紧；那仇敌
有的是蛮力。不过，为了逃命，
他已把自己的手臂和肩膀留下
作为侵犯鹿厅的证据。可恶的魔怪
即便逃走也得不到安慰，
凶狠的掠夺者罪孽深重，
已活不了多久，因为他受的伤
不是太轻，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就像一个犯了罪的不法之徒，
他在等待严正的判决，光荣的主
不久将颁布对他的惩处。”
　　恶魔的爪子高高挂在屋顶上，
众贵胄一个个抬头观看，
喜欢自吹自擂的艾格拉夫之子[1]
这时变成了哑巴，一言不发。
恶魔的指尖、那一个个指甲

① 即曾经嘲笑过贝奥武甫的安佛斯。

钢铁般坚硬;异教徒的指头
实际上充当了魔鬼的钉耙!
人人都说这样一个怪物,
任何铁器对他都无可奈何,
恶魔那双沾满鲜血的手,
能够予以伤害的利刃亘古未有。

国王于是颁布命令,要人们
将鹿厅装饰一新。于是男男女女
开始布置宴乐和迎宾的大殿。
墙上的装饰金光闪耀,许许多多
奇妙的景象出现在人们眼前。
尽管这座大厦金碧辉煌,内部
有许多铁环扣紧,但它还是遭到
严重的损坏。门上的铰链
都已脱落,只有整个屋顶
完好无损,因为当时那恶魔——
尽管作恶多端——已经陷入绝境,
只顾了逃命。不过,躲避死亡
并非易事——谁不信就试试——
一个人命中注定得去寻找归宿,
那是专为大地的居民、灵魂的负荷者,
人类的子孙备下的住所,
人生的宴席一旦结束,人的躯壳
就得在自己的灵床上长眠。
哈夫丹之子准时进入大厅,

国王要亲自参加这次盛宴。
我从未听说哪个部落有这么多人
簇拥在财宝的赐予者身边。
勇敢的战士一个个兴高采烈，
在长凳上就座。雄伟的大厅里，
赫罗斯加国王和赫罗索夫[1]
应酬自若，频频举杯畅饮。
宴乐厅挤满了四方的来宾：
当时的希尔德子孙预料不到
以后叛逆的阴谋尚能得逞[2]。
作为胜利的嘉奖，哈夫丹之子
赠给贝奥武甫一面描金的战旗，
一个头盔和一副护胸甲。
许多人还看见一把珍贵的宝剑
送到英雄手里。贝奥武甫
当众喝下一盅酒。在勇士面前，
他无须为接受这份厚礼而汗颜。
我从未听说有谁在宴会上
如此友好地向另外一个人
赠送如此珍贵的四件礼物。
那头盔顶端有一个盔冠，
它用钢丝扎成，作为护饰，
戴上这样的头盔，勇敢的战士
如果上战场与仇敌厮杀，
锋利的刀刃就再伤不了他。

① 赫罗斯加的侄子。
② 赫罗斯加死后，赫罗索夫曾发动叛乱，篡夺王位。

百姓的庇护者又传下命令，
将八匹鞍辔齐全的骏马牵进
宴乐大厅。其中一匹的马鞍上
珠宝琳琅满目，装饰得格外漂亮。
这马原来是国王自己的坐骑，
想当年，哈夫丹之子就骑着它
冲杀在战场。既使尸横遍野，
声名显赫的国王也从不停鞭歇马。
英格[1] 子民的保护者把这名驹
连同马鞍，送给了贝奥武甫，
并嘱咐他好好受用这两件宝物。
就这样，著名的国王，财产的保护人
用良马和珍宝慷慨地酬谢了
勇士的丰功伟绩——说句实话，
这样的做法论礼节已够到家。

国王然后又向那些与贝奥武甫
一道渡海而来的武士赠送礼物
和传世的珍宝；他还下令
献上一笔黄金，作为那位
被格兰道尔残害的勇士的补偿——
如果没有智慧的上帝庇护，
没有贝奥武甫的勇敢，格兰道尔
一定会把更多的生命摧残。

① 传说中的丹麦国王。

创世主一如既往掌握着
人类的命运。因此,时时处处
你都得小心谨慎,深谋远虑。
人生艰难,只要你活在世上,
就难免遭遇种种离合悲欢。
　　这时,歌乐之声响起,吟游诗人
当着哈夫丹之子赫罗斯加的面
拨动琴弦,讲述故事,为宴乐厅
带来欢乐的消遣。这一次
他叙述的是芬恩[1] 部属的事迹,
当灾难突然降临在他们身上,
丹麦人的英雄赫纳夫[2] 命中注定
在弗罗西亚的战场上丧命。
　　希德贝尔[3] 没有必要称赞
朱特人的信义:她并无过错
但战争使她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儿子和兄弟,他们的死亡
由命运决定;好一个不幸的女子!
霍克的女儿并非无缘无故
哀叹残酷的命运,因为第二天一早
她亲眼看见自己的主人被杀害——
而先前她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
一场血战使芬恩的部属
损失大半,幸存者寥寥无几,因此

① 朱特部落酋长。
② 丹麦部落酋长。
③ 丹麦王霍克之女,赫纳夫的姐姐,芬恩之妻。

他没有力量与亨格斯特[1]
继续较量，没有能力赶走
国王的部将，以保护幸存者的性命。
他们于是提出和平条件：
给丹麦人腾出另外一座大厦，
里面有厅堂和宝座，让他们
与朱特人的子孙一起，各自占领
宫廷的一半。福克华尔德之子[2]
还必须每天犒赏丹麦人，
向亨格斯特手下将士赠送
金银财宝，就像他以往
在雄伟的宴乐厅犒赏
他的弗罗西亚同胞一样。
双方做出保证，和平条约
就此签订。芬恩向亨格斯特
海誓山盟，说他将遵照谋臣的裁断，
尊重战争中幸存的丹麦人，
保证任何人不得以语言和行动
破坏和约，任何人不得恶意诽谤，
说丹麦人失去了自己的国王，
如今只是出于无奈，才追随
杀死了他们的主公的凶犯。
如果有哪位弗罗西亚人不怀好意，
坚持要将血腥的仇恨唤起，

① 赫纳夫手下将领。
② 即芬恩。福克华尔德是芬恩之父。

那就用剑刃把他的嘴封住。
　　葬礼准备就绪，闪光的金子
从仓库搬出。丹麦最杰出的武士
抬上了柴堆。人们不难看见
柴堆上堆着许多盔甲，一件件
血迹斑斑，上面野猪的徽章
闪闪发光——那么多人重伤而亡，
那么多人在血战中毙命。
希德贝尔然后吩咐下属
把她儿子的尸体也抬上柴堆，
与他的舅父赫纳夫并排，
一道进行焚化。王后悲悲戚戚，
哀声地歌唱。武士的尸体高居在
柴堆之上。死亡的火焰在山丘上
咆哮着直冲云天。头颅一个个
开始熔化，由于伤口绽开，
血珠四下飞溅。火焰——那贪婪的精灵——
吞噬了一切，吞噬了双方的阵亡者，
他们的勇力从此化为乌有。

　　失去伙伴的武士然后返回居地
去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城堡。
亨格斯特则与芬恩待在一起，
他念念不忘那场屠杀，孤独地
度过一个冬天。他怀念自己的家乡，
但又不能驾驶镶金的帆船

渡过海洋——海上暴雨阵阵，
狂风呼啸，严寒用冰雪将海水封锁，
直到新的一年来到人间，
一如现在的气象仍不断地更新，
明媚的季节一直在等待
自身的降临。冬天已经过去，
大地一片烂漫，流亡者急欲
返回家乡：但他更渴望复仇，
而不是航海，只要他能够
挑起一场战争，他就可以用刀枪
与朱特人的子孙把血债清算。
因此，当亨拉夫之子把他那把
闪闪发光的宝剑——那朱特人
十分熟悉的刀刃搁在他的膝盖上[①]，
他没有拒绝世俗的习惯。
就这样，残忍的杀戮反过来落到
勇敢的芬恩头上——他自己的家
成了屠杀场。当古德拉夫和奥斯拉夫[②]
渡过大海，抱怨那场屠杀和伤害，
并痛斥造成不幸的元凶：
不平静的心就再难约束。
宫廷于是被鲜血染红，芬恩
及其部下被杀，王后被掳。
丹麦人的武士把国王的财富，

① 亨拉夫死于朱特人之手，其子把死者的宝剑放在亨格斯特的膝盖上，请求他为他父亲报仇。

② 亨拉夫的兄弟。

包括项链和各种宝石珍玩——
凡是在芬恩家里能找到的——
全部装船运走。他们把高贵的夫人
从海上带回丹麦，回到她自己的部落。
　　吟游诗人的歌已经唱完，
欢乐的气氛再次高涨，喧闹声
沸沸扬扬，侍者们从精制的壶中
倒出玉液琼浆。王后维瑟欧
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款款来到
叔侄两人跟前：当时他们尚未反目，
相互以诚相待。能言善辩的安佛斯
也坐在国王身旁：尽管他在争斗中
有愧于自己的兄弟，但大家仍相信
他具有非凡的勇气。王后开口说话：
“请喝下这杯酒，我的夫君，
财富的赐予者。愿你心情愉快，
武士的挚友，请你尽自己的责任
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高特人。
请你宽厚待人，你有许许多多
来自四方的礼品，别忘了奖赏他们。
有人还告诉我，你有意把那位勇士
收为义子。如今金碧辉煌的宴乐厅
已经打扫干净。请慷慨地颁发
各种奖赏吧，直到你升遐作古，
遵照主的旨意离开人间，那时
再把你的亲人和王国留下。
我知道，如果你——丹麦人的朋友

先一步弃世而去，仁慈的赫罗索夫
将会忠心辅佐你的年轻武士[1]。
我相信，只要他没有忘记
在他孩提时我们如何宠爱他，
如何使他获得幸福和荣耀，
他一定会忠心回报我们的孩子。”
　　王后然后转身朝向她的两个儿子——
赫里斯雷克和赫罗斯蒙德，
以及那一大群年轻武士，两兄弟中间
坐着高特人的英雄贝奥武甫。

　　王后把酒杯端到他的面前，
用友好的言词向他表示敬意，
并彬彬有礼地向他赠送
金镯、盔饰、战袍、戒指，以及
一只世上绝无仅有的大项圈。
普天之下，我从未听说有什么宝贝
能比布罗辛的项圈更其珍贵，
它原由哈马连同宝盒带到
光明之城：他逃脱了爱曼里克
险恶的阴谋，得到了永久的特权[2]。
高特国王海格拉克——斯华丁的孙子

① 指他们的儿子。

② 布罗辛的项圈据传为女神弗雷娅的宝物。哈马事迹不详，似乎是他从哥特王爱曼里克那里把宝物偷出，带到了丹麦。

在他最后一次历险中将这项圈
戴在身上[1],在战旗下保卫战争中
掠得的财富。然而,当他耀武扬威
向弗罗西亚人挑衅,命运之神
却掳走了他。强大的国王
携带那件宝物跨过海洋,
结果倒毙在自己的盾下。
他的尸体落到法兰克人手里,
连同盔甲和那个硕大的项圈。
血战结束,平庸的武士搜劫死者,
战场上到处是高特人的尸体。
宴乐厅再次响起一片欢呼。
维瑟欧当着众人的面说:
"收下这个项圈,亲爱的贝奥武甫,
祝你好运,年轻人,享用这套盔甲。
它是我国的宝物,愿你万事如意;
让你的勇力四海传扬,并请费心
教导这两个孩子:我会重重赏你。
你已创下功勋,无论什么地方
人们都将永远把你的事迹颂扬,
你的英名将像大海——风的家园
那样广阔无边。高贵的王子,
愿你在这里生活幸福!我希望
你能满意这些宝物。有福的人,
请你宽厚地对待我的儿子!

① 贝奥武甫回国后把项圈献给了国王海格拉克,这里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海格拉夫得到项圈以后。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很真诚，
都很善良，都忠于自己的国王。
大臣们团结一致，全国众志成城，
扈从们性格开朗，听从我的召唤。”
　　王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宴席真够丰盛，
男人们开怀畅饮。他们不知道
当夜幕降临，赫罗斯加返回
寝宫安歇，那严酷的命运
又将落到他们身上，就像以往
已经出现过的那样。一大班勇士
一如既往，留下保卫宴乐大厅。
他们把凳子搬过一边，在地板上
铺设床枕。其中一个武士
命中该绝，躺下后就呼呼大睡。
他们将闪闪发光的盾牌
搁在枕边；人们不难看见
他们身旁的长凳上堆放着
高大的头盔，带环的胸甲，以及
坚固的长矛。他们养成了习惯：
随时准备战斗，不管那战场
在家里还是在旷野，无论何时何故
他们都听从国王的吩咐，
丹麦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六　格兰道尔母亲的袭击

他们于是进入梦乡。其中一位
却为这一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像先前格兰道尔霸占宴乐厅，
末日尚未降临到他身上那样。
人们很快发现，真相终于大白：
经过那场酷烈的生死争战，
仍有一位复仇者始终活在世上。
格兰道尔的母亲，那个妖妇，
那个恶魔，念念不忘她的悲伤，
自从该隐杀害了自己的兄弟——
父亲的儿子，她就不得不
居住在可怕的水府，寒冷的水乡，
由于那桩罪恶，他命中注定
被剥夺人世间的幸福生活，
流放在荒野。从她孽生出许许多多
妖魔鬼怪，格兰道尔即这样一位
可恶的流放者，他在鹿厅发现
一位守夜者等待着与他交战。
恶魔一把抓住了他，然而，
他没有忘记运用自己的神力，
那是主慷慨赐予他的礼物，
他信赖万能的主，并由此
得到安慰和帮助。他凭此战胜仇敌

制服地狱的精灵。那人类的敌人
只好落荒而走，伤心绝望地
去寻找自己的葬身地。而他的母亲，
那女妖既贪婪又凶狠，继续
铤而走险，决心为儿子报仇。
　　她于是来到鹿厅，丹麦人
睡梦未醒。当格兰道尔之母
悄悄进门，不幸即刻落到
那些战士身上。不过，女妖的袭击
不像格兰道尔那样令人生畏，因为
女人的气力毕竟稍逊于
全副武装的男子，战场上舞刀弄枪，
需要举起鲜血淋淋的刀刃
砍开对方头盔上野猪的盔饰。
　　丹麦的武士即刻从长凳上
拿起刀枪，将一面面圆盾
提在手里：由于心怀恐惧，
竟忘了戴上头盔，穿上戎装。
女妖也慌慌张张，一旦被发现，
就急于脱身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她迅速抓住一位武士，然后
即刻返回她的沼泽地。
被抓走的是一位光荣的战士，
四海之内，在所有的扈从中
最受赫罗斯加国王的恩宠。
贝奥武甫当时没有在场，
受奖以后，这位光荣的高特人
被安排在另一个处所休息。

鹿厅喊声震天;血污的魔爪
也被女妖抢回。哀伤与焦虑
重新笼罩大厅。这不是一笔好交易,
因为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亲戚。
　　当白发苍苍的老王得知
那位高贵的大臣,他最宠信的扈从
死于非命,心里好不伤心!
于是,战无不胜的贝奥武甫
很快被国王请到宴乐厅。
这位杰出的战士,高贵的统帅,
与他的部属一道,一大早
就赶往鹿厅,老国王在那里
正等着他,想知道全能的主
是否愿意这种局面有所改观。
高贵的武士与他的随从
昂首进入大厅,脚下的地板
发出回响,他向英明的国王——
英格的朋友问候:昨天晚上
他是否随心所愿,睡得很香?

　　丹麦人的庇护者赫罗斯加说,
"别问候我是否平安了!悲伤
又笼罩丹麦王国。叶曼拉夫的长兄
伊斯切尔昨晚死了,他是
我的亲信,我的谋士,并肩
作战的伙伴,昔日我们一起

战场上相互照应，率领士兵
与头戴钢盔的敌人交战。
他真是个大好人，永远值得信任。
如今那凶残的精灵把他
杀害在鹿厅。我不知道这魔怪
带着她的猎物洋洋得意
去哪里用餐。她为报仇而来——
昨天晚上，你用自己的铁掌
将格兰道尔置于死地，因为
他多年来一直残害、屠杀
我的人民。他在搏斗中败阵，
丢了性命，如今却来了另一位
作恶多端的罪犯，一心为
她的儿子报仇，而且已经得手——
因为许多人心里都在流泪，
为失去财富的赐予者[1] 而悲伤。
那双曾经如此有力地支持过
你的手，如今已无力地垂下。
“我曾听我的同胞，我的人民，以及
大厅的谋士说，他们曾经在荒野
见过这两个身材魁梧的浪游者，
异族的精灵，出没在沼泽地。
他们还能够清楚地辨别
其中一位看上去像个女子。
另外一位外貌丑陋，踏着
流放者疲惫的脚步，外表

① 伊斯切尔虽不是国王，但有自己的宴乐厅和扈从。

像个男子，只是身躯特别高大。
当地人一直管他叫格兰道尔，
但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更不知在他们以前还有
别的什么孽障。他们占据着
神秘的疆土，野狼的山坡，
迎风的山岬，险恶的沼泽，
那里有山水直泻黑暗的深渊，
形成地下的洪流。离这里不远，
仅数里之遥，就有一个深潭，
它的四周是一片结着冰霜的树林，
古木盘根错节悬在水面上。
每天晚上，可以看见一个奇景：
洪流上冒出火光。人类的子孙，
不管见识多广，都不知这潭有多深。
任何长角的雄鹿，即使被猎狗
紧紧追赶，长途奔命后进入树林，
也宁可将性命丧失在堤岸上
而不愿跃入潭中寻找庇护。
那里的确不是一个好处所！
当狂风卷起可怕的暴雨，
潭中便浊浪翻腾，黑雾直升云端，
直到天空变得阴阴沉沉，大地
恸哭失声！ 如今补救的责任
又再次落到你一人身上。不过，
你现在仍不知罪犯的藏身之地；
如果你有胆量，可以找到那里。
只要你活着出来，我定会

重重赏你，就像我上次已用
奇珍异宝和项圈奖赏你那样。”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请不必悲伤，智慧的国王！
与其哀悼朋友，不如为他报仇。
人生在世，谁都不免一死，
要死就让他死得轰轰烈烈，
对于一个武士来说，那样的死
才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事。
动身吧，王国的保护人，让我们
马上出发勘探妖母的行踪，
我向你保证：不管她逃到哪里，
无论她钻入地下，还是躲进深山，
抑或潜入海底，都要把她找出来。
今天，请你暂且克制一切悲伤——
这也是我对你的唯一期望。”
老国王站起身，因勇士的一番话
感谢天上的主，万能的上帝。于是，
一匹卷鬃的名驹作为国王的坐骑
给安上了鞍辔。英明的领袖
扬鞭策马，一队持盾的军士跟随他
步行前进。那妖母的足迹，
清晰可辨，留在她走过的
林间小道上，一直向前，通向
黑暗的沼泽地：她拖走了

那位曾经与赫罗斯加一道
保家卫国的名臣的尸体。
英雄之子[1] 行走在陡峭的山崖上，
脚下的路崎岖狭窄，仅能
容纳一人，先前从没有人来此攀登，
只有水中妖魔在此落脚营生。
国王率领几位智慧的军士
走在队伍的前头侦察地形，
突然，他发现眼前一丛丛树木
都朝向一边悬垂在灰白的峨岩上，
多阴森的森林，下面一口深潭，
血水在那里沸腾。所有的丹麦人，
包括丹麦人的朋友，无数王公贵族
一个个叫苦连天，心如刀绞，
原来，在水潭边的岩石上，
他们发现了伊斯切尔的头颅！
朝水潭看去，但见激流中
翻腾着污血。战斗的号角
一声声吹响，全体战士就地坐下。
他们看见许多形状如蛇的怪物
在水面上巡逻，堤岸上还躺着
各种水怪，他们与大海上
那些常常在清晨出来作祟，
制造悲剧的蛇妖海兽没有两样。
　　听见嘹亮的声音，号角的歌唱，
他们怒气冲冲，纷纷跃入水中，

① 指赫罗斯加。

消失在堤岸上。但其中一个怪物
被一位高特武士用箭射中，
在水中挣扎着一命呜呼，因为
那锐利的箭正中他的心脏，
临死前他已游得十分缓慢。
带钩的长矛即刻把他团团围住，
大家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拖上岸，
这是波涛中一头奇怪的野兽，
武士们争先恐后过来围观。
　　贝奥武甫披上了他的盔甲，
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次他全身披挂，为的是
潜入水中探险，那一身戎装
懂得如何掩护主人的躯体，
使它免遭仇敌的伤害与摧残。
那顶闪光的头盔用来保护
他的脑袋，它镶满了金子，
盔檐华丽无比，古代的铁匠
早就知道如何把头盔锻造，并用
野猪的图案把它装饰，从那以后，
任何宝剑和刀刃都无法
把它砍穿，如今它将进入深潭，
搅动湍流，在凶险的水中搜索敌人。
赫罗斯加的传令官安佛斯，
这一次也得了他莫大的支持：
他把霍朗丁宝剑交给贝奥武甫，
这是一把举世无双的古剑，
具有纯钢的锋刃、剧毒的花纹，

鲜红的热血把它淬硬。战场上
它决不会辜负任何人，只要你
把它提在手里，从事冒险事业，
敢于跟仇敌对阵。它已经不是首次
创建英雄的业绩。这位艾格拉夫之子
以勇力著名，当他将这件兵器
交到一位更强大的战士手里，
他早已把先前因喝醉了酒
说出的胡言乱语抛之脑后。
但他自己没有那个胆量，进入
波涛冒险：他因此声名扫地。
另外一个人则与他大不一样，
他已披挂停当，正准备上战场。

七　贝奥武甫战妖母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光荣的哈夫丹之子，智慧的国王，
人民的朋友，我马上要投入战斗，
请你记住我们先前说过的话：
如果我为了援助你丢了性命，
一去不返，你将一如既往
把父亲应尽的责任承担：
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你就是
我的扈从和伙伴的保护人。
你给我的财宝，亲爱的赫罗斯加，

请悉数转交给海格拉克。
高特人的国王，雷塞尔之子
一旦看见这些金银财宝，
就知道我遇上了慷慨的赐主，
知道我曾经与他友好相处。
我的传家宝，那把著名的宝剑，
就留给安佛斯，你手下的勇士。
我将用他的名剑霍朗丁
建立功勋，否则就让死神降临！”
　　说完这些话，高特人的王子
没有等待回话就即刻下水，
汹涌的波涛已将英雄吞没。
他在水中游了很长时间，
才看见潭底。那贪得无厌、
既凶狠又残忍的女妖占领
这片水域已有半个世纪；
她马上发现有人来自水上
闯入她这魔鬼的居地探险。
她摸索到武士身边，伸出魔爪
把他紧紧抓住。但她无法伤害
他强壮的躯体：因为他全身披挂，
任凭她有令人生畏的利爪
也撕不开那护身的盔甲。
海狼只好带着高贵的王子
潜入潭底，进入她的巢穴；
尽管他英勇无比，但他也无法
挥动他的武器，许许多多水怪，
各种各样海兽，用他们尖利的牙齿

向他攻击，撕咬着他的盔甲。
英雄发现自己身处一座
充满敌意的大厅，那里并没有水
把他围困，因为大厅的顶部
已将洪流隔开，使它造不成
对人的伤害。他还看见一处火光
把整个大厅照得通明溜亮。
　　然后他看清了那该死的居民，
强悍的女妖，他于是举剑使劲刺去，
他的手用尽了平生的气力，
钢刃劈在她头上唱起了战歌，
但这来访者很快发现，这一击
根本无法伤害她的性命，
那刀刃辜负了王子的愿望：
这把宝剑可谓久经沙场，
常常将盔甲砍穿，使敌人
一命归天。这件珍贵的宝器
第一次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然而，这位海格拉克的外甥
仍牢记自己的荣誉，意志坚定，
勇气未丧半分。只见他怒气冲冲
把锋利的宝剑丢过一边，
他信得过自己的气力、那一双
强劲的巨手。任何男子汉
想建千秋武功，他就是榜样。
他此刻毫不在乎自己的存亡。
高特人的领袖没有畏缩不前，
他抓住格兰道尔母亲的肩膀，

怀着满腔仇恨用力一推，
这死敌顿时跌倒在地上。
但她很快还以颜色，用利爪
把贝奥武甫死死地掐住，
英勇无比的战士终于无力支持，
踉跄了一会便倒了下去。
她于是骑在来访者身上，
抽出明晃晃的刀要替儿子报仇。
幸亏他身上那一副胸甲
再次救了他的性命，那刀无论
是砍是刺，都伤不着他的身。
如果没有这副坚固的甲胄，
艾克塞奥之子，高特人的冠军
早就葬身于这辽阔的大地——
但神圣的上帝把握着胜负，
英明的主，天上的统治者
主持正义，决定让贝奥武甫
轻松地从地上一跃而起。

这时他发现挂着的甲胄背后
有一把古代巨人锻造的神剑，
它是武士的光荣，兵器中的极品，
比任何武士战场上所使用的兵器
都大了许多，巨人的杰作
既珍贵又美观。贝奥武甫
提剑在手，这位为丹麦人而战的武士

已经杀得性起，只见他不顾一切
挥舞着神剑，怀着满腔怒火，
一剑击中女妖的脖颈，砍断
她的肩骨。锋利的刀刃刺穿
那具该死的躯体；她轰然倒下。
宝剑鲜血淋淋，战士额手称庆。
魔窟火光冲天，白晃晃一片，
就像那支天烛在空中照耀。
贝奥武甫环顾洞府四周，
把宝剑紧紧地握在手里，沿着
洞壁搜索，海格拉克的勇士
怒气未消，随时准备继续战斗，
他要与格兰道尔算清总账，
因为他多次袭击丹麦人，
每次少不了有十五位武士
在梦睡中被他——杀害，
受害者都是赫罗斯加的亲信，
这些丹麦人临死前睡得正香，
他却把他们填进了饥肠。
每次被他劫走的也有那么多，
那是何等可憎可恨的战利品！
愤怒的战士要他还清这笔血债，
然而，他发现格兰道尔躺在地上
已经咽气，因为鹿厅那一仗
给了他致命的打击。恶魔已死，
那具硕大的尸体还得再挨一刀：
贝奥武甫砍下了他的头颅。
岸上，智者们与赫罗斯加

一道望着水面，突然发现
水波涌起，潭水已被鲜血染红。
白发苍苍的将领们开始议论，
都说他们的英雄已无指望，
他不可能再次凯旋而归，
不可能从水中出来再见
光荣的国王。他们一致相信
那海狼已经残害了他的性命。
　　时间已是下午三点。英勇的丹麦人
开始撤出山岗。武士们的朋友
回到自己的王宫。但高特的武士
心情沮丧，仍然守望着水面。
他们希望——明知这希望渺茫——
再见到他们敬爱的领袖。
　　这时，那把沾满鲜血的神剑
开始熔化，兵器变成了冰柱。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神剑竟然冰棱般化为乌有，
就像天上掌管时令的父
化解冻结的霜雪。他是创造主。
虽然高特人的领袖发现
洞府里有无数的金银财宝，但他
一概不取，只拿了魔怪的头颅
和那把镶金的剑柄，那刀刃
已经熔化殆尽。魔怪的血太热，
那已死的精灵浑身是毒。
　　仇敌已死，而他仍然活着，
现在他飞快地在水中潜游；

可怕的精灵一旦丧生，离开
这暂住的世界，那汹涌的浪涛，
广阔的水域，已经平静安澜。
　　水手的首领意志坚强，终于
游回到岸上。他充满喜悦，
随身带回沉甸甸的海底收获。
他的部属过来迎接他，向上帝
表示谢意，为能再次见到
他们的首领平安归来而欣喜。
大伙七手八脚帮勇士脱下
头盔和胸甲。潭水已归平静，
天幕下只见一片鲜血染红的水面。
　　他们兴高采烈，踏上归途，
那羊肠小道已是他们的熟路。
国王手下勇敢的士兵抬着那头颅
十分艰难地行进在山崖上，
他们的意志个个无比坚强。
格兰道尔的头颅被绑在
长矛的杆子上，四个壮汉
抬得上气不接下气，返回
金碧辉煌的大厦。高特武士
一行十四人徒步而行，最后
全部回到鹿厅。他们的领袖
走在他们中间，怀着无比
自豪的心情。武士的首领，
敢作敢为的男子汉，战场上的英雄
十分荣耀地参见赫罗斯加。
格兰道尔的头颅被抓住头发

拖进人们从事宴乐的大厅，
那丑陋的东西真够吓人，
在场的男女无不诧异万分。

八　鹿厅再祝捷

艾格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哈夫丹之子，希尔德人的国王，
我们很高兴为你带来这些战利品，
它是光荣的见证，这你已亲眼看见。
这次我能活着回来并非易事，
那场水战，我所履行的任务
充满风险；如果没有上帝庇护，
那战斗即刻就会宣告结束。
尽管霍朗丁是一把名剑，
但战斗中却发挥不了作用。
亏得人类的统治者——他常常
为无依无靠的人指点迷津——
让我见到一把古代的巨剑
挂在墙上，正好供我使唤。
我于是瞄准时机，乱战中
杀死了洞府中的妖魔。当火烫的鲜血
喷涌而出，饰有波纹的宝剑
即刻熔化。我从仇敌那里
只带回一截剑柄。我义不容辞
向屠杀丹麦人的恶魔报仇雪耻。

我向你保证，从今后你和你的将士
尽可以高枕无忧睡在宴乐厅，
丹麦人的国王，你再不必
为你的老少臣民担惊受怕，因为
死亡再不会像先前那样
无端降落在你的百姓身上。”
　　那金色的剑柄，古代巨人的杰作
于是呈献在老人面前，交到
白发苍苍的武士手中。恶魔一死，
铁匠制造的神器转变为
丹麦王的财产。歹毒的怪物，
上帝的死敌，由于恶贯满盈，
终于与他母亲一起弃绝人寰，
宝物最后落到赫罗斯加手里，
他是四海之内最贤明的国王，
北方部落中财产的赐主。
　　赫罗斯加仔细端详剑柄，
古老的传家宝，那上面铭刻着
早期争战的事迹，那时洪水泛滥，
滔滔的大水席卷了巨人旗；
他们是永恒的上帝的异端，
万能的统治者用滔滔洪水
对他们做出末日的判决。
在宝剑金光闪闪的护手上，
还有一行行北欧古文，记载着
这纯钢的宝剑最初为谁铸造；
剑柄上还曲曲弯弯饰有
蛇的图案。智慧的哈夫丹之子

这时开口说话;大厅一片寂静:
"作为一位部落的保卫者,
一个为百姓捍卫真理和正义的人,
那遥远的往事我记得一清二楚:
但这样的英雄却从未听说。
贝奥武甫,我的朋友,你的英名
将四海颂扬,妇孺皆知。你的智慧
牢牢地掌握着你的神力。
我会信守诺言,与你保持友谊。
你将永远是人民的安慰,
武士的后盾。但那海勒摩德
对待艾克瓦拉[1] 的子孙,光荣的丹麦人
就不是如此。他建功立业,给人民
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屠杀与痛苦。
他气势汹汹,杀死宴乐的伙伴,
亲密的战友,直到这臭名昭著的国王
变成孤家寡人,享受不到人间温暖,
尽管全能的上帝曾经使他
权力显赫,踌躇满志,高高凌驾于
万民之上。然而,他骨子里
已变得嗜血成性:对于丹麦人
他从不赐予财宝。他活得凄凉,
备受痛苦的煎熬,只因他争斗不息,
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你应该引以为戒,慷慨为怀。
我年事已高,向你说说这段历史。

① 丹麦早期国王。

万能的上帝胸怀博大，赋予
人类以智慧、土地和光荣，
这真是奇迹；主统辖一切。
主常常让出身高贵的人
洋洋自得，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让他治理他的王国、百姓的堡垒，
让四方部落，那大大小小的王国
一个个在他面前俯首称臣，
于是，他便忘乎所以，再不想想
自己会有寿终正寝的一天。
他堆金积玉，疾病与衰老
一概与他无涉，可怕的忧愁
从不笼罩他的心头，更没有敌人
向他寻衅报复，因为整个世界
都按他的意志运转；他无忧无虑——

直到骄气在他身上滋生，
并且日益膨胀；于是，灵魂的卫士
呼呼入睡，这一觉睡得太沉，
以致一切戒备消除，刽子手来到跟前，
向他射出致人死地的毒箭。
锐利的箭镞带着恶魔的号令
穿过他的盔甲，射中他的心脏；
而他却无法保护自己，于是，
他开始不满足已经占有的一切，
变得贪得无厌，舍不得分赐

镀金的项圈，他已经忘记
自己的一切均来自上帝，否认
是天上的主宰赐予他人间的光荣。
到头来那具借来的躯壳
逐渐虚弱，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那时将有另外一人把财产继承，
而他对钱财却随意挥霍，
丝毫不知道对它们严加看管。
“亲爱的贝奥武甫，超凡的英雄，
你千万不要养成这样的恶习，
你应该学好样，千古流芳，
戒除骄气，做一名伟大的武士！
武力的荣耀犹如过眼云烟，
疾病和争战很快会把你的力量耗尽，
摧残人生的还有烈火的毒舌，
洪水的波涛，刀剑的撞击，
长矛的飞舞，可怕的衰老；
武士啊，明亮的双眸总要失明，
那时死神就来到了你身边。
“我在苍天下统治富有的丹麦人
已有五十个年头，我用长矛和宝剑
保卫他们不受众多部落的侵犯，
我原以为在这广袤的天地间
从此再不会有仇敌出现。
哎呀，真是乐极生悲，当那宿敌
格兰道尔侵犯我的家园，
不幸即刻在我身上降临。
长期以来，我因他的骚扰

而惶惶不安。感谢创造主，
永恒的上帝，我能在有生之年
亲眼看见那场酷烈的争斗
以及恶魔那颗血淋淋的头。
请入座吧，你已扬名在战场，
现在就开怀畅饮吧。明天一早，
我还要赏你无数金银财宝。”

那高特人听后好不欢喜，即刻
遵照国王的吩咐找到自己的座位。
丰盛的宴席再次摆设停当，
与上次一样，众勇士济济一堂，
欢庆胜利。直到夜幕降临，
夜色盖过了勇士们的身影。
全体起立，白发苍苍的国王
打算回宫就寝。勇武的高特人
此时也正需要好好休息。
于是，即刻有一位大厅侍者
来为疲惫的远方来客领路，
他彬彬有礼为勇士们效劳，
关怀备至就像对待远航的水手，
让他们获得最满意的享受。

这灵魂高尚的人终于安寝，
大厅高高耸立，金碧辉煌，
客人进入梦乡，直到渡鸦欢噪，
宣告天已破晓。明亮的晨光
忙于把阴影驱赶。勇士们
急急起床，迫切登上归程，回到
亲友们中间。勇敢的来宾

打算乘船返回自己的家园。
无畏的勇士让人拿过霍朗丁宝剑，
他把这件珍贵的兵器交还给
艾格拉夫之子。他向他表示谢意，
称这剑为战士之友，锋利无比，
在他们言辞中，丝毫没有
贬低之意。他是个出言谨慎的人。
这时，勇士们都已披挂停当，
急于上路。深受丹麦人喜爱的王子
来到另外一位王者的宝座前：
善战的贝奥武甫向赫罗斯加致礼。

九　贝奥武甫回国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我们这班来自远方的水手
现在有言奉告：我们急欲返回
海格拉克身边。我们在贵国
称心如意，受到盛情款待。
战士的恩主，假如在这世上
还有别的机会让我一展身手，
就像我先前建立战功那样，
我会随时听从你的召唤。
在那大洋彼岸，只要我有所耳闻，
知道有某个邻国以武力相威胁，
一如你过去的仇敌那样前来侵犯，

我定会率领一千名精兵
为你排忧解难。我了解海格拉克，
高特人的国王，他作为人民的护主
虽然年纪轻轻，但定会以实际言行
诚心诚意支持我，只要你需要，
我一定能为你搬来救兵，
用手中的长矛为你增援效劳。
还有，如果赫里斯雷克王子
乐意光临高特人的宫廷，
他一定能交上许多朋友；
伟大的远方客人永远受欢迎。”
国王赫罗斯加这样回答他：
“全能的主赋予你这般好口才，
你年纪轻轻，说话却如此得体，
这我以前从未听说。你不仅
勇力过人，智慧超群，而且
善于辞令。如果雷塞尔之子，
你们的国王，人民的统治者，
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
或者疾病和利刃夺走他的生命，
而你那时仍健康地活在人间，
我想，高特人当中再挑不出
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作为国王，
财富的保护者，只要你自己
乐意治理国家。亲爱的贝奥武甫，
你的品行真让我无比欢喜。
你给所有的高特人和丹麦人
带来了和平，争斗与敌意，

先前那么猖獗，都将因你而消弭。
只要我一直治理着这个国家，
我会让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财富，
不管是谁来自大洋彼岸，
我都要让他得到丰厚的奖赏。
金碧辉煌的帆船将满载礼物和友谊
飘过茫茫大海。我了解贵国人民，
他们的品德无可指摘，让我们
齐心协力，永结友好，同仇敌忾。”
　　说完，哈夫丹之子，王公的保护人
在宴乐厅又赏了贝奥武甫十二件宝贝，
并嘱咐他带着这份厚礼
平安返回家乡，尽快再访丹麦。
高贵的国王，丹麦人的首领，
亲吻了最杰出的战士，并与他
热烈拥抱。白发苍苍的恩主
早已热泪盈眶。这年迈的智者
怀着两种思想，其中一种更其强烈——
他心里明白，经此一别，两位勇士
从此再无重逢的希望。他对贝奥武甫
实在太感亲切，禁不住心潮澎湃，
因为在他的心田，他对这位可爱的人
怀着深深的爱惜，此番情意燃烧在
他的血液里。贝奥武甫终于告辞，
光荣的战士带着金银财宝
喜气洋洋踏上绿草地。航船抛着锚，
正等待它的主人的到来。
一路上，战士们交口夸奖

赫罗斯加的礼物，作为国王，
他确实无可指摘，但岁月无情，
最终将耗尽他生命的力量。

勇敢而年轻的一群战士
来到海岸边。他们一个个披甲戴盔，
全副武装。守卫海岸的哨长
又发现这一队凯旋的英雄。
这一次他不再厉声吆喝，而是
策马下了山岗迎接，他还说
勇士们全身披挂乘船返回家园，
一定会受到高特人热烈欢迎。
这时，那只泊在沙滩上的木舟
装载了盔甲、马匹和金银财宝，
赫罗斯加所赠送的许多礼物
就堆在高耸入云的桅杆下。
贝奥武甫然后送给航船的看护者[1]，
一把镶金的宝剑，使他从今往后
在宴乐厅凭此宝物大出风头。
航船终于推出沙滩，进入深水，
驶离丹麦人居住的土地。
人们用绳子张起一面巨帆，
桅杆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海风无法阻止这海上的漂浮器

① 指哨长。

行进在浪涛上;帆船启航,
船首划破水面,激起层层浪花,
行进在汹涌的波涛上,直到
高特的悬崖,那熟悉的海岬
依稀可见。木舟借着风力
快速进港,终于停靠在岸边。
海港卫士即刻来到沙滩上,
他一直瞭望大海,急切等待
他所尊敬的战士返回家乡。
他[1] 把船靠上岸,并用缆绳
紧紧拴住,唯恐汹涌的潮水
把这漂亮的木舟远远冲走。
然后他吩咐战士们把金银财宝
悉数搬上岸。不一会他们见到
财富的赐予者,国王海格拉克,
雷塞尔的儿子,因为他与他的臣属
就居住在离海岸不远的宫廷。
　　王宫金碧辉煌,勇敢的国王
高高在上,年轻的王后希格德
不仅聪慧过人,而且举止高雅,
尽管这位海勒斯的公主在王宫
才居住了几个春秋。她慷慨大方,
从来不吝啬向高特人奖赏财物。
而那莫德莱丝王后就不是这样,
她年轻时做过许多可怕的坏事,
除了她的父王,任何臣属

① 指贝奥武甫。

都不敢在大白天抬起眼睛
1935 看一看她的容颜。除非
他想领教被人捆绑的滋味。
一旦被逮住，锋利的刀刃
就将架上他的脖颈，宣告
死亡的悲痛降临他的面前。
1940 身为王家的闺秀如此行事
实在不妥，尽管她的美无与伦比，
但编织和平的女子[1] 不应该
因虚构的伤害处死可爱的人。
亏得海敏的后人[2] 结束了这场灾难。
1945 宴席上说故事的人还说，
她后来听从了父亲的教诲，
披金戴银嫁给了年轻的武士，
受人尊敬的贵人。她渡过
茫茫大海，来到奥法的宫廷，
1950 从此以后，她就很少伤害无辜，
作弄他人。在皇后的宝座上，
她后来还以慷慨闻名于世，
在她的有生之年，她深深爱着
那位武士的首领。据我所知，
1955 她的夫君是人间的大伟人，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谁也不能

① 为了缓和部落间的矛盾，一国的公主常常嫁给敌国，故有“编织和平的女子”之说。

② 指下文传说中的麦西亚国王奥法，此人可能是同名的麦西亚国王奥法二世(757—796)的祖先。

与他相提并论。由于奥法
文武双全，到处受人尊敬，
他以智慧统治着自己的国家。
1960 后来奥法生下儿子奥玛尔，
这海敏的后代，加蒙德的孙子
作战勇敢，不愧为武士的脊梁。

再说勇敢的贝奥武甫，他率领
亲手挑选的战士沿着沙滩
1965 行走在海岸上。天烛高照，
从南方匆匆而来。旅程结束了，
此刻他们正急急走向城堡，
他们听说那王公的保护人，
奥根索的夺命者[1]，他们的好国王
1970 正在那里分赏金银财宝。
贝奥武甫的归来很快通报给国王，
海格拉克得知那武士的保护人，
他的战友，经过浴血争战，
已平平安安返回高特宫廷。
1975 国王于是下令，即刻在大厅
为徒步的壮士腾出座位。
贝奥武甫用庄重而恭敬的言词
向他的主公表示敬意，然后

① 奥根索是瑞典人的国王，死于海格拉克讨伐瑞典的战争中，但并非为高特国王亲手所杀。

这位恶战的幸存者落座在
国王身边，舅甥俩肩并着肩。
海勒斯的女儿手端酒杯穿过大厅
热情地招呼众多宾客，并把
盛满美酒的杯子一一端到
勇士们面前。海格拉克怀着好奇心
彬彬有礼地询问他的外甥，
想知道高特人此行经历的风险。
“亲爱的贝奥武甫，当初你贸然决定
渡过咸水的海洋，前往鹿厅
寻求战斗，此次历险结果如何？
你是否为赫罗斯加，那著名的国王
解除了那世人皆知的祸患？
我一直为你担忧，挂肚牵肠——
因为我对亲人的冒险始终
放心不下。我早就劝说过你，
不要去惹那个吃人的妖魔，
让丹麦人自己跟格兰道尔周旋。
看见你平安无事返回家乡，
为此我要衷心感谢上苍。”
艾克塞奥的儿子贝奥武甫说，
“海格拉克国王，我们那场大战
许多人已有所耳闻，交战的双方
是我和格兰道尔，地点就在
那魔怪无数次给丹麦人
制造痛苦和无穷的悲伤的地方。
我已经为他们报仇雪恨，
那些留在世上的格兰道尔的同类

无论它活得多久，仇恨多深，
从今往后都不能再吹嘘
那天晚上的战斗。我首先进入
那座雄伟的大厅拜见赫罗斯加；
一俟著名的哈夫丹之子弄清
我的来意，他即刻腾出座位
让我与他的王子坐在一起。
大厅里喜气洋洋；苍天之下，
我从未见过如此欢乐的场面。
那位著名的王后，和平的使者，
不时地穿梭在宴乐大厅，
向年轻人劝酒。归座以前，
她还多次向来宾分赐项圈。
赫罗斯加的公主也手持酒壶，
一次次来到王公贵族面前；
当她向众英雄端上镶金酒盅，
我听见大家都叫她弗莱瓦鲁。
她年纪轻轻，浑身珠光宝气，
她已经许配英格德，弗罗达[1] 的儿子。
这桩婚姻似乎有益于丹麦王，
王国的保护人，因为他相信，
通过这位公主，就能从此了结
血仇和争端[2]。然而，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某个王子倒下，致命的长矛
便不会入库，尽管那新娘非常善良。

① 希索巴人的国王。
② 指丹麦人与希索巴人之间的血仇和争端。

"将来某天,当他领着这位女子
进入宴乐厅,而丹麦人的子孙,
她的扈从,身上闪耀着祖传的宝物——
我是说他们身佩从希索巴人那里
缴获的宝剑进入宴席,这时候,
希索巴国王和他的全体武士
都会显得很不高兴,他们随时会挥舞
手中的武器,导致一场厮杀,
使亲密的伙伴和他们自己死于非命。

"宴席中会有一位希索巴老战士
当场认出这样一件传家宝,
唤起他对血腥的屠杀的回忆,
他的心因悲伤而变得阴险,
他于是开始试探某位年轻战士,
用这样的话激励他去拼杀:
我的朋友,你认得那把宝剑吗?
你父亲曾佩带它参加最后一次战斗,
但那丹麦人,凶恶的希尔德子孙
杀害了他,占领了争战的地方,
武士们一个个倒在战场上,
威塞哥尔德也剑下身亡。
但如今凶手的儿子却趾高气扬
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吹嘘
那场屠杀。而他身上佩带的宝剑
本来应该挂在你的身上。

"他不失时机用这样刻薄的话
一遍遍提醒那位青年，直到
公主的扈从因父亲欠下的债
倒在血泊里，利刃下送了性命。
而那位凶手则逃之夭夭，因为
在他自己的国家藏身方便。
就这样，双方的誓约被打破，
到时候英格德也会变得
仇恨满腔，极大的悲愤促使他
对妻子的爱恋渐渐淡忘。
因此，我不相信希索巴人的诚意，
不相信这联盟不带有欺骗，
不相信他们能把友谊维持久长[1]。
"回头再说格兰道尔，我的恩主，
你马上可以知道那场搏斗
最后如何收场。当金乌西坠，
那怒气冲冲的精灵乘着夜色
偷偷前来袭击，而我们这班
未曾受过伤害的人守卫着大厅。
但武士汉德修却命运不济，
他受到致命的攻击，最先
丢了性命。这位著名的战士
成了格兰道尔腹中之食，
魔怪吞下了他整个躯体。
满口血污的凶手不肯就此罢休，
他存心毁灭一切，不甘心

① 贝奥武甫所叙述的这段史实当时尚未发生。

双手空空离开宴乐大厅。
力大无穷的他于是来考验我，
贪婪地把我抓住。他的大手套[1]
高高悬垂，他的魔爪坚硬有力。
那手套采用妖法和龙皮缝制，
皱皱巴巴的显得奇异无比。
穷凶极恶的魔鬼无缘无故
想把我装进他的手套里。
我怒不可遏一骨碌坐起，
使他险恶的目的不能得逞。

"至于我如何向他讨还血债，
如果一一叙说，未免啰嗦。
总之，我的主公，我为你的人民
赢得了荣誉。最后他脱身而走，
但他在这世上已活不长久。
他的右臂作为他的罪证
留在了鹿厅。他狼狈遁逸，
绝望地钻进深深的潭底。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鹿厅举宴，
希尔德子孙的朋友慷慨大方
为那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
赏给我许多金银和财宝。
席间歌乐齐鸣，一片欢腾。

① 手套，神话传说中巨人擒敌的法宝。

一位博识的老者讲起故事。
这位老战士时而拨动欢乐的竖琴，
时而唱起真实而悲伤的歌，
有板有眼地叙述奇闻逸事，
以及心胸豁达的国王的事迹。
有时候这位年迈的武士
还怀念起他自己的青年时代
战场上的神勇。每当回顾已逝的岁月，
年迈的智者便禁不住心潮澎湃！
就这样，我们快活地度过
漫长的白昼，直到另一个黑夜
降临人间。接着是格兰道尔的母亲
急切要为重伤的儿子报仇，
踏上不幸的旅程。她的儿子，
高特人的仇敌已经死到临头。
女魔为报仇残杀了一位武士：
那人名叫伊斯切尔，他是宫中
年迈而聪慧的议事大臣。
第二天，丹麦人无法把他火化，
无法把这位可敬的长者
抬上柴堆，因为女魔劫掠了
他的尸体，早已返回深山，
潜入水中洞府。赫罗斯加国王
经受过的磨难数不胜数，
但这一次使他感到最痛苦。
苦恼的国王因此恳求我，
要我看在你的面上进入激流，
再次建功立业，冒着生命危险

争取荣名。他还答应给我重赏。
我于是钻进深潭，去寻找
凶恶的魔主，这事人人都已知道。
我们当时徒手格斗了很久；
鲜血染红了潭水，争战中
我得到一把巨剑，砍下了
格兰道尔母亲的头颅。我能活着回来，
并非轻而易举。是我命不该绝。
王公的保护人，哈夫丹的儿子
于是又赏我许多金银财物。

"丹麦王从此得以高枕无忧，
而我则得到应得的报酬。
哈夫丹的儿子慷慨大方，
任凭我挑选他的全部收藏。
伟大的主公，我把礼物全献给你，
以表我的心意。你的仁慈
就是我的依傍，海格拉克啊，
除了你我已没有别的亲人。"
他命人抬进一面饰有野猪头的战旗，
一顶高冠的头盔，一副铁灰的胸甲，
一把漂亮的宝剑，并接着说：
"英明的赫罗斯加赏我这副盔甲，
他还有话要我向你转达：
这件宝物还有一段来历，

它当初一直为希罗加国王[1]，
丹麦人的统帅所有，但他没有把它
传给自己的儿子希罗窝德，尽管
他的儿子对他一直很忠诚。
因此，请你务必加倍珍惜。”
　　我[2] 还听说与这批财物一道
还有四匹骏马，匹匹善于奔跑，
长一身栗色皮毛。他把良驹和财宝
全都献给国王。亲人之间
本来就应该这样，万万不可
明争暗斗，编织仇恨的罗网，
置对方于死地。在激烈的战斗中
他对海格拉克赤胆忠心，
这舅甥俩始终相互照应。
我听说他还把那个硕大的项圈，
维瑟欧所赠的稀世之宝，连同
三匹鞍辔闪闪发光的骏马，转赠
希格德王后。她收下这份厚礼，
即刻把项圈挂在自己胸前。
　　就这样，艾克塞奥之子大显神威，
战场上名声远扬，他的言行举止
人人称赞；他从不会酒后胡作非为，
杀害亲密的伙伴。他有仁慈的心肠，
拥有上帝赋予的慷慨礼物，
沙场上英勇无比，他的勇力

① 希罗加后将王位传给弟弟赫罗斯加。
② 诗人自己。

可谓盖世无双。只可惜他长期被埋没，
高特人并没有把他当做勇士，
在宴乐大厅，高特的国王
也从未向他颁发过荣誉的奖赏。
他们固执地怀疑他懒散成性，
胸无大志。如今时来运转，
往昔的困厄终于一去不返。
然后，王公的保护者吩咐下人
拿来他父亲雷塞尔传下的宝物，
一柄镶金古剑。在高特人中间，
没有人拥有过如此珍贵的兵器。
他把宝剑放在贝奥武甫膝盖上，
还赏了他采邑几十万亩，
包括宴乐厅和宝座。他们两人
都合法继承了祖辈的产业，
不过，他们中更其高贵的一位
继承的是一个辽阔的王国。

十　贝奥武甫与火龙

光阴荏苒，海格拉克国王
阵亡在疆场，随后那战刀
又劈开赫德莱德[1] 的坚盾，
好勇斗狠的瑞典人一路追击，

① 海格拉克之子。

在这光荣之国，残忍地杀害
赫莱里克[1] 的外甥——从那以后，
这幅员辽阔的高特王国
就全归贝奥武甫一人管辖。
他成功地治理着这个国家，
达五十个春秋，他是一位明主，
王国的老卫士，直到一条火龙
趁着黑夜胡作非为，那孽障
出没在荒野，盘踞于陡峭的石冢，
守护着一笔宝藏。那地方
只通一条无人知晓的小径。
然而，却有人（顺着小径进入
这异教的宝库，偷走一只
镶有珠宝的金杯。火龙不再沉默，
尽管他当时呼呼入睡，上了
窃贼的当，但邻近的居民发现，
这火龙早已恼怒得七窍生烟）[2]。

其实，那位侵犯了火龙的人
并非存心要潜入龙窟盗宝，
他只是出于无奈，因为他
是某人的奴隶，为逃避主子的鞭笞
误入龙窟避难。有罪的人

① 王后希格德的兄弟，赫德莱德的舅父。
② 这一部分原稿残缺严重，括号中的内容只是后人的猜测。

走进洞里，突然间发现火龙，
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惶恐；
可怜的罪人……
……形状如……
……惊惶失措中
拿了一只金杯[1]。这样的古宝
洞窟中不计其数。看样子，
古时候有个不知姓名的人
经过深思熟虑选中此地
藏匿某个高贵部落的巨额遗产。
死神早早夺走了族人的性命，
最后只剩下那位藏宝的人，
他活得最久，悲伤地悼念
他的朋友，但他心里清楚
他自己也来日无多，世代积聚的财富
他已无缘消受。天然的古冢
坐落在波涛汹涌的海岸上，
依傍着岩岬，入口处深深隐蔽。
财宝的主人把能藏匿的部分，
包括各种金制器皿，一一搬进洞里，
然后他悲伤地说了几句话：
“大地呀，人留不住王公的财产，
如今请你妥善保存吧！这一切
本来都是从你身上取得的；战争的屠杀
攫夺了我的同胞的性命，他们一个个
命赴黄泉，抛弃了人间的欢乐，

① 原文残缺数行。

从此再没有人来挥舞这里的剑，
再没有人把这镶金嵌银的酒盅
擦得锃亮。王公贵族都已各奔东西。
坚固的头盔，尽管镶有黄金，
仍会失去光泽；原先擦拭它的人
早已安静地长眠在地下。
战场上经受刀枪撕咬的胸甲
也一样命运不济，主人一死，
它也随即腐朽。盔甲上的金环
难以再伴随出征的英雄
周游世界。再听不见竖琴的欢唱，
再没有乐器的奏鸣，再没有温顺的猎鹰
穿梭在厅堂，再没有日行万里的骏马
蹦跶在庭院。可恨的死神
打发了无数部落的芸芸众生。”

就这样，他哀诉着自己的痛苦，
孑然一身，在不幸中度过日日夜夜，
直到有一天，死亡的洪流
淹没他的心房。这笔无人看管的宝藏
后来被黑夜的偷袭者发现，
可恶的火龙到处寻找他的洞穴，
喷吐着火焰在夜间飞行；
当地的居民见了无不胆战心惊。
正是他找到了这个宝库，
他于是年复一年看护起异教的财富。
这差事对于他倒也合适有度。

三百个春秋过去，这生灵的摧残者，
强大的庞然怪物，一直守护着

这地下的宝库，直到有人
把他激怒。盗宝者把那只金杯
献给了他的主人，以求他的宽恕。
宝藏就这样遭到世人的光顾，
金杯被窃走，那可怜的人
因此获得恩准。他的主人
也是首次见识这件古代奇珍，
毒龙一觉醒来，战祸已经降临。
阴险凶狠的恶魔爬出石壁，
勘察仇敌的足迹。当初盗贼小心翼翼
竟然从火龙眼皮底下溜之大吉。
命不该绝的人显然有主的庇护，
即使经历大灾大难，也能安然无恙。
宝库的守护者早已迫不及待，
决意查个水落石出，找到那个
趁他熟睡时掠夺龙窟的盗贼。
他暴跳如雷，不时地在洞府周围
兜来转去。但荒野中见不到
任何人影。他已横下一条心，
决意以战为乐。他一次次折回洞府，
寻找那只金杯。他终于恍然大悟：
有人已动过他的金库，盗走了
稀世之珍。宝藏的卫士恨不得
夜幕即刻降临；石冢的主人
早已怒不可遏，他渴望着
以复仇的烈焰讨还珍贵的金杯。
白昼终于过去，毒龙喜不自胜；
他不愿继续等待在陡峭的海岸，

他要即刻出发,喷吐熊熊的火焰
踏上征程。这最初的景象
令当地人毛骨悚然,后来的结局
于财宝的赐予者是莫大的悲伤。

恶魔于是开始喷吐火焰,
烧着了房屋;只见火光冲天,
村民们惊恐万状。可怕的飞龙
存心要毁灭一切活着的生灵。
毒龙的暴行已经有目共睹,
他把仇恨随处播布,战争的凶顽
向高特的黎民百姓发泄怨毒,
造成伤害。每当天色放明,
他又急急返回自己的巢穴。
他用熊熊燃烧的火舌包围
当地的居民。他自恃威力无比,
壁垒森严,其实他在欺骗自己。
贝奥武甫很快见识了这个恐怖,
他自己的家园,那雄伟的厅堂,
高特人的宫廷,已被大火吞没。
仁慈的国王痛心疾首,他的悲哀
比谁都深沉。智慧的武士
以为自己冒犯了永恒的主,
违背了上帝规定的戒律。
他的胸中涌起阴郁的思绪,
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

怒气冲天的毒龙用大火
摧毁了高特人的城堡，沿海的土地。
战争的统帅，百姓的明主，
决心为此向火龙报仇雪耻。
武士的庇护人，贵族的领袖，
首先命人用上等的钢铁
为他铸造一面坚固的盾。
他心里十分清楚，林中的木头
经不起烈焰的燃烧。仁慈的国王
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尘世的生命
乃租赁之物，拥有宝藏的毒龙
与他一样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
项圈的赐予者准备与飞龙作战，
但他不屑于动用浩荡的大军。
他自己并不害怕搏杀，并未
把大蛇的蛮力和凶残放在眼里。
因为他早已久经沙场，自从
他为赫罗斯加的大厅肃清
魔怪的祸患，搏杀中杀死
格兰道尔及其可恶的一族，
胜利的武士九死一生，经历过
无数次战斗的考验。想当年
海格拉克，高特人的国王，
百姓高贵的恩主，雷塞尔的儿子
在弗罗西亚人急风骤雨般的攻击中
死于非命，倒在战刀底下，
那次血战非同寻常。贝奥武甫
凭自己的神力和水性得以生还，

怒气冲天的毒龙用大火
摧毁了高特人的城堡，沿海的土地。
战争的统帅，百姓的明主，
决心为此向火龙报仇雪耻。
武士的庇护人，贵族的领袖，
首先命人用上等的钢铁
为他铸造一面坚固的盾。
他心里十分清楚，林中的木头
经不起烈焰的燃烧。仁慈的国王
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尘世的生命
乃租赁之物，拥有宝藏的毒龙
与他一样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
项圈的赐予者准备与飞龙作战，
但他不屑于动用浩荡的大军。
他自己并不害怕搏杀，并未
把大蛇的蛮力和凶残放在眼里。
因为他早已久经沙场，自从
他为赫罗斯加的大厅肃清
魔怪的祸患，搏杀中杀死
格兰道尔及其可恶的一族，
胜利的武士九死一生，经历过
无数次战斗的考验。想当年
海格拉克，高特人的国王，
百姓高贵的恩主，雷塞尔的儿子
在弗罗西亚人急风骤雨般的攻击中
死于非命，倒在战刀底下，
那次血战非同寻常。贝奥武甫
凭自己的神力和水性得以生还，

不料此事招致赫德莱德命赴黄泉：
由于殷勤好客，海格拉克的儿子
被利剑刺中，受了致命伤。
赫德莱德一死，奥根索的儿子[1]
返回自己的家园，于是贝奥武甫
登上宝座，开始治理高特王国。
他不愧为一个英明的国王！

他一直没有忘记为国王报仇，
后来他与绝望中的伊吉尔斯
交了朋友。他派出自己的武士
带上武器援助欧赛尔之子
跨过大海；经过悲壮的远征，
伊吉尔斯报了仇，奥尼拉丢了性命。
就这样，艾克塞奥之子经历了
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冒险，
一回回壮举，直到有一天
他必须与大蛇性命相拼。
义愤填膺的国王于是带上
十一名战士去寻找火龙。
他此时已知道血仇的起因，
仇恨的根源。那只金光闪闪的金杯
也已从盗宝者手中转到他那里。
那个肇事者加入了征讨的行列，

① 指奥尼拉。

成了队伍中第十三人，可怜的奴隶
心情沮丧，但他必须作为向导
去寻找龙窟。他很不情愿在前带路，
奔向只有他知道的地下大厅，
那座与汹涌的海浪毗邻的石冢。
那里面藏着无数金银珠宝。
凶恶的保护者正严阵以待，
捍卫着这个古老的地下宝库。
不管是谁都别想轻而易举
从他那里得到这笔丰厚的财富。
　　英勇善战的国王在石崖上坐下，
高特人赐金的朋友向他的亲信
亲切致意。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预感死亡就在眼前，命运之神
已经靠近这皓首老人，将夺取
他的灵魂，存心把他的生命
从躯壳中分离。高尚的人
有生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我年轻时经历过无数次争战，
这一切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我七岁时，财富的主人，
百姓的明主把我领出家门，
雷塞尔国王收养我，抚养我，
他看重亲情，赐我财富与美食，
待我恩宠有加，在城堡中，
我被一视同仁，就像他的亲生儿子
赫巴德、赫斯辛和海格拉克。

成了队伍中第十三人，可怜的奴隶
心情沮丧，但他必须作为向导
去寻找龙窟。他很不情愿在前带路，
奔向只有他知道的地下大厅，
那座与汹涌的海浪毗邻的石冢。
那里面藏着无数金银珠宝。
凶恶的保护者正严阵以待，
捍卫着这个古老的地下宝库。
不管是谁都别想轻而易举
从他那里得到这笔丰厚的财富。
　　英勇善战的国王在石崖上坐下，
高特人赐金的朋友向他的亲信
亲切致意。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预感死亡就在眼前，命运之神
已经靠近这皓首老人，将夺取
他的灵魂，存心把他的生命
从躯壳中分离。高尚的人
有生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
　　艾克塞奥之子贝奥武甫说：
“我年轻时经历过无数次争战，
这一切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我七岁时，财富的主人，
百姓的明主把我领出家门，
雷塞尔国王收养我，抚养我，
他看重亲情，赐我财富与美食，
待我恩宠有加，在城堡中，
我被一视同仁，就像他的亲生儿子
赫巴德、赫斯辛和海格拉克。

"活着的为死去的唱着哀歌，
返回自己的卧室。在他眼里
田野和居室都显得过于空旷。
"就这样，高特国王因赫巴德的死
内心充满无限的悲哀，然而，
他又不能向凶手讨还血债。
尽管他向来不喜欢赫斯辛，
但他不能怀着仇恨将他伤害。
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实在太多，
他宁愿放弃人间欢乐，选择上帝的光明。
他终于像一个幸福者告别人生，
把土地和城堡留给了子孙。
"雷塞尔死后，瑞典和高特之间
爆发了战争和冲突，两个部落
在茫茫大海上争斗，发泄仇恨。
奥根索的儿子一个个好勇斗狠，
不愿大海两岸出现和平。
他们常常在希罗斯纳堡一带
制造阴险而野蛮的屠杀。
我的舅父偿还了血仇与罪行，
这事大家都已知道，然而，
他们中的一位为此付出性命，
那代价真够惨重。赫斯辛，
高特人的国王[1] 阵亡在战场。
我听说次日清晨，当奥根索

① 赫斯辛误杀了自己的兄弟，其父雷塞尔因伤心过度，不久亡故，这以后便由赫斯辛继承王位。

大战奥佛尔，我的另一位舅父[1]
用宝剑向他讨还了血债：
头盔被砍破，年迈的奥根索
受了致命伤。他死有余辜，
因为他的手早已沾满血腥。
"而我在战场上则顺应命运，
用明晃晃的宝剑报答了海格拉克
赐我黄金的恩情。他给了我土地
和幸福的家园。因此他用不着再到
基夫塞人、丹麦人或瑞典人中间
化费他的金银财宝，招募
远不如我的武士。战场上
我总是在前面冲锋陷阵，
做他的先锋。在我一生中，
我都将如此拼杀在战场，只要
这把跟随我作战多年的剑
能承受战争的考验，想当年
我曾在激战中杀死了达莱芬，
那位法兰克武士。他未能
将我的盔甲带给弗罗西亚国王，
这位旗手、高贵的武士最终丧生
在沙场。当时我并未动用宝剑，
而是用我的铁掌撕断了
他的脊骨。但今天为了夺取宝藏，
我得把宝剑和铁掌都派上用场。"

① 即海格拉克。

十一　贝奥武甫战火龙

贝奥武甫最后一次发出
他的豪言壮语，“我年轻时
就曾身经百战；如今年事已高，
但作为人民的庇护者，只要作恶者
胆敢从地洞里爬出，我就一定
向他挑战，让我的英名千古流传。”
然后，他又最后一次佩咐
勇敢的武士，他的亲密战友，
他这样说，“我不想使用刀枪
对付那条长虫，如果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办法，我定会与他徒手相搏，
就像当年与格兰道尔争战那样。
但这一次我得防范熊熊的烈焰，
沸腾的毒气，因此，我只得
把自己披挂整齐。我决不会
在墓冢的守护者面前后退半步，
我与他将遭遇在绝壁，一任
命运的裁决。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用不着与人联手战胜顽敌。
请你们披盔戴甲全副武装，
等待在墓冢边，看看血战之后
我和他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次冒险你们不必参与，

除了我自己，任何人都用不着
为了人间的荣耀跟这恶魔
斗力争胜。我有勇气去夺取
金银财宝，否则就让可怕的血战
使你们失去自己的国王。”
　　说完，勇敢的武士站起身，
手持坚盾，头戴钢盔，身穿铠甲
来到悬崖底下，他深信自己的力量，
他的行为与懦夫毫不相干——
他经历过无数次战斗，枪林箭雨
磨砺了他坚强的意志——此时，
他抬头观看，只见悬崖中
出现一个洞穴，一股流水
从里面奔腾而出；湍流中弥漫着
致命的烈焰，他无法接近
那个宝库，因为毒龙的烈火
能顷刻间烧毁周遭的一切。
　　高特人的首领义愤填膺，
禁不住从胸中发出一声怒吼，
那叫阵的声音何其响亮，
在灰色的岩壁上久久回荡。
宝库的守护者听见人声，恼怒得
咬牙切齿。和平的光景从此
不复存在。魔怪张开大口
从石窟中喷出一股浓烟。
脚下的大地在震颤，墓冢下，
高特的国王挥舞他的坚盾
奋力抵抗可怕的客人。那毒龙

蜷缩起身躯，早已急不可耐，
渴望杀戮生灵。英明的国王
拔剑出鞘，那祖传的宝贝
锋利无比。他们不共戴天，
哪一方都严重威胁着对方的性命。
当大蛇迅速把身子蜷起，
人民的首领，意志坚强的国王
把盾高高举起，随时准备进击。
毒龙在火焰中盘成一圈，
随后便不顾死活向前猛扑。
坚固的盾保住了国王的性命，
但它的作用远不够令人称心。
国王平生第一次未能占上风，
命运之神没有再赐予他
胜利的光荣。高特人的国王
抬起手臂，用祖传的宝剑
砍向鳞光闪闪的长虫，但刀刃
砸弯在龙背上，在紧急关头，
它没有砍进毒龙的躯体，使国王
大失所望。而宝库的守护者
却被这一剑激怒，即刻喷吐
致人死命的火焰；熊熊的大火
到处弥漫。高特人赐金的朋友
再不能夸口胜利；他的宝剑
已派不上用场，古代的利器
本不该这样。这次征战未能如愿，
大名鼎鼎的艾克塞奥之子
并不愿从此离开他的土地，

他心有不甘，但他必须居住到
另一个地方，因为每个人
都得把租赁的生命归还上帝。
　　两个死对头紧接着再次交锋。
宝藏的守护者振作精神，又吐出
阵阵毒焰。曾经统治一方的国王
被大火重重包围，痛苦万分。
他那班随从，贵族的子孙，
没有人敢鼓足勇气，与他
并肩作战，他们一溜烟逃进树林，
只顾自己的性命。其中只有一人，
对此极其悲愤，他为人正直，
没有忘记自己与国王的亲情。

　　他是威斯丹之子，名叫威格拉夫，
一位出身瑞典的非凡武士，
艾尔佛的族人。他看见自己的国王
头戴钢盔，被烈火团团围困，
他不忘往昔贝奥武甫赐予的恩典，
威格蒙丁部落的居住地，以及
他父亲所享受的种种权利。
他这时毫不犹豫，一手紧握
一面椴木圆盾，一手拔出一把古剑。
这把剑是伊恩蒙德，欧赛尔之子
留下的利器：当年威斯丹在战斗中
杀死了无依无靠的流亡者，并把

那闪亮的头盔，带环的胸甲，以及
这把巨人制造的古剑带回族人中间，
奥尼拉则用他侄儿的这套披挂，
包括这柄锋利的宝剑，作了
他的奖赏。他[1]后来闭口不谈这次杀戮，
虽然死者是他兄弟的儿子。
多年来，威斯丹一直佩带着
这把宝剑和这套盔甲，直到儿子
长大成人，有能力和他一样建立功勋。
在他弃世以前，他当着高特人的面
把这套披挂和其他许多东西
交到儿子手里。而此番出征
对于这位年轻的武士，正是初次
跟随可敬的主公出现在战场。
他的勇气没有消退，双方
一经交锋，那火龙即刻发现自己
奈何不了这柄祖传的宝剑。

威格拉夫义正辞严谴责他的伙伴，
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回在宴乐厅喝酒，
我们的主公赏给我们头盔和宝剑——
他先前已赏给我们许多戒指与项圈——
我们向他许过诺言，只要有什么危难
降临到他身上，我们一定
为他赴汤蹈火。他因此按自己的意愿
从部属中挑选出我们参加这次历险。

① 指奥尼拉。

那闪亮的头盔，带环的胸甲，以及
这把巨人制造的古剑带回族人中间，
奥尼拉则用他侄儿的这套披挂，
包括这柄锋利的宝剑，作了
他的奖赏。他[1]后来闭口不谈这次杀戮，
虽然死者是他兄弟的儿子。
多年来，威斯丹一直佩带着
这把宝剑和这套盔甲，直到儿子
长大成人，有能力和他一样建立功勋。
在他弃世以前，他当着高特人的面
把这套披挂和其他许多东西
交到儿子手里。而此番出征
对于这位年轻的武士，正是初次
跟随可敬的主公出现在战场。
他的勇气没有消退，双方
一经交锋，那火龙即刻发现自己
奈何不了这柄祖传的宝剑。

威格拉夫义正辞严谴责他的伙伴，
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回在宴乐厅喝酒，
我们的主公赏给我们头盔和宝剑——
他先前已赏给我们许多戒指与项圈——
我们向他许过诺言，只要有什么危难
降临到他身上，我们一定
为他赴汤蹈火。他因此按自己的意愿
从部属中挑选出我们参加这次历险。

① 指奥尼拉。

我威格拉夫将助你一臂之力!"
　　话音刚落,那歹毒的大蛇
在火光中闪耀着躯体,怒气冲冲
向他所仇视的勇士发起
第二次进攻。大火弥漫整个洞府,
坚盾烧得面目全非,胸甲无法
为年轻的战士提供保护。
当坚盾在火海中化为灰烬,
他赶紧避进亲人的铁盾底下。
这时,勇敢的国王再次想到
自己的荣誉,他挥舞宝剑,
使尽全部气力砍向毒龙的脑门。
贝奥武甫的宝剑"尼格林",
这柄古老的、灰色的名剑砸断了,
辜负了它的主人。利刃帮不上
国王的忙,这也是命中注定。
他的手太重,我曾听人说过,
任何能致人死命的利器
一旦到了他的手里,都会被砍弯,
刀枪剑戟对他全派不上用场。
那百姓的屠夫,可怕的火龙,
念念不忘自己的仇恨,瞅准机会
第三次向勇士发动进攻。
他吐着火,用尖利的毒牙
咬住国王的脖子,生命的鲜血
喷涌而出,流遍了他的全身。

然后，我听说，在这紧急关头，
国王身边的勇士显示出他的勇敢、
力量和机智，那天生的本质。
他避开龙头，尽管他的手
在援助国王时已被烧伤，
但他奋不顾身用剑刺向
可恶的仇敌，宝剑金光闪闪，
刺入毒龙的腰部，那火焰
即刻熄灭。这时候的国王
神志尚清，他从自己的盔甲上
拔出一把锋利无比的短剑，
这高特人的首领把毒龙一刀斩断。
他们终于杀死仇敌，勇气驱逐了
邪恶的生命，两位高贵的战士
联手把毒龙消灭。凡遇危难，
每个人都应如此。但对于贝奥武甫，
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胜利，
是他在这世上最后的壮举。
刚才毒龙造成的伤口已开始
发热、膨胀，他马上意识到
侵入胸口的毒素已经发作。
善于思考的国王于是走到
悬崖边，找了个座位坐下。
他观看着这巨人创造的奇迹，
地下的宫廷内，那一根根石柱
如何牢牢地支撑起圆形屋顶。
无比仁义的勇士过来用清水

给著名的国王清洗血污的伤口，
可敬的主公已经厌倦争战，
武士帮他摘下头上的钢盔。
贝奥武甫忍住剧烈的伤痛
开口说话。他清楚地知道，
他已经享尽了人间的欢乐，
他在世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
死神已一步步向他逼近：
“如果我死后有后代延续
我的生命，此时，我应该
把这身盔甲传给我的儿子。
我治理这个国家已经有
五十个春秋；在这期间，
没有哪个邻邦的国王胆敢
率兵侵犯我境，用恐怖威胁
我的子民。在自己的国土上，
我等待命运的安排，坚守
自己的家园，不谋阴险的争端，
不立虚假的誓言。尽管我此刻
受了致命伤，但我已心满意足，因为
当生命即将离开肉体之际，
万民的主不会对我横加指责，
说我残害了自己的亲人。
亲爱的威格拉夫，我的朋友，
如今毒龙已经倒毙，请你赶快
去看看藏在灰岩下的宝藏。
请一刻也不要迟疑，以便让我
亲眼看看那些古代的财宝，

亲眼见见那些奇异的珍玩，
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可以
更坦然地离开人生和自己的国土。”

我听说威斯丹之子当时没有怠慢，
即刻服从了受重伤的国王，
他遵照主公的嘱咐，身穿
带环的盔甲进入了墓冢。
年轻的武士迈着胜利的步伐
越过毒龙的宝座，即刻看见
不计其数的财宝在龙窟，
在黑夜的飞行者的老巢
闪闪发光。其中有各种金杯，
古人的饮具，因没有人擦它，
装饰已经剥落。此外还有许多
锈迹斑斑的头盔，精巧的臂环。
这些地下的金银财宝早已
把人类抛在它的脑后，不管
当初埋藏它的是士绅还是王侯。
武士还在这堆宝藏的上方
看见一面用金丝织成的战旗，
它巧夺天工，不愧为人间奇迹。
那战旗还射出一道光芒，使他
能看清地上的财宝，只是大蛇
已不在一旁，它已剑下丧生。
只身进入龙窟的武士，我听说，

就这样夺取了那个宝藏，
他心满意足，把那些金杯金盘
抱在怀里。他还取下那面
光彩夺目的军旗，以及老国王那把
锋利的宝剑，它曾重创过，
那条大蛇。长年守护宝藏的卫士
曾经趁黑夜打劫，喷吐恐怖之火
把宝库搅得热浪滚滚，直到
它一命呜呼，死于这场角逐。
威格拉夫取了这些财宝
急急回转身，他心中十分焦虑，
迫切想知道高特人的国王
气力衰竭后是否还活着，
仍待在刚才离开他的地方。
武士带着财宝很快发现
他的主公，伟大的国王身上
仍然在流血，生命已奄奄一息。
他赶紧又用水洒他，直到
他开口说话。勇敢的国王
心情沉重，看着那堆珠宝说，
“为了眼前这些玮宝明珠，
我要感谢万能的主，光荣的王，
永恒的上帝，是他庇护我
在临终以前为自己的人民
获得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我用自己的残生换来这一切，
你务必拿它去供养百姓。
我的生命已经十分有限，

请你在我火化后吩咐士兵，
让他们在海岸上为我造一穴墓。
为了便利我的人民前往悼念，
这墓要建得高过赫罗斯尼斯，
这样，当航海者在茫茫的大海上
驾驶他们高大的帆船航行，
就可称之为'贝奥武甫之墓'。"
　　坚强的国王取下身上的项圈，
金光闪闪的头盔、戒指和胸甲，
全都交给这个年轻的武士，
并关照他珍惜他的馈赠。
"你是我们威格蒙丁族最后一位武士。
命运席卷了我的全部宗亲，
身强力壮的人都得告别人生，
我现在就将步他们的后尘。"
这就是老国王最后的肺腑之言，
不久葬礼的柴堆、可恨的火焰
将吞没他。他的灵魂将脱离肉体，
踏上正直的归宿者的旅程。

十二　贝奥武甫的葬礼

　　年轻人悲痛万分，他看见
这世界上他最敬爱的人
在令人悲悯的痛苦中辞别
他的人生。凶手和他一样

倒在地上，可怕的毒龙丢了性命，
那是他罪有应得。盘曲的长虫
再不能统治它的黄金宝库，因为
锋利的剑刃，铁锤的产物
惩治了它，使得这飞行的怪兽
受了重创，僵硬的身躯倒在
宝库的边上。它从此再不能
深更半夜飞行在空中，洋洋得意于
自己的财产，显露自己的面目；
它如今已死，国王的双手
结束了它的一生。据我所知，
世界上再找不到这样的勇士，
无论他是什么人，只要发现
居住在墓冢中的守护者
没有闭上眼睛，他就不能安然无恙，
冒着有毒的火焰冲上前去，
或者用他的双手把宝库
搅得天翻地覆。贝奥武甫
赢得了宝藏，却付出了生命。
在那租赁的生命的旅程中，
他和毒龙都已走到了尽头。
　　不久，那班临阵逃脱的武士
钻出树林，这十个背盟的懦夫
在主公危难的紧要关头
不敢手持武器挺身而出。
这时他们满怀羞愧，全身披挂
来到老国王倒下的地方。
他们看着威格拉夫。勇士疲惫地

坐在他的主公身边给他洒水，
想让他苏醒，但已无济于事。
尽管他诚心诚意，但他无法
挽回国王的生命，主的旨意
丝毫不能变更。上帝的裁决
决定人间每一个人的命运，
就像他此刻裁决贝奥武甫。
　　年轻的武士情不自禁，严厉指责
眼前这班缺乏勇气的士兵。
威斯丹之子心里好不凄楚，
两眼紧盯着这群可恨的懦夫：
“凡是诚实的人都会说，我们的主公
曾经赏赐你们金银财宝，以及
你们手上的这些作战武器。
他还常常在宴乐厅向赴宴者
分发头盔和盔甲，那都是
普天下最珍贵的礼品，然而，
在争战降临他身上的时候，
这一切算是白白给扔了！
你们的行为真让人痛心！
高特人的国王没有必要吹嘘
手下的战士。是上帝，胜利的主裁者
在他需要勇气时援助了他，
使他单枪匹马向仇敌讨还血债。
在激战中，我未能保护住
他的生命，但我已竭尽全力
帮助了我的亲人。凶残的仇敌
被我的剑刺中，他的威力

逐渐消退，他喷吐的火焰
很快减弱。可惜在紧急关头。
国王身边几乎没有一个救兵。
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人向你们
赏赐珠宝，赠送宝剑和战刀。
安居乐业的日子从此一去不返。
当四方贵族知道你们临阵逃脱，
犯下可耻的罪过，你们的家族
将必然被剥夺一切领地。
对于一个战士来说，与其
活着被人唾骂，不如一死谢罪！”

然后他发布命令，将战报传回城堡，
成群的武士在悬崖上坐了一上午，
他们手持坚盾，心情沉重，急切
想知道他们敬爱的人会不会
大限已至，抑或能平安无事
返回宫廷。那信使向来诚实，
一等他骑快马翻过海岬，
便如实把发生的事转告大家：
“高特人的主公、欢乐的赐予者
已经驾崩升遐；他被毒龙所伤，
倒在凶手的巢穴。在他身边
躺着他的死敌，毒龙的身上
留着短剑的创伤。任何刀枪
本来不能给那怪物造成伤害。

威斯丹之子威格拉夫坐在
贝奥武甫身旁,活着的英雄
面对死去的英雄,守灵人
已心力交瘁,身边躺着两具尸体:
一具令人可敬,一具令人可憎。
"国王倒下了,他的死讯一旦传到
法兰克人和弗罗西亚人耳里,
我们的民族就得面临一场战争。
当年海格拉克率领军队
进入弗罗西亚领土,结果
与法兰克人发生激烈的争战,
海特威尔人[1] 以优势的兵力
向他进攻,很快使披甲的武士
招架不住,倒在士兵丛中。
他没有财宝赏赐他的扈从,
而墨洛温王的友谊却从此断送。
"同样,瑞典人的和平与信任
我也不敢指望。众所周知,
奥根索在莱芬窝德附近
杀了赫斯辛,雷塞尔的儿子。
当时的高特人趾高气扬,
首先向善战的瑞典人宣战。
欧赛尔的父亲[2] 老奸巨猾,
率领军兵反攻,结果砍了

① 法兰克部落之一。
② 指奥根索。

海上之王[1] 的头颅，救了他的妻子，
那位财产被剥夺的王后，
奥尼拉和欧赛尔的母亲。
他后来还穷追不舍，一直
把失去领袖的仇敌赶到
莱芬窝德。他指挥他的军兵
把一班残兵败将团团围困，
一遍遍发誓要让这些不幸的人
痛苦地熬上一夜，并声称次日一早，
他要用宝剑砍下他们的脑袋，
然后挂上绞刑架，任凭鸟儿
美美地享用。然而，天一亮，
心情沮丧的人又有了希望，
他们听见海格拉克吹响号角，
仁义的国王亲率一支大军
前来救援，出现在大道上。
“于是，瑞典人和高特人展开
一场大战，直杀得血流成河，
两个民族的仇恨就此继续加深。
仁义的国王然后带着族人
无比悲痛地撤回他的城堡，
奥根索则比他撤得更远，因为
他早就听说海格拉克英勇善战，
斗志无比高昂。他不敢继续抵抗，
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打败

① 指赫斯辛。

海上之王[1] 的头颅，救了他的妻子，
那位财产被剥夺的王后，
奥尼拉和欧赛尔的母亲。
他后来还穷追不舍，一直
把失去领袖的仇敌赶到
莱芬窝德。他指挥他的军兵
把一班残兵败将团团围困，
一遍遍发誓要让这些不幸的人
痛苦地熬上一夜，并声称次日一早，
他要用宝剑砍下他们的脑袋，
然后挂上绞刑架，任凭鸟儿
美美地享用。然而，天一亮，
心情沮丧的人又有了希望，
他们听见海格拉克吹响号角，
仁义的国王亲率一支大军
前来救援，出现在大道上。
“于是，瑞典人和高特人展开
一场大战，直杀得血流成河，
两个民族的仇恨就此继续加深。
仁义的国王然后带着族人
无比悲痛地撤回他的城堡，
奥根索则比他撤得更远，因为
他早就听说海格拉克英勇善战，
斗志无比高昂。他不敢继续抵抗，
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打败

① 指赫斯辛。

"许多高特人过来为奥佛尔的兄弟
包扎伤口，很快把他扶起。这时，
他们已经主宰了整个战场。
奥佛尔从死者身上剥下武装，
他脱下奥根索的胸甲，并摘下
他的宝剑和头盔。他把战利品
全都交给国王海格拉克。
国王收下这份厚礼，答应给他
重重嘉奖，这话他说到做到。
回国以后，高特人的国王，
雷塞尔的继承人，赏了两兄弟
许多金银财宝，还给了每人
一份价值可观的领地和一些项圈。
兄弟俩战功卓著，世人没有理由
对他们所得的奖赏说三道四。
作为恩宠的见证，国王还把独生女
许给奥佛尔，使他门第生辉。
"这就是两国间的宿怨和敌意，
不共戴天的仇恨，我可以预料
瑞典人一定会进攻我们，一旦
他们得知我们的国王已经仙逝。
先前是他保护我们的家园和财产
免遭仇人的蹂躏与掠夺，自从
几位王子[1] 去世，是他保护了
百姓的利益，做了许许多多
善事嘉行。现在马上出发吧，

① 指海格拉克兄弟。

让我们这就去看看我们的国王，
把赏赐我们项圈的恩主抬上
火葬的柴堆。伟人的陪葬
不可太吝啬，应有整个宝藏，
无数的黄金；他的生命的代价
换来的一切都得随他一起火化，
让烈焰把那些财宝吞噬殆尽。
任何人都不得保留这些财宝
作为纪念，任何漂亮的少女
都不可把项圈挂上自己的脖子。
既然英雄的主公已经弃绝
人间的幸福与欢乐，他的子民
别想再活得快活，他们将一个个
离乡背井。不管天气多么寒冷，
他们一大早就得把长矛紧紧地
握在手上。唤醒武士的声音
不再是清越的竖琴，而是乌鸦的聒噪，
它们在气数已尽的人身边低飞，
向老鹰叙述它们的经历，
夸耀自己如何与狼争食尸体。”
　　就这样，勇敢的使者报告了
可怕的消息，他的预言将会应验。
所有的人都应声而起，他们
一个个泪流满面，悲伤地赶往
厄纳斯[1] 观看这奇异的景象。
他们果然发现，先前分赐项圈的人

① 地名，贝奥武甫屠龙之地。

躺在沙地上，他的灵魂已经
脱离躯体。仁慈而勇敢的国王，
高特人的首领，已经走完
人生的旅程，他死得壮烈！
他们还看见那怪物的尸体
就躺在国王对面，那模样
真令人恶心。火龙的身躯
被火烧得光怪陆离，十分吓人。
它的身长足足有五十英尺。
它曾经自由自在飞行在夜空，
回来后钻入栖身的墓冢。
如今死亡已使他变得僵硬，
从此再用不上它的地洞。
它的身边堆着金杯金盘，
被铁锈腐蚀的宝刀宝剑，
这一切在大地的怀抱不知
沉睡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这笔巨大的遗产，古人的黄金，
已被符咒镇住，因此，任何人
都不得靠近藏宝的大殿，
除非上帝自己，那胜利之王，
人类的保护者允许某个人
打开这个宝库，无论是谁，
首先得讨得上帝的欢喜。

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私自

窝藏财宝的怪物没有捞到
半点好处。它首先害死一位
杰出的人物，然后这笔血债
被如数讨还。这真是件奇事，
一位以勇力著称的贵胄竟然
就此丧生，再不能与亲人一道
居住在欢饮蜜酒的大厅。
墓冢的卫士就这样与贝奥武甫
发生争战。当时他并不知道
自己将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古代的王公埋藏财宝的当初
就已下过一道沉重的符咒：
在末日审判以前，任何人侵犯此地
都罪孽深重，必将囚禁于
邪教的庙堂，被地狱之索捆绑，
受恶魔的摧残，除非主的恩宠
首先降临在取宝人的身上。
　　威斯丹之子威格拉夫说，
“一人之志常常令万人蒙难，
这样的事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未能劝说敬爱的主公，
王国的庇护人不去靠近
那黄金的卫士，任凭毒龙
一如既往待在自己的巢穴，
自由出没，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偏要认命。如今宝藏已打开，
但代价太惨重。百姓的恩主
被强大的命运驱使到这里。

道路一旦扫清，我也曾进入龙窟，
亲眼目睹一屋子的金银财物。
这次墓冢之行对于我充满
百般风险。当时我匆匆忙忙
用双手捧了许多金银珠宝
回到这里献给我的国王。
他当时还活着，神志尚清，
悲痛中老人说了许多话，
嘱咐我把大家召集起来。
在举行火葬的地方，为了纪念
主公的丰功伟绩，我们要为他
建造一座高大的坟墓，因为
在他享受城堡的荣华的日子里，
他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武士。
“现在让我们马上再去看看
悬崖内那一大堆金银财宝，
我在前面为你们带路，以便
大家把许多项圈与黄金
看个清楚。柴堆要即刻准备停当，
一等我们从毒龙的宝窟返回，
大家就动手把我们的国王，
可敬的主公抬起，让他永远
在主的庇护下长眠、安息。”
威斯丹之子，战场上的英雄
于是发布命令，责成众武士，
厅堂的拥有者，百姓的首领，
到各处搜集木柴，为仁慈的国王
准备葬礼。“浓烟滚滚的大火

不久就要吞噬武士的统帅。
想当年，他曾常常出生入死，
冒着枪林箭雨冲锋陷阵，
带羽毛的箭镞满天横飞，
射穿坚盾威胁他的性命。”
　　英明的威斯丹之子于是
从国王的扈从中挑选出
七名最优秀的战士，连他自己
一共八人，一道进入悬崖峭壁。
其中一人手中举着火把
走在队伍前面。他们无须抽签
决定由谁负责掠夺宝藏，因为
大家看见，洞府里一片萧然，
没有任何严阵以待的卫士。
当他们迅速搬出金银财宝，
更没有人为之扼腕叹息。
他们还把毒龙拖出，推下
海边悬崖，让汹涌的海浪
把这珠宝的卫士吞没。然后，
他们把不计其数的黄金
连同国王的尸体载上马车，
一起运到赫罗斯尼斯附近。

　　然后，高特人遵照国王的遗愿
为他的葬礼架起一座柴堆，
高大无比，那上面还挂着

头盔、圆盾和闪亮的胸甲。
他们失声痛哭，在柴堆正中
放下伟大的国王，他们敬爱的英雄。
武士们在山岗上把葬礼的火点燃，
乌黑的浓烟在火舌上升腾，
熊熊的大火怒吼着，与哭泣声
混合在一起。风势逐渐减弱，
直到大火分解了尸骨，柴堆中心
一片通红。人们心情沉重，
为国王的死表示深切哀悼。
一位束发老妇为贝奥武甫唱起
凄凉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哭诉
她的忧虑，担心敌人的侵犯，
无数的杀戮，战争的恐怖，
百姓的凌辱和掳掠即将来临。
滚滚的浓烟此时已消失在蓝天。
　　高特人然后在海岬上动工修建
一座又高又大的陵墓，航海者
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
它成了英雄的纪念碑，整个工程
十天之内完工，石墙内安放着
武士的骨灰。如此雄伟的陵墓
只有最杰出的工匠才能建造。
他们还把许多项圈和珠宝
放进墓室，不安的人们从龙窟
所取的一切都成了国王的陪葬。
他们让古人的财富重新回到
大地的怀抱，这笔宝藏至今还在，

过去于人无用，今天依然无益。
十二位勇士，贵族的子弟，
骑马绕着坟墓走了几圈。
他们以此向国王致哀，口中
唱着挽歌，一遍遍叨念英雄。
他们赞美他的丰功伟绩，
他的勇气和神力。我们人类
应该用语言尊崇自己的明主，
应该用全心挚爱自己的首领，
一旦他抛弃肉体，离开人间。
高特国的百姓、国王的亲信
也就这样悼念自己的主公。
他们都说世上所有的国王
数他最仁慈、最温和、最善良，
最渴望为自己争取荣光。

附录一

人 名 表

（以叙述顺序排列）

引 子

斯基夫(Scef)，丹麦王希尔德之父。
希尔德(Scyld)，丹麦王，贝奥之父。
贝奥(Beow)，丹麦王，希尔德之子。
哈夫丹(Halfdane)，贝奥之子，赫罗斯加之父。
希罗加(Heorogar)，贝奥之子，赫罗斯加之兄。
赫罗斯加(Hrothgar)，丹麦王，鹿厅的建造者。
哈尔格(Halga)，赫罗斯加之弟。
伊丝(Yrse)，赫罗斯加之妹。
奥尼拉(Onela)，瑞典王奥根索之子，娶伊丝为妻。

一

格兰道尔(Grendel)，袭击鹿厅的恶魔，诗人称之为该隐的后裔。

二

海格拉克(Hygelac)，高特王，贝奥武甫的舅父。
贝奥武甫(Beowulf)，史诗主人公，高特武士，后来成为高特国王。
艾克塞奥(Ecgtheow)，贝奥武甫之父。

乌夫加(Wulfgar),温德尔人的酋长,鹿厅的传令官。
雷塞尔(Hrethel),高特王,贝奥武甫的外公。
希塞拉夫(Heatholaf),威尔芬部落武士,为贝奥武甫之父艾克塞奥所杀。

三

安佛斯(Unferth),丹麦武士,艾格拉夫之子。
布雷克(Breca),布朗丁部落武士,比斯丹之子,少年时曾与贝奥武甫在大海中比赛游泳。
维瑟欧(Wealhtheow),赫罗斯加的王后。

五

西格蒙德(Sigmund),传说中的英雄,曾杀死过毒龙。
菲特拉(Fitela),西格蒙德的外甥。
海勒摩德(Heremod),传说中的丹麦暴君。
赫罗索夫(Hrothulf),丹麦王赫罗斯加的侄子。
英格(Ing),传说中的丹麦国王。
芬恩(Finn),朱特部落酋长。
赫纳夫(Hnaef),丹麦部落酋长。
希德贝尔(Hildeburh),丹麦王霍克之女,赫纳夫的姐姐,芬恩之妻。
霍克(Hoc),传说中的丹麦王。
亨格斯特(Hengest),赫纳夫手下将领,史诗残片《芬斯堡之战》的主角。
福克华尔德(Folcwalda),芬恩之父。
亨拉夫(Hunlaf),赫纳夫手下将领,死于朱特人之手。

古德拉夫(Gudlaf),亨拉夫的兄弟。
奥斯拉夫(Oslaf),亨拉夫的兄弟。
赫里斯雷克(Hrethric),丹麦王赫罗斯加之子。
赫罗斯蒙德(Hrothmund),丹麦王赫罗斯加之子。
斯华丁(Swerting),高特老王,海格拉克之祖父。

六

叶曼拉夫(Yrmenlaf),赫罗斯加的侍臣。
伊斯切尔(Aeschere),叶曼拉夫之兄,赫罗斯加的亲信,被格兰道尔的母亲所害。

八

艾克瓦拉(Ecgwela),丹麦早期国王。

九

希格德(Hygd),赫罗斯加的王后。
海勒斯(Haereth),希格德之父。
莫德莱丝(Modthryth),恶公主的典型,后来嫁麦西亚国王奥法。
海敏(Hemming),麦西亚早期国王。
奥法(Offa),麦西亚国王,娶莫德莱丝为妻。
奥玛尔(Eomer),麦西亚国王奥法之子。
加蒙德(Garmund),奥法之父。
奥根索(Ongentheow),瑞典人的国王,死于海格拉克讨伐瑞典的战斗中。
弗莱瓦鲁(Freawaru),赫罗斯加的女儿。

古德拉夫(Gudlaf),亨拉夫的兄弟。
奥斯拉夫(Oslaf),亨拉夫的兄弟。
赫里斯雷克(Hrethric),丹麦王赫罗斯加之子。
赫罗斯蒙德(Hrothmund),丹麦王赫罗斯加之子。
斯华丁(Swerting),高特老王,海格拉克之祖父。

六

叶曼拉夫(Yrmenlaf),赫罗斯加的侍臣。
伊斯切尔(Aeschere),叶曼拉夫之兄,赫罗斯加的亲信,被格兰道尔的母亲所害。

八

艾克瓦拉(Ecgwela),丹麦早期国王。

九

希格德(Hygd),赫罗斯加的王后。
海勒斯(Haereth),希格德之父。
莫德莱丝(Modthryth),恶公主的典型,后来嫁麦西亚国王奥法。
海敏(Hemming),麦西亚早期国王。
奥法(Offa),麦西亚国王,娶莫德莱丝为妻。
奥玛尔(Eomer),麦西亚国王奥法之子。
加蒙德(Garmund),奥法之父。
奥根索(Ongentheow),瑞典人的国王,死于海格拉克讨伐瑞典的战斗中。
弗莱瓦鲁(Freawaru),赫罗斯加的女儿。

十二

华莱德(Wonred),高特武士,奥佛尔和奥尔夫之父。
奥尔夫(Wulf),高特武士,奥佛尔的兄弟。

附录二

芬斯堡之战[①]（残片）

"……这决不是尖顶楼阁在燃烧，"
年轻的国王在战场上说，
"既不是东方出现霞光，也不是火龙飞翔，
更不是大火烧着了我们的厅堂，
而是从此处起飞的战鸟在歌唱！
灰色的盔甲咆哮，战争的武器铿锵，
矛与盾碰撞一起。噢，那惨淡的月亮
在云层中显露，痛苦的旅程
给此方百姓招致祸患。然而——
战士们，请你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紧紧握住战盾，怀着勇敢的精神，

① 《芬斯堡之战》(The Fight at Finnsburg)，48行残简，是西日耳曼文学唯一幸存的作品。完整的原稿大约散失于亨利八世(1491—1547)宗教改革时期。残简也几经磨难：兰勃斯宫的教会图书馆竟用它来包装布道文，幸亏考古学家乔治·海克斯(？—1715)抄录了一份发表在他1705年出版的著作中，才使这篇史诗免遭灭顶之灾。

故事情节是一场战争的片断：年轻的国王赫纳夫发现宫廷外喧闹异常，知道有人来袭击他们，于是命令手下六十名将士奋起抵抗。他们紧紧地堵住宫廷的大门，不让敌人冲进。来犯者在进攻中损失不小，而赫纳夫却未折一兵一卒，并成功地守住大门达五天之久。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激战，来犯者究竟是些什么人，残简未能提供线索。所幸的是，《贝奥武甫》无意中弥补了这一缺憾。《贝奥武甫》中有一个插曲：主人公杀死魔怪格兰道尔后，丹麦国王为了庆祝他的胜利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席间由吟游诗人诵唱了一支英雄颂歌，恰好就是芬斯堡战争的故事，更为巧合的是，插曲的情节又正好接在残简之后(见诗行1063—1158)。

上前方战斗吧，意志一定要坚强！”

幸存者中马上站出众多手持饰金宝剑的武士，
勇敢的战士一对对奔向大门，
伊窝和西格弗斯抽出战刀，
奥特拉夫和古斯拉夫赶向另一道门，
噢，亨格斯特就在背后压阵！
这时，大厅外古塞尔也在恳求格鲁夫，
要他别拿珍贵的生命冒风险，
率先向厅堂的大门发动进攻，
因为好战的丹麦人正巴不得他去送命。
但勇敢的武士却当着众人的面发问：
那边守卫厅堂大门的是什么人？
“西格弗斯在此！我是塞格人的酋长，
一位著名的英雄。我曾经历过
无数冒险和艰苦的战斗；不管你是何居心
前来与我交战，都难逃死亡的厄运。”

于是，大厅里便响起厮杀的喧闹声，
勇士手中的盾——那肢体的屏障
纷纷破碎，房梁震得嘎嘎作响，
直到弗罗西亚头号战将格鲁夫
在血战中一命呜呼；古斯拉夫之子
伙同众勇士，把一具具苍白的尸体
堆成一堆，羽毛黎黑的乌鸦
在空中盘旋；宝剑闪闪烁烁，
仿佛整座芬斯堡都着了火。
我从未听说以往有过这样的六十勇士，
在生死搏斗中表现得如此神勇。
普天下谁也没有比赫纳夫的部属更忠诚，

为了报答国王的恩惠那么奋不顾身。

他们战斗了五天五夜,未折一兵一卒,
而大门仍然牢牢地把守住。
一位负伤的首领从战场上抬下,
他说他的头盔已被枪刺穿,
一身的甲胄已经……
百姓的庇护者当场问他:
战士们的伤是否能很快治愈,
年轻人……是否……

罗兰之歌

（法兰西史诗）

佚　名　著

马振骋　译

序　言

以帝王将相武功为内容的叙事诗，在欧洲称为纪功歌，跟《奥德赛》、《伊利亚特》一样，起初都是吟游诗人在深宅大院、通衢大道吟唱的歌谣，后来才编写成书。一般来说创作年代不确，故事内容与史实颇不一致，作者的身份也很难弄清楚。

法国欧洲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瑟夫·贝蒂埃(1864—1938)说："提到《罗兰之歌》，就像提到平达的《特尔斐皮西亚颂歌》或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即使有了第一千零一版，也会再发行第一千零二版，自有文人才子读了觉得，若不是第一版，也是第九百九十版更为可取。"

罗兰的传奇在吟游诗人口中吟唱了一百多年。在十一世纪出现了最初的抄本。现存主要的有法兰西、英格兰、意大利、尼德兰、日耳曼、威尔士、斯堪的纳维亚等文字写成的八种版本。历代评论家一致认为牛津收藏的一种抄本，其价格超过其他各版的总和。牛津抄本用盎格鲁-诺曼语写成，共4002行，包括学者根据其他抄本校订后补上的四行。每行句子十个音节，每一节内句数不等，同一节内每句句尾用半谐音一韵到底。根据安德莱·布尔日的研究，成书年代约在一〇八七年到一〇九五年之间。各个抄本原来都没有名称，在十九世纪后先后付梓，毫无例外都用《罗兰之歌》这个书名。

牛津抄本的最后一句是："杜洛杜斯叙述的故事到此为止。"一般认为杜洛杜斯不是《罗兰之歌》的编撰者，便

是抄录者。至于谁是杜洛杜斯历来没有一个肯定的、具有说服力的、为大家所接受的说法。在那个时期的法国历史上，可以与杜洛杜斯这个名字沾边的有古龙勃的杜洛杜斯、安韦尔默的杜洛杜斯、费康的杜洛杜斯。由于《罗兰之歌》最初流传于法国北方诺曼底地区，费康的杜洛杜斯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那位杜洛杜斯。他是征服者威廉的侄子，起先在费康的三圣寺当修士，随同威廉国王参加过一〇六六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后来又在彼得博罗当本堂神甫，所以也称彼得博罗的杜洛杜斯。不管是哪个杜洛杜斯，从他在《罗兰之歌》中留下的印记来看，显然是一位受过良好拉丁教育的僧侣，既潜心教义，也崇尚武道。查理曼的英武神威，奥里维的睿智明理，罗兰的勇敢慷慨，都是他崇尚景仰的品质。

牛津抄本在一八三七年由法朗西斯克·米歇尔(1830或1833—1905)第一次出版。后经历代专家勘误匡正，渐趋完善。这部汉译本是根据牛津版校订本译成的。

查理一世(742—814)，或称查理大帝、查理曼，是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三世)的儿子。从七六八年继承王位，后来通过征略逐渐成为伦巴德人、托斯卡纳人、萨克森人的国王。八〇〇年受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加冕，当上西方皇帝，统治疆域包括除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全部欧洲，是罗马帝国后的又一大帝国。查理曼是中世纪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主张与罗马教廷合作，促进教会改革，奠定基督教统一的基础。

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以查理皇帝为代表的基督教国家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不时发生战争。七七八年，查

理曼攻下西班牙潘普洛纳，撒拉逊[1]人要求讲和，献上几名人质。查理曼随后南下进攻萨拉戈萨。萨拉戈萨深沟高垒，固守不降。查理曼围困了两个多月，毫无进展，又听到后方萨克森人叛乱，带了军队和人质撤退。其实这是查理曼远征中的一次挫折，在他生前法国纪年史缄口不谈这件事。

只是到了八二九年，《皇家纪事》提到查理曼那次在七七八年带领他的大队人马抵达比利牛斯山，为了抄近路借道位于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龙塞沃。八月十五日，经过山石峥嵘的峡谷时遭到伏击。山区的加斯科涅武装人员从山坡直冲而下，朝着他们猛扑过去。法兰克人长途跋涉，又带了笨重的战利品，行动非常迟钝，只有招架之功。加斯科涅人掠夺了大量财物后呼啸而去。查理曼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行踪，没有也不可能报复。他们或许就是一股盗匪，其中可能有作为内线的法兰克人，但是肯定没有撒拉逊人。显然这是一次没有政治目的的抢劫行为，因为在这事以后加斯科涅人没有反叛事件，阿基坦人继续效忠查理，萨克森人的叛乱也不见蔓延。查理曼在这次袭击中死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有御厨总监艾吉哈尔德、宫廷伯爵安塞姆、布列塔尼边区总督罗兰。

从九世纪开始流传查理大帝和他的勇将罗兰的事迹。口头文学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那时候封建社会的发展与等级制度的确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地中海一带争夺加剧，民间传说掺入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内容和宗教神秘色彩。罗兰的故事逐渐变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大规模长期圣战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后世人确实常

① 中世纪西方人对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用神奇的语言，把一则平凡的轶事，渲染成了一篇辉煌的传奇。

《罗兰之歌》是开卷之作，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法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作品。在九至十一世纪之间有《圣女欧拉丽的颂歌》、《耶稣受难》、《圣勒日》、《圣阿莱克西》等，从题目便可看出这是一些表彰基督教圣徒的道德圣行的作品，语言贫乏，牵强附会，虽然写的是韵文，但是通篇说教，谈不上文学价值。

在牛津抄本产生之时，法国通俗语言有了很大发展，其结构、形式和词汇已经能够承受长篇叙事的分量。在《罗兰之歌》中可以看到大量并列句，简单的形象和隐喻，人物的心理和意图描写，还有民歌中常见的复叠和夸张。随着各地区文化的传播，宗教斗争激发的宗教热忱，这部叙述七七八年龙塞沃悲剧的纪功歌，更多反映的却是十一、十二世纪的时代精神和特征。今天读到的《罗兰之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冲突。一、两个世界、两种文明、两种宗教的冲突。基督教代表善、正义和天意，而伊斯兰教代表恶、不义和邪道。二、领主与藩臣的冲突。领主供养和保护藩臣，藩臣向领主效忠，以死相保。一名藩臣可以同时效忠几名领主；也可既是一名领主的藩臣，又是另外藩臣的领主。三、藩臣与藩臣之间的冲突。好藩臣忠诚、英勇、磊落；坏藩臣不忠、怯懦、阴险。这些道德行为的准则当时是明确的，对待上帝诚惶诚恐的基督徒心灵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关于两教圣战的历史，基督教有基督教的写法，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写法，水火不相容。《罗兰之歌》属于基督教的写法。当西方国家接受了基督信仰以后，一切

其他信仰在他们眼中都是异端邪说，一切抱其他信仰的人都是异教徒，里面不仅是阿拉伯人，还包括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鞑靼人等。圣战中要勇往直前，把异教徒赶尽杀绝是基督徒的天职，杀敌可以作为补赎，信仰上帝的人战无不胜，为教而殉死者灵魂升入天堂。当作者怀着一片虔诚刻意描写这些价值观的同时，也暴露了基督教狂热、偏执和残忍的一面。

法国史学家保尔·彭古尔有一部著作，书名很有意思：《纪功歌是不是种族主义作品?》。以《罗兰之歌》来说，似乎还不能算，但是从中也可看出一切以宗教划线，区分敌我的是宗教，还不是种族和肤色。撒拉逊人一旦改宗，皈依了基督教，就拥有基督徒的一切权利。

其实，作者对伊斯兰教口诛笔伐，却对它的教义和仪式表现了相当的无知。完全以基督教的模式来想象：顺服唯一的神安拉的伊斯兰教同样有三位一体：穆罕默德、泰瓦干、阿卜林；从不供奉神像的撒拉逊人同样在地室进行偶像崇拜；政教合一的教权政体同样也有十二员大将，以此与查理曼的十二太保相对应；军队中同样的武装、同样的战斗方阵；甚至撒拉逊王在狠狠诅咒查理曼时，同样用“douce France”(douce 有“可爱”、“气候温和”的意思，考虑其含义，本书中译为“富饶的法兰西”，显然这词只用在褒义上)。

自古以来，各个民族的发展决不是平衡的，同一个民族的演变也不是直线状的。可是只是到了近代，人才慢慢明白了这个事实，发现世界是多极的，立体的，不该囿于自己精神与行动上的束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用扁平的目光看事物。实际上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恐怕是事物发展中的永恒存在。

《罗兰之歌》是欧洲中世纪的一部伟大史诗，浑厚质朴。有人赞誉说它有荷马宽阔流动的优美，但丁豪放有力的笔致。这毕竟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作品，有中世纪的种种特点。若用历史观点阅读，今天的读者依然会认为这是一部卓越不凡的大作。

马振骋

一

查理国王，我们伟大的皇帝[①]，
驻扎西班牙整整七年[②]，
从高地到海边所向披靡；
没有一座城堡能够阻挡，
没有一座城镇不思投降，
除了在山头上的萨拉戈萨[③]。
马西勒国王盘踞城里，他不信什么上帝；
他供奉穆罕默德，祷告阿卜林[④]，
却不能为自己求得太平。

二

马西勒国王守着萨拉戈萨。

① 龙塞沃战役发生于778年，查理在800年受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西方皇帝，后世称为查理曼。“曼”(magnes)在拉丁语原义中为“伟大”之意。在本诗篇中，查理、查理曼、查理国王等都是指他一人。

② 实际上查理曼在西班牙仅驻守几个月时间。这是叙事诗的夸大用法。“七”在古西方人有“长久”、“完成”之意。

③ 萨拉戈萨不在山头上，而是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这是纪功歌给战场添上一层雄奇的色彩。

④ 《罗兰之歌》中三位撒拉逊神中的一位，据夏尔·佩拉(Charles Pellat)的考证，为“恶魔之父”或“恶魔之子”之意。这自然是中古基督教徒的说法。

他走到果园的树阴下；
斜靠在蓝玉石台阶，
周围有两万多人朝见。
他向公侯百官说：
“各位大臣，我们已大祸临身！
富饶的法兰西的皇帝——查理，
带兵来摧毁我们的国家。
我派不出军队前去应战，
也没有将领跟他对敌。
贤惠的大臣有什么高见，
免得我遭受死亡和耻辱。”
异教徒中没有人说一句话，
除了瓦尔封特城堡的勃朗冈特兰。

三

勃朗冈特兰是异教徒中的贤能，
英勇善战，足智多谋，
国王身边的辅弼大臣。
他上奏：“陛下不必惊慌！
查理妄自尊大，
可用忠诚和友谊满足他的虚荣。
准备黑熊、狮子、狗，
七百头骆驼、一千只苍鹰，
四百头骡子满载金银财宝，
五十辆礼车排成行向他朝贡；

他可以用它们犒赏大军。
他在这块土地上征战多年，
必然想回法国家乡埃克斯[1]。
陛下跟随他上圣米歇尔，
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当一个心悦诚服的附庸。
他若提出人质，
不妨送一二十名取得他的信任。
把我们的亲生儿子送去，
也可包括我的儿子，即使有性命之虞。
宁可他们在那里脑袋落地，
也胜过我们失去荣誉和财富，
寄人篱下，沦落街头。”

四

勃朗冈特兰说：“我高举右手，
以胸前飘拂的长须起誓，
法国军队不久就会后撤。
法兰克人回到自己的土地——法兰西。
当各人重返自己富裕的封地，
当查理走进他的埃克斯皇家教堂，
他会在圣米歇尔隆重庆祝。

① 当时法国的版图不是今日法国的版图。埃克斯可以看做是查理曼时代的首都。

终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
他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和消息。
国王性格暴烈，心地残酷，
会下令把人质斩首。
宁可他们脑袋落地，
也胜过我们失去美丽灿烂的西班牙，
也胜过我们受苦受难。”
异教徒说：“这话说得也有道理。”

五

当马西勒国王主持朝政，
召集巴拉格尔的克拉兰，
埃斯特拉马林和他的良将欧特罗平，
伯里亚蒙和大胡子加朗，
马希内和他的叔叔马蒂欧，
乔内和乌特梅的马宾，
还有勃朗冈特兰，他宣布自己的决定。
他召来了这十大奸佞，说：
“各位大臣，你们去见查理曼，
他正在围攻科尔特城。
你们手里捧了橄榄枝，
作为和平与服从的象征。
两国和解全仗你们的机智。
事成以后，金银财宝，土地庄园，
你们要多少我可以赏多少。”

异教徒说:"我们感激不尽。"

六

当马西勒国王主持朝政,
他对使臣说:"各位大臣,
你们手捧橄榄枝去吧。
代表我对查理曼国王说,
以他的上帝的名义给我怜悯。
过不了这个月他可以看到,
我率领我的一千名信徒向他朝觐;
我将接受基督的信仰,
忠心耿耿做他的藩臣。
要人质也可以遵命照办。"
勃朗冈特兰说:"达成和议这不成问题。"

七

马西勒命人牵来十头白骡,
那是苏亚泰尔王送他的礼物,
金打的马嚼子,银镶的马鞍子。
信使们都跨上了坐骑,
手里捧了橄榄枝,
去见统治法兰西的查理:

叫他逃不过他们设下的陷阱。

八

皇帝显得兴高采烈：
科尔特攻了下来，城墙都已摧毁，
石炮撞得城楼纷纷倒坍。
缴获的武器财宝俱由他的骑士掠走，
简直不计其数！
城里看不到一名异教徒，
他们不是死亡便是改信了基督。
皇帝待在一座果园里，
身边有罗兰和奥里维，
萨松公爵和勇猛的安塞依，
国王的旗官——安茹的乔弗瓦；
还有基兰和基里埃；
还有其他人多得一时难数，
来自富饶法兰西的有一万五。
骑士坐在白色披风上；
文静的人和年迈的人，
玩起了盘戏和棋子消磨时间，
年轻人精神抖擞在击剑。
松树底下一株大蔷薇花，
旁边摆着一把金交椅，
上面坐了富饶法兰西的皇帝。
白须皓发，

老当益壮,相貌堂堂。
不用说明也可知道他是谁了。
信使下了坐骑,
毕恭毕敬向他行礼。

九

勃朗冈特兰首先开口,
他对国王说:"祝愿上帝保佑,
上帝是光荣的王,我们应该崇拜的王!
请容许我转呈英勇的马西勒王的口谕:
他已明白灵魂拯救之道,
他要向大王献上他的财宝,
黑熊、狮子和训练有素的狗,
七百头骆驼,一千只苍鹰,
四百头骡子满载金银财宝,
五十辆礼车排成行,
里面的金币数也数不清,
绰绰有余犒劳大王的三军。
陛下在这个国家已驻留多年,
必然想回法国埃克斯。
我们的国王保证跟随同去。"
皇帝向上天举起双臂,
低下头开始深思。

十

皇帝低头沉思，
不急于开口，
他说话一向从容不迫。
当他抬起头，神气威严，
他对信使说："这些话说得很动听！
马西勒王与我不共戴天，
您刚才说的话，
有多少值得信任？"
撒拉逊人说："有十名、十五名或二十名人质
可以为陛下担保。
也可包括我的儿子，即使有性命之虞，
其余也都是显赫的贵族子弟。
当大王回到自己的宫殿，
在圣米歇尔① 隆重庆祝。
我们的大王保证前来参加，
在上帝为你们准备的圣水缸里，
接受洗礼皈依基督。"
查理回答："这样他还有救。"

① 原文是 saint Michel du Péril，也即 saint Michel，至于 saint Michel 在哪里，法国历史学家众说纷纭。在译文中都以"圣米歇尔"译出。

十一

黄昏幽美，夕阳斜照。
查理下令把十头白骡牵进厩棚。
在大果园里竖一顶营帐，
留十名信使宿夜。
有十二名仆人侍候他们。
客人一宿到了天亮。
皇帝起了个大早，
做完弥撒和晨祷。
他走到一棵松树下，
召集文武大臣商议，
他做出决断前让法国人出谋献计。

十二

皇帝走到一棵松树下，
召集文武大臣商议。
奥吉公爵和杜平大主教，
理查老臣和他的侄子亨利，
英勇的加斯科涅伯爵阿斯林，
兰斯的蒂波和他的表弟米龙；
基兰和基里埃也在其中；

随同的还有罗兰伯爵
和勇武高贵的奥里维；
法兰西来的法兰克人不止一千。
加纳隆来了，他甘心叛离。
御前会议竟酿成了一场悲剧。

十三

查理皇帝说："各位大臣，
马西勒国王派了使臣来见。
他要献上大量贡品，
黑熊、狮子和训练有素的狗，
七百头骆驼和一千只换毛期的老鹰，
四百头骡子满载阿拉伯黄金，
此外还有五十辆大车。
但是他要求我班师回国，
他会跟我去埃克斯——我的家，
皈依救世主的信仰；
他做个基督徒，把土地归并于我。
但我不知道他心中想些什么。"
法国人说："我们应该小心为是。"

十四

皇帝才把话说完，

罗兰伯爵就不同意，
站起身表示异议。
他对国王说："马西勒这人千万不能信！
我们在西班牙待了整整七年。
我帮您征服了诺伯勒斯和科米伯勒斯，
攻占了瓦尔泰纳和比内地区、
巴拉格尔、图德拉和塞维利亚。
马西勒王做事背信弃义：
那次他派来十五名异教徒，
每人拿一根橄榄枝，
嘴里也说过同样的话。
您跟您的法兰西人商议，
他们提出的看法很不慎重。
您派两位伯爵去见那个异教徒，
一位是巴尚，一位是巴吉尔。
他却在阿蒂尔山下把他们斩首。
一旦开战就要血战到底，
领兵直捣萨拉戈萨，
就是围攻一辈子，
也要为这个叛徒害死的人报仇。"

十五

皇帝低下头沉思，
他抚摩长须短髭，
对外甥的话不做任何表示。

法国人都不声不响，除了加纳隆。
他站起身，走到查理面前，
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
他对国王说："不要相信花言巧语，
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只听信您自己的利益。
既然马西勒国王声称
他将拢着双手[1] 归顺，
献出整个西班牙，
皈依我们的宗教，
若有谁主张置之不理，
陛下，这是把我们的生命视同草芥。
这种狂言不应该占先，
要疏远愚人而接近良贤。"

十六

接着是奈姆上前启奏，
宫中哪个藩臣都不及他忠厚。
他对国王说："陛下听了，
加纳隆伯爵的谏言，
若能采纳不失为真知灼见。
马西勒王输了这场战争，
他的城堡无不失守，
城墙也被击破，

① 封建时代，藩臣向国王表示服从的姿势，拢着双手放入国王的双手里。

乡镇被焚，士兵投降。
他的请求全凭大王作主；
要是不依不饶恐怕天理难容。
他愿意用人质担保，
就不宜再兴师动众。”
法兰西人说：“公爵说得有理。”

十七

“各位大臣，我们可以派谁
去见萨拉戈萨城里的马西勒国王？”
奈姆公爵说：“派我去吧。
现在就给我手套[1] 和权杖。”
国王对他说：“您是一位贤臣，
我以我的须髯起誓，
今年不会让您离我出远门。
请回到原位，这里没有您的事。”

十八

“各位大臣，我们派谁

① 封建时代，手套和权杖都有象征意义，是外交官的标志和信物。手套可以表示承诺、赠予和敬礼。

去见萨拉戈萨城里的撒拉逊人?"
罗兰说:"我完全可以去。"
"决不行,"奥里维伯爵说,
"您的性情急躁狂暴,
我只怕您去了会跟他们动武。
陛下同意,我可以去。"
国王说:"两人都不要说啦!
您和他都别插手。
你们看我已须髯皓白,
谁再说派十二太保,谁就受罚!"
法兰西人受了禁令不敢再说!

十九

兰斯的杜平从行列中站出来,
对国王说:"不必劳驾您的法兰克人!
你们在这个国家过了七年,
经历了艰难险阻。
陛下,把手套和权杖交给我吧,
我到西班牙撒拉逊人那里去,
我会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皇帝很生气地回答他:
"您给我坐到这块白毯子上!
我没要您开口,您别说话!"

二十

查理皇帝说:"尊贵的骑士,
给我举一位我的领地上的大臣,
带着我的旨意去见马西勒。"
罗兰说:"可派我的继父加纳隆。"
法兰西人说:"他确能胜任。
他不露锋芒,比谁都能见机行事。"
加纳隆伯爵十分气恼,
把貂皮领子往背后一撩,
只穿一身丝织短装。
他目光炯炯,神色严峻,
身材挺拔,胸膛宽阔。
他英俊,叫同僚瞧着他目不转睛。
他对罗兰说:"这样恶心恶意没有道理!
谁都知道我是你的继父,
你却提出让我去见马西勒!
上帝若让我完成使命回来,
我将使你受苦,
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
罗兰回答:"这样傲慢才没有道理!
谁不知道我不怕威胁。
足智多谋的人才能充当信使,
若国王同意,我乐于代您效劳。"

二十一

加纳隆说:"别想谋取我的位子。
你不是我的人,我不是你的主子。
查理王命令我尽我的职责,
我就上萨拉戈萨见马西勒。
但是我谈笑风生一番,
心中的怒火就会烟消云散。"
罗兰听他一说笑了起来。

二十二

加纳隆见到罗兰笑他,
气得勃然大怒,
几乎丧失了理智。
他对伯爵说:"我们之间已恩尽义绝。
您让我得到不公平的委派。
公正的皇帝,臣在此领旨,
愿意完成使命。"

二十三

他还说:“我去萨拉戈萨义不容辞。
只怕是这一遭有去无回。
我的妻子是大王的妹妹,
还有儿子长得一表人才:
他叫博杜恩,必将是英勇的骑士。
我把爵禄和封邑留给他,
还望大王善待:我不会与他再会了。”
查理说:“您太儿女情长,
既然我的命令下了,您就去吧。”

二十四

国王对他说:“加纳隆,您上前来,
接受权杖和手套。
您全听到了,是法兰克人推举您去的。”
“陛下,”加纳隆说,“这全是罗兰的安排。
我这辈子不会爱他,
还有奥里维,他是罗兰的伙伴。
那十二太保都对他那么爱戴,
我敢在陛下面前向他们挑战。”
国王对他说:“您太会记仇。

好了，您就去吧，既然我的命令下了。”
“我走了。但是性命难保，
犹如巴吉尔和他的兄弟巴尚。”

二十五

皇帝授给他右手套；
但是加纳隆伯爵真愿意此身不在朝廷上。
他向前接时手套掉到了地上。
法兰西人说：“天哪！会发生什么啦？
这次出使看来凶多吉少。”
加纳隆说：“各位王爷，等待消息吧。”

二十六

加纳隆说：“陛下，容许我告辞了。
既然我应该去，那就事不宜迟。”
国王说：“以耶稣和大王的名义去吧！”
他伸出右手给他恕罪，划了一个十字，
然后交给他权杖和诏书。

二十七

加纳隆伯爵回到府上，
开始打点行装，
尽可能保持气派。
脚套金马刺，
腰系劈石剑，
跨上赤花马，
叔叔纪姆梅尔给他提马镫。
这时您会看到许多骑士落下眼泪，
都对他说："一身胆气有什么用？
您长期在大王麾下效忠，
人人夸说是朝廷重臣。
谁决定您身入虎穴，
查理曼也将对他爱莫能助。
罗兰伯爵不应该出这个主意，
因为您是名门的后裔。"
他们又说："王爷，带我们一起去吧！"
加纳隆回答："这有违天意！
宁可一人死也不连累众家好骑士。
各位大臣，回富饶的法兰西去吧。
代我向妻子敬意，
还有我的战友比那贝尔，
我的儿子博杜恩，你们都认识他，
教诲和辅保他做你们的大王。"

他走在路上渐渐远去。

二十八

加纳隆在橄榄林中策马疾驰。
他赶上了撒拉逊的信使。
勃朗冈特兰殿后与他并行，
两人巧妙地一问一答。
勃朗冈特兰说："查理真是雄才大略！
他征服了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
不惮苦咸的海水横渡到了英格兰，
还为圣彼得赢得了贡金。①
他要在我们国土上取到什么？"
加纳隆说："这是他的性格。
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

二十九

勃朗冈特兰说："法兰克人心胸豁达。
但是这些王侯出了这样的主意，

① 《罗兰之歌》中许多地名，尤其异教徒国土上的地名，经常是杜撰的。有些内容也不符历史事实。如征服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是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到达英格兰和为圣彼得赢得贡金的是征服者威廉一世。

会使他们的主子身败名裂，
他自己受苦也毁了大家！”
加纳隆说：“我知道无人愿意这样，
除了罗兰，他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
昨天早晨，皇帝坐在树阴下，
他的外甥穿着盔甲过来。
他掠夺了卡尔卡松的城郊。
他手中拿了一只红苹果①，
对舅舅说：‘亲爱的大王，
我把万国之皇的皇冠向您献上。’
他刚愎自用，必然会遇上凶险，
天天有杀身之祸。
把他清除了天下才会太平。”

三十

勃朗冈特兰说：“罗兰是个罪人：
他要蹂躏各国人民，
他要兼吞天下土地。
他想带领哪些人去创这些功绩？”
加纳隆说：“带领法兰西人。
他们爱他，一切言听计从。
他赏给他们金银财宝，
骡子、马匹、丝绸、装备。

① 在中古西方人的心目中，苹果象征诱惑。

皇帝自己也可要一切有一切：
他还会给他征服东方。”

三十一

加纳隆和勃朗冈特兰骑在马上，
相互起誓密谋，
找机会把罗兰害死。
他们骑在马上通过大路小道，
到了萨拉戈萨，在一棵紫杉树前停住。
松树阴下放着一把御座，
铺一块亚历山大城的丝绸。
统治西班牙的国王坐在上面，
周围有两万撒拉逊人。
无人说话，无人出声，
都在等待消息，
这时来了加纳隆和勃朗冈特兰。

三十二

勃朗冈特兰走到马西勒面前，
他携着加纳隆伯爵的手，
对国王说：“以穆罕默德和阿卜林的名义行礼，

皇帝自己也可要一切有一切：
他还会给他征服东方。”

三十一

加纳隆和勃朗冈特兰骑在马上，
相互起誓密谋，
找机会把罗兰害死。
他们骑在马上通过大路小道，
到了萨拉戈萨，在一棵紫杉树前停住。
松树阴下放着一把御座，
铺一块亚历山大城的丝绸。
统治西班牙的国王坐在上面，
周围有两万撒拉逊人。
无人说话，无人出声，
都在等待消息，
这时来了加纳隆和勃朗冈特兰。

三十二

勃朗冈特兰走到马西勒面前，
他携着加纳隆伯爵的手，
对国王说：“以穆罕默德和阿卜林的名义行礼，

皇帝自己也可要一切有一切：
他还会给他征服东方。”

三十一

加纳隆和勃朗冈特兰骑在马上，
相互起誓密谋，
找机会把罗兰害死。
他们骑在马上通过大路小道，
到了萨拉戈萨，在一棵紫杉树前停住。
松树阴下放着一把御座，
铺一块亚历山大城的丝绸。
统治西班牙的国王坐在上面，
周围有两万撒拉逊人。
无人说话，无人出声，
都在等待消息，
这时来了加纳隆和勃朗冈特兰。

三十二

勃朗冈特兰走到马西勒面前，
他携着加纳隆伯爵的手，
对国王说：“以穆罕默德和阿卜林的名义行礼，

要让我有时间传达他的诏令。
上帝创造的黄金，
贵国拥有的财宝，
都不能诱使我不说。”
他穿一件紫貂皮大氅，
外罩亚历山大城的丝披。
他脱下大氅，由勃朗冈特兰接下，
但是那把宝剑决不放手：
他右手紧紧抓住金柄。
异教徒说：“这位藩将好威风！”

三十六

加纳隆走近国王，
对他说：“大王没有理由发怒，
法兰西国王查理命令您
接受基督的信仰，
赐给您西班牙半壁江山作为封邑，
另外半壁交给他的外甥罗兰。
您将与这个傲慢的人并肩为王。
若不愿意接受这份协议，
他率兵围困萨拉戈萨；
您会被活捉后戴上镣铐，
押送到法国埃克斯皇家教堂。
没有战马、良驹、毛驴、大骡，
作为您的坐骑代步。

推着您骑上一匹驽马[1]，
审判后押上刑场斩首。
这是皇帝送来的诏书。”
他用右手把诏书交给了异教徒。

三十七

485 马西勒气得脸色发白。
他掰断钤记，拆开漆印，
两眼发直看到信的内容。
“巴尚和他的兄弟巴吉尔[2]
被我在阿蒂尔山砍了头，
490 法兰西国王查理要我明白
他为此多么痛苦和恼怒。
我若想保全性命，
必须交出叔叔哈里发，
否则他不会对我留情。”
495 接着马西勒的儿子开了口，
对国王说：“加纳隆说话像个疯子，
口出狂言简直死不足惜。
把他交给我就地正法。”
加纳隆听了拔出宝剑，
500 把背靠上一棵松树。

① 给有身份的人骑驽马，是一种侮辱。
② 原注认为这里似乎漏了几句话。487—488 句该是马西勒的开场白。

三十八

国王往果园里走去，
带了他的辅弼大臣；
白发苍苍的勃朗冈特兰也来了，
还有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朱法莱，
他忠心耿耿的叔叔哈里发。
勃朗冈特兰说："请法国人过来，
他起过誓愿为我们效劳。"
国王说："好吧，带他上这儿来吧。"
勃朗冈特兰右手携了加纳隆，
走进果园到了国王跟前。
共同策划了这个天理难容的大阴谋。

三十九

马西勒对他说："亲爱的加纳隆王爷，
我气恼之下动作粗野，
对您大大失礼了。
这几张貂皮价值五百多斤黄金，
也算是相互忠诚的信物。
明晚以前我还要好好谢罪。"
加纳隆说："我愧领了。

上帝会报答您的。”

四十

马西勒说:“加纳隆,请不要怀疑,
我跟您真心结交决无二意。
我愿意听您谈查理曼,
他很老了,曾经辉煌一时,
至今该有二百多岁了吧。
他在多少个国家纵横驰骋,
折断了多少支长枪长矛,
又叫多少位强大的国王流离失所!
他什么时候才会厌倦戎马生活?”
加纳隆回答:“查理不是穷兵黩武的人。
谁见过他,谁都会理解他,
莫不说皇帝是一位英主。
我不论怎样称颂赞扬,
也无法说全他的神武美德。
他大智大勇,谁能望其项背?
他生来天潢贵胄,
对臣子宁死也不肯辜负。”

四十一

异教徒说:"查理曼白发皓首,
怎么不叫我肃然起敬。
至今该有二百多岁了吧[1]。
他在多少个国家纵横驰骋,
折断了多少支长枪长矛,
又叫多少位强大的国王流离失所!
他什么时候才会厌倦戎马生活?"
加纳隆说:"他的外甥活着就休想停止干戈。
他是盖世无双的藩王,
他的战友奥里维也是一员勇将。
十二太保在查理手下非常得宠,
率领两万骑士组成前卫部队。
查理他谁都不怕,他的地位固若金汤。"

四十二[2]

异教徒说:"查理曼白发皓首,
怎不叫我肃然起敬。

① 原文内第524—528句与第539—543句完全重复。
② 原文中第四十一节与第四十二节完全一样。

至今该有二百多岁了吧。
他在多少个国家纵横驰骋，
折断了多少支长枪长矛，
又叫多少位强大的国王流离失所！
他什么时候才会厌倦戎马生活？”
加纳隆说：“他的外甥活着就休想停止干戈。
他是盖世无双的藩王，
他的战友奥里维也是一员勇将。
十二太保在查理手下非常得宠，
率领两万骑士组成前卫部队。
查理他谁都不怕，他的地位固若金汤。”

四十三

马西勒国王说：“亲爱的加纳隆王爷，
您看到我的军队也可称雄一时，
我拥有四十万名骑士。
能不能跟查理和法兰西人决一胜负？”
加纳隆回答：“现在不是时候！
异教徒军队会损失惨重，
要审时度势，不可轻举妄动。
向皇帝多多送礼，
叫法兰西人皆大欢喜。
送去十二名人质，
国王就会班师回朝。
有军队留下殿后，

多半会是他的外甥罗兰伯爵，
还有勇敢的儒将奥里维。
依我的妙计这两位伯爵必死无疑，
查理见到失去骁将，
就会无心恋战。”

四十四

“亲爱的加纳隆王爷，(马西勒国王说)
请教如何可置罗兰于死地?”
加纳隆说:“我可以告诉您。
国王将通过西兹山大峡谷。
身后安排好殿奎保护。
他会派心腹大将，
武艺高强的外甥罗兰伯爵，还有奥里维。
他们有两万法兰克人。
您派上十万异教大军，
跟他们首先交锋。
法国军队将会损兵折将，
您的士兵——恕我直说——也不会生还。
这时您再派上十万军队，
罗兰逃过第一关，但逃不过第二关。
那时您大功告成，
这一生再也不会有战争。”

四十五

"若能使罗兰在这一战役中阵亡，
无异砍掉了查理的右臂，
精锐的军队也会一蹶不振：
哪里也招募不到这样的劲旅。
从此天下可以太平。"
马西勒听了这话，勾住脖子搂抱他，
然后开始取出他的宝物。

四十六

马西勒说："何必多说呢？
说话有用还是要靠信任。
您给我起誓对付罗兰。"
加纳隆回答："一切听大王的吩咐！"
他以装饰劈石剑的圣物起誓，
干下那大逆不道的事。

四十七

那里放了一个象牙御座。
马西勒叫人捧来一部书，
记载穆罕默德和泰瓦干的戒律。
西班牙的撒拉逊人对着起誓：
若在殿后部队中发现罗兰，
派全军压上去跟他作战，
必叫罗兰死后方休。
加纳隆说："祝您称心如意！"

四十八

这时上来一名异教徒瓦尔达本。
他走近马西勒国王。
他笑声响亮地对加纳隆说：
"这把剑天下无双，
单是剑柄就价值千金。
亲爱的王爷，我送您略表寸意，
给您作战中助一臂之力，
愿您在殿后部队中发现勇武的罗兰。"
加纳隆回答："一定照办。"
接着他们亲面孔和下巴。

四十九

然后又来了异教徒克兰勃兰。
他笑声响亮地对加纳隆说：
“请收下这副天下无双的盔甲，
给您作战中助一臂之力，
务必叫罗兰侯爵[1] 身败名裂。”
加纳隆回答：“一定照办。”
然后他们亲嘴巴和面孔。

五十

这时又来了王后勃拉米蒙达。
她对伯爵说：“我敬佩您，王爷，
因为我的丈夫和大臣都对您十分器重。
我送给尊夫人两串项链，
纯金中镶嵌紫水晶和红钻石。
全罗马的财物都不及它名贵，
法兰西皇帝也没有珍宝这样美。”
他收下放进他的靴筒。

① 原注：罗兰也是侯爵，布列塔尼边区的总督。

五十一

国王召来了司库莫杜依：
“给查理的贡物备齐了么?”
莫杜依说：“陛下，一切都已备齐：
七百头骆驼满载金银，
还有名门贵族去当人质。”

五十二

马西勒搂住加纳隆的肩膀，
对他说：“阁下英勇智慧，
您以基督救世的信仰起誓，
决不把我们的事置于脑后。
让我向您献宝，
这是十头骡子，驮着阿拉伯的纯金，
以后年年会如数奉上。
请收下这座京城的钥匙，
里面的财富都归查理。
务必设法让罗兰留在后军。
若能在峡谷隘道把他困住，
要打得他一命呜呼。”
加纳隆说：“恕我在此不能久留。”

他跳上马背奔大路而去。

五十三

皇帝正在归国途中。
他来到了加尔纳城，
罗兰伯爵攻下它后夷为平地，
从今百年内难有生机。
国王等待加纳隆的消息
和西班牙大地上的贡品。
天空刚刚破晓，
加纳隆来到了兵营。

五十四

皇帝起了个大早。
国王做完弥撒和晨祷，
站在营帐前的草坪上。
罗兰、勇武的奥里维、
奈姆公爵和其他许多人也在。
加纳隆过来了，这个内奸，这个逆贼，
神色诡谲地开始说话，
他对国王说："上帝保佑您！
我给您带来了萨拉戈萨的钥匙，

还有一笔丰厚的贡物
和二十名人质，请大王收下。
英武的马西勒国王要我陈言，
不能因哈里发而责怪他。
我亲眼看到四十万军人
身披铠甲，头戴面盔，
腰佩金柄宝剑，
簇拥他直到海边。
他们离马西勒而去，因为基督教义
他们不愿接受和信奉。
船只航行不到四海里，
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
个个葬身海底不会再出现。
哈里发若还活着，我自会把他带来。
至于异教国王，陛下可以放心，
过不了这个月，
他会随后来到法兰西，
皈依您信奉的宗教；
合拢双手甘心当藩臣，
并献上西班牙王国的版图。”
国王说：“感谢上帝！
您立了大功，也会得到重赏。”
军营中响起千支军号声，
法兰克人撤营备马，
向富饶的法兰西开拔。

五十五

查理曼攻城略地，
使西班牙满目疮痍。
而今宣布他的战争已经结束。
皇帝骑在马上向富饶的法兰西走去。
罗兰伯爵紧紧抓住军旗，
在一座高台上当空飞舞。
法兰克人在旷野上安营扎寨。
异教徒正驱马通过峡谷，
他们身披铠甲，
头戴钢盔，腰佩宝剑，
颈前挂了盾牌，手里执着长矛。
在山顶的一座森林里停下。
四十万士兵在等待黎明。
上帝！惨哪！法国人竟不闻一点风声！

五十六

白天过后来了黑夜。
强大的查理皇帝正在安睡。
他梦见自己走进西兹大峡谷，
手里抓根栲木枪。

加纳隆伯爵一把抢了过去，
呼呼地舞了起来，
真是石破天惊，电光闪射。
查理依然沉睡不醒。

五十七

一梦做了又做一梦，
查理在埃克斯皇家教堂。
一头凶猛的野猪咬住他的右臂。
看到阿登山那边一头云豹，
冲过来撞他的身子。
从客厅角落蹿出一条猎犬，
三跳两蹦奔向查理。
首先咬掉了野猪的右耳，
又跟云豹展开殊死搏斗。
法国人说这是一场恶战，
但不知谁胜谁负。
查理依然沉睡不醒。

五十八

黑夜过后，朝阳升起。
皇帝骑在马上神气严峻，

在众位将士簇拥下左顾右盼。
查理皇帝说:"各位大臣,
这里已是峡谷隘道,
给我举一位将军殿后。
加纳隆说:"可派我的继子罗兰,
朝中没有比他更高强的藩臣。"
国王听到此话,满面怒容瞧着他:
"你是个魔鬼的化身,
心中怀着刻骨仇恨。
那么谁来率领前军?"
加纳隆说:"丹麦的奥吉,
朝中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先锋。"

五十九

罗兰伯爵听到提名,
说话很有骑士风度:
"继父王爷,我感激不尽,
承蒙推举做殿后将军。
查理坐在法兰西王位上,
决不会失去他应有的
骏马、千里驹、大骡和毛驴。
谁要夺走他的坐骑和驭兽,
必须先跟我的宝剑较量。"
加纳隆回答:"您说得对,我很清楚。"

六十

罗兰听说他做殿后将军，
对继父大发雷霆：
“啊！坏蛋，下贱的恶棍，
你相信手套会从我的手中跌下，
像你在查理面前失落权杖[1]？”

六十一

罗兰王爷说：“公正的皇帝，
把手中的弓交给我吧[2]。
将来不会有人指责
弓从我的手中跌落，
像加纳隆右手接受权杖时那样。”
皇帝低头不语，
抚拂银白色长须，
不由得落下了眼泪。

① 原文如此。第333行内跌落的也是手套，不是权杖。但两者俱是权力的象征。

② 根据原注，封建时代认为弓是种暗器，不是光明磊落的骑士应用的武器。在此似乎应看做是跟宝剑一样的军权象征。

六十二

后面又来了奈姆，
朝中没有比他更忠良的藩臣。
他对国王说："陛下已经听到，
罗兰伯爵义愤填膺。
后军的重任既然由他担当，
别的王爷也再难跟他情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找几位大将辅助他吧。"
国王把弓交给罗兰收下。

六十三

皇帝对他的外甥罗兰说：
"阁下，我的好孩子，您是个明白人；
我留下一半军队归您指挥，
生死存亡全得靠他们了。"
伯爵回答："这个我用不着。
我若愧对先人事迹，上帝会叫我灭亡！
我保留两万名英勇的法兰克人。
你们放心大胆通过峡谷。
只要我一息尚存，大王无须害怕任何人。"

六十四

罗兰伯爵跨上他的战马。
战友奥里维向他走来；
来的还有基兰和英勇的基里埃伯爵，
奥顿和贝朗杰，
阿斯托和年迈的安塞依，
猛将鲁西荣的基拉尔，
强大的盖菲埃公爵。
大主教说："我也要去出生入死一番！"
戈蒂埃伯爵说："我也同去；
我是罗兰的人，我跟着他寸步不离。"
他们一起挑选了两万名骑士。

六十五

罗兰伯爵对匈奴人戈蒂埃说：
"您率领从法兰西土地来的一千名法兰克人，
占守沙漠和高地，
不能让皇帝丢失一兵一卒。"
戈蒂埃回答："我义不容辞。"
他率领从法兰西土地来的一千名法兰克人，
沿着高山隘道愈走愈远。

七百支宝剑出鞘以前，
任凭地动山摇他也不会撤离。
贝尔费纳国的奥马里王，
当天就跟他血战一场。

六十六

高耸的山岭，险峻的峡谷，
岩石峥嵘，隘道阴森。
那一天，法国人步履艰难。
十五里外也听到深沉的脚步声。
一踏进祖辈的土地，
便看到国王的领土加斯科涅。
封邑和庄园，少女和贵妇，
都蓦然上了心头，
谁不伤感地哭了起来。
查理比其他人更焦虑：
外甥还留在西班牙的深山沟，
他不禁心酸而老泪横流。

六十七

十二太保滞留在西班牙，
两万法兰克人跟随左右。

他们不胆怯也不怕死。
皇帝回到了法国，
把痛苦尽量掩盖。
奈姆公爵骑马走在旁边，
对国王说："为什么这么不安？"
查理回答："说起这件事叫我伤心！
我悲愤难抑没法不叹息。
法兰西要毁在加纳隆的手里。
昨夜一位天使给我托梦：
他把我掌中的长矛折断。
是他安排我的外甥殿后。
我让他留在客地异乡。
上帝！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大将。"

六十八

查理曼不禁潸然泪下。
十万法兰西人见了为之动容，
更担心罗兰会险遭不测。
假仁假义的加纳隆出卖了他；
他接受了异教国王的重礼：
金银财宝，绮罗绸缎，
骏马大骡，雄狮骆驼。
马西勒召集西班牙的文武大臣、
伯爵、子爵、公爵和阿马苏，
总督和将门之后。

三天内动员了四十万大军。
萨拉戈萨城内鼓声大震。
高塔上竖立穆罕默德神像，
异教徒个个顶礼膜拜。
然后骑上马匆匆而去，
穿过安宁地带，翻山越岭。
法兰西人的旗帜远远在望。
十二太保的后卫军
免不了有一场大战。

六十九

马西勒的侄子骑了一头骡子，
用木棍赶着走过来。
他笑声响亮地对叔叔说：
“大王陛下，多少次
我冲锋陷阵，多少次
我任劳任怨。
而今唯求一件礼物，由我向罗兰打头阵！
若蒙穆罕默德保佑，
让他在利剑下丧命。
西班牙大地光复，
从峡谷到杜雷斯坦。
查理会厌战，法兰克人会投降：
陛下从此天下太平。”
马西勒国王把手套授给他。

七十

马西勒的侄子拿着手套，
向叔叔发出豪言壮语：
“大王陛下赐给我的是一份重礼。
还望选派十二位大臣，
助我把十二太保挫败。”
首先响应的是法尔萨龙——
马西勒国王的弟弟：
“贤侄，阁下，我和您一起去，
这场仗要给他们迎头痛击。
把查理的后卫大军，
打得七零八落不在话下。”

七十一

科尔萨勃里国王在另一边，
他是柏柏尔人，善施妖法。
他说话像个恭顺的藩臣，
上帝送他金山他也不会去当懦夫……
勃里冈的马尔普里米跳了出来，
他两腿跑得比马还快。
在马西勒面前高声叫嚷：

"我亲自上一趟龙塞沃，
遇到罗兰非把他打倒不可。"

七十二

有一位巴拉格尔的酋长，
身材轩昂，表情傲慢，面目俊秀。
他骑上马背，
披坚执锐，好不威风。
他是个出名的好藩臣。
若是基督徒必然会权重一时。
他在马西勒面前大声叫嚷：
"让我去龙塞沃拼个死活。
若遇到罗兰，是他的大限已到，
陪着死的还有奥里维和那十二太保。
法兰西人将死于痛苦与耻辱。
查理曼年岁已大，说话颠倒。
他将无意再御驾亲征。
西班牙领土从此保持完整。"
马西勒国王对他再三道谢。

七十三

有一个是莫里亚纳的阿马苏，

西班牙境内阴险透顶的小人。
在马西勒面前充起了好汉：
“我率领我的两万部队，
带了盾牌长矛到龙塞沃。
若遇到罗兰，保证他必死无疑。
叫查理过一天伤心一天。”

七十四

那一边是多特洛斯的托基，
他是伯爵，城池属于他。
只盼望基督徒没有好下场。
在马西勒面前也不甘落在人后。
他对国王说：“大王不必惊慌！
穆罕默德比罗马圣彼得高强。
信奉他的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我去龙塞沃袭击罗兰，
决没有人给他解除危难。
我的宝剑又长又锋利，
要跟朵兰剑比上一比；
哪支剑好立时可见分晓。
法国人胆敢反抗自取灭亡。
老查理会感到痛苦和耻辱，
皇冠再也戴不到他的头上。”

七十五

那一边有瓦尔泰纳的埃斯克勒米，
他是撒拉逊人，占有这片土地。
在人群中向马西勒高喊：
“我去龙塞沃扫一扫他们的威风。
若遇到罗兰，他的头颅难保，
还有那个督阵的奥里维。
十二太保个个逃不过劫数。
法国人死了，法国荒芜一片，
查理募不到将才，找不到兵源。”

七十六

那边是异教徒埃斯杜尔冈，
还有他的战友埃斯特拉马林。
都是十足的坏蛋和叛逆。
马西勒说：“两位大臣请过来！
你们去龙塞沃的隘道口，
给我的军队带路。”
两人回答：“听候大王调遣！
我们也可出击奥里维和罗兰，
十二太保命在旦夕。

我们的剑又亮又锋利，
染上了鲜血只会更美丽。
法国人死了，查理伤心。
祖辈的土地将会呈献在大王面前。
下令吧，大王，您会看到
我们将把皇帝献上。”

七十七

塞维利亚的马加里疾步走过来，
他占有的土地远至卡兹马兰。
他美如冠玉，女人都引为知己。
个个见了他眉飞色舞，
个个见了他笑逐颜开。
哪个异教徒都不及他英武。
他走到人群中声音比谁都高，
对国王说：“大王不必惊慌！
我去龙塞沃把罗兰杀了，
奥里维也救不了他的命。
十二太保会跟着一起送死。
看我的金柄宝剑，
是普里姆酋长送我的礼物。
我答应它会被鲜血染红。
法国人死了，法兰西蒙受耻辱。
白发苍苍的老查理，
从此没有一天不难过和发火。

不到一年我们会占领法国，
进驻在圣德尼的城廓。”
异教王深深鞠了一躬。

七十八

那边来了莫尼格的切尔奴伯，
他的长发飘垂到地；
比四头驭货的骡子还重的担子，
他挑起来轻而易举。
据说他当领主的土地上，
太阳不发光，麦子不成长，
雨水不下落，露水不结珠；
石头块块发黑。
有人说那里住着魔鬼。
切尔奴伯说：“我在腰间挂上青锋，
将在龙塞沃染得红彤彤。
若在路上遇见英勇的罗兰，
不向他进攻就不值得信任。
我的剑将压倒朵兰剑，
法国人死了，法国将荒芜一片。”
表过忠心后，十二员大将聚在一起，
率领十万撒拉逊人，
内心燃烧战斗的欲望，匆匆忙忙
到松林下提枪披挂。

七十九

异教徒穿上撒拉逊铠甲，
多数是里外三层。
他们戴上坚固的萨拉戈萨头盔，
佩带维也纳钢制的宝剑，
手执美丽的盾牌、瓦朗斯长矛，
还有白色、蓝色和朱红色的军旗，
他们骑的不是骡子和仪仗马，
而是战马神驹，列队前进密密匝匝。
天空无云，阳光灿烂，
一副副盔甲像一团团火焰，
千支军号齐鸣，更加雄伟壮阔。
嚣声传至远方，法国人也听到了。
奥里维说："阁下，我相信
我们要跟撒拉逊人大战一场。"
罗兰回答："让上帝成全我们吧！
为了国王我们应该在这里停下。
藩臣必须为君王分忧，
不怕烈日严寒，
不怕忍饥挨饿。
人人都要奋勇杀敌，
不让别人对着我们唱哀歌！
异教徒走邪道，基督徒为正义。
我发誓以身作则。"

八十

奥里维登上一座山头。
他凝视右边长草的山谷，
看到异教徒军队过来，
立即招呼他的战友罗兰：
“西班牙那边人声喧哗，
数不尽的闪光铠甲，烈焰头盔！
法国人会遭他们的毒手。
加纳隆这个骗子叛徒，他早知内情，
在皇帝面前对我们指名道姓。”
罗兰伯爵说：“奥里维，住口，
我不许你对我的继父说三道四。”

八十一

奥里维登上一座山头。
西班牙境内撒拉逊人的动静，
全都一览无遗。
他们的镶金宝石盔，
红盾牌，红铠甲，
高举的长矛旗帜都闪闪发光。
一队连着一队排山倒海，

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他心里乱作一团，
飞速奔下山岗，
见了同胞把一切如实报告。

八十二

奥里维说："我看见了异教徒，
敢说没有人见过这么多。
约有十万人过来，手执盾牌，
头戴铁盔，背穿白铠甲；
高举铁矛，森森发光。
我们将有一场空前的血战。
大臣们，上帝赐我们力量！
坚守阵地，决不给敌人压垮！"
法兰西人说："逃兵必定受到诅咒！
即使死也不会有人临阵脱逃。"

八十三

奥里维说："异教徒大举进攻，
我看法兰西人会寡不敌众。
罗兰，我的战友，吹响您的号角，
查理听到，军队会回来。"

罗兰回答:"那真是愚不可及!
我会在富饶的法兰西丢尽脸面。
待我用朵兰剑左右横扫,
让剑刃上沾满鲜血。
异教徒窜人峡谷是大错特错,
我发誓,他们谁都难逃一死。"

八十四

"罗兰,我的战友,吹响您的坳里风[1],
查理听到,军队会回来,
国王率领他的大臣救援我们。"
罗兰回答:"祈告上帝,
不要因我的过错让父母遭到责难,
让富饶的法兰西蒙受污辱!
但是,佩在腰间的朵兰剑,
我会用来挥舞砍杀。
您会看到剑刃沾满血污。
邪恶的异教徒率众进犯是大错特错,
我发誓,他们个个都来送死。"

① 这是罗兰的象牙号角。

八十五

"罗兰,我的战友,吹响您的坳里风,
查理正通过峡谷,他会听到的。
我发誓,法兰克人会回来的。"
罗兰回答:"祈告上帝,
但愿天下人不会笑我,
为了异教徒吹起了号角。
不能让人家谴责我的父母。
当我在千军万马中
左冲右突时,
你看到朵兰剑上鲜血淋漓。
法兰西人是勇士,像真正的藩臣那样厮杀。
西班牙人必将全军覆没。"

八十六

奥里维说:"对此我没有异议。
而我看到了撒拉逊人,
满山遍野,
密密麻麻。
异族大军内兵多将广,
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

罗兰回答:"这反而使我勇气倍增。
愿上帝和天使保佑,
法兰西决不因我的过失而失去荣誉!
我宁死也不愿受辱。
我们骁勇善战才受皇帝器重。"

八十七

罗兰勇武而奥里维智谋。
两人都是杰出的藩臣。
一旦跳上马背提了枪,
死也不会退出战场。
两位伯爵行为勇敢,语言豪迈。
不忠的异教徒愤怒地放马过来。
奥里维说:"罗兰,这里有人上来了!
他们近在咫尺,但是查理离得很远。
您还是不愿吹响您的坳里风。
我们有了国王就不会损兵折将。
您朝西班牙峡谷眺望,
不难看到后卫军处境危急。
今日还在的人,以后不知向何处招魂。"
罗兰回答:"别说这些蠢话!
谁胆怯谁将受到诅咒!
我们守住阵地岿然不动,
伺机出击打一场混战。"

八十八

罗兰看到有一场血战，
变得比狮豹还更厉害。
他召集法兰西人，对奥里维说：
“大人，我的战友，再不要说这样的话！
皇帝给我们留下两万人，
全都经过他的挑选，
没一个会是懦夫。
为了君王应该吃苦耐劳，
不怕烈日严寒，
即使流血丧身也无所顾惜。
您用长矛捅，我用宝剑砍。
我的宝剑是国王所赐，
我死后得剑的人可以说，
它以前属于一位高贵的藩臣。”

八十九

那边是杜平大主教。
他马刺一蹬，驱马上了山岗。
他对法国人讲道：
“各位大人，查理留我们守在这里，

为了国王我们不惜牺牲自己。
你们要帮助他维护基督教义!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既然撒拉逊人已在眼前。
你们低下头要求上帝宽恕!
我给你们赎罪拯救灵魂。
战死者将成为圣洁烈士,
天堂中有他的位子。"
法兰西人下马跪倒在地,
大主教以上帝的名义赐福,
下令以战斗代替补赎。

九十

法兰西人起身站得笔直,
一切罪孽都已洗刷干净。
大主教以上帝的名义在他们身上划过十字。
他们随即跨上了骏马。
像真正的骑士那样,
全身戎装走上战场。
罗兰伯爵对奥里维说:
"大人,我的战友,这件事您早明白,
加纳隆把我们都出卖了,
他收下了重金贿赂。
皇帝会报仇雪恨。
马西勒国王拿我们做交易,

他得到的将是刀和剑。”

九十一

罗兰骑着他的骏马，
走入西班牙峡谷。
他带的武器非常顺手，
抡动长矛挥舞，
把枪尖指向天空。
枪头上插一面白色幡旗，
流苏挂到他的手上。
他身材优美，面容清朗含笑。
身后跟着他的战友，
法兰西人都宣称他是保护人。
罗兰对撒拉逊人目光严厉，
对法兰西人温良谦恭。
说话时非常周到细致：
“各位大人，放慢行军速度！
这些异教徒在自寻死路。
今天我们将获得丰富的战利品，
法国没有一位国王的战绩曾经这样辉煌。”
听了这话，全军磨拳擦掌，斗志昂扬。

九十二

奥里维说:“我无心多说话。
您不愿吹响您的坳里风,
您就盼不到查理的援助。
大王毫不知情,也就无罪。
他们那些人也无可指责。
你们骑在马上快跑!
大人们,立刻做好准备!
我祈求上帝,你们可要小心,
针锋相对,狠狠打击!
我们不应该忘记查理的战斗口号。”
听到这话法国人一声高吼。
他们喊:“我有神助!”
听了就不会忘记什么是英豪。
然后他们蹬马刺往前疾驰,
上帝,他们多么威武勇猛。
除了厮杀以外,还能有其他作为?
撒拉逊人对他们也毫不畏惧。
法国人和异教徒这时正短兵相接!

九十三

马西勒的侄子艾尔洛特，
骑着马身先士卒。
他对着法国人破口大骂：
“法国奸贼，过来跟我们交手。
保护的人却干出出卖的勾当。
糊涂的国王又让你们困在峡谷。
富饶的法兰西今天要丢人现眼，
查理曼要失去他的右臂。”
罗兰听了这话，上帝！他有多么难受！
他一蹬马刺，放马过去，
伯爵用尽全力直扑那个人，
他刺穿他的盾牌，击碎他的铠甲，
捅破他的胸膛，打断他的骨头，
背脊也砍成了两爿；
长矛一挑使他的灵魂出了窍；
又一扎尸体晃了一晃，
长矛一挥将他打落马背。
罗兰在他的颈部一割，身首异处。
对着尸体还不忘记说：
“罪大恶极的混蛋，查理没有糊涂，
他从来不能容忍变节。
他是英武之王才命令我们守在峡谷。
今天富饶的法兰西不会丢人现眼。

杀啊，法国人，先下手为强！
我们行使正义，奸贼违反天意。”

九十四

一位公爵叫法尔萨龙，
是马西勒国王的兄弟；
他拥有达当和阿比隆。
天底下找不出更狠毒的奸佞。
额头高高耸起，
两眼的瞳距足有半尺宽。
看到侄子阵亡好不悲伤。
他冲出人群挺身迎战，
发出异教徒的喊杀声。
他面对法国人非常猖狂：
“今天，富饶的法兰西末日到啦！”
奥里维听到心头火起。
他用金马刺踢他的坐骑，
像真正的武士冲向前。
他刺破了对方的盾牌和铠甲，
幡旗的下摆也插到他的身子里面。
挥动长矛把他打下马背。
他瞧着贼将的尸身直挺挺躺着，
对着他大声吆喝：
“可怜虫，你的威胁顶什么用。
法兰西人，杀啊，我们会大获全胜！”

又喊:"我有神助。"这是查理的战斗口号。

九十五

一位国王叫科尔萨勃里,
是来自远地的柏柏尔人。
他对其他撒拉逊人说:
"这一仗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法国人势单力薄,
不值得放在眼里。
他们全军覆没,查理也无可奈何。
这是他们的死日到了。"
杜平大主教句句听在耳里,
恨得咬牙切齿。
他用金马刺一蹬,
朝着他猛冲上去。
他刺穿了他的盾牌,击碎了他的铠甲,
长矛捅破他的身子;
又深深一刺,尸体一个晃动。
长矛一挥把他打下马背,命归黄泉。
他转身看贼将直挺挺躺着。
他不错过机会对他说:
"卑贱的异教徒,你没有说对。
查理王永远保护我们。
法兰西人决不会逃跑。
我们让你们的人寸步难移。

你且听着：你们会死得好惨！
杀啊！法国人！谁都不会胆怯！
感谢上帝，让我们一举成功！”
他大喊“我有神助”来鼓舞士气。

九十六

基兰袭击勃里冈的马尔普里米。
对方的坚盾形同虚设，
水晶球饰也不经一击，
半个掉落在地上。
基兰用长矛捅穿他的铠甲，
一直插进他的身体。
异教徒僵直地倒在地上，
灵魂由撒旦带着走了。

九十七

他的战友基里埃进攻埃米尔。
他刺穿他的盾牌，击碎他的铠甲，
他的长矛插进他的心房，
铁器捅破了他的身体，
挥舞长矛把他打下马背，登时丧命。
奥里维说：“我们打得漂亮！”

九十八

萨松公爵进攻阿马苏，
他刺破他的镶金花纹盾牌。
好铠甲也没能保护他，
五脏六腑都捅了个窟窿，
别管什么叹息，把他打下马背死了。
大主教说："这才是大将的枪法！"

九十九

安塞依放开缰绳，
进攻多特洛斯的托基；
他刺破他的金纹饰盾牌，
劈开他的双料锁子甲。
他把矛尖插进他的身体，
用力一捅捅了个大洞，
挥动长矛把他打下马背，命归黄泉。
罗兰说："这是真武士的枪法！"

一〇〇

波尔多的加斯科涅人阿斯林，
1290 蹬马刺，放缰绳，
进攻瓦尔泰纳的埃斯克勒米。
他刺穿和打落他挂在脖子前的盾牌，
他击碎他的铠甲上的小孔；
给他当胸一击，
1295 把他打下马背，命归黄泉。
然后对他说："叫你永世翻不了身！"

一〇一

奥顿进攻一名异教徒，叫埃斯杜尔冈，
砍向他的盾牌上的边沿，
打掉上面的红漆白漆，
1300 撕破他的铠甲的下摆，
把锋利的长矛插进他的身体，
把他打下马背死了。
又对他说："这下没有救啦！"

一〇二

贝朗杰则进攻埃斯特拉马林，
刺破他的盾牌，击碎他的铠甲，
把坚硬的长矛插入胸膛中央，
让他死在撒拉逊大军面前。
异教徒损兵折将，
十二员大将只剩下两人，
那是切尔奴伯和马加里伯爵。

一〇三

马加里是一名英勇的骑士，
英俊、强壮、敏捷、急躁。
他纵马进攻奥里维，
刺破他的金盾心下的盾牌，
长矛滑过他的腰身。
上帝保佑他：身体安然无恙。
长矛折断了，但没有打到什么。
马加里扑空冲了过去，
吹起号角集结他的军队。

一〇四

两军混战，杀声震天。
罗兰伯爵临危不惧，
只要长矛不断，他也劈杀不止。
十五回合后矛杆折成两段。
他抽出他的朵兰剑，
纵马直取切尔奴伯，
砸破他的红光宝石盔，
削下了他的头皮和头发，
他的眼睛和面孔，
他的银白细眼锁子甲，
沿着身体砍至裤裆中央。
宝剑割破了包金马鞍，
一直刺到马身，
切去背上一块肉而没有伤及骨骼，
把他打下马背死在硬草地上。
然后对他说："奸贼，来这里自取灭亡！
穆罕默德不会保佑你们。
你这样的恶徒今天休想打赢这一仗！"

一〇五

罗兰伯爵驰骋在战场上，
手执削铁如泥的朵兰剑，
对着撒拉逊人一阵好杀。
啊！看他杀了一个又一个，
尸体堆积，鲜血横流！
自己的铠甲、胳臂，
骏马的长颈、背脊，都沾上斑斑血迹。
奥里维在战斗中毫不示弱，
法国人个个奋勇杀敌，
十二太保也无懈可击。
异教徒死的死，倒下的倒下。
大主教高喊："向大人们祝福！"
他叫"我有神助"，这是查理的战斗口号。

一〇六

奥里维在乱军中策马前进；
长矛断了只剩下一段杆子。
他进攻一名异教徒马尔萨龙，
刺破了他的金纹饰盾牌，
把他的眼睛挑出脑袋，

脑浆流到脚边，
滚下马背跟七百同胞死在一起。
他又杀了托基和埃斯杜尔冈，
长矛折断只剩下了把手。
罗兰对他说："兄弟，您在干什么？
这样的恶战不能用木棍，
依靠钢和铁才能压阵。
您的长白剑哪里去了？
金子做的柄，水晶做的球饰。"
奥里维回答："我接连不断地打，
竟没有工夫顾得上拔！"

一〇七

罗兰战友再三要求，
奥里维才拔出他的宝剑，
像真正的骑士那样挥舞。
他进攻异教徒瓦尔凡莱的朱斯丹，
把他的脑袋劈成两爿；
身体和红铠甲，
镶金宝雕鞍和马的背脊，
也都砍去了一块，
人和马都死在他面前的草地上。
罗兰对他说："兄弟，我感谢你。
皇帝就是爱我们骁勇善战。"
四面八方响起喊声："我有神助。"

一〇八

基兰伯爵骑着速雷马，
战友基里埃骑着鹿不敌，
他们甩开缰绳，猛蹬马刺，
去进攻异教徒蒂莫赞尔，
一个击盾牌，一个袭铠甲。
两支长矛折断在身体内，
一翻枪叫他死在沙场中央。
究竟谁出手更快，
我没听说也不能乱猜。
还有布台尔的儿子埃斯普里埃，
(被波尔多的安杰里埃杀了)[1]。
大主教杀死了西格洛莱，
他是个巫师，以前到过地狱，
由朱庇特施魔法送他去的。
杜平说了这话："这家伙常跟我们捣乱。"
罗兰回答："恶贼死有余辜。
奥里维兄弟，我钦佩你的枪法。"

① 原文中漏落一句，在现代文版本中补齐。

一〇九

这时战斗愈演愈烈。
法兰克人和异教徒杀得难分难解。
你一招来我一招去。
多少枪杆折断，多少长矛染红！
多少旌旗彩幡撕成碎片！
多少法兰西勇士断送青春！
再也见不到妻儿老小，
也见不到在峡谷等待的同胞。
查理曼哭得好不悲伤。
这有什么用？都救不了他们。
那天在萨拉戈萨出卖自己人，
加纳隆已当了皇帝的佞臣。
此后自己也赔上了性命和四肢，
在埃克斯审判中被判吊死；
株连的还有三十名亲属，
没想到会祸从天降。

一一〇

这一仗只打得天昏地暗。
奥里维和罗兰奋力猛击，

大主教枪扎何止千下，
十二太保决不让时间虚度，
法兰西人协力作战。
异教徒成千上万死去，
逃不走的人也躲不过身亡，
让生命留在沙场。
法国也失去了最精锐的护国军。
他们再也看不到父老乡亲，
也看不到在峡谷等待的查理曼。
在法国刮起一场大风暴，
雷电闪鸣，狂风怒号，
雨水如注，冰雹如斗，
天空中阵阵霹雳，
轰隆声地动山摇。
从圣米歇尔到桑丹，
从贝桑松到维尚港，
没有一堵墙壁不破裂。
中午时刻天地一片漆黑。
天空开裂时才透过一些曚昽的光，
见到这种景象的人莫不惊慌。
许多人说："这是世纪总清算，
我们到了世界末日。"
他们不知真相，也就没有说中要害。
这是罗兰大难，天地在为他举哀。

一一一

法国人左冲右突，意气风发。
异教徒成千上万死去，
十万兵马中没有两名幸存。
大主教说："我们的将士非常勇敢，
天下找不到更好的军人。
皇帝麾下的忠心藩臣，
必将载入法兰克人的史册。"
他们在战场上寻找自己人，
伤心悲痛，泪如雨下，
深情哀悼各自的乡亲。
马西勒国王率领大军蓦然出现。

一一二

马西勒沿着一条山谷，
率领浩浩荡荡的联军过来。
国王组成二十支部队，
镶金宝石盔闪闪发光，
盾牌和胸甲像团红火。
七千支军号齐鸣，
响彻千山万壑。

罗兰说:"奥里维,我的战友和兄弟,
加纳隆奸贼一心要害死我们;
他的叛逆行为已昭然若揭。
皇帝会毫不留情地报仇雪冤。
我们这一仗将艰苦卓绝,
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恶战。
我挥舞我的朵兰剑,
你挥舞你的长白剑,杀上一通。
我们带了它们去了多少国家!
我们用它们打了多少胜仗!
不能让人给它们唱哀歌。"

一一三

马西勒看到部下遭到屠杀,
下令吹起号角和喇叭,
然后自己驱马跑在大军中央。
撒拉逊人阿比姆骑在前面,
他是军中最阴险的人,
干尽伤天害理的事,
不相信上帝和圣母马利亚的儿子。
人黑得像煮糊的树胶,
喜欢玩弄权术阴谋,
胜过喜欢加利西亚黄金。
他从不游戏,从不见笑容。
这位藩臣忠诚勇猛,

阴险的马西勒国王对他宠幸有加。
他举起龙旗召集手下人。
大主教可不喜欢他。
一见他就想把他干掉。
他低声自言自语：
"这个撒拉逊人邪得厉害，
只配做我的枪下之鬼。
我从来不喜欢胆小鬼和胆怯行为。"

一一四

大主教投入战斗。
他骑上从格罗萨那里夺来的良驹，
这是他在丹麦杀死的一个国王。
这匹战马性子暴烈，
马蹄中凹，小腿细长，
大腿粗壮，屁股浑圆，
白尾巴，黄鬃毛，
身腰长，脊梁高，
耳朵小，头上虎虎有生气。
跑得比哪个牲畜都要迅速。
大主教用力蹬马刺。
进攻阿比姆势不可挡。
他朝酋长的那块盾牌冲去。
这块盾牌缀满紫晶、黄玉、红宝石、
玛瑙和金钢钻，光芒四射。

梅达山上一个魔鬼委托加拉夫酋长，
把盾牌转交给他。
杜平手下毫不留情，
经他一砍，我相信盾牌再也不值一分钱。
他把撒拉逊人捅了个窟窿，
落下马背死在荒地上。
法兰西人说："多么英勇的藩臣啊！
有了大主教，军威决不会受损。"

一一五

法兰西人看到那么多异教徒，
满山遍野，密密麻麻。
他们频频向奥里维、罗兰
和十二太保求救。
大主教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各位大人，决不要存非分之想！
我以上帝的名义要你们坚守阵地，
不要授人话柄。
我们甘愿死在战斗中。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过了今天恐已不在人世。
有一件事可以保证，
神圣的天堂对你们敞开大门，
接纳你们与圣婴同住。"
法兰克人听了感到莫大安慰，

没有人不高呼："我有神助。"

一一六

有一个萨拉戈萨的撒拉逊人，
占有半座城池。
这个克兰勃兰不是善良之辈。
他跟加纳隆结盟，
吻过他的嘴巴表示亲善，
把宝剑和宝石作为礼品。
他还说要让祖辈的土地受辱，
要把皇帝的冠冕掠夺。
他骑的那匹马叫天鬃，
快得连猎犬、飞燕也追不上。
他马刺一蹬，放开缰绳，
直取加斯科涅的阿斯林。
盾牌和铠甲都形同虚设，
长矛的铁尖刺到身上，
再一插全身都被捅穿，
长矛一挥打落下马当即毙命。
撒拉逊人说："这些人好杀得很哪！
异教徒，杀啊，把阵线冲垮！"
法兰西人说："上帝！失去一位勇士真叫人痛心！"

一一七

罗兰伯爵叫唤奥里维：
“王爷，阿斯林已经阵亡，
我们失去了最勇敢的骑士。”
伯爵回答：“上帝会让我报仇的！”
他的金马刺把坐骑一蹬，
高举沾满血迹的长白剑。
用上全身力量向异教徒砍去，
撒拉逊人挨了一下倒在地上，
灵魂给魔鬼带走。
后来他又杀死阿尔法依安公爵，
砍掉埃斯加巴比的头颅，
把七个阿拉伯人打落马鞍，
再也不能重上战场。
罗兰说：“我的战友大发威风，
骁勇善战不亚于我。
查理因我们出手不凡而更加宠爱。”
他高喊：“骑士们，杀啊！”

一一八

那边一名异教徒瓦尔达本，

他是马西勒国王的教父，
在海面上拥有船只四百艘，
凡是水手都归他统率。
他用诡计攻入过耶路撒冷，
亵渎所罗门神庙，
在洗礼盆前杀死族长。
这个人接受加纳隆的誓言，
赠给他宝剑，带有价值千金的剑柄。
他的坐骑叫草迷侬，
四蹄快得胜过飞鹰。
他一蹬尖尖的马刺，
进攻强壮的萨松公爵。
他刺穿他的盾牌，击碎他的铠甲，
旌旗的流苏也塞进了他的身体。
挥动长矛把他打下马背，命归黄泉。
“杀啊！异教徒，我们会大获全胜。”
法兰西人说：“失去一位大人真叫人痛心！”

一一九

罗兰伯爵看到萨松阵亡，
你们可以想象他多么悲伤。
他战马一蹬，全速往前冲。
高举比金子还珍贵的朵兰剑，
我们的王爷竭尽全力，
从空中直劈他的镶金宝石盔。

他砍到了他的头颅、胸甲和身体，
甚至那个镶金宝雕鞍也遭殃，
在马背上还扎下很深的伤口。
不管赞还是骂，反正把他连人带马一起宰了。
异教徒说："这下打得我们惨啦！"
罗兰说："我手下不会留情，
看你们狂妄和执迷不悟！"

一二〇

这里一名从阿非利加来的非洲人，
那是马尔库特国王的儿子马尔克扬，
他的装备都是嵌金的，
在露天中比其他人都发亮。
他的坐骑叫登云快，
哪个牲口都不及它跑得快。
他朝安塞依的盾牌猛砍，
刮去了上面的红蓝色彩绘；
他撕破他的铠甲下摆，
把长矛的铁尖和柄杆都插进了身体。
伯爵结束了一生的岁月。
法兰西人说："大臣，你怎么遭到了不幸！"

一二一

杜平大主教放马冲过来。
剃发诵经的教士中，
谁都没有他那么军功辉煌。
他对异教徒说："上帝会让你吃尽苦头！
你竟敢把我尊敬的人杀了。"
他策动他的骏马，
直取异教徒的托莱多盾牌，
重重地把他打下马背死在草地上。

一二二

那边来了异教徒冈杜瓦纳，
是加巴多斯国王加普埃尔的儿子。
他的坐骑叫白玉儿，
跑得比飞鸟还快。
他放开缰绳蹬马刺，
用尽全力进攻基兰。
他刺穿他的红盾牌，还把它从颈子上扯了下来。
然后又击碎他的铠甲，
连蓝色旌旗也插进了身体，
把他打下马背死在一块大石头上。

他还杀死了他的战友基里埃，
贝朗杰和圣安东尼的居依；
然后他又去进攻强壮的奥斯多尔杰公爵——
他统治罗纳河上的瓦朗斯和安维尔。
他把他打下马背，异教徒兴高采烈。
法兰西人说："我们的人败得好惨！"

一二三

罗兰伯爵手握鲜血淋漓的宝剑，
法兰西人的哀叹都听在耳里。
只感到心如刀割。
他对那个异教徒说："让上帝给你降下灾难！
你杀了那人，我要你付出重大的代价。"
他迫不及待策马前奔。
两人开始格斗。看究竟鹿死谁手？

一二四

冈杜瓦纳是武艺高强的骑士，
勇冠三军的藩臣。
他在阵前遇上了罗兰。
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从严峻相貌、轩昂身材、

目光和姿态，一眼看出是罗兰。
他不由大惊失色。
他想逃脱，但是事已太迟：
伯爵打得那么凶狠，
头盔开裂，一直裂到护鼻，
削去了他的鼻子、嘴唇和牙齿；
他的身体和阿尔及尔铠甲，
金马鞍和银前桥也都遭殃；
剑刃还深深插入马背，
人和马的性命一起全完。
西班牙来的人高声恸哭，
法兰西人说："我们的护国将军就是打得漂亮！"

一二五

这一仗只打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
法兰西人用绛红色的长矛刺杀，
痛苦的景象惨不忍睹，
多少人死亡、受伤和流血，
尸体是层层叠叠，有的面孔朝天，有的埋入土里！
撒拉逊人实在抵挡不住，
不顾一切弃阵而逃。
法兰西人奋勇追逐。

一二六

这一仗打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
法兰西人杀气腾腾进攻。
他们砍去敌人的拳头、腰身、背脊,
穿透战袍伤及皮肉,
草地上血流成河。
(异教徒说:"我们顶不住啦!)[1]
祖辈的土地,让穆罕默德诅咒你!
你的民族该比任何民族都顽强。"
没有一个人不叫苦:"马西勒啊!
国王啊!骑马过来吧!我们需要增援。"

一二七

罗兰伯爵叫唤奥里维:
"我的王爷,这是没说的,
大主教武艺高强,
天地之间再也找不出更杰出的骑士。
长矛铁枪都运用娴熟。"
伯爵回答:"我们去助他一臂之力!"

① 古文版中这里漏了一句,现代版中补写。

法兰克人听到此令又杀了起来。
你一剑我一枪只杀得难分难解。
基督徒陷入了多大的困境!
如果你们看到罗兰和奥里维的剑,
它所到之处血肉横飞!
大主教用他的长矛刺杀。
他们杀了多少人可要说出个数目,
根据文献的记载,
超过四千有余。
最初四次冲锋法兰克人占了上风;
第五次对他们艰苦卓绝。
法国骑士都已惨遭杀害,
只有六十名蒙上帝见怜,
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必作殊死的斗争。

一二八

罗兰伯爵看到将士遭到屠杀。
他叫唤他的战友奥里维:
"亲王爷,好战友,看在上帝分上说一说你的想法。
多少忠诚的藩臣横卧在沙场上!
丧失了这样的良将,
我们为富饶美丽的法兰西哀伤!
啊! 国王,朋友,为什么不见您在这里!
奥里维,兄弟,我们应该做什么?
怎样才能向国王告急?"

奥里维说:"我不知道怎样向他呼唤。
我宁可死也不愿见到我们受辱。"

一二九

罗兰说:"让我吹起坳里风,
查理正行经峡谷,他会听到。
我向你发誓,法国人会回来的。"
奥里维说:"这已是一场奇耻大辱,
恶名会殃及我们的亲属,
终生也不会清白。
我跟您说过,您就是不干。
现在您要做我不会同意。
您若吹号角,就不是勇士行为。
您的双臂上已血迹斑斑!"
伯爵回答:"这是我杀敌累累!"

一三〇

罗兰对他说:"我们这仗打得好艰苦!
我吹了号角,查理会听到的。"
奥里维说:"这不是忠臣行为!
我对您说时,战友,您不屑一听。
国王及时赶到,我们就不损失一兵一卒。

这里的人也无可指责。”
奥里维又说:“以我的胡子起誓,
我若看到好妹妹奥特,
您再也不会得到她的拥抱。”

一三一

罗兰对他说:“您为什么对我发火?”
奥里维回答:“战友,这是您罪有应得;
勇而有谋做事才不疯狂,
谨慎小心胜过轻举妄动,
法兰克人死于您的鲁莽。
我们再也不能为查理效力。
您早听我的话,大王已经赶到,
这场战斗就能打赢,
马西勒国王不是俘虏就是战死。
您的勇猛,罗兰,却成为我们的灾难!
查理曼再也得不到我们的襄助。
最后审判以前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第二个[1]。
您撒手一去而法国将蒙受恶名。
我们的忠义情谊在今天了结,
黄昏前您与我将痛苦地告别。”

① 原注:“这样的人”指谁,在诗内意义不明。

一三二

大主教听到他们争吵，
金马刺一蹬坐骑，
跑到他们面前劝导：
"罗兰和奥里维两位王爷，
求你们看在上帝分上不要争吵！
吹响军号已救不了我们，
但还不失为一条良计：
国王来后可替我们报仇。
不能让西班牙人喜洋洋回去。
我们的法国人到这里下马，
看到我们血肉模糊死在这里，
会把我们装入棺木驮上兽背，
充满痛苦和怜悯进行哀悼，
在教堂的墓地人殓安葬，
不让狼、猪、狗把我们吃掉。"
罗兰说："大人，这话说得有理。"

一三三

罗兰把坳里风放到嘴上，
吸足气把号子吹响，

山岭高而角声长，
一声声传至三十里外。
查理听到了，全军都听到了。
国王说："我们的将士在打仗。"
加纳隆听了不以为然：
"别人这么说，会被看做谎报军情。"

一三四

罗兰伯爵疼痛难忍，
勉力吹响了坳里风。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太阳穴涨痛欲裂。
尽量让角声悠悠远扬。
查理经过峡谷，他听到了，
奈姆也隐约感觉，法国人都侧耳细听。
国王说："我听到了罗兰的号角。
不打仗他不会吹响。"
加纳隆说："不会有仗打。
陛下老迈年高，白发苍苍，
说话满口是孩子气。
罗兰拿来飞扬跋扈，您都看在眼里，
上帝容忍他这么久令人惊奇。
他没接到您的命令擅自攻下诺普布，
撒拉逊人倾城而出，
跟忠臣罗兰抗争。

他用水洗净草地上的血印，
为了不留下屠城的痕迹。
他见一头野兔也会终日吹号。
此刻他正与将士嬉戏。
天底下没有人敢与他顶撞。
骑马赶路吧！有什么必要停下？
祖辈的土地离我们还远着呢。”

一三五

罗兰伯爵嘴角淌血，
太阳穴涨痛欲裂。
忍痛勉力吹响了坳里风。
查理听到了，法国人都在听。
国王说：“这一声号角响得真长啊！”
奈姆公爵回答：“王爷正竭尽全力。
他在艰苦奋战，我对此深信不疑。
那人把他出卖了，才要陛下置之不理。
大家拿起武器，高呼战斗口号，
去救援高贵的亲人。
你们听到罗兰处境危急。”

一三六

皇帝下令吹起号角。
法国人纷纷下马，
披甲戴盔佩上宝剑。
盾牌坚固美丽，枪矛又长又沉，
白旗、蓝旗、红旗迎风招展。
随军的大臣都骑上战马。
不跑进峡谷马刺就蹬个不停。
没一个将士不是这样说：
“我们只求赶到时罗兰不出事，
要跟着他杀个痛快。”
但是这话已无用，他们确实迟了一步。

一三七

这天下午，天高云淡。
阳光下军容威壮，
铠甲和头盔似火一般燃烧。
盾牌上画着花纹，
长矛旌旗金光翻腾。
皇帝气冲冲骑在马上，
法国人满腔悲愤。

他们无不痛苦流泪，
为罗兰深感不安。
国王下令拿下加纳隆伯爵，
叫皇家厨师看管他。
他对御厨长勃贡说：
“这个奸贼给我好好看住！
他出卖了我的宠臣。”
勃贡抓住他交给膳房里的小伙子，
一百人中有的心狠，有的心慈，
他们上去拔他的长须短髭，
每个人揍了他四拳头，
还用长棍木棒一阵乱打，
最后脖子套上枷锁，
像狗熊似地挂一条铁链，
放在一头驭兽背上加以羞辱。
交给查理以前就这样看着。

一三八

崇山峻岭，林木苍苍，
深谷湍流，水声涛涛。
军号声在山峰前后回荡，
与坳里风声声呼应。
皇帝气冲冲骑在马上，
法国人满腔悲愤。
他们无不痛苦流泪，

祈祷上帝要为罗兰保安康，
等待他们相会在战场，
要跟着他打个天翻地覆。
但是这成了空话，一切都是徒劳。
他们来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一三九

查理气冲冲骑在马上，
白色长髯在铠甲前飘拂。
法国大臣用力踢马刺。
无人不是痛苦地唉叹，
竟没能随同罗兰大将，
肩并肩跟撒拉逊人开战。
他在受苦，我不相信他的体内还有灵魂。
上帝啊！那六十名战友才是真英雄！
哪位国王和统帅有过更好的军人。

一四〇

罗兰凝视山峦陵谷。
他看到多少法国人躺在地上！
这位高贵的骑士如何会不哭：
“各位大人，但愿上帝怜悯！

让你们的灵魂进入天堂，
安息在神圣的花坛上！
哪家藩臣像你们那样忠心耿耿。
你们在我麾下长期效力，
为查理攻占多么广大的土地！
皇帝倚重你们，竟落得个伤心的下场！
法兰西的土地，你是那么富饶美丽，
今天损失惨重而笼罩一片愁云。
法兰西将士，我眼见你们因我而死，
竟无力保护和援助。
上帝帮助你们，决不会令人失望！
奥里维，我的兄弟，我不会辜负你。
我不死于别的，也会死于痛苦。
战友，大人，我们继续奋战吧！”

一四一

罗兰又回到了战场。
他手执朵兰剑奋勇挥舞，
把布依的法尔东剁成几块，
还宰了二十四员大将，
谁也不及他报仇心切。
异教徒遇见罗兰撒腿就跑，
犹如麋鹿在猎狗前没命地逃。
大主教说：“您的剑法出神入化！
真骑士应该这样英武，

手举武器，骑高头大马，
在战斗中勇猛顽强，
否则就一文不值。
他还不如进修道院当教士，
天天为我们的罪孽祈祷。”
罗兰回答：“杀啊，不要放过他们！”
法兰克人听了这话又投入战斗。
基督徒遭受极大的创伤。

一四二

这类的厮杀中不留生俘，
知情的人都血战到底，
法兰克人所以像狮子那么勇猛。
马西勒雄赳赳地过来了，
他的坐骑叫盖龙，
他一蹬马刺直取勃丰——
博纳和第戎的领主。
他刺穿他的盾牌，击碎他的铠甲，
这一下把他打下马背死了。
然后他又杀了伊弗瓦和伊丰，
再加上鲁西荣的基拉尔。
罗兰伯爵离开他不远，
他对异教徒说：“天主会给你诅咒！
你杀了我的战友罪责难逃，
分手以前吃我一剑，

今天就可知道这支剑的名号。”
他英勇地向他进攻。
伯爵削去马西勒的右拳，
又把朱尔法欧的金发脑袋割了下来，
1905 ——他是马西勒国王的太子。
异教徒叫喊：“穆罕默德，救救我们吧！
你是我们的神，为我们向查理报仇！
他率领一群奸贼闯进我们的土地，
宁可战死也不愿撤离战场。”
1910 他们相互传话：“大家逃命吧！”
十万名异教徒听了一哄而散，
对着他们再喊也喊不回来。

一四三

这有什么用呢？马西勒逃走了，
他的叔父哈里发没有脱身，
1915 他统治着迦太基、阿尔费纳、加尔马里
和埃塞俄比亚这一片该诅咒的土地。
他率领一支黑人部队，
他们大鼻子、长耳朵，
人数总共超过五万。
1920 他们骑在马上杀气腾腾，
高喊异教徒的战斗口号。
罗兰说：“这里是我们殉教的地方。
我现在知道我们不大可能生还。

谁不拼死杀敌，谁将受到诅咒！
大人们，杀啊，用手中的利剑
让死者安息，为生者求生，
也不致辱没富饶的法兰西。
当查理国王来到战场，
看到撒拉逊人的尸首到处横陈，
我们损失一人，他们要赔上十五人，
他只会为我们祝福。”

一四四

当罗兰看到这个受诅咒的民族，
浑身上下比墨还黑，
只有牙齿露出一点白。
伯爵说：“现在我可以肯定，
我们不会活过今天。
法国人，杀啊！我要再杀一阵！”
奥里维说：“落在后面的人将受到诅咒！”
法国人听了这话一齐扑向敌人。

一四五

异教徒看到法国人剩下不多，
感到骄傲和鼓舞。

他们说:"皇帝这下失算了。"
哈里发骑一匹黄骠马。
他用金马刺一蹬,
1945 直取奥里维的后身。
打断了他身上的白铠甲,
长矛贯穿他的胸脯。
这时对他说:"这下够你受啦!
查理曼把你留在峡谷遭殃。
他压迫我们,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光杀你一人也够为我的将士报仇雪恨。"

一四六

奥里维觉得自己受了致命伤。
他提起钢刃发赤的长白剑,
挥向马尔加尼斯的尖顶金盔,
1955 打下了上面的花饰和水晶石。
脑袋连同牙床骨一齐切了下来,
宝剑一翻把敌人打下马背死了。
他说:"异教徒,你应该受诅咒!
查理固然有所损失,
1960 但是你休想在自己国家
向妻子和任何女子吹嘘,
在我身上占便宜,
使我和别人受过什么创伤。"
然后他高叫罗兰前来救他。

一四七

奥里维觉得自己受了致命伤。
怎样报复也不解恨。
他在混战中英勇杀敌。
长矛和盾牌，腿脚和手臂，
马鞍和护腰，都在他剑下粉碎。
谁见他把撒拉逊人杀得
四肢不全，尸体堆山，
都会铭记这位好藩臣。
他忘不了喊一声查理的战斗口号，
“我有神助”叫得又高又嘹亮；
他叫唤罗兰——他的朋友和袍泽，
“大人，战友，请您过来！
今天我们将要痛苦地分别。”

一四八

罗兰瞧着奥里维的脸，
苍白发青，没有丝毫血色。
他遍体鲜血淋漓，
滴在地上凝成血块。
伯爵说：“上帝，我不知如何才好。

战友，大人，您因英勇而遭受不幸！
没有人可以与您匹敌。
1985 富饶的法兰西啊！
一日内损失了多少重臣良将！
皇帝为此元气大伤。”
他说完这话昏倒在马背上。

一四九

罗兰昏倒在马背上，
1990 奥里维又受了致命伤。
他流血过多，目光模糊：
不论远近都看不清
眼前站的是什么人。
当他遇上他的战友，
1995 朝他的镶金宝石盔砍去，
砸碎了盔顶和护鼻，
幸好没有伤到头颅。
罗兰挨了这一下呆呆望着他，
非常温柔地问他：
2000 “战友，大人，您失手了吧？
是的，我是罗兰，我那么爱您。
您决不会向我挑衅。”
奥里维说：“现在我听到您在说话。
我看不见您，但愿我们的主看见您！
2005 我打着您了吗？我求您原谅！”

罗兰回答:"不,我没有伤着。
我在这里,在上帝面前原谅您。"
说了这话,两人相互鞠了一躬。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生离死别。

一五〇

奥里维觉得自己投进了死神的怀抱,
两眼旋转翻白,
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他下了马背,伏在地上。
双手合在一起举向天空,
高声忏悔自己的罪孽。
他祈祷上帝让他进入天堂,
赐福给查理和富饶的法兰西,
其他人中首先是战友罗兰。
他心力交瘁,盔甲跌了下来,
全身瘫倒在地上,
伯爵就这样魂归西天。
英勇的罗兰痛哭悼念,
世上找不出别人比他更悲哀。

一五一

罗兰看到他的朋友死去，
面孔冲着地直挺挺躺着。
他开始忧伤地哀悼：
“大人，战友，这真是英雄到了末路！
我们多年来同生共死，
彼此一片诚心，从不错待。
您一去生命留给我的只有悲哀。
说了这些话，侯爵昏厥过去，
伏在叫做威昂的马背上。
靠金马镫托着身子还坐在马鞍上，
两边摇晃没有跌了下来。

一五二

罗兰还没有恢复神志，
从昏迷中清醒，
这时又有一桩祸事降临。
法国人都已离他去了地府，
只剩下大主教杜平
和从山上下来的匈奴人戈蒂埃。
他跟西班牙人激烈交锋。

部下都伤在异教徒的手下，
他好歹朝峡谷逃了过来。
他向罗兰求援：
"啊！高贵的伯爵，英勇的武士，你在哪里？
跟你一起我从不害怕。
我是征服马埃尔古的戈蒂埃，
白发老人德隆的侄子。
我因英勇而得到你的结交，
我的长矛断了柄，盾牌戳了窟窿，
铠甲也裂成碎片，
全身上下挨了几枪。
我快不行了，但没有轻易送命。"
罗兰听到他说这几句话，
策马朝着他奔过去。

一五三

罗兰既难过，又满腔怒火。
他又闯入乱军中厮杀。
他打死了二十个西班牙人，
戈蒂埃打死六人，大主教打死五人。
异教徒说："这些人太可恶！
大人们注意啦，别让他们逃生。
谁不攻打谁就是叛臣，
谁让他们漏网谁是懦夫！"
他们鬼哭狼嚎地

从四面包抄围攻。

一五四

罗兰伯爵是英武的大将，
匈奴人戈蒂埃是杰出的骑士，
而大主教又久经沙场。
他三人说什么也要生死与共，
在敌军中向异教徒频频进攻。
一千名撒拉逊人下地步战，
还有四万人骑在马上。
我肯定他们不敢逼近，
只是向他们投掷
长矛、标枪、箭矢和暗器。
第一阵矢雨杀死了戈蒂埃，
戳破了兰斯的杜平的盾牌，
击落他的头盔，砸伤他的头颅；
他的铠甲打得散落，
身上中了四支长矛，
连胯下的战马也没有幸免。
大主教倒下时悲痛万分！

一五五

兰斯的杜平中了四支长矛，
跌倒在地上，
这位王爷迅速站起，
望着罗兰，然后又向他奔去，
轻描淡写对他说："我没有屈服。
忠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认输。"
他拔出赤色的亚母杀剑；
在乱军中挥舞何止千下。
查理后来说他一个人也没有饶过。
他被四百人团团包围，
他把一部分人刺伤，把一部分人捅穿，
其他人则被他割下脑袋。
历史是这样写的：圣基尔在现场观战，
上帝通过高贵的圣修士创造奇迹，
使他在拉昂修道院把这段事记了下来[1]。
不知此事的人自然不会明白。

① 原注：根据传说，圣基尔生活在龙塞沃一事前200年，但是一位天使背了他到龙塞沃去做这场战役的见证人。

一五五

兰斯的杜平中了四支长矛，
跌倒在地上，
这位王爷迅速站起，
望着罗兰，然后又向他奔去，
轻描淡写对他说："我没有屈服。
忠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认输。"
他拔出赤色的亚母杀剑；
在乱军中挥舞何止千下。
查理后来说他一个人也没有饶过。
他被四百人团团包围，
他把一部分人刺伤，把一部分人捅穿，
其他人则被他割下脑袋。
历史是这样写的：圣基尔在现场观战，
上帝通过高贵的圣修士创造奇迹，
使他在拉昂修道院把这段事记了下来[1]。
不知此事的人自然不会明白。

① 原注：根据传说，圣基尔生活在龙塞沃一事前200年，但是一位天使背了他到龙塞沃去做这场战役的见证人。

一五五

兰斯的杜平中了四支长矛，
跌倒在地上，
这位王爷迅速站起，
望着罗兰，然后又向他奔去，
轻描淡写对他说："我没有屈服。
忠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认输。"
他拔出赤色的亚母杀剑；
在乱军中挥舞何止千下。
查理后来说他一个人也没有饶过。
他被四百人团团包围，
他把一部分人刺伤，把一部分人捅穿，
其他人则被他割下脑袋。
历史是这样写的：圣基尔在现场观战，
上帝通过高贵的圣修士创造奇迹，
使他在拉昂修道院把这段事记了下来[1]。
不知此事的人自然不会明白。

① 原注：根据传说，圣基尔生活在龙塞沃一事前200年，但是一位天使背了他到龙塞沃去做这场战役的见证人。

傲慢的人和讨厌的无赖，
也不喜欢不愿效忠的骑士藩臣。
他叫唤杜平大主教：
“王爷，您在马下，我在马上；
出于对您的爱，我会坚持不懈；
我俩生死共命，
我决不让您落入敌手。
今天向异教徒反攻，
朵兰剑一舞八面威风。”
大主教说：“谁不猛攻谁受到诅咒！
查理回来会给我们复仇。”

一六〇

异教徒说：“我们生来就不幸！
今日又逢上灾难凶险！
我们失去了重臣良将。
英勇的查理王带了大军回来。
我们听到法国人吹着军号，
声音嘹亮，高喊：‘我有神助！’
罗兰伯爵那么勇猛，
绝对不会受制于人。
对着他一阵乱箭，然后一走了事。”
一时箭矢如雨，
长矛标枪在空中横飞。
罗兰的盾牌捅破了，

罗兰的铠甲碎裂了，
但是皮肉没有受伤。
威昂马身中三十枪，
驮着伯爵死在战场上。
异教徒撇下他落荒而逃，
罗兰伯爵少了坐骑，只得留在原地。

一六一

异教徒落荒而逃，悲愤气恼。
竭尽全力朝西班牙方向驰去。
罗兰伯爵无法追赶，
他失去了战马威昂。
他没有坐骑不得不留在原地。
他走过去帮助杜平大主教，
解开他的金头盔，
卸下他的白战袍；
祭服整件撕开，
用布块浸渗他的大伤口；
然后把他紧紧抱在胸前，
轻轻放在草地上。
罗兰声音幽幽地提出请求：
“啊！高贵的王爷，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
战友们对我们情同手足，
不应该让他们暴尸野外。
我要去认尸把他们找回来，

罗兰的铠甲碎裂了，
但是皮肉没有受伤。
威昂马身中三十枪，
驮着伯爵死在战场上。
异教徒撇下他落荒而逃，
罗兰伯爵少了坐骑，只得留在原地。

一六一

异教徒落荒而逃，悲愤气恼。
竭尽全力朝西班牙方向驰去。
罗兰伯爵无法追赶，
他失去了战马威昂。
他没有坐骑不得不留在原地。
他走过去帮助杜平大主教，
解开他的金头盔，
卸下他的白战袍；
祭服整件撕开，
用布块浸渗他的大伤口；
然后把他紧紧抱在胸前，
轻轻放在草地上。
罗兰声音幽幽地提出请求：
“啊！高贵的王爷，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
战友们对我们情同手足，
不应该让他们暴尸野外。
我要去认尸把他们找回来，

一六三

罗兰回转身又在战场各处寻找。
他找到了战友奥里维，
把他紧紧抱在胸前，
勉力回到大主教身边。
他把他放在盾牌上，跟其他人一起，
大主教给他们赦罪，划十字。
这时倍感痛苦与怜悯。
罗兰说："亲爱的战友奥里维，
您是勒尼埃公爵的儿子，
他是罗纳山冲的领主。
说到冲锋陷阵，勇挫敌军，
说到击败和震慑狂徒，
支持和劝诫好人，
擒拿和吓退宵小奸贼，
世上没有比您更卓越的骑士。"

一六四

罗兰伯爵看到十二太保
和他热爱的奥里维都已丧身，
一阵心酸哭了起来。

他的脸上血色全无，
痛苦得站立不住，
不由得晕倒在地上。
大主教说："大人，遭逢多大的不幸！"

一六五

大主教看到罗兰昏死过去，
感到从未有的难受。
他伸手拿起坳里风。
龙塞沃有一条小溪，
他要去给罗兰取水。
他一边转身一边踉跄。
身子虚弱竟不能前进，
失血过多已耗尽力气。
还没有走出几步，
就心力交瘁扑倒在地上，
在忧伤中咽了气。

一六六

罗兰伯爵从昏迷中苏醒，
站起了身，但是痛苦不堪。
他望望山上，又望望山下。

离战友不远的草地上，
那位贵人躺着——
上帝亲自派遣的大主教。
他低头忏悔，抬头望天，
双手合在一起高举，
祈祷上帝允许他进入天堂。
杜平，查理的战士，他死了。
在对异教徒的征伐中度过一生，
说教生动，作战勇敢，处处是英雄。
但愿上帝赐给他神圣的祝福。

一六七

罗兰伯爵看到大主教倒在地上，
体外堆着五脏六腑，
额头下流出脑浆。
雪白美丽的双手，
交叉放在胸口中央。
罗兰按照家乡的仪式哀悼：
“啊！高贵的大人，名门的骑士，
今天我把你交给光荣的上帝。
你对宗教赤胆忠心无人可比。
你维护教义，教化百姓，
也是使徒时代以来的第一人。
但愿你的灵魂得到满足！
天堂之门为你敞开！”

一六八

罗兰感到死亡正在逼近，
耳朵内流出了脑汁。
他祈求上帝召集他的同僚到他跟前；
然后再为自己祷告加百利天使。
为了防止疏忽他拿起坳里风，
另一手又抓住朵兰剑。
他朝西班牙的方向走去，
进入一块休闲地，约有一箭远。
他登上一个土包；在两棵大树之间
有四块大石墩[1]。
他仰身跌倒在草地上。
他昏了过去，因为死亡正在临近。

一六九

山岭高，树木更高。
耸立着四块发光的大石墩。
罗兰伯爵昏倒在草地上。
一名撒拉逊人对他呆望了好久。

① 原注：表示基督教和异教世界的分界线。

他躺在尸体中间假装死人，
身上脸上都涂了血。
他站起身仓促行动。
他英俊、魁梧、十分大胆。
自命不凡而铸成了大错：
他去触动罗兰的身体和武器，
说什么："查理的外甥这下服了吧。
这把剑我要带到阿拉伯去。"
他拔剑时，伯爵神志有点清醒。

一七〇

罗兰感到有人在他身上拔剑。
他睁开眼只说了一句：
"我看你不像是自己人。"
他举起他抓住不放的坳里风，
打到他的镶金宝盔上；
砸碎了钢盔、脑壳和头骨，
把两只眼睛也打出了眼眶；
那个人就死在他的脚边。
这时罗兰说："异教贼，你怎么敢
毛手毛脚来碰我？
任何人听了都会说你是疯子。
我的坳里风也砸坏了一块，
水晶和金子都掉了下来。"

他躺在尸体中间假装死人，
身上脸上都涂了血。
他站起身仓促行动。
他英俊、魁梧、十分大胆。
自命不凡而铸成了大错：
他去触动罗兰的身体和武器，
说什么："查理的外甥这下服了吧。
这把剑我要带到阿拉伯去。"
他拔剑时，伯爵神志有点清醒。

一七〇

罗兰感到有人在他身上拔剑。
他睁开眼只说了一句：
"我看你不像是自己人。"
他举起他抓住不放的坳里风，
打到他的镶金宝盔上；
砸碎了钢盔、脑壳和头骨，
把两只眼睛也打出了眼眶；
那个人就死在他的脚边。
这时罗兰说："异教贼，你怎么敢
毛手毛脚来碰我？
任何人听了都会说你是疯子。
我的坳里风也砸坏了一块，
水晶和金子都掉了下来。"

一七二

罗兰砍向那块灰岩石，
剑迸出火星，但不折断也不缺口。
当他看到自己无法把剑折断，
内心开始为它哀叹：
“朵兰剑啊，你多么华丽、明亮和灿烂！
你在阳光下像火似地发亮燃烧！
当查理在莫里埃纳山谷时，
上帝通过天使在空中向他宣布：
把剑赠给一位伯爵统帅。
高贵伟大的国王让我佩带。
我带了你为他征服了安茹和布列塔尼[1]，
征服了普瓦图和曼恩；
我带了你为他征服了自由的诺曼底，
普罗旺斯和阿基坦，
伦巴第和罗马尼亚全境；
我带了你为他征服了巴伐利亚和佛兰德，
勃艮第和波兰全境；
君士坦丁堡向他进贡，
萨克森向他称臣。
我带了你为他征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
英格兰也归入他的管辖；

① 原注：征服安茹、布列塔尼、英格兰、苏格兰等地的，其实是征服者威廉一世。

我带了你征服了那么多的国家，
并入查理的版图，而今他也须眉交白了。
我为这把剑痛苦难受。
宁死也不让它落入异教徒之手！
主啊！不要让法国蒙受耻辱！”

一七三

罗兰砍向一块灰岩石，
砍了多少下我也很难说清。
剑迸出火星，但不折断不缺口。
剑反弹到了空中。
伯爵看到自己不能把它折断，
内心喃喃为它叹息：
“朵兰剑啊！你美丽而又神圣！
你的金球柄里都是圣物，
圣彼得的一枚牙齿，圣巴齐尔的血，
圣德尼的头发，
圣马利亚的衣服。
被异教徒夺去是有违天意，
你应该为基督徒效力，
不要让你落入贪生怕死的人手里！
我有了你征服了多少辽阔的土地，
并入查理的版图，而今他也须眉交白了！
皇帝也因此强大和富有。”

一七四

罗兰感到死亡正渗入他的全身，
从头颅朝着心房下沉。
他奔向一棵松树，
伏身躺在草地上。
他把宝剑和坳里风压在身子下，
朝异教徒的国家转过头去，
这是因为他临终也不忘记，
向查理和他的将领表示，
高贵的伯爵在征服中献出生命。
他频频低头表示忏悔，
把手套交给上帝要求赦罪。①

一七五

罗兰感到他的时间正在结束。
在一座悬崖上向西班牙转过身。
用一只手拍打自己的胸口：
“上帝啊！从出生之日，
直到归西之时，

① 原注：封建时代表示臣下向国王交回权柄的一种仪式。这里借用于宗教中。

我犯下的罪孽不论大小，
全靠主的威力给予宽恕！”
他向上帝交出右手套，
天使从天而降到了他的身边。

一七六

罗兰伯爵躺在一棵松树下，
他朝西班牙方向转过脸。
许多往事又涌上心头，
他记起许多征服的土地，
富饶的法兰西，同族的亲人，
教育他成长的查理曼君王。
他禁不住落泪叹息。
但是他不愿把自己忘了。
他低头忏悔，要求上帝宽恕：
“真正的天父，你从不说谎，
你使圣拉撒路死后复生，
你让但以理逃出了狮子坑[1]，
不要因我在一生中犯的罪孽，
而让我的灵魂万世不劫！”
他把右手套献给上帝，
圣加百利从他的手里接了过去。
他又把低垂的头贴在手臂上，

① 当时人们在临危时的祈祷词。事见《圣经》。

双手合拢走完生命的路程。
上帝派来了二品天使切鲁宾，
和天使米迦勒[1]，
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圣加百利。
他们把伯爵的灵魂带往天堂。

一七七

罗兰死了，他的灵魂升上了天，
而这时皇帝正赶到龙塞沃。
没有一条大路，没有一条小道，
没有一块空地，没有一寸泥土，
不是躺着一个法国人，就是躺着一个异教徒。
查理高声喊："亲爱的外甥，您在哪儿？
大主教呢？奥里维伯爵呢？
基兰和他的战友基里埃在哪儿？
奥顿和贝朗杰在哪儿？
还有我热爱的伊丰和伊弗瓦？
加斯科涅人安杰里埃、
萨松公爵和安塞依男爵又怎么啦？
鲁西荣的基拉尔老爷，
和我留下的十二太保呢？"
这些问话纯属多余，因为已经无人应答。

① saint Michel，在《圣经》中称"圣米迦勒"，在世俗中常用"圣米歇尔"。参见第1428行。

国王说:"我深感痛苦,
战斗一开我竟然不在!"
他绝望地拉扯胡须,
他的骑士大臣纷纷落下眼泪,
两万人昏倒在地上。
奈姆公爵黯然神伤。

一七八

没有一位骑士大臣,
不是痛苦万状,满面泪痕。
他们哭悼自己的儿子、兄弟、侄甥、
朋友和忠心耿耿的文武大臣。
许多人昏倒在地上。
奈姆公爵不愧是临危不乱的将才,
他首先对皇帝说:
"看前面两里路的地方,
大道上尘土飞扬,
异教徒在那里成群结队。
冲过去报仇泄恨!"
查理说:"啊! 上帝,他们那么远啦!
允许我伸张正义,恢复荣誉!
法兰西的精英全遭他们的摧残!"
国王给吉波恩和奥顿,
给兰斯的蒂波和米龙伯爵下令:
"你们看守战场、峡谷和山岭。

让阵亡的将士就这样躺着，
防止野兽和狮子[1] 伤害他们，
防止侍从和副官走近他们。
你们任何人也不许接触他们，
直到上帝允许我们回来为止。”
他们怀着敬爱之情轻声说：
“公正的皇帝，亲爱的大王，我们照办不误！”
一千名骑士留了下来。

一七九

皇帝下令军号齐鸣，
然后这位英王率领他的大军疾驰。
他们发现了西班牙人的踪迹，
齐心协力奋勇追赶。
国王看到夜色降临，
在一块草地上下马，
伏在地上向天主祈祷，
求他使太阳不转，
黑夜不来，白天不完。
这时来了一位经常向他说话的天使，
立刻向他传达命令：
“查理，策马前进吧，光明不会离你而去。
上帝知道你失去了法国的精英。

① 原注：中世纪宗教仪式中常把龙与狮子看做是魔鬼和地狱的象征。

你可以向罪恶的民族尽情报复。”
皇帝听了这话又上了马。

一八〇

为了查理曼，上帝大显神通，
让太阳悬在空中不动。
异教徒拼命逃窜，法兰克人穷追不舍，
终于在雾谷赶上了他们。
他们快马加鞭赶着敌人逃往萨拉戈萨。
他们枪如闪电把敌人斩尽杀绝。
大路小道全都封住，
步步进逼到了埃布罗河，
河水汹涌湍急，深不可测，
岸边不见渡船、小舟和木筏。
异教徒哀求他们的泰瓦干大神，
然后跳入水中，谁也没有得到神的保护。
携带武器的士兵分量最沉，
成群地遭到灭顶之灾。
一部分人随水漂流不知去向，
幸运儿也灌满了水，
在极度痛苦中溺死于河底。
法国人叫喊：“罗兰，您遭到多大的不幸啊！”

一八一

查理看到异教徒个个死去，
有的死在枪下，大部分死在水里，
大量战利品也由他的骑士缴获，
高贵的国王下马，
伏在地上赞美上帝。
当他站起身，太阳倏忽不见。
皇帝说："大家就在此地扎营吧，
回龙塞沃已经太晚了。
我们的马匹也都疲劳不堪。
卸下马鞍和马嚼，
放到草地上休息。"
法兰克人回答："陛下说得有理。"

一八二

皇帝竖起营帐。
法国人在旷野中下马，
卸掉马背上的鞍子，
退出马嘴里的金马嚼；
把马放在青草茂盛的野地上，
除此也没有其他照料。

精疲力竭的人卧地而睡，
那一夜没有人放哨。

一八三

皇帝躺在一块草坪上。
头边放了那根大长矛。
这一夜他不愿解除武装，
身穿银色红边铠甲，
头系镶金宝玉盔，
佩带盖世无双的神助剑。
一日间色彩变幻三十回。
我们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长矛扎伤。
上帝把这支矛头恩赐给查理，
查理叫人镶配在金柄上。
感谢这份恩宠荣耀，
这支剑取名"神助"。
法国大臣们不会忘记，
因为他们的战斗口号就是"我有神助"。
这说明他们能够所向无敌。

一八四

夜色清，月亮明。
查理躺着，想起罗兰伤心。
想起奥里维、十二太保，
想起他留在龙塞沃血战而死的法国人，
心头久久难以平静。
他不禁流泪哀叹，
祈祷上帝拯救他们的灵魂。
国王伤心过度累坏了身，
他入睡后又辗转难眠。
这时刻法兰克人睡得满地都是，
没有一匹马还能站立不倒，
即使饥饿也都躺着吃草。
人受过大苦后懂的事才会多。

一八五

查理睡梦中也像在受折磨。
上帝派来圣加百利，
奉命保护皇帝。
天使彻夜侍在床边。
他托梦向他预示，

不久将有一场恶战，
种种朕兆非常令人不安。
查理抬头望天，
只看到闪电、狂风、冰雹，
云水翻腾咆哮，
挟着猛火烈焰，
突然朝着他的军队直泻。
木杆长矛、雕金盾牌，
都熊熊燃烧起来。
铁尖枪杆折成碎片，
铠甲钢盔格格作响。
他看到他的骑士失魂落魄。
还有狗熊、猎豹要吞吃他们，
蟒蛇、蛟龙、妖魔、狮身鹰头怪，
总数至少超过三万。
个个都扑向法国人。
法国人高喊："查理曼，救救我们！"
国王充满痛苦和怜悯，
他要去救，但不能如愿：
从林深处冲出一头大狮子，
狰狞可怕，气势吓人；
竟然向国王本人进攻。
人狮抱在一起进行肉搏战。
但是国王不知道谁胜谁负。
皇帝没有从梦中醒来。

一八六

这次梦象以后，又有一次梦象。
他在法国埃克斯宫的一座台阶上，
用两条铁链牵住一头狗熊。
从阿登方向奔过来三十头熊，
每头熊都像人一样说话。
它们说："陛下，把它还给我们吧！
您再把它扣住这不公正。
我们应该援助亲属。"
从宫殿又蹿出一条猎狗。
它避开草地上其他狗熊，
只攻击最大的一头。
这时国王看到一场激烈的战斗，
但是他不知道谁胜谁负。
这也是上帝的天使给他托梦。
查理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

一八七

马西勒国王逃至萨拉戈萨。
在一棵橄榄树前下了马。
他卸下宝剑、头盔和铠甲。

狼狈不堪地往草地上一躺。
整只右手已被砍掉，
流血不止痛得他死去活来。
妻子勃拉米蒙达在他面前，
号啕大哭不胜悲哀。
随她一起的还有两万人。
他们诅咒查理和富饶的法兰西。
他们朝地室奔过去，
对着阿卜林神像破口大骂：
"恶神啊！怎么叫我们受奇耻大辱？
怎么让我们的国王一败涂地？
他供奉你，你却不赐给他恩典！"
然后他们夺走神像的权杖和冠冕，
把两只手在一根柱子上吊住，
又一脚踢翻在地，
用短棍打得四分五裂，
他们剥落泰瓦干的红宝石，
把穆罕默德扔到沟里，
听任猪和狗啃咬踩踏。

一八八

马西勒从昏迷中醒来。
要人扭到圆顶大厅，
墙上装饰彩色的绘画和石雕。
勃拉米蒙达王后对着他痛哭，

又拉头发又叹命苦，
呼天抢地大叫：
“萨拉戈萨啊！今天你失去了
一直为你作主的高贵国王！
我们的神祇做事卑鄙，
早晨战斗中坐视不救。
那些人非常勇猛，简直奋不顾身，
埃米尔若不跟他们交锋，
便显得胆怯无能。
查理皇帝白发美髯，
在阵前勇冠三军。
一旦开战绝不后退。
竟没有人杀了他，这叫人好恨啊！”

一八九

皇帝在鼎盛时代，
驻扎西班牙整整七年，
他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马西勒国王心事重重，
从第一年就频频修书，
向巴比仑的巴利冈求援；
也就是那位埃米尔，年事已高，
比维吉尔和荷马还更老。
国王恳求埃米尔来萨拉戈萨救他；
埃米尔若拥兵不前，国王就弃绝

长期崇拜的神祇和偶像，
皈依神圣的基督信仰，
要跟查理曼妥协。
但是埃米尔相距遥远，迟迟没有赶过来。
他召集四十个王国的臣民，
下令准备大小船只：
木桨船、风帆船、运输船、战斗船。
亚历山大城城南有一座海港，
他下令船队在那里整装待发。
五月，在夏季的第一天，
他的军队扬帆出海。

一九〇

敌国的军队浩浩荡荡。
水兵奋力张帆、划桨、操练。
桅杆顶和船头上，
挂满了水晶石和明灯，
凌空放出万道光芒。
入夜后海面更加美丽，
靠近西班牙的土地，
照得沿岸金光闪亮。
消息传到马西勒那里。

一九一

异教徒不愿中途歇息。
他们走完海路，就驶入河道，
越过马勃里兹和马勃洛兹，
船队沿着埃布罗河上溯。
无数的明灯和水晶石，
通宵达旦照得四周一片光明。
那天，他们抵达了萨拉戈萨。

一九二

天空晴朗，太阳明亮。
埃米尔下船上岸。
埃斯巴纳里走在他的右首，
十七位国王跟在身后，
还有数不清的公侯贵胄。
田野中央一棵月桂树下
一块白色丝毯铺在草地上，
放着一把象牙椅。
异教徒巴利冈坐上，
其他人侍立两旁。
他们的大王首先说话：

"诸位高贵英勇的骑士,请听我说!
查理王,法兰克人的皇帝,
我不说一声他就过不了日子。
他在西班牙全境跟我大打出手,
我要追他到富饶的法兰西。
他一日不死或不被活捉,
我这生决不善罢甘休。"
他用右手套拍打膝盖。

一九三

这时他庄严宣誓:
即使以天下的黄金相劝,
他也要直捣查理的老巢——埃克斯。
部下向他欢呼鼓动。
然后他召来两名谋臣,
克拉里万和克拉里安:
"你们是马尔特拉因国王的孩子,
他从前乐于担任我的信使。
我命令你们去萨拉戈萨,
向马西勒传达我的旨意,
我已经来帮助他抵抗法国人。
时机一到会有一场激战,
把这只绣金手套给他作为信物,
让他戴在右手。
把这根金权杖交给他,

让他来我这里认清他的封邑。
我将赴法国跟查理作战。
查理若不匐匍在地听我发落，
若不抛弃基督信仰，
我将摘去他头上的王冠。”
异教徒说：“陛下说得有理。”

一九四

巴利冈说：“两位大人，上马去吧！
一人拿手套，一人拿权杖！”
他们回答：“敬爱的大王，我们遵命。”
他们一马驰往萨拉戈萨。
他们通过十道城门，越过四座桥
和熙来攘往的所有街道。
当他们走近上城，
听到宫殿那边人声鼎沸；
有一群异教徒
哭天哭地在号丧。
他们不再有泰、穆、阿三神，
但依然恋恋不舍。
他们相互说：“可怜的人，今后怎么办啊？
我们已经大难临头，
马西勒国王性命难保，
罗兰伯爵昨天砍掉了他的右掌。
我们也失去了金头发朱尔法欧。

今天西班牙全要落入法王的魔爪。”
两名信使踩着界石下马。

一九五

他们把马留在一棵橄榄树下。
两名撒拉逊人接过缰绳，
信使提着披风，
直上高高的宫殿。
他们走进圆顶大厅，
向国王致意，但言词不大得体：
“但愿我们头上的穆罕默德、
泰瓦干和阿卜林，
援助国王和保护王后！”
勃拉米蒙达说：“我听到有人在胡言乱语！
我们的神都庸碌无能。
在龙塞沃显示的是邪魔歪道，
让我们的骑士惨遭杀害，
两军酣战时又背弃了我们的大王，
被厉害的罗兰伯爵砍去了右掌，
从此再也不会复原。
查理将统治整个西班牙。
我这个可怜女子会有什么好下场？
天哪！还不如给个男人杀了吧！”

一九六

克拉里安说:"夫人,话不能这样说!
我们是异教王巴利冈的信使。
他说要来保卫马西勒,
给他送来了权杖和手套。
埃布罗河有四千艘我们的船,
木桨船、风帆船、运输船、战斗船,
多得我数也数不过来。
埃米尔武功显赫,
他要去法国进攻查理曼,
不把他杀死也要把他制服。"
勃拉米蒙达说:"找到他不用千里迢迢!
法兰克人就在附近。
他在这个国家已有七年。
皇帝英勇善战,
他宁可战死也不肯退兵。
哪个国王不被他玩弄于股掌?
查理是天不怕来地不怕。"

一九七

马西勒国王听到这里:"你说够了吧!"

接着向信使说:"大人,有话可以跟我说!
你们看到我已死期不远,
我没有了儿女和继承人。
一个儿子已在昨晚被杀害。
请转呈大王前来看我。
埃米尔有权掌管西班牙,
他若愿意接受我把国家交给他。
由他保卫国家抗击法国的入侵!
至于对付查理曼,我给大王出一条好主意,
不出一个月就可把他打败。
你们把萨拉戈萨的钥匙交给大王,
再对他说相信我就不要撤离。"
他们回答:"陛下说得有理。"

一九八

马西勒说:"查理皇帝
屠杀我的人民,蹂躏我的土地,
侵占和掠夺我的城池。
今夜他在埃布罗河畔宿营,
我算过离此不过七里地。
转告埃米尔带了他的军队过去,
我通过你要求他在那里打上一仗。"
他交出萨拉戈萨的钥匙。
两名信使鞠躬退出,
当下回去报信。

一九九

两名信使跨上马背，
迅速驰出城门，
慌慌张张回到埃米尔那里。
他们呈上萨拉戈萨的钥匙。
巴利冈说："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要见马西勒，他人在哪里？"
克拉里安说："他身上受了重伤。
昨天此刻查理皇帝通过峡谷，
他要回到富饶的法兰西。
由精兵良将组成后卫，
其中有他的外甥罗兰伯爵、
奥里维和十二太保，
还有两万名骑士。
马西勒国王向他们进行了偷袭。
他和罗兰狭路相逢，
罗兰用朵兰剑砍他，
砍去了他的右掌。
他也杀死了他的爱子
和麾下不少武臣良将。
马西勒抵挡不住逃了回来。
皇帝对他穷追猛打。
国王要求您去救援，
他把西班牙国家遗赠给您。"

巴利冈开始思考。
他痛苦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二〇〇

克拉里安又说:"埃米尔大王,
昨天他们在龙塞沃打了一仗。
罗兰战死,奥里维伯爵、
查理热爱的十二太保
和两万法国人都已阵亡。
马西勒国王在阵上失去右掌,
皇帝对他穷追猛打。
这块国土上已找不到一名骑士,
他们不是被杀便是在埃布罗河淹死。
法国人驻扎在河岸上,
离这里近在咫尺,
大王可以轻易切断他们的退路。"
巴利冈的眼里露出凶光,
内心激动喜悦。
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大喊:"各位大人,事不宜迟!
大家离船登岸,上马疾驰!
查理曼老贼若不立即逃跑,
马西勒国王的仇今日可报,
我用查理的头颅赔偿他的右掌。"

二〇一

阿拉伯异教徒离船登岸，
然后骑上骡子和马，
除了快马加鞭以外不思其他！
埃米尔把他们全都送上了大路，
再召来心腹之臣吉马尔凡：
"我命令你统率全军人马。"
然后他骑上他的棕色战马，
还带了四位公爵。
他一马骑到了萨拉戈萨。
他踩在大理石界石上下马，
四位伯爵[1] 给他提马镫。
他上了台阶直奔宫殿。
勃拉米蒙达跑过来迎他，
对他说："我的命好苦啊！
陛下，我的大王一败涂地真叫人惭愧！"
她跪倒在他的脚下，埃米尔把她扶起。
他们进了屋里都很悲伤。

① 原文如此。据上文似应为公爵。

二〇二

马西勒国王看到巴利冈，
叫两名西班牙的撒拉逊人：
“抱住我，扶我起来。”
他左手取起一只手套。
马西勒说：“国王陛下，埃米尔，
我把我的全部土地赠与你
——萨拉戈萨及其所属的领地。
我失去了一切：自己和手下人。”
埃米尔回答：“我为此非常难过！
我不能跟您长谈。
我要给查理一个措手不及。
不管怎样我接受您的手套。”
他含着眼泪走了，非常伤心。
他走下宫殿的台阶，
跳上马四蹄如飞去追赶队伍，
还一直跑到了前面。
他隔一回喊一声：
“异教徒，冲啊！法国人已经望风而逃了！”

二〇三

天空出现最初的曙光，
查理皇帝从梦中醒来。
圣加百利奉上帝之命守护在旁，
举手在他的身上做个手势。
国王解下武器放在地上，
全军将士也无不如此。
他们一上了马背又匆忙疾驰，
两旁的道路宽又长，
他们奔向龙塞沃战场，
凭吊惨败后的景象。

二〇四

查理来到了龙塞沃。
看到尸体眼泪滚滚下落。
他对法国人说："各位大人，你们慢慢走，
因为我必须走在众人之前，
去找外甥的遗体。
那时在埃克斯城里举行过一次盛会，
英勇的骑士都豪情回顾
艰苦卓绝的血战硬仗。

我听到罗兰这样说：
他若战死异国，
必然身先士卒，
面孔朝向敌国土地；
大将军要在征战中结束一生。”
查理走在前面有一箭之地，
首先登上了一座山冈。

二〇五

当皇帝寻找外甥时，
见到草丛中多少花朵
都染上将士的血迹！
他一阵心酸忍不住落泪。
国王来到了两棵树下。
认出三块石墩上有罗兰的剑痕。
外甥就躺在草地上，
查理哪有不悲恸的道理！
他下马奔了过去。
双手把他抱住，
竟伤心得昏倒在尸身上。

二〇六

皇帝从昏迷中苏醒。
奈姆公爵、阿斯林伯爵、
安茹的乔弗瓦和他的兄弟亨利，
扶起国王，站到一棵松树下。
他望着外甥躺在地上，
一片深情念起了悼词：
"好罗兰，上帝会给你怜悯！
你是盖世无双的骑士，
身经百战，无往不胜。
我的荣耀也要随你而去了！"
查理情不自禁又昏了过去。

二〇七

查理国王从昏迷中苏醒。
四位大人把他扶起。
他望着外甥躺在地上，
尸体还有弹性，但是血色全无，
两眼往上翻，目光早已昏暗。
查理向他诉说他的一片虔诚和爱：
"好罗兰，上帝会把你的灵魂

带往天堂乐园跟天使为伍！
你的君王在西班牙有负于你！
今后没有一天不为你难过，
精力与胆略也会大损！
我再也没有你这样的栋梁大臣，
天下也找不到知心人。
我虽有亲属，都不如你那么英勇。”
他手扯自己的头发。
法兰克十万大军俱悲恸万分，
没有一人不是痛哭失声。

二〇八

“好罗兰，我要回法兰西。
当我回到拉昂的宫殿，
会有各国藩王朝觐，
问起：‘哪位是伯爵大将？’
我只能说已在西班牙捐躯。
此后我人在治国，心在忧伤，
没有一日不流泪不叹息。”

二〇九

“好罗兰，英勇的武士，风华正茂，

当我回到埃克斯的教堂，
藩王们会来打听消息；
我宣布的事太意外太可怕了：
'随我南征北战的外甥，今已不在人世。'
萨克森、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其他敌国，
罗马人、阿普里亚人、巴勒莫人、
阿非利加人和加利芬人，
都会纷纷起来造反，
我今后将会多灾多难。
历来督阵的大帅早已西归，
谁带兵有这么大的权威？
法兰西啊，你损兵折将！
简直叫我痛不欲生！"
他开始拉扯花白胡须，
还把头发也扯了下来。
法国十万大军都昏倒在地。

二一〇

"好罗兰，上帝会给你怜悯！
愿你的灵魂升入天庭！
谁杀了你，也毁了法兰西。
为我而牺牲的藩臣，
也都叫我痛不欲生。
愿上帝和圣马利亚之子赐恩，
在抵达西兹大峡谷以前，

让我的灵魂在今天与肉体分离，
跟他们的灵魂相聚，
而肉体与他们的肉体同葬一地！”
他落下眼泪，拉扯白须。
奈姆公爵说：“查理伤心极了！”

二一一

安茹的乔弗瓦说：“皇帝陛下，
不要过度悲伤，要节哀！
请下令在各个角落寻找
跟西班牙人作战而死的将士们。
把他们埋入同一个墓坑。”
国王说：“那就吹号吧！”

二一二

安茹的乔弗瓦吹起号角。
查理命令法国人都下马。
他们找到死去的朋友，
立刻放入同一个墓坑。
在场有许多主教、本堂神甫、
主持、司铎、剃度的修士，
都以上帝的名义宽恕和赐福。

他们还烧起了没药和麝香，
热诚地超度亡灵，
隆重地入殓下葬。
除了让他们留在原地，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二一三

皇帝还下令给罗兰、奥里维
和杜平大主教整容化妆。
当着他的面剖开三具尸体的胸膛，
掏出三颗心放到一块丝巾上，
一齐放入一只白玉匣子内。
然后把三位王爷的尸体，
用香料和酒洗干净，
裹上几张麂皮。
国王命令蒂波、吉波恩、
米龙伯爵和奥顿侯爵：
“把它们装上三辆马车运走。”
尸身上盖一块格拉扎地毯。

二一四

查理皇帝正要启程回转，
面前忽地出现异教徒的先锋部队。

领头的是两名信使，
他们以埃米尔的名义向他宣战：
“狂妄的国王，休想脱身。
巴利冈骑马随后就到。
他从阿拉伯调来千军万马，
今天试一试你是不是英勇。”
查理国王抚拂他的长须，
损兵折将的痛苦袭上心头。
他目光严厉地注视他的队伍，
然后高声大吼：
“法国将士们，拿起武器上马！”

二一五

皇帝第一个披挂戎装。
他迅速穿上铠甲，
系结头盔，佩带神助剑，
太阳也难掩它的光芒。
胸挂皮丹纳盾牌，
手握长矛挥舞几下，
然后骑上丹双渡——那是在
马苏纳山下杀死了纳尔邦的马帕兰，
蹚水到河里才驯服的一匹宝马。
他放开缰绳，连踢马刺，
在十万将士眼前疾驰而过。
他向上帝和罗马的圣徒求助。

二一六

法国人下马,站满了山野,
十多万人同时披挂扎靠,
他们拥有合适的装备、
千里骏马和精美武器。
他们身手矫健地跃上马鞍。
他们会选择时机大战一场。
头盔上旌旗飘拂,
查理看到军容威壮,
叫唤普罗旺斯的佐士朗、
奈姆公爵、美因茨的安丹姆:
"有这样的藩臣使人充满信心,
跟他们一起就明白不用担忧。
阿拉伯人若不知难而退,
要为罗兰的死还清血债。"
奈姆公爵说:"上帝让我们如愿以偿吧!"

二一七

查理叫唤拉贝尔和纪姆梅尔。
国王对他们说:"大人,我下命令,
由你们递补奥里维和罗兰的职务,

一个执长剑，一个拿坳里风，
骑了马冲在队伍前面；
后随一万五千名法兰克人，
个个要年轻英勇。
后面再安排同样数目的将士，
由吉波恩和洛朗率领。”
奈姆公爵和佐士朗伯爵
指挥联队，排好阵容。
他们在选择时机大战一场。

二一八

法国人组成第一、二联队。
接着又组织第三联队。
这中间有巴伐利亚的藩王，
估计有两万人马。
这些人决不会临阵脱逃。
除了攻城掠地的法国人以外，
查理最宠的就是他们。
由丹麦武将奥吉伯爵率领
——这是一支铁军。

二一九

查理皇帝有三支联队。
奈姆公爵随后又组成第四支联队，
包括忠诚的藩王爷。
他们都来自德意志土地。
据众人说有两万人。
马匹武器齐全，
决不会因贪生而中止战斗。
由色雷斯的赫曼公爵率领；
他宁死也不做懦夫。

二二〇

奈姆公爵和佐士朗伯爵
把诺曼人组成第五联队；
据法兰克人说有两万人。
他们武器精良、战马飞快，
决不会因贪生而投降。
天底下打仗最勇敢的就数他们。
由理查老将率领作战，
他将用锋利的长矛刺杀。

二二一

还有第六支联队由布列塔尼人组成。
一起有三万名骑士；
这些人骑在马上一派大将风度。
枪杆涂彩，旌旗竖立。
他们的王爷叫欧顿。
他命令尼佛隆伯爵，
兰斯的蒂波和奥顿侯爵：
“我把部下交给你们指挥。”

二二二

皇帝有了六支联队。
奈姆公爵然后又组成第七支，
包括普瓦图人和奥弗涅的大臣；
可能有四万名骑士，
骑骏马，执利器。
他们驻在另一座山下的溪谷里。
查理举起右手向他们祝福。
由佐士朗和高特塞尔姆率领。

二二三

奈姆用佛兰德人和弗里斯的大臣，
组成第八支联队。
有四万多名骑士。
这些人决不会放弃战斗。
国王说："这些人会为我效命。"
由加利西亚的朗波和阿蒙，
像真正的骑士协力指挥。

二二四

奈姆和佐士朗伯爵
组成第九支勇士联队，
他们来自洛林和勃艮第。
细算一下也有五万骑士，
戴头盔，穿铠甲，
使用短柄铁矛。
阿拉伯人若不知难而退，
莫怪他们冲上去手下无情。
他们由阿尔贡公爵梯埃利率领。

二二五

第十支联队是法国王爷的部队，
拥有十万精兵良将。
他们体魄健硕，相貌堂堂，
须发都已花白，
穿上双层铠甲，
佩带法国剑和西班牙剑。
手提华丽的盾牌，上绘显明的族徽。
他们跳上马背，要求请战。
高喊："我有神助！"查理曼和他们一起。
安茹的乔弗瓦手持大王旗，
这是圣彼得的遗物，从前叫"罗马"旗，
今改名为"神助"。

二二六

皇帝跳下马背，
俯首伏在草地上。
他抬头朝着上升的太阳，
内心深处向上帝祈祷：
"真正的天父，我求你今天保佑。
约拿被大鲸鱼吞在肚里，

正是你救他脱了险；
是你保护了尼尼微王；
是你对但以理施展神奇，
不使他在狮子坑里受到伤害。
是你从大火中救出三名小孩[1]！
我求你今天也爱护我！
愿上帝怜悯，允许我
为外甥罗兰报仇雪恨！”
他祈祷完毕站起身，
在头上用力划了个十字礼。
国王骑上他的骏马，
奈姆和佐士朗给他提马镫。
他拿起他的盾牌和锐利的长矛。
他身手利落，老当益壮，
充满自信，脸上发光。
他稳坐在鞍子上策马前进，
身前身后都吹起军号，
坳里风的声音更把一切压倒。
法国人为罗兰痛哭哀悼。

二二七

皇帝骑在马上神采奕奕。
长须在铠甲前飘拂。

① 事见《圣经·但以理书、约拿书》。

其他人爱他也摹仿他，
十万法兰克人以此表示团结一致。
他们越过了高山崇岭，
穿行在深谷险关，
走完了山口和荒漠。
他们行军到了西班牙境内，
在一块平原上安营扎寨。
巴利冈的先锋部队已经折回。
一名叙利亚人向巴利冈汇报：
“我们见到了高傲的查理国王。
他的将士们充满自豪，无意跟他分道扬镳。
拿起武器吧，必将有一场恶战！”
巴利冈说：“是的，好藩王本该如此。
吹起军号，让我的异教将士了解情况。”

二二八

全军鼓角齐鸣，
响彻云霄。
异教徒下马披挂戎装。
埃米尔也不甘心落在人后。
他穿上红下摆铠甲，
系好镶玉金盔，
然后把宝剑佩在左腰。
他听说查理的剑名，
也给自己的剑起个显赫的名号。

(这名号叫"天宝"。)
这也成了他的战斗口号,
要他的将士在阵前高呼。
他把宽阔的盾牌系在颈前,
金盾环四边镶有水晶,
绑带用绣玫瑰的丝条做成。
他手执的长矛叫诛尔戟,
矛杆粗若一把大锤,
要用骡子驭着才能搬动。
巴利冈跨上战马,
乌特梅的马居尔给他提马镫。
这位王爷骑在马上巍巍像座高塔,
他虎背熊腰,
胸膛厚实,
两肩宽阔,面色清朗,
表情傲慢,
鬈发如夏天的花一样白。
他身经百战,勇不可挡。
天哪! 他若是基督徒,必是个了不起的将帅!
他用马刺刺得马流鲜血,
一提缰绳跃过一条深沟,
量一量足有五十尺宽。
异教徒喝彩:"保家卫国非他不可!
法国人要来跟他较量,
必定是来一个死一个。
查理不逃才是老糊涂了。"

二二九

埃米尔是个全面的将才。
他的胡须跟花朵一样白；
对教义精通渊博，
在战场骁勇善战。
他的儿子马普洛米是卓越的骑士，
高大强壮，不愧为将门虎子。
他对父亲说："陛下，要快马加鞭！
我怕我们会追不上查理！"
巴利冈说："我们会遇上他，因为他是大勇的人；
许多纪功歌都吟唱他的事迹。
但是他失去了外甥罗兰，
实力大损，难与我们抗争。"

二三〇

巴利冈对他说："马普洛米，我的好孩子，
前天，忠诚的藩王罗兰，
骁勇善战的奥里维，
查理宠爱的十二太保，
法国两万名将士都先后阵亡。
其余人我都视同草芥。

二二九

埃米尔是个全面的将才。
他的胡须跟花朵一样白；
对教义精通渊博，
在战场骁勇善战。
他的儿子马普洛米是卓越的骑士，
高大强壮，不愧为将门虎子。
他对父亲说："陛下，要快马加鞭！
我怕我们会追不上查理！"
巴利冈说："我们会遇上他，因为他是大勇的人；
许多纪功歌都吟唱他的事迹。
但是他失去了外甥罗兰，
实力大损，难与我们抗争。"

二三〇

巴利冈对他说："马普洛米，我的好孩子，
前天，忠诚的藩王罗兰，
骁勇善战的奥里维，
查理宠爱的十二太保，
法国两万名将士都先后阵亡。
其余人我都视同草芥。

封邑也成了他没有见到和获得的美梦。

二三二

埃米尔骑马穿过他的队伍，
身后跟随身材魁梧的儿子。
托尔勒和达巴摩两位国王，
立刻组织了三十支联队，
骑士的数目着实惊人，
最小的联队也有五万人。
第一联队是布腾特洛人，
第二联队是大脑袋的米森人，
他们背上的脊梁骨旁，
像野猪似地长满了长毛。
第三联队是纽布莱人和波洛人，
第四联队是布仑人和埃斯克拉渥人，
第五联队是索博人和索尔斯人，
第六联队是亚美尼亚人和摩尔人，
第七联队是杰里科人，
第八联队是尼格里洛人，第九是格鲁人，
第十联队是巴里达堡人：
这地方的人从来不做好事。
埃米尔以穆罕默德的奇迹和圣体，
声嘶力竭地发誓：
“法国查理疯狂进军。
他不思后退必有一场好战；

金冠再也不会戴上他的脑袋。”

二三三

然后他们又组成十支联队。
第一联队是面目狰狞的迦南人，
他们从安非谷远道而来。
第二联队是土耳其人，第三联队是波斯人，
第四联队是(凶残的)贝切奈克人，
第五联队是苏特拉人和乌桓人，
第六联队是奥马鲁人和犹结人，
第七联队是塞缪尔的将士，
第八联队是包鲁斯人，第九联队是斯拉夫人，
第十联队是荒漠中的奥西恩人，
这个民族不信我们的天主，
还比哪个民族都更狡猾。
皮肤跟铁一般坚硬，
所以不需要头盔和铠甲，
在打仗中心狠手辣。

二三四

埃米尔下令组织十支联队。
第一支由马普鲁斯的巨人族组成，

第二支是匈奴人，第三支是匈牙利人，
第四支是大巴第斯城的人，
第五支是瓦潘奴斯人，
第六支是马孽斯人，
第七支是卢斯人和阿斯特里蒙人，
第八支是阿戈里人，第九支是克拉崩人，
第十支是弗隆得的大胡子兵，
这个民族从来不爱上帝。
据法国史载是三十支联队。
兵多将广，号角嘹亮。
异教徒威武地驰骋在疆场上。

二三五

埃米尔也是顶天立地的人物。
他下令叫人举着他的龙旗，
泰瓦干和穆罕默德的旗帜，
阿卜林恶神的一尊雕像走在前面。
十名迦南人骑着马四周巡回；
他们高声呼叫：
“谁要得到神的保佑，
必须诚惶诚恐祈祷侍候！”
异教徒低头缩脖子，
带了闪光的头盔朝地上磕。
法国人说：“你们这些贼没有多久可活！
今天就把你们统统杀光！

上帝啊！保护查理吧！
让这场仗以他的名义而打！”

二三六

埃米尔这人足智多谋。
他召唤儿子和两位国王：
“王爷，你们骑马走在前面，
我的联队由你们统领；
最精锐的三支留下跟我：
一支是土耳其人，一支是奥马鲁人，
第三支是马普鲁斯的巨人族。
奥西恩人也随我左右，
一起进攻查理和法国人。
皇帝若要跟我较量，
必叫他身首分离。
他可以相信不会有其他下场。”

二三七

军队威武雄壮。
队伍之间没有山岩悬崖，
也没有森林树木，可以让人藏身。
他们在旷野上彼此一览无遗。

巴利冈说:"好啦,我的异教兄弟,
放马过去打仗吧!"
奥卢芬的安布尔高擎军旗。
异教徒高呼他们的战斗口号:"天宝!"
法国人说:"今天要打得你们落花流水!"
他们放开嗓门大叫:"我有神助!"
皇帝下令吹响军号,
将士听到坳里风个个豪情满怀。
异教徒说:"查理的军队真是威风凛凛。
我们将有一场生死恶斗。"

二三八

乡野广阔,平原浩大。
镶玉金盔和盾牌,
朱红铠甲和长矛,
铁杆上的旌旗,都闪闪发光。
号角响,高亢嘹亮,
坳里风声直上云霄。
埃米尔叫唤他的兄弟,
他是佛洛瑞德国王迦那贝,
他的领地直至塞夫莱山谷。
埃米尔指着查理的军队:
"你看赫赫有名的法国人好不神气!
皇帝骑在马上不可一世;
后面跟着长大胡子的人,

他们的长须挂在铠甲前，
像镜子前的一堆白雪。
他们用长矛和剑进攻，
我们将有一场生死恶斗，
谁都不曾见过有这样激烈。”
巴利冈冲到他的联队前面，
离开还有一竿子远，
对他们这样说：
“异教徒，过来吧，我来开路。”
他挥舞长矛，
把矛头指向查理。

二三九

查理曼看到埃米尔，
他的龙旗、旌旗、军旗，
还有阿拉伯异教徒大军，
除了他占据的这块地方以外，
真是挤得满坑满谷，
法兰西国王大声高呼：
“法国的王爷们，你们都忠心耿耿。
个个都身经百战！
看啊，异教徒都是些骗子懦夫。
他们的宗教不值一文，
他们人多，只是乌合之众！
谁不愿跟我，可以退后！”

他用马刺催马，
丹双渡举蹄跳了四下。
法国人说："国王多么英武！
请陛下放马过去；我们个个紧随不舍。"

二四〇

天空晴朗，阳光照耀。
兵强马壮，军容堂堂。
前军已是一片刀光剑影。
拉贝尔伯爵和纪姆梅尔伯爵
放开骏马的缰绳；
他们猛踢马刺。法兰克人开始奔驰，
用锐利的长矛刺杀。

二四一

拉贝尔是勇猛的骑士，
他用金马刺踢马，
直取波斯国王托尔勒。
盾牌和铠甲哪里挡得住他的攻击，
金长矛刺进了他的身体，
跌下马背死在小草丛上。
法国人说："天主会帮助我们！

查理执行天意，我们对他矢忠不渝。”

二四二

纪姆梅尔进攻卢斯国王。
他刺穿他的花纹盾牌，
然后又击碎他的铠甲；
整面旌旗都捅进了他的身体，
不论是哭是笑，把他打下马背死了。
法国人为这一招高喊：
“将士们，冲啊，不要坐失良机！
查理讨伐异教徒是执行天意，
上帝选择了我们去进行真正的审判。”

二四三

马普洛米跳上一匹白马，
冲入法军阵中。
不分青红皂白大杀大砍，
只杀得人仰马翻死在一堆。
巴利冈带头大喊：
“将士们，养兵千日全在今朝。
你们看到我的儿子在寻找查理，
挺枪向众家敌将挑战。

有这么好的藩臣我于愿已足。
用你们锋利的长矛去给他增援!”
异教徒听了这话往前冲，
大刀阔斧真是一场好杀。
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在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二四四

兵多将广，杀气腾腾。
所有的队伍都在交锋，
异教徒武艺枪法也很高强。
上帝！多少支枪杆折成两段，
多少块盾牌砸成碎片，多少件铠甲散落如断线！
你看到遍地都是尸体，
血流成河，把青草绿地
（染得红成了一片）。
埃米尔鼓动他的信徒：
“大臣们，向基督徒冲杀!”
这场战斗残酷凶猛，
冲突激烈可说是空前绝后。
直到夜色来临也不想收兵。

二四五

埃米尔鼓动他的将士：
“异教徒，杀啊，到这里就为了这背水一战。
我会给你们高贵漂亮的女人，
我会给你们封邑、土地和庄园。”
异教徒齐声响应：“我们遵命。”
他们连连刺杀，折断了无数长矛，
他们又抽出十万把宝剑。
这场混战怵目惊心，
身历其境的人才算是看到了真正的战争。

二四六

皇帝动员他的法国人：
“各位大臣，我爱你们，我信任你们。
你们跟随我南征北战，
征服了多少国家，推翻了多少国王！
不以我的情意、土地和财富，
我知道就不足以犒赏你们。
那晚在龙塞沃，你们的儿子、兄弟、继承人遭杀，
你们要为他们复仇。
我有权利对异教徒实行惩罚。”

法兰克人说:"陛下说得有理。"
两万人在他的身边,
异口同声做出响应,
即使惨遭死亡也不离他而去。
人人都是折断了长矛,
再拔出宝剑刺杀。
这一仗真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啊!

二四七

马普洛米在战场上横冲直撞,
把法国人杀了好一阵子。
奈姆公爵狠狠地盯着他看,
奋不顾身冲过去袭击。
他刺穿他的盾牌边沿,
刮掉他的铠甲下摆的表面,
把黄旗整个儿刺进他的身体。
把他打下马背死在万人冢里。

二四八

埃米尔的兄弟迦那贝国王,
用马刺猛蹬他的坐骑;
他拔出水晶球宝剑,

打在奈姆的太子盔上，
头盔掉下半片，
钢环也切断了五个。
风帽已不起作用，
削去头发碰到了肉，
一块头皮还削落在地上。
这一记好厉害！公爵晕头转向，
没有上帝保佑早跌下马背。
他伸出两臂抱住战马的颈子。
异教徒若再击一下，
这位高贵的藩王会当场毙命。
这时查理一马赶到，来救他脱险。

二四九

奈姆公爵处境十分危难，
异教徒迫使国王迅速行动。
查理对他说："恶贼！你攻击他是打错了主意！"
他舍生忘死地冲了上去，
刺穿他的盾牌，压住他的胸口，
撕裂铠甲上的透气孔，
把他打死在地，马背上留下一只空鞍。

二五〇

查理曼大王感到非常痛苦，
目睹奈姆在他面前受了伤，
鲜血滴在青草地上。
皇帝低声对他说：
"亲爱的奈姆王爷，骑着马跟我一起！
那个混蛋跟您纠缠不清，他已经死了，
我一矛捅穿了他的身体。"
公爵回答："陛下，您是我的信心。
我若不死，必将大力报效。"
他们并辔一起走，像两个好朋友。
他们周围两万法国人，
没一个不在拼命厮杀。

二五一

埃米尔在战场上直奔而来，
他要进攻纪奈曼伯爵。
他把他的白盾牌刺穿在胸前；
撕破了他的铠甲下摆，
把他的身体劈成两片，
打死在骏马脚下。

然后他又杀了吉波恩和洛林，
还有诺曼领主理查老臣。
异教徒高喊："天宝剑大发神威！
王爷，杀啊，这是我们的保障！"

二五二

啊！这些阿拉伯、奥西恩、阿戈里
和巴斯格的骑士，真是不见到不知道厉害！
他们用长矛直刺横扫。
法国人也决没有后退的念头。
双方阵营都伤亡惨重。
天黑了还是杀声震天。
法国将士战死者数目惊人。
收兵前还会添多少鬼魂！

二五三

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杀得难分难解。
长枪和长矛纷纷折断。
谁见到盾牌如何打烂；
谁听过白铠甲如何碎裂，
盾牌如何压扁了头盔；
谁看了骑士摔下马背、

士兵喊叫和倒地死去的景象；
谁也忘不了这一场浩劫！
战斗真是惨不忍睹。
埃米尔祈求阿卜林、
泰瓦干和穆罕默德：
“我的神爷，我一直虔诚侍候。
以后还要给你们塑金身神像。”
(……)①
这时一名近臣吉马尔凡走到面前，
带给他一条噩耗：
“巴利冈陛下，大事不好了。
马普洛米太子阵亡，
迦那贝亲王也被杀死。
两名法国人侥幸获胜，
其中一名我相信是皇帝：
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
雪白的胡须好似四月里的鲜花。”
埃米尔放下头盔，
脸色立刻阴暗下来：
他真是痛不欲生。
他叫唤乌特梅的赞格勒。

① 原注：一般认为这里少了第 3494 行。

二五四

埃米尔说:“赞格勒,您往前来!
您不但勇敢,还足智多谋,
我一直对您言听计从。
您怎样看阿拉伯人与法国人?
这一仗我们的胜负如何?”
那位大臣回答:“巴利冈,您是凶多吉少。
神爷也保佑不了。
查理威严,他的将士勇武,
我未曾见过有人这样不顾死活。
您必须向奥西恩的王爷、
土耳其人、安弗仑人、阿拉伯人和巨人族调兵。
无论如何,事不宜迟。”

二五五

埃米尔的胡须挂在胸前,
像山楂花似地洁白。
无论如何他不愿一走了事。
他把嘹亮的号角放到嘴前,
吹得异教徒个个听见。
他集中战场上的所有联队。

奥西恩人喊声马嘴声响成一片，
阿戈里人像狗似地狂吠。
他们不顾死活向法兰克人冲，
密集的兵阵也溃不成军。
这一冲死了七千人。

二五六

奥吉伯爵向来是条好汉。
穿戎装的藩臣哪个都不及他。
他看到法国联队溃不成军，
他叫唤阿尔贡的梯埃利公爵、
安茹的乔弗瓦和佐士朗伯爵。
他情绪激动，对查理说：
“您看见么，异教徒把您的将士杀了！
若不立即报仇雪耻，
头上枉戴了这顶皇冠！”
没有人接口说一个字。
他们用力蹬马刺，催马疾驰，
遇到异教徒就劈头打去。

二五七

查理曼国王狠命地刺杀。

还有奈姆公爵、丹麦王奥吉
和高擎军旗的安茹的乔弗瓦。
丹麦王奥吉浑身是胆。
他催着马全力往前奔，
直取擎龙旗的那个人。
当下就把安布尔、龙旗、
国王的军旗打翻在地。
巴利冈看到他的旗子倒下，
穆罕默德的旗子屹然不动。
埃米尔开始感到
顺合天意的是查理曼，而不是他。
一百多个阿拉伯异教徒转身想逃。
皇帝叫唤他的法国人：
“各位大臣，帮不帮我完成天主的大业？”
法兰克人回答：“这还用问吗？
谁不奋勇杀敌，谁是十足的懦夫！”

二五八

白天过去，又来了黑夜。
法兰克人和异教徒还在用剑劈杀。
唯有英勇的将领才让两军这样苦战。
他们没有忘记各自的战斗口号。
埃米尔喊：“天宝！”
而查理喊那无人不晓的“神助！”。
听到高亢嘹亮的叫声，彼此认清了对方。

两人相遇在战场中央。
他们相互刺杀,用长矛
狠狠打在对方加箍的盾牌上。
巨大的盾心砸破,
铠甲的下摆撕落,
但是都没有伤到皮肉。
马肚带断裂,马鞍子掀翻,
两位国王跌在地上打个滚,
立刻又站住脚跟,
气昂昂地拔出宝剑。
这场决斗迫在眉睫,
不分个你死我活也决不会罢休。

二五九

富饶的法兰西的查理英勇绝伦,
埃米尔也毫无惧色。
他们挥舞赤裸裸的长剑,
在对方的盾牌上猛砍,
削去了上面的双层牛皮和木板;
钉子脱落,盾心震裂;
然后又毫无遮挡地打在铠甲上;
闪亮的头盔上火星四溅,
这场决斗决不会停歇,
除非有一人呜呼哀哉。

二六〇

埃米尔说:"查理,你要三思,
下决心向我悔过。
你杀了我的儿子,我已知道,
你背信弃义还要夺我的江山。
速速归顺,我给你划地封疆,
并护送我一路到东方。"
查理回答:"这对我是奇耻大辱!
异教徒休想得到我的和平与友谊。
除非你接受上帝的信仰、
基督的教义,我会立即爱你;
以后信奉万能的天主。"
巴利冈说:"你说的是一派胡言。"
他们又拿起佩剑对攻。

二六一

埃米尔力大无边。
他猛击查理曼的褐色钢盔,
钢盔给他砸碎在头上;
宝剑碰上细软的头发,
还割去了一片肉,

骨头都露了出来。
查理一个踉跄，几乎倒在地上；
但是上帝不让他死亡或失败。
圣百加利又回来找他，
问："伟大的国王，你怎么啦？"

二六二

查理听到天使的圣言，
对死亡既不害怕也不畏惧；
气力和知觉又骤然恢复。
他用法兰西剑进攻埃米尔，
砸碎他的头盔，珍宝上迸出火花，
劈开他的脑壳，脑浆往外四溅，
面孔裂到白色长髯，
打得他一下子气绝身亡。
"我有神助！"这声高喊像召集令，
奈姆公爵听到赶来，
他牵过来丹双渡，伟大的国王上了马。
异教徒转身就逃，上帝不让他们顽抗。
法国人在后面紧紧追赶。

二六三

异教徒四处溃逃，这是上帝的旨意。
皇帝也在法军队伍内猛追。
国王对他们说："各位领主，为死者报仇吧，
让你们的怒火怨恨发泄吧；
早晨我看到你们流了眼泪。"
法兰克人回答："陛下，这是我们的责任。"
人人精神振奋，大砍大杀。
战场上的敌人很少幸免于难。

二六四

真是杀气腾腾，烟尘滚滚。
异教徒溃逃，法国人穷追。
一直追到了萨拉戈萨。
勃拉米蒙达站在塔顶上，
随同一起的有伪教的神职人员，
这些人上帝决不会喜欢：
他们都没有受过训诫和剃发礼。
当她看到阿拉伯人遭到屠杀，
她高喊："穆罕默德，救救我们吧！
啊，高贵的王，我们的将士一败涂地，

埃米尔又被无耻地杀害。”
马西勒听到这话，转身面对墙壁，
两眼流泪，垂头丧气：
他受不住厄运的打击，痛苦而死。
灵魂给魔鬼带着走了。

二六五

异教徒死的死了，跑的跑了。
这场战争由查理赢得了胜利。
他推倒了萨拉戈萨的城门，
现在他知道城内已无人防守。
城池攻下了，他的人马也跟了上来；
这一夜他们以武力强行进驻。
白发长髯的国王多么自豪，
勃拉米蒙达向他献出城楼，
十座大楼，五十座小楼。
上帝相助，必然成功。

二六六

白天过去，黑夜来临；
明月高悬，星光璀璨。
皇帝占领了萨拉戈萨；

一千名士兵在城内搜索，
进了犹太教堂和清真寺；
手拿铁锤和斧子，
把神位偶像统统砸碎，
魔法和邪说丝毫不留。
国王信奉上帝，要举行宗教仪式，
他的主教们给净水祝福，
带异教徒进了圣洗堂。
谁若反抗查理，
就被逮捕、火烧或杀掉。
十万多人受了洗礼，
都成了真正基督徒，只除了王后一人。
她成为俘虏，押到富饶的法兰西，
国王希望她接受爱的感召而皈依上帝。

二六七

黑夜过去，晨光初现。
查理占领了萨拉戈萨的塔楼；
留下一千名久经沙场的骑士，
以皇帝的名义驻守城池。
国王率领将士骑上马，
还押着勃拉米蒙达，
但是决不让她受罪。
他们轻松愉快走在路上，
精神抖擞通过纳尔榜。

他又来到强大的城池波尔多，
在高贵的圣索兰祭台上，
放好盛满金银财宝的坳里风。
朝圣者入内就可看到。
他乘上那里停靠的大帆船通过纪龙德河。
他带领外甥罗兰、
高贵的战友奥里维、
睿智英勇的大主教来到布莱依。
他下令用白棺木盛殓，
然后安葬在圣罗曼。
法兰克人把他们交给了上帝和他的天使。
查理翻山越岭，马不停蹄，
来到了埃克斯。
一直骑到台阶前才勒住缰绳。
他一走进自家的皇宫，
派遣传令官召集
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洛林和弗里森的法官；
又叫来日耳曼人、勃艮第人、
普瓦蒂埃人、诺曼人、布列塔尼人，
还有法国最贤良的人。
这样开始对加纳隆的审判。

二六八

皇帝从西班牙回来了，
他到了埃克斯——法国最美的宫殿。

他走上宫里进入大殿。
这时来了一名美丽的少女奥德。
她对国王说:"罗兰将军在哪里?
他起过誓要娶我做妻子。"
查理不胜悲哀,
他抚摩白髯,眼泪夺眶而出:
"亲爱的孩子,你打听的人已经不在。
我会给你说一门更好的亲事,
那是我的儿子路易,
他将继承我的帝国,无人可比。"
奥德说:"对我说这话好生奇怪。
罗兰死后我再贪生,
上帝、圣徒和天使不会容忍!"
她脸色苍白,昏倒在查理曼的脚下:
当下也就死去——愿上帝怜悯她的灵魂!
法国的大臣都哭泣叹息。

二六九

美丽的奥德走完她的人生。
国王以为她一时昏迷。
对她充满怜爱,不由也流下眼泪。
他抓住她的手,把她扶了起来,
她的头耷拉在肩上。
当查理看清她已死去,
立刻叫来四位伯爵夫人,

护送亡人到女修道院，
通宵派人守灵。
尸体埋在祭台下肃穆庄严，
国王给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二七〇

皇帝回到了埃克斯。
逆贼加纳隆全身镣铐枷锁，
关在宫殿前的老城区。
奴隶把他绑在一根木柱上
用麂皮带缚住他的双手；
他们用短棍拷打他，
因为他不配得到其他待遇。
他要在苦刑中等待审判。

二七一

在古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查理召集许多封邑的藩王。
他们聚首在埃克斯的皇家教堂。
这天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节日，

有人说这是圣西尔威斯特节[1]。
这时宣布审判加纳隆，
他犯了叛国大罪。
皇帝下令把他押到面前。

二七二

查理曼国王说："各位领主王爷，
请依法给我惩处加纳隆！
远征西班牙时他跟我在军中，
我的两万法国人被他害去了生命，
其中有我的外甥——诸位再也不会见到，
还有勇武儒雅的奥里维。
他贪财出卖了十二太保。"
加纳隆说："我若一言不发就会是个叛徒！
罗兰不该损害我的名誉和财产[2]，
我因此要他死亡和失败，
我决不承认这是什么叛国罪。"
法兰克人说："这事我们可以辩论。"

① 原注：公元 314—335 年的罗马主教，世认为是基督教第一任教皇。
② 原注：此句原文意义模糊，不知所指；暂按此义而译。

二七三

加纳隆站在国王面前，
精力充沛，神采飞扬；
他若忠诚完全是一位大将。
他看到法国人、全体法官，
还有三十名亲人跟他一起，
于是声音宏亮地申辩：
“为了上帝的爱，请大人听我一言！
我追随皇帝南征北战，
赤胆忠心侍奉左右。
他的外甥罗兰却视我为眼中钉，
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我奉命出使去见马西勒国王，
用计谋才得以生还。
罗兰武夫、奥里维和他们的同伙，
我敢说只会龟缩在后。
查理和其他王爷都亲耳听到。
我报了仇，但没有背叛。”
法兰克人说：“这事我们可以辩论。”

二七三

加纳隆站在国王面前，
精力充沛，神采飞扬；
他若忠诚完全是一位大将。
他看到法国人、全体法官，
还有三十名亲人跟他一起，
于是声音宏亮地申辩：
“为了上帝的爱，请大人听我一言！
我追随皇帝南征北战，
赤胆忠心侍奉左右。
他的外甥罗兰却视我为眼中钉，
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我奉命出使去见马西勒国王，
用计谋才得以生还。
罗兰武夫、奥里维和他们的同伙，
我敢说只会龟缩在后。
查理和其他王爷都亲耳听到。
我报了仇，但没有背叛。”
法兰克人说：“这事我们可以辩论。”

他们相互说:"事情到此为止吧!
让我们中止审判,向国王求情,
这次就饶了加纳隆,
以后要他赤胆忠心辅助皇帝。
罗兰已死,大家也无缘再见,
即使金银财宝也不能使他重生。
为此事剑拔弩张就不够聪明。"
没有人不表示同意,
除了乔弗瓦大王的兄弟梯埃利。

二七六

大臣们回到查理曼身边;
他们向国王说:"我们请求陛下
赦免加纳隆伯爵。
以后要他赤胆忠心辅助大王。
念他是名门望族且饶他一死。
即使他以命相抵,罗兰也不能复活,
金银财宝也不会让我们与他再相聚。"
国王对他们说:"你们也胸怀二心。"

二七七

查理看到大家的意见跟他相左,

深深低下了头，
说自己痛苦难受。
这时一名骑士走到国王面前，
那是梯埃利，乔弗瓦的兄弟，安茹的公爵。
他的身材单薄瘦削，
头发乌黑，面孔带褐色。
个儿不矮不高。
他彬彬有礼对皇帝说：
“国王陛下，不要灰心失望。
我为您效力多年。
为了先人我应该支持这场审判。
不论罗兰对加纳隆做了什么错事，
他为您效忠时理应得到保护。
加纳隆出卖他就是一个恶棍。
他还花言巧语要陷他人于不义。
他好比是个有叛节行为的叛徒，
凭这条理由我认为
他应该千刀万剐，绞死正法。
他若有亲人要反驳，
我愿意用腰间的佩剑，
来为我的意见辩护。”
法兰克人说：“您说得有理。”

二七八

比那贝尔走到国王面前。

他高大魁梧，身手矫健。
谁受他一击必死无疑。
他对国王说："陛下，执法的是您，
哪里容许别人七嘴八舌，纷纷议论。
我看到梯埃利擅作主张，
我要他改口，我要跟他斗一斗。"
他把麂皮做的右手套抓在手里。
皇帝说："我问谁愿做公正的保人。"
三十名亲人出面保他光明磊落。
国王说："我给你们恢复他的自由。"
他把亲人留做人质，直至做出判决①。

二七九

梯埃利看到决斗在所难免，
他把右手套递给查理。
皇帝让他在保释下恢复自由，
然后下令在广场摆上四条长凳，
让决斗的人坐上。
其他人认为他们的挑衅是符合规则的。
丹麦人奥吉安排一切。
然后他们要求马和武器。

① 原注：按当时习俗，原告提出控诉，被告即被扣押，为了让被告暂时恢复自由，保人可以当做人质。对原告也是如此，若判决后被告无罪，原告则要以他告人的罪而同等受罚。

二八〇

完成战斗的准备工作后，
他们做忏悔，接受赦免和赐福；
作了弥撒，领了圣体，
向教堂献上大量祭品。
两人又回到查理面前。
他们脚套马刺，
身穿坚韧轻巧的白铠甲，
闪光头盔系在头上，
金柄宝剑佩在腰际，
颈前挂上方块盾牌，
右手拿了锐利长矛，
最后骑上各自的千里战马。
这时十万骑士哭了起来，
他们爱罗兰而怜悯梯埃利。
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结局。

二八一

埃克斯城墙下草地宽阔。
两位大臣投入了决斗。
他们天性英勇又奋不顾身，

他们的战马奔腾跳跃。
马刺猛踢,缰绳放松,
尽全力向对方进攻;
两块盾牌哗啦啦打得粉碎,
铠甲撕破了,马肚带裂断了,
后桥转动,鞍子滑下马背。
十万人瞧着他们落下眼泪。

二八二

两名骑士都跌倒在地。
他们一转身又迅速站起。
比那贝尔高大魁梧,身手矫健。
他们步战对击。
挥起金柄宝剑,
朝钢盔上砍去。
一记记击烂了尖顶才肯罢休。
法国骑士看到这情景痛心绝望。
查理说:"上帝啊,快评个理吧!"

二八三

比那贝尔说:"梯埃利,你认输了吧。
我将一片忠诚做你的附庸。

财产也可以按照尊意奉上，
但是劝谏国王不加罪于加纳隆。”
梯埃利说：“这事不必嚕苏。
我若轻易同意就是个十足小人。
今天让上帝来评个谁是谁非！”

二八四

梯埃利对他说：“比那贝尔，你天生英勇，
高大魁梧，身手矫健。
你的同僚都夸你临危不惧。
放弃这场决斗吧。
我求查理曼跟你和解。
若不对加纳隆绳之以法，
天天会有人出来鸣不平。”
比那贝尔说：“只怕是上帝不依！
我要维护亲族的利益，
决不会向任何人屈服；
我宁死也不愿受这样的谴责。”
他们又开始用宝剑对攻，
打在镶玉金盔上，
星火四溅，飞向天空。
谁都无法把他们隔开，
战士不死战斗也不会止。

二八五

索伦斯的比那贝尔英勇非凡。
他狠打梯埃利的普罗旺斯头盔，
火星掉在地上把草也烧着。
他伸臂一刺，
钢尖触到对方额头往下滑，
脸中央划出了一道伤口，
右腮全是血污，
铠甲直到肚子底下都给切开。
上帝不让他跌倒地上挨宰。

二八六

梯埃利看到脸上划了一剑，
鲜血流到了草地上。
他狠打比那贝尔的褐色钢盔，
劈开钢盔切到了鼻子，
脑浆都流了出来；
他剑锋一转，把他打下马背死了。
这一招赢得了战斗。
法兰克人高呼："上帝显灵了。
绞死加纳隆是天意，

做保的亲族也应该同罪处理。”

二八七

梯埃利赢得了战斗，
查理皇帝向他走去，
身边有四位大臣，
奈姆公爵、丹麦的奥吉、
安茹的乔弗瓦和布莱依的纪尧姆。
国王搂抱梯埃利，
用大块貂皮帮他擦脸。
擦完扔掉又递来新的。
有人小心翼翼卸下骑士的武装；
又牵来阿拉伯骡子让他骑上。
在大臣的伴送下高高兴兴回府。
他们回进埃克斯城，在广场下了马。
这时开始给其他人行刑。

二八八

查理召集诸位王爷：
“关押的人你们看怎么处置？
他们来法庭为加纳隆辩护，
同意为比那贝尔做人质。”

法兰克人回答:"一个不留!"
国王向巴斯布仑军官下令:
"把他们统统吊死在那棵魔树上!
我以我的长须起誓,
若有一人逃生,你也休想活命。"
官员回答:"敢不遵命!"
他带了一百名士兵把人质押走,
三十人全体吊死。
叛徒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二八九

巴伐利亚人、日耳曼人、
普瓦蒂埃人、布列塔尼人和诺曼人都回去了。
法兰克人决心要让加纳隆
在折磨中了此一生。
有人牵来了四匹战马,
再把加纳隆的手脚绑在马上。
战马性子暴烈不驯;
四名士兵赶着它们,
走向田野中央的一条小河。
加纳隆的下场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神经紧张拉长,
四肢支离破碎,
鲜血溅落在草地上。
加纳隆作为叛徒懦夫死去。

法兰克人回答:"一个不留!"
国王向巴斯布仑军官下令:
"把他们统统吊死在那棵魔树上!
我以我的长须起誓,
若有一人逃生,你也休想活命。"
官员回答:"敢不遵命!"
他带了一百名士兵把人质押走,
三十人全体吊死。
叛徒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二八九

巴伐利亚人、日耳曼人、
普瓦蒂埃人、布列塔尼人和诺曼人都回去了。
法兰克人决心要让加纳隆
在折磨中了此一生。
有人牵来了四匹战马,
再把加纳隆的手脚绑在马上。
战马性子暴烈不驯;
四名士兵赶着它们,
走向田野中央的一条小河。
加纳隆的下场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神经紧张拉长,
四肢支离破碎,
鲜血溅落在草地上。
加纳隆作为叛徒懦夫死去。

国王在拱顶卧房内睡觉。
圣加百利受上帝之命来对他说：
“查理，动员你的帝国的军队吧！
赶快发兵前往比尔地区，
到因弗去救援维维安国王，
他的城池被异教徒围困，
基督徒向你请求和呼吁。”
皇帝多么愿意脱身不去。
国王说：“主啊，我的一生真是千辛万苦！”
他落下眼泪，拉扯白色长须。
杜洛杜斯叙述的故事到此为止。

熙德之歌

（西班牙史诗）

佚　名　著

屠孟超　译

序　言

《熙德之歌》[1] 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史诗。它本是一部游唱诗，作者是谁，已无从查考。有的文学史研究家认为是教士所作，有的认为是游唱歌手的作品。盛行于十二世纪的游唱诗均是一些不知姓名的游唱歌手创作的。他们生活贫困，四处飘泊，或在街头广场，或在酒肆旅店，或在贵族府第卖艺度日。当时西班牙民众都不识字，他们为了娱乐，同时，也为了得到一些历史知识，很爱听游唱诗人演唱或朗诵。《熙德之歌》是迄今保留最完整的一部游唱诗，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在一一四〇—一一五七年之间，全诗长达3700多行，是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熙德是西班牙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罗德里戈·鲁伊·地亚斯，公元一〇四〇年左右生于比瓦尔村，父亲是比瓦尔的贵族。由于他英勇善战，赢得摩尔人的尊敬，称他为"熙德"（阿拉伯语对男子的尊称）。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因熙德对摩尔人作战功勋卓著，将自己的堂妹希梅娜许配他为妻。

一〇八〇年，熙德因未经阿方索国王的同意，擅自对托莱多伊斯兰王国发起进攻，引起国王强烈不满，于次年受流放国外的处分。熙德被迫率领一部分亲友和追随者离开卡斯蒂利亚，到占据萨拉戈萨的摩尔国王的军队中

① 这部史诗的全名是《我的熙德之歌》（POEMA DE MIO CID）。"熙德"源于阿拉伯文，是对男子的尊称。"我的熙德"即"我的主人"或"我的先生"。

效力，并成为国王的保护人，后来脱离了摩尔国王。由于他骁勇、慷慨大方、宽宏大量，许多卡斯蒂利亚和周围各王国的勇士慕名前来投奔，熙德的势力迅速壮大，并不断地与摩尔人作战，屡战屡胜。一〇九四年，熙德攻下了巴伦西亚及其周围地区，成为这一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一〇九九年，熙德在巴伦西亚去世，他的妻子希梅娜携其遗体回卡斯蒂利亚。

《熙德之歌》便是根据罗德里戈·鲁伊·地亚斯的生平事迹经过艺术加工创作的。全诗分三部分(三歌)。熙德受国王阿方索的派遣，去塞维利亚征收摩尔国王的贡品，回到卡斯蒂利亚，嫉妒他的朝臣诬告他侵吞贡品，引起国王的愤怒，下令流放熙德，限他九日内离开卡斯蒂利亚。熙德不得已率领少数亲友和自愿与他一起流放的随从去德卡德尼亚修道院，与在那儿避难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告别。由于国王下令剥夺了熙德的家产，他和手下人一路上的食宿都成了问题。民众虽然喜爱他，但国王传令，严禁他们让熙德的人留宿，谁也不敢违抗王命。为了生存下去，并壮大自己，熙德在限期内离开卡斯蒂利亚国境后，便开始与摩尔人作战，夺取战利品。在每次交战中，熙德总能以少胜多，战胜强敌，因此，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卡斯蒂利亚和周围王国的武士都慕名前去投奔。熙德接着和巴塞罗那的伯爵作战，生擒了伯爵，但三天后，又将他释放。

攻占巴伦西亚后，熙德从缴获的众多战利品中精选百匹骏马和其他的珍贵物品派部将阿尔瓦尔·发涅斯去给国王阿方索送礼，请求国王恩准他的妻女去巴伦西亚团聚。发涅斯完成了使命，将熙德妻女带回巴伦西亚。熙德战胜了侵犯巴伦西亚的摩洛哥国王的大军后，再次派发涅斯给国王送去两百匹良马。

熙德在历次战役中均获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名扬四方，消息传到了卡斯蒂利亚，朝臣们均十分敬仰他。这时，朝中有两个贵族子弟——卡里翁伯爵的后代费尔南多和迭哥贪图熙德的财物和名声，央请国王做媒，想娶熙德的两个女儿。国王答应了，他约熙德在塔霍河畔会面，当众赞扬了熙德，并宽恕了他。熙德本来不同意将女儿嫁给卡里翁两公子，但国王已答应，不好推却，只是不愿亲自主持婚礼，由国王指定的代表发涅斯主婚。

卡里翁两公子既贪财又胆怯，熙德手下的人都瞧不起他们，常常嘲弄他们。两公子怀恨在心，妄图报复。他们请求将妻子带回卡里翁，熙德同意，并赠送他们两柄名剑和许多金银财物。熙德当时还没有识破女婿们的阴险用心，但分别时一种不祥的征兆使他提高了警惕，决定派自己的侄子费莱斯·穆涅斯护送。

两公子早有预谋，当一行人到了科尔佩斯橡树林时，便命费莱斯·穆涅斯及随从们先行，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剥去外衣，打得昏死过去，然后将她们遗弃在林中，让野兽吞食。幸亏费莱斯·穆涅斯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悄悄返回，及时营救了他的两个堂姐妹。熙德获悉后，一面派人接回自己的女儿，一面向国王控诉，请他主持公道。国王在当时的京城托莱多[①]召集贵族和著名的法学家，召开御前会议，亲自主持庭审。熙德当众揭露卡里翁两公子的罪行，并要还了他赠送给他们的财物，最后，向两公子挑战决斗，以报仇雪耻。这时，纳瓦拉和阿拉贡两王国的王子派使者来向熙德的女儿求婚，国王同意她们再嫁。

决斗在卡里翁进行，结果是熙德手下的三名将士将

① 卡斯蒂利亚王国原来建都于布尔戈斯城，1087 年迁都托莱多。

卡里翁两公子和他们的兄长击败，卡里翁公子一家人承认失败，熙德终于替自己报了仇。全诗以熙德女儿盛大的婚礼告终。

《熙德之歌》将主人公熙德作为杰出的民族英雄来加以歌颂，这充分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感情和愿望。众所周知，自从公元七一一年摩尔人大举入侵西班牙后，西班牙人民长期遭受异族的侵略、压迫和统治，西班牙民众和侵略者摩尔人之间的矛盾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摆脱异族的欺压，争取独立自由，收复国土，统一祖国是西班牙人民的共同愿望。作为一名封建骑士，熙德远非完美无瑕(如他曾几次在摩尔国王的军队中服役；他也参与过诸侯之间的混战等)，但英勇地抗击异族入侵，并取得辉煌的战果这一点毕竟是他一生事迹的主流，因而，人民大众将他看成英雄，看成是民族解放意愿的体现者，从而在人民中间出现诸多关于熙德的传说。《熙德之歌》的作者融合了这些民间传说，突出了他英勇战斗、抗击异族入侵、收复国土的一面，将他塑造成反击侵略者的坚强战士和体现卡斯蒂利亚人民传统的忠勇精神的民族英雄。

《熙德之歌》在描绘主人公与国王阿方索的关系方面也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熙德是个忠臣，尽管遭到国王不公正的待遇——将他流放，但他对君王始终忠贞不贰；后来占领了巴伦西亚，成了实际上的一方之主后，他仍然对阿方索忠心耿耿，俯首称臣。从历史的眼光看，熙德的忠诚完全和民众的愿望一致，因为在民众的眼里，国王是驱逐异族入侵者、统一祖国的领头人，只有诸侯藩臣忠于国王，君臣团结，才能战胜敌人。事实上，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在领导民众抗击摩尔人，收复国土方面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他们竭力颂扬忠于国

王的臣属，而对窃据一方，飞扬跋扈的封建贵族则深恶痛绝。另外，以阿尔瓦尔·发涅斯为代表的熙德手下的一大批部属对熙德的一片忠心，也同样体现了这种关系。史诗的作者还将忠勇双全的英雄人物熙德和以卡里翁两公子为代表的某些封建贵族的丑恶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熙德的忠勇、正直、慷慨、宽宏的性格受到了充分的赞扬，而卡里翁两公子等人的怯懦贪婪、奸诈残暴受到了无情的揶揄和揭露。

《熙德之歌》从艺术角度看是一部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不仅描写人物异常生动真实，具有典型意义，而且还如实地反映了西班牙当时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作品的语言淳朴自然，笔法简练生动，许多场景，寥寥几笔，便形象地展示在眼前。例如，关于激烈的战争场面的描绘：

人们只见到刀枪在上下飞舞，
许多面盾牌被刺穿，
许多件铠甲被撕烂，
许多面白旗被血染红，
许多匹无主的骏马在狂奔。
摩尔人高呼："穆罕默德！"
基督徒高呼："圣雅各！"

又如描述熙德与妻女告别的情景：

美舅公这时伸出双手，
将一对女儿抱在怀里，
让她们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前胸——

他是多么疼爱她们!
一声长叹,两眼早已泪如泉涌。
"莹娜·希梅娜啊,我的贤妻,
我爱你犹如爱我自己。
我将远行,你却留在此地,
生生分离已昭然若揭。
求主和圣母马利亚同意,
让我亲自办理女儿的婚事。
愿我此生有幸得到长生,
好回来陪伴你——我忠诚的夫人。

这儿我们看到了熙德这个赳赳武夫性格的另一面——对亲人无比深沉的爱。

就语言艺术而言,《熙德之歌》作为西班牙文学史上的早期作品,和当代的作品相比,不免显得有些粗糙。上文已讲到,它是游唱诗。游唱诗的写作是为了进行口头吟唱,因此,主要要求顺口动听,并不太注意韵律,每行的音节也不固定,有时相差很大。由于演唱没有固定的场所,听众十分庞杂,秩序又不好,演唱者为了将故事的情节交代清楚,常常将某些重要的段落重复吟唱。这都是游唱诗的基本特征。

《熙德之歌》不但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从世界文学史上的角度看,也是一部不可忽视的作品。文学史家们常常将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1080)、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1200)并列,统称为中古欧洲的三大英雄史诗。

屠孟超

第一歌

熙德的流放

国王阿方索[1]派熙德前去征收塞维利亚摩尔[2]国王的贡品。摩尔国王遭到卡斯蒂利亚伯爵加尔西亚·奥多涅斯的进攻。熙德在卡布拉[3]打败了加尔西亚·奥多涅斯，将他生擒并羞辱他，使他无地自容，以此保护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这个摩尔藩王。熙德带着贡品回到卡斯蒂利亚。然而，他的仇人在国王面前进了谗言，挑拨他和国王的关系，国王决定流放他[4]。

国王堂阿方索[5]派熙德·鲁伊·地亚斯前去征收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两国国王每年应给他进献的贡品。当时塞维利亚国王阿尔穆塔米斯和格拉纳达[6]国王阿尔穆塔法尔之间结冤甚深，是一

① 指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阿方索六世(1030—1109)。

② 摩尔人系公元8世纪初入侵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盘踞西班牙长达700年，于公元15世纪才被逐出。

③ 西班牙科尔多瓦省一城镇。

④ 《熙德之歌》1779年初版时，系根据彼尔·阿巴德于1307年抄写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第一页缺失，以下是根据《二十国王编年史》以散文形式加以补充的。

⑤ 即上文的阿方索六世，"堂"是对男子的尊称。

⑥ 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现均为西班牙的行省。

对不共戴天的死敌。格拉纳达国王阿尔穆塔法尔麾下有若干名"富人"[①] 辅佐他，他们是堂加尔西亚·奥多涅斯伯爵、纳瓦拉[②] 国王堂加尔西亚的女婿福尔东·桑切斯和洛贝·桑切斯等。这些"富人"各尽所能，帮助阿尔穆塔法尔，率领自家军队向塞维利亚国王阿尔穆塔米斯发起进攻。

熙德·鲁伊·地亚斯获悉那些"富人"已向自己的主公堂阿方索国王的藩王和纳贡人塞维利亚国王发起了进攻后，认为他们这样做非常不妥，感到非常痛心。他给"富人"们送去一封信，请他们不要进攻塞维利亚国王，也不要蹂躏他的土地，因为他们都对国王堂阿方索负有义务。他在信中还说，如果"富人"们对他的恳求置之不理，那么，他们应该明白，国王堂阿方索对此决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会援助自己的藩王和纳贡人。格拉纳达国王和"富人"们对熙德的话置若罔闻，他们出动大队人马，将塞维利亚国王的全部领地（包括卡布拉的城堡）都夷为平地。

熙德·鲁伊·地亚斯见到事情已发展到这样的境地，便聚集基督徒和摩尔人的全部力量准备与格拉纳达国王交战，以便将他赶出塞维利亚国王的土地。格拉纳达国王和他手下的那些"富人"知道熙德已率兵前来，便派人告诉他，他不可能将他们赶出塞维利亚国土。熙德·鲁伊·地亚斯听了，心想如不发起进攻，形势就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便挥戈与他们在旷野里展开激战，战事从早晨六时延续到中午，在格拉纳达国王方面，摩尔人和基督徒士兵的伤亡很大。熙德击败了他们，迫使他们逃离了战场。这一仗熙德生擒了堂加尔西亚·奥多涅斯伯爵，还拔去他一撮胡须[③] ……此外，还把

① 塞维利亚国王阿尔穆塔米斯和格拉纳达国王阿尔穆塔法尔均系摩尔人，信伊斯兰教。这儿的"富人"指基督徒骑士，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投靠摩尔国王，为他们效劳。

② 今西班牙北部一行省。

③ 这显然是对俘虏的一种侮辱，奥多涅斯伯爵因此对熙德怀有刻骨仇恨。

其他许多被俘的骑士和无数士兵的胡须拔去。熙德将战俘关押了三天后，全部释放。在战俘被关押期间，熙德派手下人收集敌方失落在战场上的金银财宝，之后，便带着全部财物班师回塞维利亚，会见国王阿尔穆塔米斯，并将国王和他治下的全部摩尔臣民能辨认出来的财物统统交还给他们，还将他们愿意得到的别的财物也给了他们。从那时起，无论是摩尔人还是基督徒都将鲁伊·地亚斯尊称为"熙德·坎佩亚多尔"，意思是"骁勇善战的熙德"。

阿尔穆塔米斯馈赠熙德许多礼品，并交纳了熙德前去征收的贡物。于是，熙德便带着他征收到的全部贡品回去晋谒他的主上堂阿方索国王。国王对他以大礼相迎，并对他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深表满意。为此，他招来了许多人的嫉妒，他们千方百计伤害他，在国王面前诋毁他……

国王听信了诽谤者的谗言，对熙德非常生气，立即对他下了一道手谕，令他急速离开国境。熙德看了国王的手谕，尽管异常悲痛，但也不想为改变既成事实做些什么，因为九天后他就得离开王国。

一

熙德召集自己的部属，他们将与他一起流放。熙德离开比瓦尔。（彼尔·阿巴德的手抄本从这儿开始）

熙德命人找来了他的全部亲属和部下，对他们说国王已命令自己离开国境，并只给他九天期限；他想听他们说说，谁愿意跟自己同行，谁打算留下来。

"谁愿与我同行，愿苍天给他们赐恩；
想留下来的人，我也像友人一样与他们辞行。"
于是，熙德的表弟阿尔瓦尔·发涅斯[1] 说道：
"熙德啊，走遍山野和城镇，我们都紧随您不分，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决不与您分离；
我们跟着您，共享骡子和马匹，
耗尽了财物、衣被也在所不惜！
我们永远是您忠实的部属和仆隶。"
堂阿尔瓦罗[2] 的话众人都深表赞同，
熙德听了，心中感激万分……
熙德离开比瓦尔，向布尔戈斯[3] 前进，
他那几座官邸已空无一人。
他回头对府第投以最后一瞥，
眼泪如泉水般夺眶而出。
他见到大门洞开，没有上锁，
衣架空空，不见昔日的皮袍和风衣，
也不见猎鹰和已换羽毛的苍鹰。
熙德长叹一声，心头无比郁闷，
却又无可奈何地说道：
"高居天庭的主啊，荣誉属于你！
这一切全都由狠毒的仇人们造成！"

① 这一诗句是根据《二十国王编年史》补足的，在手抄本中称发涅斯为侄子。
② 即上文的阿尔瓦尔·发涅斯。
③ 当时系卡斯蒂利亚王国首都，现为布尔戈斯省省会。
④ 手抄本行数由此开始。

二

赴布尔戈斯途中的征兆。

熙德一行以马刺踢马，松开缰绳驰骋，
离开比瓦尔时，他们见到一只乌鸦在右边飞行，
进入布尔戈斯时，乌鸦又高飞左边天空[1]。
熙德耸了耸肩，又晃了晃脑袋，说道：
“哈哈，阿尔瓦尔·发涅斯，尽管我们被迫走出国门，
但往后一定能体体面面地回到卡斯蒂利亚！”

三

熙德进入布尔戈斯。

熙德·鲁伊·地亚斯进入布尔戈斯城，
六十面军旗与他随行。
城里的男女老幼，有的走出家门，
有的探身窗外，想看一看这位英雄。
他们泪流满面，心中无限悲痛，
众口一词，异口同声：

① 根据西班牙当时的习俗，乌鸦从右边飞到左边象征吉祥如意。

"苍天啊,如果有个贤君,他真是一个良臣!"

四

谁也没有请熙德去自家留宿。只有一个女孩跟他说话,让他离去。熙德一行无奈只好在城外的一块荒滩上安营。

人们本都愿意让熙德留宿,
但谁也不敢这样做,
因为他们知道国王堂阿方索非常恼火。
昨夜国王的谕旨已传送到布尔戈斯,
上面盖了王玺,措词十分严厉,
谁也不能留熙德·鲁伊·地亚斯过夜。
有人胆敢这样做,必将受到严惩:
财产遭到没收,还保不住自己的眼睛,
连躯体和灵魂也得不到拯救和超升。
众人听了,无比悲愤,
但只好躲开熙德,一声不吭。
坎佩亚多尔来到他常住的客店,
走近一看,紧闭大门,
店主害怕国王堂阿方索。国王早已下令,
不给熙德开门,除非他破门而进。
熙德的人提高嗓音叫门,
里面的人听了,一声都不答应。
熙德用马刺踢马,走近门厅,

从马镫上抽出一只脚，用力踢门，
然而，门还是无人开，仍然关得很紧。
一个九岁的女孩来到他跟前，站立开言：
“坎佩亚多尔——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1]，
昨夜送来了国王的手谕，严禁对您开门！
语气十分严厉，还盖了国王的大印。
我们既不敢开门，也不敢让您栖身，
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房屋也将被焚，
还要挖掉两只眼睛。
熙德啊，我们倒了霉，您也一无所获，
但愿仁慈的主和所有的圣徒保佑您太平！”
说完，女孩就回转身，进入家门。
于是，熙德明白国王已对他情断义尽，
他便离开客店，穿过布尔戈斯城，
来到圣马利亚教堂，立即翻身下马，
双膝跪地，祈祷得无比虔诚。
做完祷告，旋即飞身上马，
走出教堂门，渡过阿朗逊[2]，
决定在城郊的一块荒滩上安营。
熙德下了马，下令搭起了帐篷，
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由于无人留宿，只好在荒滩上栖身。
仿佛在荒山上一般熙德和衣而卧，
睡在他四周的是他的那些随从。
他还遭禁止在布尔戈斯城，

① 意即熙德已封授为骑士。
② 布尔戈斯城边的一条河流，长 130 公里。

从马镫上抽出一只脚，用力踢门，
然而，门还是无人开，仍然关得很紧。
一个九岁的女孩来到他跟前，站立开言：
“坎佩亚多尔——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1]，
昨夜送来了国王的手谕，严禁对您开门！
语气十分严厉，还盖了国王的大印。
我们既不敢开门，也不敢让您栖身，
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房屋也将被焚，
还要挖掉两只眼睛。
熙德啊，我们倒了霉，您也一无所获，
但愿仁慈的主和所有的圣徒保佑您太平！”
说完，女孩就回转身，进入家门。
于是，熙德明白国王已对他情断义尽，
他便离开客店，穿过布尔戈斯城，
来到圣马利亚教堂，立即翻身下马，
双膝跪地，祈祷得无比虔诚。
做完祷告，旋即飞身上马，
走出教堂门，渡过阿朗逊[2]，
决定在城郊的一块荒滩上安营。
熙德下了马，下令搭起了帐篷，
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由于无人留宿，只好在荒滩上栖身。
仿佛在荒山上一般熙德和衣而卧，
睡在他四周的是他的那些随从。
他还遭禁止在布尔戈斯城，

① 意即熙德已封授为骑士。
② 布尔戈斯城边的一条河流，长 130 公里。

六

穷困潦倒的熙德同意马丁·安托利纳斯的主意。两只装满泥沙的箱子。

熙德——在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说道：
“马丁·安托利纳斯，你真英勇可敬，
我若能继续生存，定要加倍报恩。
随身带来的金银，我已耗尽，
眼下我已身无分文，这点你已看清。
我需要给随行人员支付薪金，
可谁肯自愿借给我分文？
无奈我只好采用下面计谋伎俩：
你如果同意，替我准备两只大箱，
里面装满黄沙，这样就显得很有分量，
外面包上带花纹的皮张，再用钉子牢牢钉上。”

七

用准备好的两只箱子从布尔戈斯两个犹太人那儿弄到钱财。

“包箱子的皮革红彤彤，钉箱子的钉子闪金光。

你立即替我去拉克尔和比达斯那儿走一趟，
告诉他们，我已遭到流放，
国王禁止我在布尔戈斯采购食粮；
我又无法带走这两只沉甸甸的大箱，
只好在他们那儿典当，
盼能得到一笔合情合理的押金。
请他们晚间来取箱子，免得让人看见。
愿苍天和圣徒们明鉴：
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
这完全违背了我的本意。”

八

马丁·安托利纳斯回布尔戈斯见犹太人。

马丁·安托利纳斯一刻也没有耽误，
来到布尔戈斯，进入城堡[1]，
急急前去会见拉克尔和比达斯。

① 当时常常让犹太人集中住在城堡里。

九

马丁·安托利纳斯与犹太人谈生意。
犹太人来到熙德的营寨。他们运走了
两只装满沙子的箱子。

拉克尔和比达斯正在一起，
计算看他们赚到了多少钱币。
马丁·安托利纳斯来到他们面前，
小心谨慎地开言：
“啊呀，两位不是我的好朋友拉克尔和比达斯吗？
我有件事想单独和两位商谈。”
三人一刻也没有耽误时间，
立即来到一个僻静的地点。
“拉克尔、比达斯，请你们对我伸出手来[1]，
向我保证，无论对摩尔人还是基督徒，
绝对不把我说的这件事泄露。
我要让你们赚大钱，发大财，
一辈子也享用不完自己的财富。
坎佩亚多尔前去征收贡物，
征得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他把最贵重的给自己留住，
为此，遭到揭露，被国王流放远处。

① 意思是向马丁·安托利纳斯起誓。

他随身带着两只装满纯金的箱子。
他抛弃了田园、家产，离开了官邸，
眼下已到了布尔戈斯，
他不敢随身携带那两只箱子，
害怕自己的行为遭到暴露，
坎佩亚多尔想将箱子寄放在你们处，
请你们借给他一笔公道合理的钱款。
你们快去取来箱子，妥加保管，
你俩还要对天起誓，
一年之内不得打开箱子。”
拉克尔和比达斯私下开始商议：
“做生意我们总该得点赢利。
我们早知他去摩尔人那儿征收贡赋，
自己吞没了好大一笔财富；
身上带那么多财物，自然夜里难圆好梦。
我们这就去将箱子取来，
将它们藏匿在没有人能发现的地方。”
“请问熙德打算借多少钱款？
同时，这一年里准备付给我们多少利息？”
马丁·安托利纳斯沉静地回答：
“熙德只要一笔合情合理的贷款，
他只为财产得到妥善保管，
我以为他不会要大笔款项。
许多穷困的人前来向他投奔，
他需要大约六百马克用来解困。”
拉克尔和比达斯表明：
“支付这样一笔钱我们很高兴。”
“你们瞧夜幕已经降临，

熙德一定等得焦急万分，
我请求你们立即将款交付给我们。”
拉克尔和比达斯迅即做出反应：
“这样做买卖怎么成？
应该先交货后付款才行。”
马丁·安托利纳斯说：“行，就这么办。
请你们去尊贵的坎佩亚多尔那儿拜见，
我理所当然会帮你们引荐，
还帮你们取来箱子妥善保管，
这一切都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拉克尔和比达斯说：
“这样安排我们没有意见。
一拿到箱子，我们就付六百马克现钱。”
马丁·安托利纳斯迅速骑上马，
拉克尔和比达斯在后紧跟。
为了不让布尔戈斯人发现，
他们不过桥，宁肯涉水历险。
三人来到机智的坎佩亚多尔的营地，
进入帐篷犹太人便吻他的手。
熙德脸带微笑对来人开了口：
“堂拉克尔和堂比达斯，你们可好！
两位一定已将我遗忘。
国王将我流放，我只好背井离乡。
看来我得留一部分财物请你们保藏，
你们后半生的日子一定会过得风光。”
拉克尔和比达斯又吻熙德的手[1]。

① 这次吻手的意思是向熙德表示感谢。

马丁·安托利纳斯早已将买卖谈成：
两只箱子用六百马克典当，
他们一年之内要将箱子妥为安放；
他们还做出保证，信誓旦旦，
如果违约提前打开了箱子，
熙德便不归还一分一厘当钱。
马丁·安托利纳斯说道：
“拉克尔、比达斯，快搬走箱子，
将它们安放在可靠的地方；
我还得随两位去取六百马克现金，
因为熙德在鸡叫前就得启程。”
见犹太人扛起箱子，熙德的人很高兴，
尽管他俩身强力壮，扛箱子却十分费劲。
拉克尔和比达斯得到这么多金银，
心里异常兴奋，
这后半辈子他们必定会当富人。

十

犹太人告别熙德。马丁·安托利纳斯和犹太人去布尔戈斯。

拉克尔吻了吻熙德的手，向他辞行：
“坎佩亚多尔——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您离开卡斯蒂利亚，到异邦他乡，
愿您吉星高照，财运亨通。

熙德，我吻您的手，请您回来之际，
赠送给我一张美丽的摩尔红皮。”
熙德答应说：“这样做我很乐意，
我一定给您带回一张好皮，
否则，这皮钱就从箱子上扣除。”
拉克尔和比达斯扛走箱子，
马丁·安托利纳斯跟随他们去布尔戈斯，
三人谨小慎微地来到了犹太人的住处。
客厅中间铺着一块小小的地毯，
上面还盖着一块白色细布床单，
哗的一声在上面倾倒了三百枚银马克。
马丁·安托利纳斯数了一下，没有称分量就收下，
另外三百马克犹太人用黄金支付给他。
堂马丁带来了五名侍从，金银币就由他们背走。
办完了这些事情，诸位请听他还说些什么：
“堂拉克尔和堂比达斯，箱子已交给你们，
我帮助你们成交了这笔买卖，
总得赏给我几双袜子作为酬金。”

十一

在马丁·安托利纳斯帮助下，熙德有了钱，准备启程。

拉克尔和比达斯走到一旁暗暗商议：
“这笔买卖的成交确有他的功绩，

我们是得送他一份厚礼。”
“马丁·安托利纳斯——尊敬的布尔戈斯人，
您确实帮了我们的大忙，
我们愿意赠您一份礼品——
给您三十马克作为酬金，
您可以购买袜子、漂亮的皮衣和披巾。
您完全配得上接受这厚礼一份，
您还应该是我们和熙德这桩交易的担保人。”
堂马丁接受了礼金，并表示了谢忱，
告别犹太人，走出了他们的家门。
他走出布尔戈斯城，又渡过了阿朗逊，
径直朝熙德的帐篷飞奔。
吉日良辰出生的人张开双臂表示欢迎：
“您回来了，马丁·安托利纳斯——我忠实的藩臣，
但愿有朝一日我能答谢您一片忠心！”
“我回来了，坎佩亚多尔，给您带来了许多金银，
六百马克是给您的，还给了我三十马克酬金。
请下令拔营，我们立即启程，
到圣彼得-德卡德尼亚修道院天将黎明，
在那儿将见到您的妻子——尊贵的夫人。
要走出王国，还需日夜兼程，
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限期已经临近。”

十二

熙德上马。离开布尔戈斯大教堂

时，对圣母的祭坛许下一千个弥撒的
愿。

说完了话，他们便收起了帐篷，
熙德及他的随从都飞速上了坐骑。
熙德掉转马头对着圣母马利亚，
抬起右手急急把十字划：
“主宰天空和大地的主啊，我衷心感谢你！
愿你保佑我，光荣的圣母马利亚！
国王已将我流放，我得离开卡斯蒂利亚，
我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回来探望。
光荣的圣母，愿你保佑我一路平安，
将我扶助，将我拯救，
无论在黑夜还是在白昼！
你真的这样做，加上我好运当头，
我一定对你的祭坛奉献一份精美的供品，
我还向你许下愿，
往后要向你献上一千个弥撒。”

十三

马丁·安托利纳斯回布尔戈斯城。

完美的武士沉痛地辞别圣灵，
踢了踢坐骑，放开缰绳驰骋。
马丁·安托利纳斯对熙德说明：

"我想回去跟妻子辞行，
还得跟家里人安排他们该做的事情，
即使国王剥夺我的家产，我也不感痛心。
拂晓前我一定会赶上你们。"

十四

熙德去圣彼得-德卡德尼亚修道院和他的亲属告别。

马丁·安托利纳斯回到布尔戈斯城。
熙德催马飞奔，
向圣彼得-德卡德尼亚驰骋，
与他偕行的骑士都是他的心腹。
英勇的坎佩亚多尔到达圣彼得，
东方已经出现一丝亮光，
造物主的信徒桑丘——修道院院长，
这时正在进行晨祷。
堂娜·希梅娜由五名贴身侍女陪同，
正在向圣彼得和上帝进行祈祷：
"主宰万物的主啊，请你保佑熙德前程似锦。"

十五

圣彼得-德卡德尼亚修道院的修士们迎接熙德。希梅娜[1] 和她的女儿们来到流放者的面前。

熙德命人叫门,消息不胫而行。
天哪,堂桑丘院长这时多么高兴。
众修士打灯提烛来到天井,
245 高高兴兴地迎接吉日良辰出生的人。
修道院长堂桑丘致词表示欢迎:
"熙德啊,感谢主的天恩,
让我在这儿见到了尊容,
248 我一定盛情款待您——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248b 熙德回答说:"感谢您,修道院长,
见到您我非常高兴,
不过,我和我部下的饭食由我来准备。
250 我马上就要离开故乡,
留下三十马克供您使用。
我若有幸,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有朝一日定然会加倍奉送。
我不想让修道院为我做出任何牺牲,
这儿有一百马克权充堂娜·希梅娜的费用,

① 即上文的堂娜·希梅娜。"堂娜"的意思是"夫人"。

今年就麻烦您照看她，还有她女儿和侍从。
我留下两个女儿，她们都还是孩童，
桑丘院长，拜托您多加管教，照料，
对我妻子也请多多关照。
如果我留下的这笔款不够开销，
就请您设法加以垫付，
您现在花一个马克，
将来我还四个向修道院把账算清。”
院长高高兴兴地全都答应。
堂娜·希梅娜和她的两个女儿来临，
女孩儿都还在侍女们的怀抱中。
堂娜·希梅娜在坎佩亚多尔面前双膝跪地，
吻着他的手，双眼流泪，
“坎佩亚多尔——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你是遭到了恶人的诽谤，造谣中伤，
才被逐出自己的故乡。”

十六

希梅娜哀叹女儿年幼，无依无靠。熙德希望有一天能体体面面地替女儿办婚事。

“啊，熙德，我的美髯公！
我和两个女儿都在你面前，
她们都很年幼，还是一对幼童，

她们都在侍女们的怀抱中。
我知道你即将远离此地，
我们俩不得不生生分离。
看在圣母马利亚的分上，请作赠言，我定将牢记。”
　　美髯公这时伸出双手，
将一对女儿抱在怀里，
让她们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前胸——
他是多么疼爱她们！
一声长叹，两眼早已泪似泉涌。
“堂娜·希梅娜啊，我的贤妻，
我爱你犹如爱我自己。
我将远行，你却留在此地，
生生分离已昭然若揭。
求主和圣母玛利亚同意，
让我亲自办理女儿的婚事。
愿我此生有幸得到长生，
好回来陪伴你——我忠诚的夫人。”

十七

　　百余名卡斯蒂利亚人聚集在布尔戈斯，投奔熙德。

　　为坎佩亚多尔准备的午宴十分丰盛，
在圣彼得，响起了洪亮的钟声。
熙德·坎佩亚多尔为什么得离开国境，

早在卡斯蒂利亚有了传闻。
有的人放弃了房屋，也有人舍弃了产业，
从四面八方向熙德投奔。
那天就在阿朗逊河的桥上，
聚集了骑士整整一百十五名。
人人都将熙德·坎佩亚多尔打听，
马丁·安托利纳斯也与他们同行。
他们都奔向圣彼得，
投奔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十八

一百多个卡斯蒂利亚人来到德卡德尼亚，成为熙德的部属。熙德准备翌日晨继续行程。圣彼得修道院内的晨祷。希梅娜的祈祷。熙德告别亲人。对修道院院长的最后嘱托。熙德走上放逐之路；过了杜埃罗河后，夜幕已拉开。

熙德获悉这么多人前来投奔，
声势壮大，力量陡增，
赶紧上马，急急前去欢迎。
见到了众人，熙德脸露笑容，
众人向他靠近，将他的手吻个不停。
熙德说了话，满怀激情：
“诸位为我舍弃了产业和房子，

我祈求主——精神之父，
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你们做些好事，
对你们此时遭到的损失，
将来定要加倍补偿。”
午宴上熙德异常高兴，
因为他的随从突然猛增，
与他在一起的所有部下也很兴奋。
　　离境的期限已过去六天整，
须知，仅有三天，没有更多的日子。
国王下令对熙德进行监视，
如果逾期还在境内滞留，
纵然用金银也无法使自己逃走。
白昼已过，夜晚即将来临，
熙德下令让骑士们集中：
“勇士们，请你们静听，
我有话对你们讲明，
请你们听了别伤心。
我随身只带少量金银，
但我一定给你们一人一份。
你们该做些什么，一定要认清，
明晨一听鸡鸣，
便要立即备马，
不要耽误一秒一分。
圣彼得修道院院长将做晨祷，
要给我们做圣三位一体[1] 的弥撒。
做完弥撒，我们就上马动身，

① 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和圣灵。

因为限期已近,我们还有遥远的旅程。”
众人坚决依从熙德的命令。
夜晚消遁,黎明来临,
公鸡已开始第二次啼鸣,
众人开始给坐骑准备好鞍镫。
急急敲响了晨祷的钟声,
熙德和他妻子匆匆进入教堂,
堂娜·希梅娜跪在祭坛前的石阶上,
祈求万能的天主,
保佑熙德·坎佩亚多尔免遭灾殃。
“光荣的主和父亲,高高在天上,
你创造了天和地,第三天造了海洋,
创造了星星和月亮,又创造了温暖的太阳。
你投胎于圣母玛利亚的腹中,
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伯利恒诞生。
牧人们对你倍加赞扬和称颂,
三位阿拉伯国王对你无比尊敬,
默尔恰、加斯帕尔和巴尔塔撒是他们的大名。
他们献给你薰香、没药和黄金,满怀虔诚。
你救起了落入大海中的约拿;
你从狮子口中救出了但以理;
在罗马,你拯救了圣塞巴斯蒂安;
你又救助了圣苏萨那,使他免遭虚假的冤案。
精神的主宰啊,你来尘世三十二年整,
创造了那么多奇迹,我们永志难忘。
你用水制成酒,做面包用的是石头,
按照你的意志,你让拉撒路复苏。
在髑髅山你被犹太人逮捕,

在各各他,将你用十字架钉住,
还在两旁钉了两名盗贼。
他们中一人进了天堂,另一人没有能这样做。
钉在十字架上,你还创造了奇迹:
隆仁本是盲人,从未见到光明,
他在你胁部猛刺一枪,
刺得你鲜血直淌;
血从枪杆往下流,
浸透了他的双手。
他举起双手,举到自己的面前,
张开眼睛,四面观望,
已能将事物看清。
他立即信服了你,
终于治好了他的眼疾。
你从坟墓中复苏,
按自己的意愿到了地狱;
你砸开了地狱门,
救出了许多圣徒和先知。
你是王中之王,万物之父,
我衷心对你崇拜、信服。
我还祈求圣彼得帮助我,
恳求主保佑熙德·坎佩亚多尔免遭灾祸;
今日我们各分东西,
但愿在有生之年我们还能团聚一起。"
做完祷告,又做了弥撒,
众人便走出教堂,准备出发。
熙德过去拥抱堂娜·希梅娜,
她亲吻着熙德的手,

手足无措，哭得泪流如雨。
熙德回过头来，看着两个女儿，
“主啊，我精神上的父亲，
我将她们托付给你！
今日我们分离，不知哪一天还能团聚。”
说完泪似泉涌，从未见到他这么悲痛，
一家人就像指甲和指头彼此分开。
　　熙德和他的随从已骑在马上，
他看着众人一个个朝前奔驰，
自己禁不住回头观望。
这时，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说了话：
“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你的勇气到哪儿去了？
我们赶快上路，快把这一切放下，
今日悲痛将来定会变成幸福，
主给了我们灵魂，定会给我们帮助。”
　　人们再次对堂桑丘院长进行叮嘱，
请他对堂娜·希梅娜和女孩们多多照顾，
还请他关心她们的那些女仆。
他们告诉院长，这一切定会得到厚偿。
阿尔瓦尔·发涅斯对堂桑丘言讲：
“院长，您如见到有人投奔我们，
请告诉他们，循着我们的脚印前进，
无论在荒野还是城中，一定能赶上我们。”
　　他们松开缰绳，开始飞奔，
因为离境的时日已经临近。
熙德一行来到埃斯比纳索·德冈休息，
当晚又有许多人前来投奔，

次日凌晨再次开始朝前驰骋。
396 忠诚的坎佩亚多尔即将走出自己的国土，
他已走在名城圣埃斯特万的左部，
他的右边便是摩尔人的阿依约城堡。
399 他经过阿尔库比利亚——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边城，
400 又穿过吉纳亚的大路，
从纳瓦德帕洛斯渡过杜罗河，
夜间就在依格露埃拉住宿。
从四面八方又有许多人投奔熙德。

十九

熙德在卡斯蒂利亚度过最后一个夜晚。天使安慰这个流放的人。

夜幕拉开，熙德躺下入睡，
405 睡得深沉，做了一个好梦。
大天使加百列前来见他：
“熙德·坎佩亚多尔，上马吧，
从来没有勇士在这样吉日良辰上过马，
你只要活着，将来一定会逢凶化吉，交上好运。”
410 熙德醒来，就在胸口划了十字。

二十

熙德在卡斯蒂利亚的边境安营。

划过十字，熙德将命运托付给上帝，
他很高兴，因为刚才做了个好梦。
次日天明，他们又继续登程。
诸位已知，这是期限的最后一天，
415 他们准备在米耶德斯山[1] 度过夜晚。

二十一

熙德清点人数。

416 太阳西下，霞光满天。
熙德·坎佩亚多尔下令将人数清点：
步行的士兵不算，
带旗举矛的有三百人。

① 位于卡斯蒂利亚边境，杜罗河和塔霍河之间。

二十二

熙德进入托莱多摩尔王国，它是阿方索国王的藩国。

"尽早给牲口喂大麦，主就会将你拯救！
想吃饭的就吃，不想吃的赶快走。
前面就是崇山峻岭，
我们即将离开阿方索国王的国境，
往后谁来找寻，也难觅我们踪影。"①
他们在夜晚走上山顶，
越过山脊已是黎明，
就在一座奇异而广大的密林，
熙德下令喂马，扎营，
他告知众人，夜间还须行军。
众人都是熙德的好部下，
长官的命令，个个坚决执行。
傍晚时分，他们又继续前进，
这是熙德的决定，免得让人发现行踪，
整整走了一夜，中间一刻不停。
在卡斯特洪，就在埃纳雷斯河畔，
熙德准备打一场伏击战。

① 根据上下文，这段话应该是熙德说的。

二十三

伏击战计划。卡斯特洪遭袭击后，落到熙德手中。先头部队进攻阿尔卡拉。

熙德的人埋伏了整整一夜，
这是阿尔瓦尔·发涅斯·米纳雅[1] 的主意：
“熙德——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啊，
由于我们即将袭击卡斯特洪，
你可率领一百名随从，
留在这儿作为我们的援兵；
请拨给我两百人去冲锋陷阵。
上帝保佑，加上我们的好运气，
我们一定能大获全胜。”
坎佩亚多尔答言：“米纳雅，你说得很中肯。
您带两百人去打先锋，
同去还有阿瓦尔·阿瓦莱斯和阿瓦尔·萨尔瓦多莱斯，
他们都是无可指摘的勇士。
还有加林多·加西亚，他也是员猛将。
我希望这些猛士跟米纳雅出征，
别畏首畏尾，定要勇敢奋进。
从依塔下去，经过瓜达拉哈拉，

① 上文是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

先头部队直捣阿尔卡拉[1]。
一定要赢得这一仗的胜利，
别因害怕摩尔人而失去战机。
我率领一百人做后卫，
埋伏在卡斯特洪，不让人发现。
如果先头部队发现什么险情，
请立即派人向后卫部队报信，
我立即发来援军，
全西班牙都将谈论这件事情。”
　　随后将打先锋的人一一点名指定，
跟熙德做后卫的人也点了名。
晨曦微露，黎明已经来临，
太阳升起，主啊，真是好天气。
卡斯特洪的人们已起身，
各自打开家门，
上地里看庄稼，到田间耕耘。
人们都离开了家，敞开着大门，
整个卡斯特洪只留有少数几个人，
出门的人也都东走西散不成群。
　　坎佩亚多尔乘机离开伏击地，
扑向卡斯特洪，将它紧紧围困。
他们俘获了不少摩尔男女，
还在城郊捉到了许多畜禽。
熙德·堂罗德里戈[2] 扑向城门，
守门人见对方攻势太猛，

① 依塔、瓜达拉哈拉和阿尔卡拉均系埃纳雷斯河边的城镇。
② 即熙德·鲁伊·地亚斯。

惊慌失措丢下城门逃命。
熙德·鲁伊·地亚斯长驱直进，
手中出鞘的剑已鲜血淋淋，
他杀死了遇到的十五个摩尔人，
夺取了卡斯特洪城，得到不少金银。
他的部下也获得许多战利品，
但全都交给熙德，不留毫分。
先头部队二百人，加上后卫共三百名，
他们跑遍全城，将财富掠夺尽。
米纳雅的旗帜，已插到阿尔卡拉，
他们经过埃纳雷斯和瓜达拉哈拉，
带着战利品班师回营。
他们缴获甚丰，牛羊成群，
还有服装和其他宝贵的物品。
米纳雅的大旗高傲地举起，
谁也不敢从他们背后进行袭击。
派出去的人全都满载而归，
回到了坎佩亚多尔所在的卡斯特洪。
命人守卫好城堡，坎佩亚多尔上了马，
带着卫队出去迎接英雄，
他张开双臂对米纳雅表示欢迎：
“你回来了，阿尔瓦尔·发涅斯，最英勇无敌的人！
不论将您派往何地，我都满怀信心。
米纳雅，如果您愿意，
我们将战利品集中在一起，
我要把全部缴获的五分之一奖给您。”

二十四

米纳雅没有接受任何战利品，还庄严地起了誓。

"大名鼎鼎的坎佩亚多尔，我异常感激您，
这五分之一的战利品，
让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得到定会很高兴。
我将它全都还给您，就算已经给了我，
我要向天上的上帝起誓保证：
我决不居功自傲，
我要骑上骏马，挺枪握剑，
和摩尔人血战疆场，
让鲜血洒遍大地；
眼下在杰出的斗士鲁伊·地亚斯那里，
我绝对不会分外获取一分一厘。
将来您若为我赢得值钱的东西，
我可以接受自己的一份，其余全给您本人。"

二十五

熙德将那五分之一的战利品出售给摩尔人。他不愿与国王阿方索交战。

集中了全部战利品，
熙德——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思忖：
阿方索国王定会派兵攻打他们，
他的大军随时可能来临。
他下令分发战利品，一无所剩，
分到的人做了登记，表示已得一份。
他的骑士们个个获益甚丰，
每个人分到了一百马克金银，
士兵们得到了此数的一半，
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全给熙德，
他却无法将它们在当地卖出或送人，
他也不想携男女俘虏同行。
他同卡斯特洪人商议，
派人去依塔和瓜达拉哈拉打听，
出多少钱愿买他五分之一的战利品，
尽管买主们盈利十分丰盛，熙德也会答应。
摩尔人的估价是三千银马克，
对这个价格熙德感到高兴，
第三天买主便交付了这笔现金。
熙德考虑他和自己的全体随从，
不能在那座城堡久停，
因为他们虽能固守，却没有水可饮。
“摩尔人已签了降书，跟他们能保持和平，
可是阿方索国王定会派兵寻找我们；
米纳雅和我的部下们听令，
我们立即离开卡斯特洪！”

二十六

熙德朝属于巴伦西亚摩尔国王的萨拉戈萨的土地进发。

"请别误解我刚才一番话的含意，
卡斯特洪决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阿方索国王的军队就在附近，
他们随时会来寻找我们。
不过，我不想将这城堡夷平，
这两百名摩尔男女我也要将他们放生，
免得他们因当了俘虏而对我发出怨声。
对诸位的饷银我已全部付清，
明天拂晓时分我们就上马动身，
对我的主上阿方索国王我不想发动战争。"
熙德的话众人听了都很高兴，
离开占领的城堡时他们已不贫困，
摩尔的男女们都对他祝福，表示谢忱。
熙德的人全速穿过埃纳雷斯，
越过阿尔卡里亚斯[1] 继续前进；
他们穿越了安吉塔山洞，
渡过塔夫涅河进入塔朗斯田野，
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全速行军，

① 在瓜达拉哈拉省，是该省的高原地区。

在阿里萨和塞蒂纳的中间，熙德停下宿营。
一路行来，熙德都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摩尔人却摸不透他们的行踪。
翌日熙德又开始行程，
走过阿拉马，走下奥斯山，
穿越布比埃卡，到了附近的阿特卡。
到达阿尔科塞尔[1] 附近，熙德决定安营，
帐篷搭在一座圆形的山丘上，
哈隆河就在山脚下，他们不会缺水，
熙德·罗德里戈打算攻占阿尔科塞尔。

二十七

熙德在阿尔科塞尔附近安营。

山丘上迅速地搭起了帐篷，
有一部分搭在山坡上，有一部分在河边。
坎佩亚多尔——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给手下人下了一道命令：
在山丘四周，靠近河边挖一条壕沟，
这样就不怕敌人进攻，无论在黑夜还是白昼，
还让他们以为，他将在那里久留。

① 阿拉马、奥斯山、布比埃卡和阿尔科塞尔均在哈隆河畔。

二十八

摩尔人的恐惧。

熙德被赶出基督徒的土地，
565 与摩尔人生活在一起，
并打算在阿尔科塞尔久居。
这消息很快传遍各地，
吓得摩尔人都不敢下地耕耘，
这使熙德和他的部下感到兴奋，
因为阿尔科塞尔会很快向他们进贡。

二十九

坎佩亚多尔智取阿尔科塞尔。

阿尔科塞尔人已向熙德进贡，
阿特卡和特雷尔人也将贡品送，
这使卡拉塔尤德[1] 人很不高兴。
在那儿熙德休整了十五周整，
阿尔科塞尔人不肯投降，熙德已看清，

① 阿特卡、特雷尔和卡拉塔尤德都是阿尔科塞尔附近的城镇。

他立即心生一计：
他下令只留一个帐篷，其余全都收起，
将士们全身披挂，腰中佩着利刃，
举着旌旗，大队人马朝哈隆河下游前进。
熙德略施小计，让敌人落入了陷阱，
阿尔科塞尔人见此情形，欢喜万分：
“熙德的粮草一定早已耗尽，
匆匆离去，竟还留下一个帐篷；
看样子活像一支败军，
此时向他进攻，定能大获全圣。
稍一迟缓，特雷尔人就会捷足先登；
熙德若被他们捉住，我们便一无所获。
他向我们收过贡品，这次得加倍还清。”
于是，阿尔科塞尔人便全速出城，
熙德一见，便佯装逃遁的溃兵。
　　他朝哈隆河下游飞奔，队伍一蹶不振。
阿尔科塞尔人无比兴奋：
“快追上，别让跑了‘战利品’！”
大人小孩均冲出家门，
一心一意只想得到点战利品，
大门敞开，家家空无一人。
机智的坎佩亚多尔回首观望，
见阿尔科塞尔人已远离城堡，
他迅即命令掉转队旗，使劲踢一踢坐骑：
“将士们，别害怕，杀呀！
愿上帝保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双方在平原上混战一场，
天哪，那天上午他们杀得多么痛快！

熙德和阿尔瓦尔·发涅斯催马向前，
他们已将摩尔人与城堡的联系切断，
熙德的人狠狠打击敌人，毫不手软。
转眼间他们就杀死了三百摩尔人。
这时，埋伏的人[1] 呐喊一声，
冲到队伍前面，朝城堡飞奔，
手握利剑，把守着城门，
其余的人也陆续到来，战斗大获全胜，
熙德便用这计谋征服了阿尔科塞尔城。

三十

熙德的军旗在阿尔科塞尔上空飘扬。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举着军旗来临，
他将大旗插在城堡顶，
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说：
“感谢你，天主，感谢各位圣徒，
我们的人马将会有好的住处。”

① 这儿交代不够清楚。熙德撤离时，并没有设伏兵。

三十一

熙德对摩尔人的宽容。

"阿尔瓦尔·发涅斯和众将士听令，
我们夺取了这座城，得到许多战利品，
摩尔人伤亡惨重，剩不了几个活人。
对那些幸存的摩尔人，我们不能卖掉他们，
砍了他们脑袋，对我们也没有用，
让他们留在城里，我们当他们的主人，
我们住在他们家里，让他们侍奉。"

三十二

巴伦西亚国王试图收复阿尔科塞尔。他派了一支军队向熙德发起进攻。

熙德这一仗打赢，在阿尔科塞尔休整，
他派人取回了留在山丘上的那顶帐篷。
见此情景，阿特卡人和特雷尔人非常郁闷，
卡拉塔尤德人也不高兴。
他们为此给国王写信：
"有个叫熙德·鲁伊·地亚斯的人，

失去阿方索的宠信，被赶出国门，
他在阿尔科塞尔安营，阵地坚不可摧。
他已发起一次进攻，城堡落入他的手中。
陛下如不发来援军，
就会永远失去阿特卡和特雷尔，
还会使卡拉塔尤德失去，
最后连陛下自己也将危及。
哈隆河沿岸的形势都不妙，
希洛卡[1] 那边的情景也好不了。”
塔明国王看了信，心里很不高兴。
他下令：“我这儿有三个摩尔首领，
请其中两位立即前去出征，
带领全副武装的三千摩尔兵丁，
边境的居民还会对你们进行支援。
我希望将那个人活捉生擒，带来见我，
他侵犯我的疆土，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三千摩尔人上马启程，
在塞戈尔维[2] 宿了营，
次日晨再次上路，
到塞利亚[3] 又过了一晚。
首领派人面见了边境上的摩尔人，
人人赴约，个个奋勇上阵。
随后，离开了运河边上的塞利亚，
又马不停蹄奔走了一日一夜，

① 哈隆河的支流。
② 卡斯特利翁省南部一城市。
③ 特鲁埃尔省一城镇。

到卡拉塔尤德才休息安寨。
“报子”[1] 们四处传布命令，
参战的人越来越多，
在发利斯和卡尔维两首领指挥下，
大军准备在阿尔科塞尔将熙德围困。

三十三

发利斯和卡尔维在阿尔科塞尔将熙德包围。

摩尔人搭帐篷安营，
参战人很多，力量大增，
他们在旷野里布满哨兵，
流动哨日夜巡逻不停。
主力部队已开始行动，
他们开始切断熙德的水源，
鲁伊·地亚斯的卫队主动要求出战，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坚决禁止这么干，
他们让敌人包围了整整三星期。

① 指口头发布消息、传达命令的人。

三十四

熙德对他的部下进行劝告。秘密地进行准备。熙德和发利斯、卡尔维进行决战。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奋勇向前杀敌。

三周已经过去，第四个星期来临，
熙德召见了他的手下人：
“他们断了我们的水源，粮食也即将耗尽，
我们又无法夜间脱身；
敌人人多势众，迫使我们决一雌雄。
将士们，告诉我该怎么办才行。”
首先说话的是优秀骑士米纳雅：
“我们来自美丽的卡斯蒂利亚，
不同摩尔人交战，我们就会断粮。
眼下我们有将士六百余名，
除了以造物主的名义主动出击，
我们已无选择的余地。
明日立即出战，不要迟疑。”
坎佩亚多尔说：“你的话正合我意，
也为你赢得了荣誉。”
他下令将摩尔男女全都赶出营地，
为的是不往外泄露机密。
那一天白日黑夜他们都在准备。

次日黎明,朝阳初升,
熙德全身披挂,周围簇拥着众多随从,
坎佩亚多尔传出下面的将令:
"除两名守门的士兵,我们全冲出去,不留一人在城。
如果我们战死疆场,他们就会占领城池,
假如我们赢了他们,我们的财富就会大增。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您扛着我的帅旗。
您为人忠诚,定能将它高高举起;
只是没有我的将令,您别擅自前进。"
贝尔穆德斯吻了吻熙德的手,
立即接过了大旗。
有人打开了城门,众人立即出城。
摩尔哨兵见了,飞奔回营报告军情。
转瞬间摩尔人便披挂停当。
战鼓隆隆,大地都在晃动。
摩尔人手执武器,队伍十分整齐,
军中有两面帅旗,
至于小旗,谁也难以数清。
摩尔人的队伍已渐次向前推进,
以便向熙德的军队发起进攻。
"卫队士兵们,保持安静,原地待命!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别动!"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难以左右自己,
他手举大旗,脚踢坐骑:
"忠诚的坎佩亚多尔,上帝保佑您!
我要将大旗插到敌人集中地,
请护旗的人助我一臂之力。"
坎佩亚多尔对他说道:

"看在上帝分上,请别这样干!"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说:"不这样干不行!"
说完,猛一踢马,冲入敌阵。
摩尔人早已严阵以待,想夺下他的大旗。
他们对他猛砍猛刺,想刺穿他的甲胄。
坎佩亚多尔见了,说:"快去救助他,他已处于险地。"

三十五

熙德的人为了救出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发起进攻。

众人一手持盾护胸,
一手握插上小旗的长枪,
身子在马鞍架上前倾,
以大无畏的精神扑向敌人。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大声地鼓舞他们:
"以主的名义,骑士们,猛打猛冲,
鲁伊·地亚斯——熙德·坎佩亚多尔就是本人[1]!"
众人一齐向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被围处猛冲,
插上小旗的长枪共有三百根,
一枪一个,挑死了摩尔人三百名,
回来时,又杀死了三百人。

① 战场上主将常报出自己的名字,以鼓舞士气。

三十六

击溃敌军主力。

人们只见到刀枪在上下飞舞，
许多面盾牌被刺穿，
许多件铠甲被撕烂，
许多面白旗被血染红，
许多匹无主的骏马在狂奔，
摩尔人高呼："穆罕默德！"
基督徒高呼："圣雅各[1]！"
就在战场上一块小小的地方，
摩尔人就有一千三百人死亡。

三十七

评讲一下主要的基督徒骑士。

熙德·鲁伊·地亚斯，是个好武士，
骑在金质的马鞍上，勇猛非凡；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为西班牙的守护神。

曾经在苏里塔当过将士；
马丁·安托利纳斯是布尔戈斯人，
为人一片忠诚；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是熙德的家丁；
马丁·穆尼奥斯曾在蒙特马约尔发号施令；
还有阿瓦尔·阿瓦莱斯和阿瓦尔·萨尔瓦多莱斯；
加林多·加西亚，他是善良的阿拉贡人；
费莱斯·穆涅斯是坎佩亚多尔的侄子。
所有这些将士都团结在一起，
效力于熙德·坎佩亚多尔和他的帅旗。

三十八

米纳雅遇险。熙德杀伤发利斯。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的马被杀死，
基督徒的卫队立即将他救起。
米纳雅的长枪折断，立即拔出佩剑，
虽是步战，杀伤力还很强。
熙德·鲁伊·地亚斯见这情景，
立即向一名骑良驹的敌将靠近；
右手猛一挥剑，
将那敌将齐腰斩为两段。
熙德将那匹骏马给了米纳雅：
“快骑上，米纳雅，您是我的左右手，
我需要您的帮助。

摩尔人还在顽抗，不肯逃离战场，
我们正从正面进行攻打。”
米纳雅手执利剑，一跃上马，
再次对摩尔人一阵猛砍，
谁碰到他的利刃便皮开肉绽，
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向摩尔首领发利斯连砍三剑，
前两次未中，第三次砍伤了他，
鲜血在甲胄内淌下。
发利斯立即掉转马头逃出战场，
熙德这一剑便将敌军打败。

三十九

卡尔维受伤，摩尔人溃败。

马丁·安托利纳斯一剑砍向卡尔维，
将他头盔上的几粒红宝石击落在地，
利剑砍穿头盔，嵌进肉里，
摩尔人已不敢再挨第二剑。
发利斯和卡尔维双双打败，
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多美好的日子！
摩尔人四散奔逃，
熙德的人紧追不舍。
发利斯逃进了特雷尔，
但特雷尔人却不容卡尔维，

他只好急急奔向卡拉塔尤德。
坎佩亚多尔对他紧追不舍，
一直追到了卡拉塔尤德。

四十

米纳雅见到自己的心愿已实现。战利品。熙德为国王准备了一份礼品。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有了骏马，
这次斩杀了三十四个摩尔人，
他的佩剑十分锋利，
手臂溅满了斑斑血迹，
鲜血顺肘部流个不息。
米纳雅说："现在我很高兴，
熙德在战场上得胜，
这好消息定会向卡斯蒂利亚传送。"
许多摩尔人丧生，只有少数人保住生命，
溃逃的也几乎全部被追上生擒。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的卫队已经回营，
熙德骑着高头大马，
戴着头盔，好漂亮的大胡子！
衬帽[1] 掀在背后，手中紧握佩剑，
目不转睛地瞧着手下人朝自己靠近。

① 戴头盔用。

"感谢你,高居天庭的上帝,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熙德的人立即搜索敌营,
795　缴获了盾牌、武器和大批金银;
还从摩尔人手中,
796b　夺得五百一十匹骏马良驹。
众人情绪高昂,兴高采烈,
发现自己人只损失十五名,
缴获的金银数也数不清。
800　有了战场上得到的这笔财富,
基督徒们个个都变成了有钱人。
熙德让摩尔人回到自己的城堡,
还给他们每个人有所馈赠。
熙德和他的随从欣喜万分,
下令在将士中分发许多金银。
805　熙德本人得到五分之一的战利品,
光马就有一百匹整。
主啊,他对部下分配财物多么公平!
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人各一份。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安排得有条不紊,
对每个跟从他的人都酬以重金。
810　　"米纳雅,你是我的重臣,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全部金银,
您可以随意取用,拿多少都成。
815　我想派您去卡斯蒂利亚送信,
通报我们在战斗中获胜;
拜见流放我的国王阿方索,
我想奉送他三十匹骏马,

每匹马都配好马鞍和缰绳，
马鞍边上还挂着利剑一柄。”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答言：
“这使命我乐意完成。”

四十一

熙德向布尔戈斯教堂还愿。

“这是一只高统马靴，
里面满满地装了黄金和白银[1]：
请您去布尔戈斯圣马利亚教堂，
还掉做一千个弥撒的愿。
余钱请交给我妻子和女儿，
请她们日夜为我祈祷上帝，
只要我活在世上，她们定成富有的女人。”

四十二

米纳雅动身去卡斯蒂利亚。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十分兴奋，

① 古时西班牙人常将靴子作口袋用，里面装一些日常用品。

826b 还对与自己同行的人做了指定；
赶紧给马喂料，因为天已近黄昏，
熙德等人又对他做了一番叮咛。

四十三

辞　行。

"我忠诚的米纳雅，您即将去卡斯蒂利亚，
830 您对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道出真情，
感谢上帝，我们在战场上已获胜；
回来时您还会在这儿见到我们，
我们不在时，您可以跟人打听。
有了长枪和利刃，我们定能生存；
835 否则，就得饿死在这贫瘠的土地上，
看来这儿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四十四

熙德将阿尔科塞尔出售给摩尔人。

一切已准备就绪，米纳雅清晨出发，
坎佩亚多尔和他的随从留在原地。
这儿的土地少，且又十分贫瘠，

边境上的摩尔人和其他异族人，
都在窥视着熙德的行踪。
首领发利斯已伤愈，
有人劝他别再用兵。
于是，阿特卡和特雷尔的人，
还有更富有的卡拉塔尤德居民，
都和熙德进行协商，签署一个协定，
熙德以三千银马克将阿尔科塞尔卖给他们。

四十五

出售阿尔科塞尔(重复)[1]。

熙德·鲁伊·地亚斯将阿尔科塞尔卖掉，
对自己的部属们均给以厚报，
无论是将官还是士兵都成了富人，
他们中间一个穷人也找不到。
谁侍候了好主人，一辈子日子都过得好。

① 《熙德之歌》属游唱诗，游唱歌手常在街头广场、酒肆、旅店吟唱。吟唱者或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或为了加强某些段落的语气，常常重复。

四十六

离开阿尔科塞尔。吉兆。熙德在蒙雷亚尔的波约[1] 安营。

摩尔人见熙德行将离城，
男男女女都十分伤心：
“您要走，熙德？让我们的祈祷跟您伴行，
主人，我们对您的恩德感激万分。”
当熙德行将离开阿尔科塞尔城时，
摩尔的老百姓都泪湿衣襟。
坎佩亚多尔的大旗高高举起，
沿着哈隆河下游刺马飞奔，
渡过哈隆河时，鸟儿给熙德报了喜讯。
特雷尔和卡拉塔尤德人感到高兴，
阿尔科塞尔人却感到伤心，
因为熙德曾对他们施厚恩。
熙德的人马继续前进，
到波约宿营——那是在蒙雷亚尔山顶。
波约高耸，崇山峻岭，
在那儿安营，不必怕敌人进攻。
熙德先征服了达罗卡城，
又让另一边的莫利纳人俯首称臣，

① 蒙雷亚尔是萨拉戈萨省一城市；波约是距蒙雷亚尔约 10 公里的山城。

紧接着又向特鲁埃尔发起进攻，
最后将这河边的塞利亚[1] 夺到手中。

四十七

米纳雅拜谒国王。国王原谅了米纳雅，但对熙德仍不宽恕。

愿主给熙德·鲁伊·地亚斯赐福！
阿尔瓦尔·发涅斯·米纳雅到了卡斯蒂利亚，
将三十匹骏马献给国王。
国王见了大喜，脸露笑容：
“米纳雅，愿主保佑您，这礼品是谁所送？”
“是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陛下将他流放，他用计征服阿尔科塞尔城，
消息传到巴伦西亚国王耳中，
他派兵包围熙德，又断了水源，
熙德冲出城堡，与摩尔人决一死战。
鏖战中熙德战胜了两个摩尔首领，
主公啊，他缴获了许许多多战利品。
他将这礼品献给陛下，
并亲吻您的手和脚，
愿您看在上帝的面上，对他开恩。”
国王答言：“失去国王恩宠，流放出境的人，

① 达罗卡、莫利纳、特鲁埃尔和塞利亚均系距波约 30 到 50 公里的小城镇。

才过去几个星期就得到赦免，
时间上未免过于仓促。
然而，这礼物我且收下，
因为它从摩尔人那儿缴获，
又是熙德亲手得到的战利品，
我内心更加欢迎。
尽管这样，米纳雅，对您我已宽恕，
归还您的土地，恢复您的名誉，
您已得到我的允许，可以来来去去。
不过，对熙德·坎佩亚多尔，
眼下我还不能说些什么。”

四十八

国王允许卡斯蒂利亚人去投奔熙德。

“阿尔瓦尔·发涅斯，我还有话告诉您，
国内有些勇敢、善良的人，
他们想去投奔熙德，助他一臂之力，
我让他们自由离去，不没收他们的财产。”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吻了吻国王的手：
“感谢您，主公，对您深表谢意。
您今天有这恩赐，今后定会给我们更多的赏赐。
靠主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一切定能实现。”
国王说道：“米纳雅，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

您可以自由地走遍卡斯蒂利亚，
您可以去见熙德，用不到害怕。”

四十九

熙德从波约远征。米纳雅带领两百名卡斯蒂利亚人来投奔熙德。

现在我跟诸位谈谈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他已在波约山顶安下营，
往后无论是摩尔人还是基督徒，
在他们的书上均以“熙德的波约”相称。
以那儿为基地，熙德发起多次远征，
使马丁河谷全都俯首称臣。
这消息一直传到了萨拉戈萨，
摩尔人听了，感到无比忧伤，
熙德在那儿度过了十五周时间。
当熙德发现米纳雅不能按期返回，
他和手下人乘夜色全部离开。
他抛下了那儿的一切，离开波约，
经过特鲁埃尔，
到特瓦尔的松树下才安营。
沿途他抢夺了许多财富，
还让萨拉戈萨缴纳了贡赋。
做完了这些事情，又过去了三周整，
米纳雅已从卡斯蒂利亚来到。

他带来两百名腰佩利剑的人，
至于一般士兵，多得数也数不清。
熙德见米纳雅向自己走近，
飞马前去拥抱他表示欢迎，
吻他的嘴还吻他的眼睛，
米纳雅将事情经过一一禀明。
坎佩亚多尔脸上笑吟吟：
“感谢上帝，感谢圣徒们，
只要您活着，米纳雅，我的事业就会兴盛。”

五十

流放者听到来自卡斯蒂利亚的消息感到欣慰。

主啊，全军闻讯，上下一片欢欣，
这是米纳雅带来的喜信，
他带来了兄弟和表亲们的问候，
也告诉他们在卡斯蒂利亚的朋友们的情景。

五十一

熙德的喜悦。

主啊，美髯公该有多高兴！
因为米纳雅已还了一千个弥撒的愿，
还带来了他妻儿的音讯。
熙德多么欢愉，多么兴奋！
“阿尔瓦尔·发涅斯，愿您健康长寿，
您出色地完成了使命，真是个能人！”

五十二

熙德袭击阿尔卡尼斯[1]。

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没有停顿，
他挑选了两百名良将精兵，
利用夜色发起了进攻。
他们越过阿尔卡尼斯的荒凉土地，
一路上见到什么全都占为己有，
第三天又回到原来的驻地[2]。

五十三

摩尔人的教训。

① 特鲁埃尔省东北部一城市。
② 这儿指原来的宿营地波约。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处，
蒙松和韦斯卡[1] 人感到惊恐，
萨拉戈萨人却感到欣慰，
因为他们已对熙德进贡，
不再担心他会伤害他们。

五十四

熙德离开波约。袭击巴塞罗那伯爵的领地。

熙德的将士满载而归，回到营地，
缴获了这么多东西，人人欢喜，
熙德高兴，米纳雅也十分满意。
坎佩亚多尔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说话笑嘻嘻：
“将士们，我有话对你们讲明，
谁要老是待在原地，准会陷入贫困。
明天我们全体上马，
离开这儿的营地，朝前飞奔。”
熙德移师奥洛考港，
从那儿向韦萨和蒙塔尔万发起攻击，
这次袭击前后历时十天光景。
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

① 韦斯卡省的省会，蒙松是韦斯卡西南一城镇。

说卡斯蒂利亚的流放者将人们搅得不安宁。

五十五

巴塞罗那伯爵的威胁。

消息传向全国各地，
也传到巴塞罗那伯爵那里，
说熙德在袭击、掠夺他的领地，
伯爵认为这是对他的凌辱，非常生气。

五十六

熙德试图安抚伯爵，但没有成功。

伯爵好说大话，腔调盛气凌人：
“熙德实在欺我太甚，
居然欺侮到了我的府门；
他打伤了我的侄子，却从不表示歉意，
眼下他又袭击了我的领地。
我从未向他挑衅，也没有和他断绝友谊，
他却找上门来，我一定要追根究底。”
伯爵迅速结集了军队，
有摩尔人，有基督徒，人多势众，

他们立即出发,追击熙德的人。
通过三天两夜的急行军,
与熙德军相遇于特瓦尔的松林中。
他们来势汹汹,满以为能将熙德生擒。
熙德·堂罗德里戈携带大批金银,
正从山上下来,进入谷地,
便知堂拉蒙伯爵的大军已经压境。
熙德闻讯,立即带去一个口信:
"请告诉伯爵,我此行没有恶意,
我没有带走他任何东西,请他放行。"
伯爵回答:"他这话不符真情,
旧账新账他一定得算清。
要让这流放人明白,
他究竟凌辱了什么人。"
送信人马不停蹄又向熙德传回伯爵的回音,
此时坎佩亚多尔终于认清,
他不出击,便将被逐出那块土地。

五十七

熙德对他的部下讲话。

"将士们,快将财物暂放一旁,
披坚执锐,立即整装,
堂拉蒙伯爵要同我们大打一场。
他带来了众多的基督徒和摩尔兵,

我们不出击，他们就不让我们安宁。
他们既已追到此地，我们就在这里死拼，
快快勒紧马肚带，全身披挂停当。
他们从山上下来，脚上只穿长筒袜①，
他们的马鞍很松，马肚带也勒不紧；
我们的马鞍是加利西亚的，长袜外又穿了马靴；
只用一百名将士，我们就能将这支队伍打败。
趁他们到达平原之前，我们可以用长枪前去迎敌。
你只杀伤一人，便会有三只马鞍空着没人骑②。
拉蒙·贝莱格尔就要见到他追赶的是什么人，
今天他是想在特瓦尔夺走我的战利品。”

五十八

熙德获胜，夺到“科拉达”剑。

熙德讲完了话，众人已全身披挂，
手执武器，飞身上了马，
见加泰罗尼亚人已走下山坡，
到了山脚，便是一片大平原。
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下令进攻，
将士们听了，顿时精神大振，
挥动战旗，长枪舞得神出鬼没，

① 堂拉蒙的军队是加泰罗尼亚人，骑兵只穿长袜，不穿靴子。
② 因加泰罗尼亚人的马鞍很松，骑士很容易从马上摔下。

一些敌人被刺伤,另一些人落了马,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赢得了胜利,
俘虏了堂拉蒙伯爵,
还将价值一千马克的"科拉达"剑夺到手中。

五十九

被俘的巴塞罗那伯爵想绝食而死。

熙德赢得了胜利,美誉公声名大振,
把被俘的伯爵带进兵营,
命自己的心腹对他好生看管。
随后熙德走出了帐篷,
跟手下人聚集在一起。
熙德非常兴奋,因为赢得了许多战利品。
给熙德·堂罗德里戈准备的筵席十分丰盛,
但对堂拉蒙伯爵来说已毫无意义,
尽管在他面前摆满佳肴美味,
他既不想吃,连看也不看一眼。
"就是摆上了全西班牙的美食我也不尝一口,
被这些穿破衣烂衫的人打败,
我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些敌人被刺伤,另一些人落了马,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赢得了胜利,
俘虏了堂拉蒙伯爵,
还将价值一千马克的"科拉达"剑夺到手中。

五十九

被俘的巴塞罗那伯爵想绝食而死。

熙德赢得了胜利,美誉公声名大振,
把被俘的伯爵带进兵营,
命自己的心腹对他好生看管。
随后熙德走出了帐篷,
跟手下人聚集在一起。
熙德非常兴奋,因为赢得了许多战利品。
给熙德·堂罗德里戈准备的筵席十分丰盛,
但对堂拉蒙伯爵来说已毫无意义,
尽管在他面前摆满佳肴美味,
他既不想吃,连看也不看一眼。
"就是摆上了全西班牙的美食我也不尝一口,
被这些穿破衣烂衫的人打败,
我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

六十二

熙德对伯爵重申自己的许诺。他释放了伯爵，并将他送走。

熙德说："伯爵，您总得吃一点，
如果不吃，您自己人再也看不见。
您如吃了，我很喜欢。
伯爵，您和与您同来的两位绅士，
我都将予以释放。"
听到这点，伯爵才喜开了颜，
"熙德，您如果真能实现诺言，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恩典。"
"那您就吃吧，伯爵，吃完了，
我就将您和另外两人放行；
不过，您在战场上失去的财物，
我分文也不会归还给您，
因为我需要给随从们分发银饷，
他们跟随我已吃尽了苦头。
国王将我流放，我不得不四处流浪，
我只好从您和别人那儿夺取，
才能维持生计，这也许就是天意。"
伯爵很高兴，要水将手洗一洗，
水很快就拿来放在他面前。
伯爵便与熙德同意释放的两名绅士进餐，

天哪，他吃起来好一个狼吞虎咽！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就坐在他身边：
“伯爵，这次您如果不吃得意足心满，
我就不让您走，还得让您待在这边。”
伯爵回答说：“我尊重您的意愿。”
说完又和贵族加紧吃饭，
熙德就在一旁高兴地观看，
堂拉蒙吃饭的动作多么熟练！
“熙德，如果您愿意，我们就启程，
请命人牵来马匹，我们即刻动身。
自从我当伯爵时起，从没有吃得这么高兴，
这饭食的滋味我会永记在心。”
熙德命人牵来三匹鞍镫齐全的骏马，
还取来了华丽的衣服——皮衣和斗篷。
堂拉蒙伯爵走在两绅士当中。
卡斯蒂利亚人[1] 陪他们走到营地一端相送：
“伯爵，您走吧，放心大胆地回去，
对您留下的一切我表示深切谢意。”
如果您出现报仇的意念，
如果您想来找我，请事先告知，
届时不是您失去什么，就是我有什么落到您手中。”
“放心吧，熙德，这件事您不用操心。
今年的贡品我算已经交奉，
至于找您复仇，我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① 指熙德。

六十三

伯爵将信将疑地离去。流放者的财富。

伯爵踢马，开始向前走，
每走几步，总要一回头，
他怕熙德说话不算数。
熙德永远不会这样做，
即使全世界的财富都给他；
背信弃义的事他从来不肯干。
伯爵走了，熙德回归大营，
与手下人见面，一片欢腾，
因为这次得到了又多又好的战利品。
他们都很富裕，财富多得数不清。

第二歌

熙德女儿的婚礼

六十四

熙德向巴伦西亚进军。

比瓦尔的熙德之歌，继续唱下去：
熙德的军队在奥洛考扎过营，
现在离开了萨拉戈萨的土地，
又离开了韦萨和蒙塔尔万的田野，
开始将战斗推向沿海各地。
太阳从东方升起，他就向东奔驰，
熙德征服了赫里卡、翁达和阿尔梅纳拉，
又占领了整个布里亚纳[1]。

六十五

攻占穆尔维埃德罗[2]。

① 以上四地都是靠近巴伦西亚的城镇，属卡斯特利翁省。
② 巴伦西亚的北部一城镇。

高居天庭的上帝帮助了熙德，
使他攻占了穆尔维埃德罗，
熙德发现主站在自己一边。
这时巴伦西亚已笼罩着一片恐惧。

六十六

巴伦西亚的摩尔人包围熙德。熙德召集他手下人讲话。

诸位明白，巴伦西亚人忧心忡忡，
因为穆尔维埃德罗的占领使他们不高兴。
他们聚合商定，准备将熙德团团围困。
他们连夜行军，
到穆尔维埃德罗时已到次日晨，
立即在那儿安下大营。
熙德见到他们，感到异常吃惊：
“光荣属于你，精神的父亲！
我们在他们的领地干了不少坏事，
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粮，
他们来包围我们也完全应当，
事情到了这一步，只好打一仗。
快派人去给该帮助我们的人送信，
一些信送赫里卡，另一些信送奥洛考，
还要往翁达、阿尔梅纳拉把信发，

再请布里亚纳派人来支援。
我们要立即开战不拖延，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把仗打赢。”
　　到了第三天各路人马已经集中，
于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讲了话：
“听我说，各路军队，愿上帝拯救你们！
自从我们离开基督徒的土地，
（这不是我们的本愿，这样做是不得已），
靠主的帮助，一切都相当顺利。
眼下巴伦西亚人将我们围困，
　　如果我们想在这块土地上生存，
我们就得狠狠地惩罚他们。”

六十七

熙德讲话结束。

“但愿夜间快点过去，黎明迅速来临，
天一亮我们就要备好马，披挂齐整，
我们要对包围自己的军队发起进攻。
　　作为身处异乡的流放人，
在战场上我们就会看出谁无愧于领的俸银。”

六十八

米纳雅想出作战计划。熙德再次获胜，占领塞波利亚[1]。

请听听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说些什么：
“坎佩亚多尔，我们愿依您说的行事。
请拨给我一百名士兵，
您和其余的人发起正面进攻。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冲锋，
我和一百名将士从侧翼杀人，
我相信上帝，这场战事我们定能胜利。”
听了米纳雅的话，坎佩亚多尔很兴奋。
天将黎明，熙德的人已戎装在身，
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该做的事情。
旭日初升，熙德已冲向敌阵：
“以主和圣徒圣地亚哥[2] 的名义，
将士们，奋勇杀敌，毫不留情，
熙德·鲁伊·地亚斯就是我本人！”
诸位请看，多少马缰被扯断，
多少拴马的马桩被连根拔起、推倒[3]！

① 巴伦西亚北部一城镇。
② 即上文的圣雅各。
③ 当时摩尔人的马仍拴在马桩上，熙德发起突然袭击，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然而，摩尔人人多势众，开始重振队伍。
这时，阿尔瓦尔·发涅斯从侧翼攻人，
摩尔人无奈，只好承认失败，
恨不得生双翅四散溃逃。
追击中两个摩尔首领丧命，
熙德的人一直追到巴伦西亚城门，
他们缴获的战利品十分丰盛，
打扫了战场后班师回营，
带着众多的战利品进人穆尔维埃德罗城，
城内立即一片欢腾。
熙德的人占领了塞波利亚及其周围城镇，
　　巴伦西亚人一片恐惧，不知所措，
诸位明白，熙德的威名早已传向四面八方。

六十九

熙德向巴伦西亚南部发起进攻。

　　熙德的名声响当当，已传到大海的另一方，
坎佩亚多尔和他手下人都很高兴，
因为上帝保佑，他们在作战中获胜。
入夜熙德派了先头部队，
　　一直到达库利埃拉和哈蒂瓦，
再南下，他们到达德尼亚。
熙德的军队直到海边，将摩尔人的土地夷平，

将贝尼卡德尔[1] 山连同它的出入口也全部占领。

七十

熙德在贝尼卡德尔。

熙德将贝尼卡德尔占领，
哈蒂瓦和库利埃拉人十分伤心，
巴伦西亚人也没法掩饰恐惧的心情。

七十一

熙德攻占整个巴伦西亚地区。

熙德的军队昼宿夜行，
攻占摩尔人的城市和乡村，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整。

① 位于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省的交界处。

七十二

熙德包围巴伦西亚市。号召基督徒起来作战。

巴伦西亚人已得到了教训，
不敢出门，也不敢与熙德的人交锋。
熙德毁坏了他们的田园，使他们损失惨重，
他们只好成年累月忍饥挨饿。
巴伦西亚人怨声载道，却又不知该怎么办好。
他们没有地方搞到食物，
父亲帮不了儿子，儿子也难帮父亲的忙，
朋友间也难慰愁肠。
没有饭吃真令人忧伤，
眼睁睁地看着妻儿因饥饿死亡。
眼见无法解脱面前的危难，
他们就派人去找摩洛哥国王，
可他此时正与阿特拉斯[1]人交战，
既没有帮他们出主意，也没有派兵支援。
熙德获悉，内心十分喜悦。
一天夜里，他离开穆尔维埃德罗，
黎明时已到达蒙雷亚尔，
他派人口头通知阿拉贡和纳瓦拉，

① 阿特拉斯山，又称克拉罗山，是摩洛哥一个部落的聚居地。

还派人送口信到卡斯蒂利亚：
“谁想成为富人，永远脱离贫困，
就来投奔熙德——善战的人，
他将围困巴伦西亚，将它交给基督徒们。”

七十三

重复口头通知。

“谁愿跟我去围攻巴伦西亚，
（完全出于自愿，丝毫不勉强），
我在塞尔法运河边上等他三天三夜。”

七十四

听到口头通知而来投奔的人们。包围并攻下巴伦西亚。

熙德·坎佩亚多尔传下了上面这番话，
随后回到了他早已攻占的穆尔维埃德罗。
口头通知早已传遍各地，
人们争先恐后，都想早点得益，
从各基督教王国汇聚了一大批人；
熙德的名声传遍四方，

前来投奔的人很多,却鲜有人离开去他乡。
熙德的财富与日俱增,
见大批人前来投奔,他异常欢欣,
他决定利用时机,不再坐等,
大军扑向巴伦西亚,准备将它占领。
巴伦西亚城被围得密不透风,
进城或出城都遭到严禁。
熙德给了对方一个攻城的期限,
在这期间他们可调军队前来支援,
九个月期限到了便开始攻城,
到了第十个月,巴伦西亚人便投降称臣。
　　熙德攻克巴伦西亚,一踏进城门,
全城出现一片欢呼声。
原来是步兵的现在成了骑兵,
夺取到的金银数也数不清,
参与攻城的人全都成了富人。
熙德·堂罗德里戈自己留下五分之一战利品,
总共有三万马克现金;
至于还有多少别的财宝,
谁还能数得清?
　　当他们见到自己的大旗在城堡上空升起,
坎佩亚多尔和他手下的人都十分兴奋。

七十五

塞维利亚国王想收复巴伦西亚。

熙德和他的将士正在巴伦西亚休整，
塞维利亚国王收到一封急信，
说难以抵御，已失陷了巴伦西亚城。
于是，国王便率领三万人马前来反攻，
战场在巴伦西亚一片果园附近。
美髯公熙德战胜他们，
迫使他们退到了哈蒂瓦镇。
在渡胡卡尔河时，摩尔人已溃不成军，
水中淹死了不少摩尔士兵，
塞维利亚国王受三处伤却保住了性命。
熙德得到大批战利品回城。
当初攻陷巴伦西亚城缴获颇丰，
这次胜利得到了更多的战利品，
就连普通士兵也每人分到了一百银马克现金。
诸位已看清，熙德的名声与日俱增。

七十六

熙德不修剪胡须。他手下人的财富。

基督徒们[1] 无比兴奋，
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与他们同庆。

① 指熙德和他手下的将士。

熙德的胡须越来越长，从不修剪，
因为他曾经留下这样的誓言：
"为了爱护国王，我服从他将我流放，
我决不用剪刀将我的胡须修剪，
并愿让众人对此说长道短。"
　　熙德和众将士在巴伦西亚休整，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总是随身紧跟。
当年随熙德流放的人早都腰缠万贯，
在巴伦西亚熙德分给他们房产，
分到产业的人个个都意足心满，
深切地体会到熙德对他们万分喜欢，
即使后来投奔的人也感到高兴。
熙德明白，有人分到了金银，
很想中途离去，在家里过富裕日子。
为此，根据米纳雅的建议，熙德下令：
凡是跟熙德一起得到一些财富的人，
都不能不吻他的手，不辞而行；
谁逃走被他抓到，
财产没收，还要施以绞刑。
熙德发布了这几条禁令，
便与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议论：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弄清，
我手下究竟有多少人？他们赢得多少金银？
我想有一本他们的花名册，将他们一一点清。
如有人已隐退，或已逃遁，
就要将他们的财物没收，分给我手下人。
我的部下们正在进行巡逻，守卫着巴伦西亚城。"
米纳雅说："您的想法我认为切实可行。"

七十七

熙德清点兵员数。他又给国王准备一份礼品。

熙德命令全体将士在府门前集中，
人员到齐后，他开始点名。
熙德手下拥有官兵三千六百人，
他感到高兴，脸露笑容：
“米纳雅，感谢上帝，感谢圣母马利亚的大恩！
离开比瓦尔家乡时，我们几乎身无分文，
现在我们有了财富，往后还会更加富有。
米纳雅，如果您感到高兴，
我想派您再去卡斯蒂利亚，那儿有我们的田园产业，
请您去见阿方索国王——我的主公，
我想从我们这次得到的战利品中，
给他一百匹良马，并请您去献送。
替我吻国王的手后，坚决向他恳请，
求他赐我厚恩，
让我将妻子希梅娜和两个女儿接出卡斯蒂利亚。
我还要您面见她们，并记住我的口信：
我将派人去把她们接出来，
让熙德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满载荣誉，
来到我们占领的异国土地。”
米纳雅说：“我一定愉快地完成这一使命。”

说完这句话,便开始准备行程。
熙德给了阿尔瓦尔·发涅斯一百兵丁,
让他在途中随意差用,
还让他给圣彼得修道院带去一千马克现金,
又给了修道院院长桑丘五百马克整。

七十八

堂赫罗尼莫到巴伦西亚。

从东部来了一名教士,
消息传来,众人一片欢腾,
他的名字是堂赫罗尼莫主教。
他精通人文,为人小心谨慎,
善于步行,也是一名好骑兵。
他前去寻找熙德,很想得到重用,
他迫切希望熙德再次开战,与摩尔人一决雌雄。
他常说,基督徒不愿参战,不愿杀敌,
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熙德听了这话,心里欣喜万分,
他对米纳雅说:"阿尔瓦尔·发涅斯,
感谢天主的大恩,他帮助了我们,
我想在巴伦西亚立一个主教,
这个职位就给这位好教士,
您到卡斯蒂利亚,就将这个消息带去。"

七十九

堂赫罗尼莫成为主教。

阿尔瓦尔·发涅斯认为堂罗德里戈的话很中肯，
堂赫罗尼莫当主教，人人都赞成。
他的教区就在巴伦西亚城，
往后的日子可以过得非常富裕称心。
基督徒们听了，个个都很高兴，
因为在巴伦西亚有了主教先生。
米纳雅也高高兴兴地启程。

八十

米纳雅向卡里翁进发。

巴伦西亚大地上十分平静，
阿尔瓦尔·发涅斯朝卡斯蒂利亚行进，
路上的事我就不向诸位详细阐明。
哪儿能见到阿方索国王，米纳雅做了打听：
不久前国王去过萨哈贡[1]，

① 莱昂省的一个城镇。

后来又到了卡里翁[1],在那儿能找到他的行踪。
米纳雅听了,异常振奋,
他便带了全部礼品朝卡里翁前进。

八十一

米纳雅拜见国王。

阿方索国王做完弥撒,走出教堂,
温文尔雅的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刚好来到。
他当众弯曲双膝,
满脸忧愁地跪倒在国王的脚旁,
吻了吻国王的手,不失时机地说了下面一番话。

八十二

米纳雅面奏国王。加尔西亚·奥多涅斯的妒忌。国王对熙德一家的宽恕。卡里翁两公子觊觎熙德的财富。

"阿方索国王陛下,请开恩,
战士熙德将您的手亲吻,

① 巴伦西亚省一城市。

他吻您——英明的主上的手和脚，
求您对他大开圣恩。
当年您流放了他，他失去圣上恩宠，
他虽流落异乡，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他攻克了赫里卡和翁达城；
还将阿尔梅纳拉和穆尔维埃德罗占领；
后来又占领了塞波利亚和卡斯特利翁；
攻占贝尼卡德尔时打了一场硬仗。
眼下他又主宰着巴伦西亚城，
坎佩亚多尔还亲自封立了城里的主教。
他五次血战疆场，每次都获全胜，
上帝赐予他的财富无以计数，
我拿来的礼品表明我的话句句是真。
我带来善奔的骏马一百匹整，
上面配备了全副鞍镫和缰绳。
熙德再次吻王上的手，请收下他的馈赠，
他向来尊您为主，甘愿俯首称臣。”
国王举起右手，划了划十字：
“坎佩亚多尔确实立下了赫赫战功，
愿圣依西多罗[1] 保佑，我感到高兴，
他立下了丰功伟绩我很兴奋，
我也收下他送来的良驹一百匹。”
国王愉快，加尔西亚·奥多涅斯伯爵却很生气：
“像熙德这样东征西讨，为所欲为，
摩尔人准是已被斩尽杀绝。”
国王说：“别胡说八道，

① 塞维利亚大主教(560—636)。

不管怎么说，他的功劳比你大。”
这时，米纳雅乘机奏明：
“如果王上愿意，请开大恩，
宽容他的妻子堂娜·希梅娜和两个女儿，
让她们离开他寄居她们的修道院，
到巴伦西亚与坎佩亚多尔团聚。”
国王听了，说：“我完全同意。
我将下令，她们在我王国旅行，
将得到食物的供应，
我并保证她们安全，不受欺凌。
当她们离开了我的国境，
就请您和坎佩亚多尔多费心照应。
王室的卫队和朝臣们听令：
我不想让坎佩亚多尔损失毫分：
凡是跟随他称他为主人的所有侍从，
过去我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现在全都归还，
不管熙德在何地，他们都可回来继承家产；
我还保证他们的肉体不会受到伤害，
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侍奉好自己的主人。”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将国王的手亲吻。
国王微笑，说出话来真喜人：
“凡是愿去为熙德效劳的臣民，
可以离开我，去熙德那儿投奔。
比起惩罚，施恩更易得民心。”
这时，卡里翁两公子在一旁窃窃议论：
“熙德·坎佩亚多尔的名声大增，
我们若娶他的两个女儿，必能得到许多好处。”
“只是不好开口提这门亲事，

他是比瓦尔人，而我们属卡里翁伯爵家族[1]”。
这件事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议论到此。
米纳雅·阿尔瓦尔向仁慈的国王辞行。
“您要走了，米纳雅？祝您一路顺风。
有一名王室使臣与您同行，他会对您有用；
您带的女眷定会得到满意的侍奉，
直到梅迪纳塞利[2] 为止，她们能得到一切所需；
再往前行，就得由坎佩亚多尔派人照应。”
辞别了国王，米纳雅便离开王宫。

八十三

米纳雅去德卡德尼亚拜见堂娜·希梅娜。更多的卡斯蒂利亚人愿意投奔巴伦西亚。米纳雅到布尔戈斯，对犹太人承诺以高价偿还熙德的债务。米纳雅回到德卡德尼亚，接出希梅娜。佩德罗·贝尔穆德斯离开巴伦西亚，迎接希梅娜，在莫利纳与阿本加尔邦会面，在梅迪纳塞利见到了希梅娜。

卡里翁两公子已下了决心，

① 意思是这门亲事门第不相称。比瓦尔是个村庄，卡里翁是城市。比瓦尔人熙德的出身不如卡里翁伯爵家族显赫。

② 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边境城市。

他们陪着米纳雅边谈边行：
“您是众人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知心人，
请转达我们对比瓦尔人熙德的问候，
我们竭力为他效劳，因为是他的朋友，
与我们友好，他不会损伤分毫。”
米纳雅回答：“我一定予以转告。”
　　米纳雅启程，两公子回转府门。
阿尔瓦尔朝希梅娜夫人所在的修道院前进，
见到米纳雅，夫人和她女儿都很高兴。
米纳雅下马，进圣彼得修道院做祈祷，
祈祷完毕，他来到女主人的身旁：
“我向您致意，堂娜·希梅娜，祝您无灾无殃。
祝您的女儿——两位小姐身体健康，
我向您带来了熙德的问候。
我离开他时，他身强力壮，十分富有，
国王开了大恩，已宣布还给你们自由。
他让我将你们送去巴伦西亚，那儿已是我们的疆土。
熙德见到你们身体健康，无病无灾，
一定会拨开愁云，喜笑颜开。”
堂娜·希梅娜说：“愿主保佑，这一切都能实现。”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派出三名骑兵，
去巴伦西亚见熙德·鲁伊·地亚斯，
请他们转告他说：“愿主保佑他百病消除，
国王已经宣布，他的妻女恢复自由，
我们在国王土地上旅行，他将供给我们全部军需。
如果一切顺利，再过十五天时间，
我和他的妻女还有她们的侍女，
都会到巴伦西亚与他相见。”

三骑士启程，他们定将完成送信的使命；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在圣彼得暂停。
从各地到来许多骑士，
他们都想去巴伦西亚会见鲁伊·地亚斯，
恳求阿尔瓦尔·发涅斯帮助他们前去。
米纳雅答道："我一定尽力相助。"
米纳雅原本带来一百名骑士，
这次又增添六十人，
他们共同保护女眷们去巴伦西亚城。
米纳雅将五百马克给了修道院院长，
还有五百马克怎样使用，我将向诸位说明。
米纳雅上布尔戈斯城，
替堂娜·希梅娜和她的两个女儿，
还有侍候她们的几名侍女，
买来了精美的首饰和华丽的服装，
用来代步的骡马膘肥体壮。
她们有了坐骑和华服装扮，
善良的米纳雅便准备上马启程。
这时，拉克尔和比达斯突然倒伏在他的脚下：
"米纳雅，好骑士，帮个大忙吧！
熙德的事我们不但一文不赚，反而上了大当，
只要还我们本钱，利息我们就不要他还。"
"如果上帝让我去他身边，我一定对他讲明，
你们帮过他的忙，一定会得到报偿。"
拉克尔和比达斯说："上帝保佑，但愿会这样，
否则，我们得离开布尔戈斯找他算账！"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回到圣彼得，
很多人来与他相聚，他已准备回程，

修道院院长满怀深情地跟他辞行：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愿上帝与您相伴，
请代我亲吻坎佩亚多尔的手，
请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修道院。
但愿神灵保佑他一生，
让熙德·坎佩亚多尔的声名与日俱增。”
米纳雅说：“我一定转达您美好的祝愿。”
　　告别后，他们便上马启程，
照料他们的王室使臣和他们偕行，
在卡斯蒂利亚的土地上他们得到充足的粮草供应。
从圣彼得到梅迪纳塞利有五天的路程。
眼下女眷们和阿尔瓦尔·发涅斯已在梅迪纳塞利城。
　　下面再将送信骑士们的行踪表明，
熙德听到他们带来的口信，
心里高兴得难以自禁，
他立即传出如下将令：
“派来信使的人一定在等佳音。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听令，
还有您马丁·安托利纳斯——忠实的布尔戈斯人，
以及主教堂赫罗尼莫——优秀的教士，
你们立即带领能征善战的将士一百名，
途经圣马利亚镇，
然后再到不远的莫利纳城。
那儿有我朋友阿本加尔邦——我们一直友好相处，
他再会给你们增派骑兵一百人。
继而你们要尽快到达梅迪纳[1] 城。

① 即上文的梅迪纳塞利。

根据我获得的消息，
在那儿你们能接到我的妻女和阿尔瓦尔·发涅斯，
你们要将他们体体面面地接到这里。
我在为征服它而付出很大代价的巴伦西亚等待你们。
我若离城出境，巴伦西亚就无人守卫，
那是非常荒唐的行为。
我要长期待在这里，因为这是我的疆土。”
　　熙德的话一说完，他们就上马启程，
途中疾驰飞奔，一秒一分也不停顿。
途经圣马利亚，在布朗查莱斯[1] 宿营，
翌日他们到达莫利纳城。
摩尔首领阿本加尔邦获悉他们来临，
早已高高兴兴地出城远迎：
“来的诸位就是我好朋友的家臣？
你们的到来我不担心，反而感到兴奋！”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立即答言：
“熙德向您问候，并有一事相求，
请您立即亲率骑兵一百人，
去梅迪纳塞利迎接他的妻女，
先将她们接到这里，
然后再送她们去巴伦西亚城。”
阿本加尔邦说：“做这件事我很高兴。”
当天晚上就款待他们，无比盛情，
次日清晨便上马启程。
原本只请求带一百名，他却带去骑兵二百人。
他们越过崇山峻岭，

① 特鲁埃尔省一小城。

穿过塔兰斯平原，
走下阿尔布胡埃洛谷地，
一路上勇往直前，毫不犹豫。
　　米纳雅一行到了梅迪纳塞利，提高了警惕性，
因为他见到前面出现了一队带武器的人，
他怕出事，派两名骑士前去探询。
两骑士受命，立即动身。
一人留在那队人马那里，另一人回来面禀：
“他们是坎佩亚多尔的人，前来迎接我们，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走在前面，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是您亲密无间的好友，
还有布尔戈斯人马丁·安托利纳斯，
和堂赫罗尼莫主教，他是虔诚的教士。
阿本加尔邦首领亲率大队人马前来，
为的是让熙德高兴，给他脸上增光。
他们一起前来，很快就会到这里。”
米纳雅说：“我们快上马迎上前去。”
众人毫不迟疑，立即动身。
一百名骑兵披挂整齐，走出城门，
他们骑的是披着丝绸薄纱的骏马，
马肚带上拴着铃铛，盾牌挂在骑兵脖子上，
手执拴着小旗的长枪。
阿尔瓦尔·发涅斯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办事多么稳当，
也让人们看看他陪女主人走出卡斯蒂利亚时的盛况。
　　走在前面的是一些探路的士兵，
他们舞着刀枪以示内心的兴奋，
到了哈隆河边，一片欢腾。
前来迎接的将士向米纳雅躬身致敬；

阿本加尔邦一到,便见到米纳雅,
并立即笑容满面地和他拥抱,
还按摩尔人的风俗在他肩部亲吻[1],以示友好。
"阿尔瓦尔·发涅斯,今天真是个大喜的日子,
您迎来了女主人和两位小姐,使我们倍感荣幸;
她们是熙德的夫人和亲生女儿,
我们一定要盛情款待。
熙德吉星高照,我们永远与他友好,
不论太平日子还是发生战事,我总与他站在一起。
谁不愿意这样做,我看他是傻瓜。"

八十四

赶路的人们在梅迪纳塞利休息。他们离开梅迪纳塞利去莫利纳,到达巴伦西亚附近。

阿尔瓦尔·发涅斯·米纳雅脸带微笑说道:
"您真是熙德的好友至交,阿本加尔邦!
只要上帝保佑我,平安到达他身旁,
您做的一切都不会徒劳无偿。
眼下我们休息一会,晚饭已准备停当。"
阿本加尔邦说:"我很高兴接受您的款待,
要不了三天,我就会加倍报偿。"

① 摩尔人的习惯是在对方的颈上或肩部亲吻。

进入梅迪纳塞利，米纳雅请他们进餐，
他们个个都吃得意足心满。
在梅迪纳塞利，米纳雅请使臣回去。
米纳雅一行的费用全由国王支付；
到了梅迪纳塞利，国王又赠送大批粮饷，
身在巴伦西亚的熙德对此感到无比荣光。
　　夜晚过去，天已黎明，
众人做过弥撒，上马启程，
离开了梅迪纳塞利，渡过哈隆河，
在阿尔布胡埃洛爬上山坡，催马加鞭，
穿过塔兰斯平原，
来到了阿本加尔邦管辖下的莫利纳。
堂赫罗尼莫主教是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日夜守护着女主人，一片真诚。
他右侧跟着一匹战马[1]，后面是一匹驮运武器的骡子，
他与阿尔瓦尔·发涅斯并肩行进。
他们进入莫利纳——一座富裕的城镇，
摩尔人阿本加尔邦招待得无比殷勤，
吃住穿用全都提供，不差半毫分，
就连马掌他都命人加以重钉，
他对米纳雅和女主人无比崇敬。
翌日清晨，众人又上马登程，
阿本加尔邦一直照应他们，直到巴伦西亚城，
旅途的全部费用都由他付清。
米纳雅等高高兴兴、体体面面地前进，

① 主教旅途中只骑驯马，同时带着一匹战马，准备发生战事时骑用。

来到了离城三西班牙里[①] 的一个小村，
立即派人给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送信，
说他们已到达巴伦西亚附近。

八十五

熙德派人迎接米纳雅等人。

熙德从来没有如此兴奋，
因为从他最爱的人那儿传来了喜讯，
他迅即派出骑士两百名，
去迎接米纳雅和尊贵的女主人。
他自己则坚守城池，从不放松警惕，
他明白，阿尔瓦尔·发涅斯会将一切都安排妥帖。

八十六

堂赫罗尼莫提前到巴伦西亚，准备宗教仪式。熙德骑马出城迎接希梅娜。众人进城。

熙德派出的骑兵两百人，

① 1西班牙里约合5.5公里。

前来迎接米纳雅、夫人、小姐和全体随从。
1570 熙德命令一部分人留守城中，
他们要守卫好要塞和塔楼，
还要看守好所有出人口和大门；
还叫人牵来"巴维埃卡"——
那是他打败塞维利亚国王夺来的一匹马。
熙德——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还不清楚，
1575 这马是不是疾行如风，是不是驯服顺从。
他想在巴伦西亚的城门边非常安全，
当着妻女的面，做一番骑术表演。
女眷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堂赫罗尼莫主教提前进了城，
1580 下马后，他就走向教堂大门，
早已得到通知的神父们在门口相迎。
他们身穿白色法衣手拿银质十字架，
出城去迎接夫人、小姐和米纳雅。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认为时机已到，
1587 他身穿丝绸战袍，长髯在胸前飘，
"巴维埃卡"的马具和马饰早已配备好。
熙德手执长枪，跨着骏马，
这马就是"巴维埃卡"。
它驰骋得这么快，
1590 众人见了，都惊得瞠目结舌。
从那天起，"巴维埃卡"就成了全西班牙最有名的马。
疾驰完毕，熙德就从马上下来，
朝妻子和两个女儿走去。
堂娜·希梅娜见他就在眼前，
立即俯伏在他的脚下：

"感谢你,坎佩亚多尔,
替我解脱了那么多危难和屈辱。
夫君啊,我终于带了一双女儿来到你面前,
感谢上帝,她俩都健康成长,成了美丽的姑娘。"
坎佩亚多尔紧紧地拥抱母女三人,
众人都高兴得热泪盈眶。
熙德的卫队欢呼雀跃,
他们在台上比武,随后又将台推倒。
诸位请听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说些什么:
"堂娜·希梅娜啊,我贤惠的爱妻,
还有我两个女儿——我的心肝宝贝,
你们快同我一起进巴伦西亚城,
这是我为你们夺取的领地。"
母女亲吻他的双手,
众人体体面面地走进城门。

八十七

熙德妻女从城堡上俯视巴伦西亚城。

熙德和妻女登上城堡,
跟她们爬到最高的地方,
几双美丽的眼睛朝四面八方观望,
巴伦西亚城就在他们脚下延伸。
一边是一望无垠的海洋,

另一边的果园郁郁葱葱,无比宽广,
还有其他的许多景物令人神往。
他们举手感谢上苍,
赐给他们这么多财富,这么肥沃富饶的田庄。
　　熙德和将士们愉快地安度光阴,
冬日已尽,春天来临,
现在我向诸位说说大海那一边的情景,
谈谈摩洛哥国王优苏福的一些事情,

八十八

摩洛哥国王前来包围巴伦西亚。

　　熙德富有,这使摩洛哥国王十分痛苦,
他说:"熙德侵犯了我的国土,
他发财不感谢我,却归功于耶稣基督。"
国王开始结集军队,
一共有五万名全副武装的将士。
他们扬帆渡海,
准备到巴伦西亚寻找熙德·堂罗德里戈。
船到巴伦西亚,他们便立即登陆。

八十九

他们一到熙德占领的巴伦西亚城，
异教徒们立即在城外扎下了营，
这消息很快便传入熙德耳中。

九十

见到摩洛哥的军队，熙德很高兴。
希梅娜感到害怕。

“感谢主——精神之父，
我拥有的一切全都在眼前，
我费尽心机征服了巴伦西亚，现在它成了我的领地，
除非杀了我，谁也休想夺走。
托主的福，靠圣母马利亚的保佑，
我的妻子、女儿都到了身边。
来自大海另一边的敌人给我带来了作战的欢乐，
这一仗不可避免，我一定要出战。
我的妻女将亲眼目睹我上战场，
她们会明白我怎样生活在异国他乡，
也将见到怎样才能得到口中的食粮。”

他让妻女登上城堡顶上，
她们见到敌军建立的营帐。
“愿主保佑你平安，这是什么，熙德？”
“贤惠的妻子，你不必惊慌，
那是给我们送上门来的大量财富。
你来这里不久，他们便送来了礼物，
也为你两个女儿送来了嫁妆。”
“谢谢你，熙德，感谢精神之父。”
“我的妻，你就待在这城堡上，
见到我上阵厮杀，不要慌张，
上帝会赐福，还有圣母马利亚。
有你们在这儿观战，我的胆子更大，
有主的帮助，我一定会打胜这一仗。”

九十一

熙德鼓励妻子、女儿。摩尔人入侵巴伦西亚的果园区。

敌人安下营，天已黎明，
战鼓声声，一阵紧似一阵。
熙德异常兴奋，说：“今天是个了不起的日子！”
妻子十分恐惧，心跳得快要碎裂，
他的女儿和侍女们也吓得半死，
因为她们一辈子也未遇到这样的事。
熙德·坎佩亚多尔捋了捋胡须：

"不要害怕，战争的结局对我们有利，
如果主愿意，十五天时间里，
这些鼓就会属于我们。
我们还会将这些鼓拿到你们眼前，
让你们看看它们是怎么制成的；
然后将它们送给堂赫罗尼莫主教，
挂在圣玛利亚教堂里。"
熙德就这样许下了一个愿。
女主人听了十分振奋，不再惊恐。
摩洛哥的摩尔人这时已迅速上马，
肆无忌惮地冲进了果园区。

九十二

基督徒的军队发起猛攻。

瞭望塔上见到这种情景，立即敲响警钟，
鲁伊·地亚斯的军队迅速开始行动，
全身披挂停当，冲出城门疾如风，
与摩尔人一遭遇，马上发起猛攻，
摩尔人逃出果园区，那模样实在难看，
战斗的第一天他们杀伤敌人五百名。

九十三

作战计划。

追杀残敌一直到摩尔人的营地，
1680 战斗已久，他们决定回营。
可是，阿瓦尔·萨尔瓦多莱斯却落入敌人手中。
熙德的人马全都回到大营里，
向他报告战斗经过，尽管他已亲眼看清。
对于战斗的结果熙德无比高兴，
1685 “将士们，听我说，我们一定要打下去！
今天打得不错，明天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明天清晨，大家就要披挂齐整，
堂赫罗尼莫主教为你们祈祷送行，
弥撒一完，你们就上马出征。
1690b 以主和圣地亚哥的名义，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他们打，
我们如打不赢他们，我们的口粮就会被夺走。”
众人齐声回答：“我们愿意战斗到底！”
这时，米纳雅立即出来献计：
“熙德，如果您同意，我有一计，
1695 根据战斗需要，请拨给我将士一百三十人；
当您从正面进攻时，我从后面袭击；
上帝定会保佑我们，让我们进行两面夹攻。”
熙德说：“这个办法准行。”

九十四

熙德同意主教去打头阵。

白昼已尽，黑夜来临，
基督徒都在准备，不耽误一秒一分，
午夜三时，天还未明，
堂赫罗尼莫主教就为他们做弥撒。
做完弥撒，又赦免他们无罪：
“凡是对敌作战而死去的人，
我赦免他们的罪行，
上帝会接收他们的灵魂。
熙德·堂罗德里戈——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今日我给您做弥撒，
我对您有个请求，恳请答允：
我请求您允许我去打头阵。”
坎佩亚多尔说：“我答应。”

九十五

基督徒出战。优苏福失败。不寻常的战利品。熙德问候妻女。赏赐希梅娜的侍女。分配战利品。

将士们全身披挂，都从瓜尔托塔楼出城，
临行前熙德对他们进行教诲，一片真诚。
留下一些可以信赖的人把守城门，
熙德穿好战袍、盔甲，手执武器，
1715 一跃跨上“巴维埃卡”准备出征。
全体官兵高举熙德的帅旗出了城，
熙德率领的士兵只有三千七百人，
却要面对向他们杀来的五万摩尔兵。
1719-20 阿尔瓦尔·发涅斯·米纳雅从后面发起进攻，
并祈求主保佑他们将敌人战胜。
熙德使用长枪，枪折断时拔出佩剑。
他杀死多少摩尔人已难以数清，
鲜血从肘部哗哗地流个不停。
1725 熙德向国王优苏福连砍三剑，
由于对方的马快，全被他躲开，
他很快逃进了他的城堡库利埃拉。
熙德带着几名亲密的随从，
一直追杀到那个城堡下。
1730 然后，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回到自己的大营，
看到军队缴获的战利品十分高兴，
尤其对“巴维埃卡”这匹骏马称赞连声。
大量的战利品落入他们手中。
他们已经点清，参战的五万摩尔兵，
1735 死里逃生的只有一百零四人。
熙德的军队占据了敌人大营，
获得的金、银马克三千整，
还有别的财物难以数清，

熙德高兴,将士们欢腾,
因为主让他们大获全胜。
熙德见摩洛哥国王已经逃奔,
便命阿尔瓦尔·发涅斯留下处理余下的事情,
自己带领百名骑兵回到巴伦西亚城。
他脱下头盔,卸下铠甲,
手持佩剑,骑着"巴维埃卡"进了城门。
正在等候他的妻女们上前欢迎,
熙德勒马在她们面前站定:
"夫人、女儿,我向你们致意,
我已为你们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你们为我留守巴伦西亚城,我在战场上获胜,
这都是上帝和圣徒们的意志决定,
你们一到这里,便赢得了这么大的胜利。
你们瞧,我的剑已让血染红,我的宝马大汗淋漓,
我们就这样在战场上战胜摩尔人。
愿主保佑你们长寿,
你们会获得更大的荣誉,有更多的人吻你们的手。"
熙德一边下马,一边说了上面这番话。
见熙德已经下马,站立在地,
侍女们、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贤妻,
立即跪在他面前行大礼:
"我们都听从您吩咐,祝您长命百岁!"
随后她们跟熙德进入宫内,
在精美的椅子上坐下来。
"堂娜·希梅娜,我的贤妻,你不是请求过我吗?
我想让这几个侍女嫁给我的部下,
她们跟你们到了这儿,服侍你们十分殷勤。

我要赠给她们每人两百马克作为结婚礼品，
让卡斯蒂利亚人知道，她们侍候的是怎样的主人。
关于女儿们的婚事，过些时候再做决定。”
侍女们都站起身，把熙德的手亲吻，
整个官邸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所有的事情全都照熙德的意愿办成。
　　这期间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还在敌营，
他和手下人正在清点战利品，
有武器、精美的服装，还有许多帐篷，
这次缴获的物品实在太丰盛。
现在我想将主要的说给诸位听一听：
战马多得数也数不清，
因为许多受惊的马在狂奔，无人去收留它们；
另一部分马匹已属当地的摩尔百姓；
即使这样，还有上千匹骏马良驹，
落入坎佩亚多尔的手中。
熙德本人得到了这么多战利品，
别的将士也一定有相应的一份。
熙德和他的部下们，
还得到了许多精美的帐篷和精雕细刻的营柱，
其中摩洛哥国王的帐篷最为珍贵，
它有两个纯金雕花的营柱。
勇武的熙德·坎佩亚多尔下令，
让那帐篷原地保留，谁也不准动一动。
“从摩洛哥运来的这顶帐篷，
我要馈赠给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
让他知道熙德已建立奇功。”
　　带着所有的财富，熙德的人回到了巴伦西亚。

堂赫罗尼莫主教——稳重的教士，
双手格杀得筋疲力尽，
1795 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杀了多少摩尔人，
他这次也分到不少战利品。
熙德·堂罗德里戈——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从自己分得的份额中向主教交了什一税[1]。

九十六

基督徒们的喜悦。熙德再次给国王送去礼品。

巴伦西亚的基督徒们都对战争的结果十分兴奋，
1800 他们分到了许多马匹、武器和财物，
堂娜·希梅娜和她两个女儿也很欢欣，
几个侍女已经结婚。
该办的事熙德都抓得很紧，
“米纳雅，您在哪儿？快来这里，
1805 分给您的那一份财物，您应心安理得地收下来。
我还要真诚地告诉您，
从我分得的五分之一财物里，
您可以随意取用，余下的归我自己。
明日清晨您就启程，不要迟疑，
您从我分到的份额中挑选好马匹，

① 即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

每匹马配上鞍镫、辔头和一把利剑，
为了报答国王对我妻子、女儿的厚爱
(因为他派人送她们到喜欢来的地方)，
您带去良马两百匹送给陛下，
可不要让阿方索国王说统治巴伦西亚的人小气。”
接着他又命令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同行。
次日拂晓，他们便迅速上马启程，
随行人员共带两百名，
他们将代熙德向国王问候和亲吻他的手；
还禀报国王，熙德取得了作战的胜利，
他向国王送两百匹马作为献礼。
熙德还要他们向国王表明：“只要自己活着，定将永远
忠于国王。”

九十七

米纳雅携礼去卡斯蒂利亚。

他们出了巴伦西亚，开始旅程。
因为带着这么多礼品，一路上非常小心。
他们昼夜兼程，几乎不休息一秒一分。
过了瓜达腊马山，
他们就开始打听堂阿方索国王在什么地方。

九十八

米纳雅到达巴利阿多利德[1]。

爬过高山、丘陵，渡过江河，
他们到达巴利阿多利德——阿方索国王就在这里，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和米纳雅派人向国王传信，
请求陛下予以接见，
1830 因为他们从巴伦西亚带来了熙德的礼品。

九十九

国王出迎熙德派来的人。加尔西亚·奥多涅斯的妒忌。

国王高兴，人们从未见过他这般欢喜。
他下令全体王公贵族从速上马，
自己一马当先走出城门，
亲自对吉日良辰诞生的人派来的使者表示欢迎。
1835 诸位须知，卡里翁的两公子和熙德的宿敌堂加尔西亚伯爵，

① 西班牙西南部一城市。

也在出迎的行列中。
出迎的人中，有的喜悦，有的有难言的苦衷。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的使者们渐次走近，
他们像一支军队，不像是一队送礼的人。
国王堂阿方索很兴奋，在胸口划了十字，
米纳雅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走在前面。
他们下了马，两脚落地，
随后便跪倒在国王的跟前，
吻国王的脚和他面前的土地：
"感谢阿方索国王的大恩大德，
我们以熙德·坎佩亚多尔的名义，吻您的双脚，
他永远尊陛下为主公，将自己看成是臣民，
他对您赐给他的荣誉无比尊重。
王上，不久前熙德打了一场胜仗，
打败了优苏福——摩洛哥国王，
还将他五万人马消灭在战场；
他获得了无以计数的战利品，
他手下的人个个都成为富有的人，
他给陛下献上两百匹马，并吻您的手。"
堂阿方索国王说："礼物我非常乐意接受，
感谢熙德给我送来厚礼，
但愿我能有答谢他的机会。"
国王的话使许多人高兴，他们都将国王的手亲吻，
然而，堂加尔西亚伯爵却十分气愤，
他悄悄在一旁与十来个亲友议论：
"熙德的声誉突然大增，
他的荣誉越大，我们越受到威胁。
他在战场上不费吹灰之力打败摩尔王，

他从敌人手中夺取马匹，敌人像死人一样。
他这么一来，我们的利益就会大受损伤。”

一〇〇

国王对熙德表示宽容。

国王堂阿方索说了下面一番话：
“感谢主，感谢圣依西多罗，
熙德今天送给我两百匹马，
今后我理朝政还会更多地指望他效力。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
我要赏赐给你们锦衣，
还要让你们挑选最好的武器，
让你们衣冠楚楚、体体面面地回去见熙德，
我再赠送给你们马三匹。
我心中已有这样的预感，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必然会有好的结果。”

一〇一

卡里翁两公子想娶熙德的两个女儿。

米纳雅等再次吻过国王的手，便进去休息，
国王命人为他们提供需要的一切。
下面我要说说卡里翁的两个公子，
1880 这时他们正在暗中密谋策划：
“熙德的事业兴旺发达，
我们请他将女儿嫁给我俩，
我们的名声就会增大，还会发家。”
于是，他们便怀着这目的去见国王。

一〇二

两公子求国王关心他们的婚事，国王同意。国王要见熙德。米纳雅回巴伦西亚，向熙德通报事情的全部经过。熙德确定与国王见面的地点。

1885 “王上，我们的主公，
我们有一件事恳请帮助，
请您出面替我们向熙德的女儿求婚，
我们娶了他女儿，会提高他身份，也有利于我们。”
国王思索了好久，才开了口：
1890 “我将忠诚的坎佩亚多尔流放，
他不记恨，反而一再对我献礼。
说到这门亲事，我不知他欢喜不欢喜，
不过，你们既然愿意，我就替你们提一提。”
于是，国王便召见了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
在一间客厅内与他们单独交谈：
“听我说，米纳雅、贝尔穆德斯，
熙德·鲁伊·地亚斯为我效力，
他理应得到我的宽恕；
如果他愿意，请他前来见我。
朝廷内有件事情和他有关系：
卡里翁两公子迭哥和费尔南多，
想和他两个女儿成亲。
我请你们替我带好信，
将这件事告诉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他若与卡里翁两公子联姻，
定能提高身份，增大自己的名声。”
征得贝尔穆德斯的同意，米纳雅说：
“我们一定将王上的话予以转达，
成与不成，由熙德亲自决定。”
“请你们告诉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我将去他认为合适的地方与他相见，
由他来指定我们会面的地点，
我想给熙德提供一切方便。”
告别了国王，他们便开始旅程，
米纳雅等人全都回到了巴伦西亚城。
坎佩亚多尔闻讯，
迅即上马出迎。
熙德笑容满面拥抱了他们：
“米纳雅、贝尔穆德斯，你们回来了！
你们真是世上少见的男子汉。
从我主公阿方索那儿带回来什么消息？

他收了我的礼？收礼时高兴不高兴？”
米纳雅说：“他非常乐意，满心欢喜，
还向您表达了他的一片爱心。”
1925 熙德说：“感谢主的保佑。”
说完这些，米纳雅便将那件事禀明：
阿方索国王——那个莱昂人，
想请熙德让自己的女儿与卡里翁两公子成婚，
说这样会提高熙德的身份，会增大他的名声，
1930 国王对这件事十分认真。
熙德·坎佩亚多尔听了，
思考了很久，才做出反应：
“这件事我得首先感谢我主基督。
当年我被剥夺全部产业，逐出故乡，
1935 今天拥有这一切，全靠自己的力量。
感谢上苍，国王重又恢复对我的恩宠，
还出面替卡里翁两公子向我女儿求婚。
1937b 请你们告诉我，米纳雅、贝尔穆德斯，
你们认为这桩婚事该怎么处置？”
“您怎么决定，我们一定也赞成。”
熙德说：“卡里翁两公子门第显赫，
1938 他们目空一切，是朝廷的权贵，
与他们联姻我并不喜欢；
1940 可是，这门亲事是国王亲自撮合，
我们三人间秘密地商量这件事，
该怎么办，愿天主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除此之外，阿方索国王还向您表明，
他要在您喜欢的地方与您会晤，
1945 他想亲自见您，向您表示他对您的恩宠，

到那时，您可以对他表示自己认为合适的态度。”
熙德说：“我认为这样做很合适。”
“与国王的这次会晤，该定在哪里，
您应该有所考虑。”米纳雅说。
“阿方索国王既然要召见，
不管他在何地，我们都要去找他，
因为他是国君，应该给他这个面子。
然而，他给了我荣誉，让我选择地点，
我就选定水流丰沛的塔霍河畔，
由主上决定哪一天我们会面。”
说完，熙德写了给国王的信件，
派两名骑士前去送呈：
“坎佩亚多尔一定遵照国王的意志行事。”

一〇三

国王确定会晤时间。国王及其随从
准备赴会。

骑士们将熙德的信给国王呈上，
国王看了，心里十分欢畅。
“请代我问候熙德——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三星期后我们就要见面，
只要我活在世上，我一定前往。”
送信人立即回去见熙德，不耽误一秒一分。
这一方和那一方都为会见做好准备：

在整个卡斯蒂利亚，谁见过这么漂亮的骡子？
谁见过这么善走的良驹
和膘肥体壮的骏马？
谁见过这么美丽的旗帜插在锋利的枪尖上？
谁见过这么多镶金嵌银的盾牌
和这么多斗篷、皮装以及亚历山大薄纱？
国王下令将丰富的食品送到塔霍河边，
他和熙德就将在那儿会面。
和国王同去的有一大批随行人员，
卡里翁两公子随同前往喜气洋洋，
他们大笔花钱，早已负债累累，
他们以为与熙德女儿结婚会发大财，
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银滚滚自来。
国王堂阿方索催马疾行，
王公贵族和卫队将他四面簇拥，
卡里翁两公子也带去一大批侍从。
跟国王同行的有加利西亚的军队和许多莱昂人，
而卡斯蒂利亚人则多得数不清，
他们纵马疾驰，朝会晤的地方飞奔。

一〇四

熙德及其随行人员准备去会晤的地方，他们离开巴伦西亚。国王和熙德在塔霍河边会晤。国王庄严宣布对熙德的宽恕。宴会。国王请熙德将他两个

女儿嫁给两公子。熙德说女儿婚事请国王做主，由国王将她们婚配。会晤结束。熙德向告辞的人送礼品。国王将两公子交给熙德。

熙德在巴伦西亚为准备会见，
也没有浪费一分一秒时间。
他准备了许许多多膘肥体壮的骟子、
精良的武器和日行千里的战马，
还准备了许多漂亮的斗篷和皮衣，
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穿着鲜艳的衣衫。
准备和熙德同行的有下面的一些将士，他们是：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
在蒙特马约尔发过号令的人——马丁·穆尼奥斯，
马丁·安托利纳斯——布尔戈斯的英士，
堂赫罗尼莫主教——勇敢的教士，
还有阿瓦尔·阿瓦莱斯、阿瓦尔·萨尔瓦多莱斯，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勇猛过人的骑士
和来自阿拉贡的加林多·加西亚勇士。
准备随行的还有许多巴伦西亚的将士。
然而，坎佩亚多尔有令，
阿瓦尔·萨尔瓦多莱斯和加林多·加西亚——阿拉贡人不能成行，
他们得留在巴伦西亚认真守城，
其他留下的人都得听从他们的号令。
熙德还做出规定：
城堡的门要紧闭，
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均不能开启，

因为里面住着他女儿和爱妻，
还有侍奉她们的使女和女佣，
熙德爱妻子女儿胜过爱自己。
熙德出于谨慎，
还下达这样的命令：
在他回来之前，女眷们都不得出城。
　　熙德一行离开巴伦西亚，
随行带了许多匹身高体壮、善于奔驰的战马，
这些马绝非别人所赠，完全是熙德在战场上赢得，
他们前去进行与国王事先约定的会晤。
　　堂阿方索国王比熙德早到了一天，
见坎佩亚多尔一行正走向会晤的地点，
就出来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见国王就在前面，
便命随从们(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停止前进，
按照熙德事先做好的安排，
他便和十五名骑士一起下马，
双膝跪下，双手着地，
嘴里将几根野草衔起[1]，
随即淌下了一滴滴欣喜的眼泪，
就这样向自己的主上——阿方索表示恭顺之意。
见熙德拜倒在自己脚边，
堂阿方索国王感到内疚万分：
“快请起，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您吻我的手吧，不必吻脚，
您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不高兴。”

① 表示谦恭、服从的意思。

坎佩亚多尔仍然跪地不起：
“天然的主公，我请求得到恩赦，
我长跪这里，就想得到您的宽恕，
我愿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到您赦免的声音。”
国王说：“我会这样做，而且发自内心，
我宽恕您，我还给您恩宠，
从今天起，您将在我整个王国大受欢迎。”
熙德说了下面一番话，以示谢恩：
“感谢您对我的恩赦，阿方索——我的主公，
感谢天主，
也感谢所有在场的各位公侯将士。”
熙德继续跪地吻国王的手，
站立起来，又吻他的口，
众人见了，个个都喜不自胜，
只有阿尔瓦尔·地亚斯[1] 和加尔西亚不高兴。
熙德接着又把话讲明：
“我对天父感恩不尽，
有了天父的保佑，我才重新得到了国王的恩宠，
但愿主永远对我施恩。
主公，如果您乐意，请您做我的贵宾。”
国王说：“这可不行，
今天您新来乍到，而我昨天已来临，
坎佩亚多尔，您应该做我的客人，
明天我再让您做东。”
熙德依从，又将国王的手亲吻。
这时，卡里翁两公子走近熙德问候：

① 奥卡的总督，是熙德的仇敌。

"向您致意，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我们一定为您效力，做您的良友。"
熙德答言："但愿这是主的旨意！"
熙德·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当天成了国王的贵宾。
国王衷心地喜爱他，对他全身上下瞧个不停，
见到他的胡须长得惊人；
众人见了熙德的样子，也发出一片惊叹声。
白昼已过，夜幕降临。
次日清晨，旭日初升，
熙德命令他手下人，
为参加会晤的全体人员准备一顿佳肴美餐，
坎佩亚多尔想以此报答众人对他的恩情。
参加餐饮的人都很高兴，他们一致承认：
像这样的美食已有三年没有品尝。
又一日清晨，阳光普照大地，
堂赫罗尼莫主教做了弥撒。
继而，众人聚集在教堂门前，
国王利用机会讲话：
"公侯伯爵、贵族王亲们，听我把话讲明，
我想请求熙德·坎佩亚多尔一件事情，
愿我主耶稣基督保佑他幸福安宁。
我请求熙德将女儿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
嫁给卡里翁两公子为妻。
我认为这门亲事又体面又对双方有利。
两公子向她们求婚，我来做个介绍人，
凡是在场的人，不论属这方还是那方，
我都愿他们支持这桩婚姻。"

"愿主保佑您,熙德,请把女儿嫁给我们!"
坎佩亚多尔说:"女儿还年幼,还未长大成人,
因此,我不出面主婚。
卡里翁两公子大名鼎鼎,
娶我女儿名正言顺,甚至还能与更大的名门攀亲。
女儿是我亲生,但是陛下养育了她们,
无论是她们还是我本人都听从您吩咐,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的婚事就由您来定。
不管您将她们许配给谁,我都高兴。"
国王说:"感谢您,感谢全宫廷的人。"
卡里翁两公子立即站起身,
走过去亲吻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的手,
并当着堂阿方索的面与熙德交换了佩剑[1]。
作为明君,阿方索又开了言:
"感谢您,熙德,感谢上帝,
您让我做主将女儿许配给卡里翁两公子。
我亲自对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主婚,
让她们成为两公子的妻子。
这桩婚事已得到了您的应允,
愿主保佑您,万事如意。
我将卡里翁两公子交到您手里,
让他们与您同行,我即刻就要离开此地。
我赠给他们三百银马克作为礼金,
他们可以任意使用,也可用来操办婚礼。
等你们一起回到了在您管辖下的巴伦西亚城,
女儿或女婿全都是您家里的人,

① 表示亲事已定。

您该对他们怎么管教，全由您决定。”
熙德收下了礼金，又吻了吻国王的手，说：
“王上和主公，我对您感激不尽，
您亲自为小女主婚，犹如他们生身父亲！”
　　婚事已定，双方都下了决心。
次日黎明，红日东升，
国王和熙德都将开始返回的旅程，
这时，坎佩亚多尔做了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
他来时带来许多肥壮的骡马
还有许许多多珍贵的服装，
这时全都馈赠给向他索要的人，
对谁也不拒绝赠送，
光是马匹就送掉六十匹整，
参加会晤的人个个都非常高兴。
夜晚来临，人们开始辞行，
　　国王拉着两公子的手，
将他们交给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他们是您的女婿，也就是您的儿子，
往后他们就得听从您的吩咐，
将您当做父亲侍奉，尊重您就像尊重主公。”
“谢谢王上，我接受您的恩赏，
愿天主给您应得的报偿。”

一〇五

熙德不想亲自将女儿嫁给两公子。

米纳雅成了国王的代理人。

"我的王上,我还有一事相央,
您已根据自己的意愿,为我女儿主婚,
请任命一位代理人,由他将女儿嫁给公子,
这件事我不想亲自插手,
免得两公子利用机会自吹自擂。"
国王答道:"那就请阿尔瓦尔·发涅斯当代理人。
发涅斯,您要亲手领着她们,将她们交给两公子,
好像我现在搀扶着她们那样,如果她们就在眼前。
举行婚礼那天,您要做她们的主婚人。
下次我们见面时,您要向我报告任务有没有完成。"
阿尔瓦尔·发涅斯回答:"我一定全心全意完成使命。"

一〇六

熙德辞别国王。送礼。

诸位要知道,这一切都将小心谨慎地完成。
"啊,堂阿方索国王,光荣的主公,
作为这次会面的纪念,我有点薄礼相送,
我给您带来了三十匹装饰齐全的驯马[1],
还有三十匹鞍辔齐整的良驹,
吻您的手,望陛下收下。"

① 供贵妇人在节日或狩猎时做坐骑用。

国王对熙德说："这么多馈赠实在让我应接不暇。
不过，我一定接收，
但愿天主和众圣徒保佑，
让您的一片好心得到报偿。
熙德·鲁伊·地亚斯，您对我十分尊敬；
对您殷勤周到的侍奉，
只要我活着，一定要进行酬谢。
我就要离开这里，愿主保佑您，
祝您身心健康，万事如意。"

一〇七

国王的很多随从和熙德去巴伦西亚。佩德罗·贝尔穆德斯陪两公子同行。

熙德骑上他的骏马"巴维埃卡"：
"当着阿方索国王的面，我要对大家讲明，
你们想参加婚礼或想接受我的馈赠，
请和我同行，我想你们定会不虚此行。"
熙德辞别阿方索——他的主公，
他就在当地告别，因为不想让国王远送。
这时有不少骑士交上了好运，
他们吻国王的手，并向他辞行：
"请陛下宽恕、原谅我们，
我们要和熙德去巴伦西亚城，

卡里翁两公子和熙德女儿
堂娜·埃尔维拉、堂娜·索尔结婚，
我们要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国王听了大喜，谁愿意去，他全部放行。
于是，和国王一起走的人减少，与熙德偕行的人大增。
有许多人跟坎佩亚多尔同去，
他们径直走向经过鏖战才取得的巴伦西亚城。
熙德对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和穆尼奥·古斯蒂奥斯下令，
让他俩与费尔南多、迭哥同行，
在熙德的部下中只有他俩能很好地完成这使命。
熙德让他们好好地照看卡里翁两公子。
同行的还有阿苏尔·冈萨雷斯，此人沉不住气，
除了夸夸其谈，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本领。
众人对卡里翁两公子都十分尊敬。
他们已到达巴伦西亚——熙德征服的那座名城，
他们越走近城边，欢乐的气氛越浓。
熙德对堂佩德罗和穆尼奥·古斯蒂奥斯说：
“你们给卡里翁两公子安排住处，
我命你俩跟他们常在一起；
待到明日清晨，红日东升，
他们就能见到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他们的妻子。”

一〇八

熙德将女儿的婚事告诉希梅娜。

当晚,众人都去卧室就寝。
熙德·坎佩亚多尔来到城堡里,
堂娜·希梅娜带着两女儿出来相迎:
"你回来了,坎佩亚多尔——吉日良辰佩上剑的人,
这些天等你回来,我们已望眼欲穿!"
"感谢上帝,我已平安回归,我的贤妻,
我给你带回两个女婿,他们出身高贵门第,
你们应该感谢我,女儿们,给你们找了两个好丈夫。"

一〇九

堂娜·希梅娜和女儿们表示满意。

2190 妻子、女儿还有侍奉她们的女佣们,
她们都将熙德的手亲吻,
"感谢主,感谢你熙德——美髯公,
你办的事全都让人称心,
只要你活着,孩子们就不会受穷。"
2195 "我们结了婚,一定会成为大富大贵的人。"

一一〇

熙德对婚事的疑虑。

"堂娜·希梅娜,我的妻,
堂娜·埃尔维拉、堂娜·索尔,我的女儿们,
我有话对你们讲明:
这桩婚事会提高我家的名声;
可是,这不是我的主意,你们该知道真情。
这门婚事由我主公阿方索提出,
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那么真诚,
我也不敢说不行,
我就只好将你俩的命运交在他的手中。
请你们相信,这门亲事是他而不是我做的主。"

一一一

准备举行婚礼。介绍两公子。米纳雅将新娘交给两公子。祝福和弥撒。欢庆十五天。婚礼结束,向来宾赠送礼品。游唱诗人告别听众。

于是,人们开始将官邸进行装扮,

墙上挂壁毯，地上铺地毯，
处处都是华丽的呢绒和精美的绸缎。
诸位若有机会去那里，一定会很喜欢。
熙德手下的骑士们迅速集中在一起。
这时，有差人去请卡里翁两公子。
他俩骑马来到了官邸，
身上穿着锦衣，服饰异常华丽，
下了马进府门，那态度不知有多谦恭。
熙德簇拥着一大批随从出门相迎。
两公子对熙德和他夫人深深一鞠躬，
随后就坐到了精美的椅子中。
熙德手下人行事都十分慎重，
他们干什么都要看主人的脸容。
坎佩亚多尔站起身，开口说话：
“这件事既然该办，何必拖延时间！
阿尔瓦尔·发涅斯，我的爱将，请来我身边。
现在我将两个女儿亲手交给您，
您知道，当初我对国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现在我丝毫也不想违背当初的决定。
请您亲手将她俩交给卡里翁两公子，
然后让他们接受祝福，以此结束这桩事情。”
米纳雅回答：“这样做我非常高兴。”
姑娘们站起身，熙德就将她俩往米纳雅身边领。
米纳雅对卡里翁两公子说道：
“请你们兄弟俩站到我的面前，
作为国王的代理人，
我将这两位小姐亲手交给你们。
她们是闺阁千金，

你们娶了她们，一定要对她们十分尊重。”
两公子高兴地迎接她们，露出一片爱心，
随后又过去将熙德和夫人的手亲吻。
这种种礼仪结束后，他们便走出府门，
向圣马利亚教堂疾行。
堂赫罗尼莫主教迅速穿上法衣，
站立在教堂门口等候他们，
给他们唱了弥撒，又祝他们万事如意。
　　两对夫妻走出教堂，迅速上马，
旋即奔向巴伦西亚的沙场，
见熙德和他的部下在舞刀弄枪[1]，
他们的武艺实在高强，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三次换马上场。
熙德非常愉快地见到，
卡里翁两公子马骑得非常好。
他们同女眷们回到巴伦西亚城，
盛大的婚宴就在体面的城堡中举行。
次日熙德命人竖立七块木板[2]，
午饭前就全部被人打翻。
　　婚庆整整持续了十五天，
过了这个时间，宾客们开始辞行。
熙德·堂罗德里戈——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将一百多头牲口送给来宾，
其中有驯马、骡子，还有不少良驹，
此外，还有服装、皮衣和斗篷，

① 熙德和他的部下以比武表示庆贺。
② 象征七座城堡。

赠送的钱币数不清。
熙德手下的将官也学主人，
他们也向客人馈赠礼品。
谁想得到什么，愿望总能满足，
参加婚礼者回到卡斯蒂利亚都成富人。
来客们开始离城，
他们向鲁伊·地亚斯——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还有女眷及绅士们辞行；
他们对熙德和他的部属们感激万分，
众口一词称赞他们。
堂贡萨洛伯爵的儿子们——
迭哥和费尔南多也其乐融融。
　　宾客们纷纷回卡斯蒂利亚，
熙德和他的女婿们则留在巴伦西亚城。
两公子在那里住了两年光景，
受到的款待无比周到，一片盛情，
熙德和他的随从们异常欢欣。
但愿圣母马利亚和圣父保佑，
让熙德和认为这是桩美满婚姻的人[1] 都十分称心。
　　这首歌的吟唱就到此为止，
愿主和圣徒们保佑你们。

① 这儿指阿方索国王。

第三歌

科尔佩斯橡树林中的暴行

一一二

熙德的狮子出笼。卡里翁公子的恐惧。熙德制伏狮子。两公子感到羞耻。

熙德和他的部属们还在巴伦西亚城，
他的两个女婿——卡里翁两公子也在身边。
2280 有一天熙德坐在椅子上打了一个盹，
诸位须知，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魂飞魄散的事情：
狮子出了笼。
在场的人陷入一片惊恐。
坎佩亚多尔的随从们赶紧扯起他们的斗篷，
2285 团团围住他们主人的坐椅。
卡里翁的公子费尔南多·冈萨雷斯不知去何处躲避，
2286b 他找不到敞开的房间或塔楼，
惊慌失措地钻到椅子下面保命。
迭哥·冈萨雷斯则夺门逃遁，
高呼："我再也见不到卡里翁！"
2290 一出门就躲在作坊的柱子旁，全身颤抖不停，
弄得长袍和披风污秽不堪。

这时，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突然惊醒，
见将士们将他的坐椅团团围困，
“怎么一回事，卫士们？刚才是什么响声？”
“啊，光荣的主人，是出笼的狮子吓了我们。”
熙德用肘部一撑，立即站起身，
身上还穿着斗篷，急速向狮子靠近。
狮子一见熙德，显得异常吃惊，
旋即俯首帖耳，装作十分驯顺。
熙德·堂罗德里戈抓住它的脖颈，
右手用力朝前一推，狮子又进了笼。
在场的人见了都瞠目结舌，
怀着敬佩的心情进了府门。
熙德寻找他的女婿，却不见他们踪影，
随即四处寻呼，却没有一人答应。
后来终于发现他们，两人吓得脸如白纸，
府上的人对他们好一阵讥讽，
最后熙德不得不对此明令禁止。
卡里翁两公子感到无地自容，
对发生的事感到羞惭不堪。

一一三

摩洛哥国王布卡尔进攻巴伦西亚。

正当两公子为那件事自怨自艾，
摩洛哥军队已将巴伦西亚包围。

瓜尔托田野里驻满了军队，
2312b 光是营帐就有五千顶。
也许诸位听说过，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布卡尔国王。

一一四

两公子害怕出战。熙德教训他们。

2315 熙德和他的部下们闻讯十分高兴，
感谢上帝，他们的财物定将大增。
然而，诸位须知，这事可苦了两公子，
见摩尔人这么多帐篷他们就心里发怵。
兄弟俩在僻静处窃窃私议：
2320 “这次婚事只想到好处，没想到会吃大亏，
这场战事看来我们也得卷入，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卡里翁，
熙德的两个女儿将成为孀妇。”
他们这番密谈都被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听见，
2325 他立即来到坎佩亚多尔身边：
“您这两个女婿实在太‘勇敢’，
他们不想打仗，却只想回卡里翁故乡。
上帝保佑您，快去安慰他俩，
他们可以留在家里，不用去血战疆场。
2330 有主的保佑，我们跟着您定能打赢这一仗。”
熙德笑吟吟地出来对两公子讲：
“卡里翁公子们，我的女婿，愿主保佑，

我的女儿是你们的妻子——她们纯洁如太阳，
你们想回卡里翁，我却在想打仗。
2335 你们就留在家中，尽情吃喝游逛，
摩尔人就让我去对付他们，
有上帝帮助，这一仗我一定能打赢。”

一一五

布卡尔的口信。基督徒发起猛攻。费尔南多公子的胆怯[1]。佩德罗·贝尔穆德斯的慷慨。

熙德与卡里翁两公子这样交谈的时候，布卡尔国王派人告诉熙德，让他悄然离开巴伦西亚，将这座城市让给布卡尔国王；否则，熙德将为自己过去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熙德对带口信的人说：“你回去对布卡尔这混蛋说，三天之内我将把他要求得到的给他。”

翌日，熙德命令全体将士披挂整齐向摩洛哥人出击。卡里翁两公子要求让他们打头阵。熙德整理好队伍后，两公子之一的堂费尔南多便冲向敌阵，打算与一个叫阿拉特拉夫的摩尔人交锋。那摩尔人见他朝自己冲过来，便拍马迎战。公子害怕了，迅即掉转马头，落荒而逃，根本不敢

① 佩德罗·阿巴德的手抄本这儿漏掉50行诗，由《二十国王编年史》加以补足。

交战。

在公子一边的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见状，立即向前与摩尔人交战，并将他杀死。他夺过摩尔人的马，并赶上逃跑了的公子，说："堂费尔南多，这马给您，您回去对众人说，您杀了那摩尔人——这马的主人，我为您作证。"

公子对堂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说："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说的这番话；

但愿有朝一日我能对您加倍报偿。"

于是，他们一起驰回营寨。

费尔南多大吹大擂，堂佩德罗证明是真，

熙德和他的部属听了，非常高兴。

熙德说："蒙天父施恩，

我两个女婿在战场上会成为英雄。"

他们说着话就走近了摩尔人的兵营，

耳中只听见敌军中战鼓齐鸣。

许多基督徒感到十分吃惊，

因为他们都是新兵，从来没有听见过战鼓声。

迭哥和费尔南多听了恐慌万分，

如按他们心愿，早已溜之大吉。

诸位请听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说些什么：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我亲爱的侄子，

您要替我照看好迭哥和费尔南多，

他俩都是我最亲爱的人。

有上帝帮助，摩尔人决不能将我们战胜。"

一一六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不愿照应两公子。米纳雅和堂赫罗尼莫要求充当先锋。

"熙德请听我说,我请您原谅,
请不要让我去照应两公子,
谁愿照应,就请谁干,两公子的事我不感兴趣。
我愿跟我的手下人去打头阵,
您可率部下坚守后营,
我如遇险,请发兵接应。"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接着发言:
"熙德,忠诚的坎佩亚多尔,听我说,
这一仗主一定会做出安排,
主和您在一起,定会帮忙。
请快下命令,我们该从哪一方位发起进攻,
每一个将士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靠主的保佑,托您的洪福,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熙德说:"请别着急,稍等一等。"
这时,全身披挂的堂赫罗尼莫主教已走近,
他在走运的熙德面前站定:
"今天我已为您做了圣三位一体弥撒。
我离开故土,前来向您投奔,
目的是想将摩尔人杀尽;

为了让我的武器和我的神职享有荣誉，
我想在这次战斗中打头阵。
我在枪旗上画有一只狍子作为标记，
如果主允许，我想试一试自己的武器，
让自己的宿愿得到满足，
也让您熙德对我的作为感到满意。
如果您不让我去冲锋陷阵，我就只好离开您。”
熙德回答说：“您要求去冲锋我很高兴，
摩尔人就在眼前，您可以对他们发起进攻，
我们就在这儿观看主教与敌人交锋。”

一一七

主教打头阵。熙德发起进攻，攻入摩尔人的营寨。

堂赫罗尼莫开始发起进击，
他一下子攻进了摩尔人的营地，
靠主的保佑和自己的运气，
一交锋就刺死了两个摩尔士兵。
他的枪杆折断，伸手拔出佩剑，
主教的英雄气概实在令人称羡。
刚才用枪刺死两人，这次又用剑砍杀五名。
许许多多摩尔人将他围困，
他们对他猛砍猛刺，却难以伤害他毫分。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目不转睛注视着他，

他一手绰枪，一手拿盾牌护胸，
踢刺一下他的骏马“巴维埃卡”，
对摩尔人立即发起猛冲。
坎佩亚多尔冲进敌人前卫阵地，
刺倒了七人，刺死了四名，
与摩尔人的这一仗开始获胜。
熙德率领他的部下乘胜追击敌人，
拔了许多营桩，扯断了许多麻绳，
倒在地上精雕细刻的营柱也多得数不清，
熙德的将士终于把布卡尔的人逐出兵营。

一一八

基督徒们追歼逃敌。熙德赶上并杀死了布卡尔。熙德缴获“蒂松”剑。

熙德将敌军赶出营帐，随后又紧追不舍，
多少条穿着甲胄的胳臂被砍落在地，
多少只戴着头盔的头颅在地上翻滚，
失去骑马人的马四处狂奔，
这次追击的路程总共有七英里整。
熙德追上了布卡尔，大声地叫喊道：
“来自大海另一边的布卡尔，快回过头，
我就是美髯公熙德，
我们下马来握握手，谈谈友情。”
布卡尔回答说：“谈什么友情，胡言乱语！

你手中握剑,我还见你踢马向前冲,
看样子你准是想跟我决个雌雄,
只要我的马不失前蹄,或者说,只要我不跌倒在地,
你要追上我只能追到大海里。"
熙德说:"这我就不相信。"
布卡尔骑的是匹好马,日行千里,
可熙德的"巴维埃卡"却跑得更快疾,
离大海三寻[1],熙德的马赶上了敌骑。
熙德举起"科拉达"剑,猛地往下劈,
将他头盔上的几颗红宝石砍落在地,
砍碎了头盔,劈开了他的脑袋,
从上到下一直劈到了他的腰际。
熙德杀死了从大海那边过来的布卡尔,
还将价值一千金马克的"蒂松"剑缴获。
熙德赢得了这场大战,
这使他和他的全体部下赢得了荣誉。

一一九

熙德的军队胜利回营。熙德对两女婿很满意。两公子感到羞耻。缴获许多战利品。

众人带着战利品回到大营,

① 1西班牙寻合1.67米。

诸位须知,行前他们早已将敌营劫掠一空。
众将士和吉日良辰诞生的人一起回到帐篷,
熙德·鲁伊·地亚斯——声名显赫的坎佩亚多尔,
随身带回他异常珍惜的利剑两柄。
他路过战场回营,动作异常疾迅。
熙德头戴束发帽,束着往脸庞披的头发,
斗篷上的风帽掀落在后背,
众将士从四面八方向他集中。
他举目四望,内心无比欢愉;
突然他目光朝向前视,
见到迭哥和费尔南多两公子——
他俩都是堂贡萨洛伯爵的儿子。
熙德一见,脸上立即绽开了笑容:
"你们来了,我的女婿,我的亲人,
我知道你们这一仗打得挺高兴,
我们打败了布卡尔国王的好消息,
将很快地在卡里翁传遍。
我信赖上帝和各个圣徒,
我们这次胜利定会使全体将士欢欣鼓舞。"
这时,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来到,
他脖子上悬挂着让刀枪砍刺得千疮百孔的一面盾。
尽管敌人对他猛刺猛砍,
他却始终安然无恙。
他亲手杀戮了二十个摩尔人,
因此他肘部以下鲜血淋淋。
"感谢高居天庭的主,
也多亏您——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是您杀死了布卡尔,我们才在战争中获胜,

战争中的全部缴获都属于您和您的随从。
您的两个女婿在战争中出类拔萃，
在与摩尔人作战中堪称英雄。”
熙德说：“他们的表现使我很高兴，
如果说，眼下他们是英雄，将来定会出大名。”
熙德说时一片真心，女婿们却以为在揶揄他们。
　　战利品全都运到了巴伦西亚城，
熙德和他的部下们一片欢腾。
每一份额的价值是六百银马克，
　　熙德的两个女婿也分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一部分。
拿到了自己这一份后，他们思忖，
这往后的日子他们再也不会贫困。
巴伦西亚人都华服锦衣，
他们不但穿得好，吃的也都是佳肴美味，
熙德和他手下人都万分欣喜。

一二〇

　　熙德获胜很高兴。他对女婿们很满意。（重复）

熙德杀了布卡尔，赢得了那场战争，
坎佩亚多尔和他的随从热烈欢庆，
熙德抬一抬手，捋一捋胡须，把话讲明：
“感谢基督，宇宙的主宰，
今天我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我的两个女婿和我一起血战疆场，
他们的好消息一定会传到卡里翁，
不但他们有了好名声，我们也无上光荣。”

一二一

分战利品。

众人都分到了许许多多战利品，
他们原本已很富有，这次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份。
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下令：
每人得到应得的一份，
但不要忘记那“五分之一”交给他本人。
大家都愉快地听从熙德的号令。
在他“五分之一”那一部分，有马六百匹整，
还有骡子和骆驼，
数量多得难以数清。

一二二

熙德获得无上的荣誉。他想统治摩洛哥[1]。熙德宫邸中富有而荣耀的两公子。

熙德获得了众多财物。他说：
"感谢上帝——宇宙之主，
过去我贫困，现在已变富，
我已有金钱、土地、黄金和庄园。
我的女婿是卡里翁的公子。
有主的保佑，我在战斗中获胜，
摩尔人都惧怕我们，
在摩洛哥——伊斯兰教徒的土地，
人们害怕我在某一夜晚会对他们发动袭击。
他们无比忧虑，其实我并没有这种打算，
我不会去进行挑衅，我要待在巴伦西亚城。
有了主的帮助，摩洛哥人要向我交纳贡品，
或者交给我，或者交给我指定的人。"
熙德·坎佩亚多尔的许多伙伴和随从，
经过流血拼命获得了全胜，
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熙德的两个女婿也同样很开心，

① 指摩洛哥人聚居的某地，并非确指今日的摩洛哥王国。

因为他俩分得了五千马克的战利品，
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们已成为富人。
他们与其他的将士来到了官邸，
见堂赫罗尼莫主教和熙德在一起，
还有勇敢的骑士米纳雅·发涅斯，
以及在坎佩亚多尔家中做食客的不少骑士。
卡里翁两公子一进府门，
米纳雅便代表熙德出迎：
"妹夫[1]，你们来了，我们为你们而感到无比光荣。"
见两公子到来，熙德也高兴地说：
"我的女婿，我贤良的妻子，
还有两个女儿都在这里，
我愿她们拥抱你们，全心全意地侍奉你们。
感谢圣母马利亚——主的母亲，
你们的婚姻既给你们带来了荣誉，
也在卡里翁传诵你们的好名声。"

一二三

两公子居功自傲。他们受到众人的讥讽。

费尔南多公子听了，说道：
"感谢上帝，也感谢您——光荣的熙德，

① 米纳雅是熙德的侄子，也是他两个女儿的堂兄。

我们获得的财富已无法估计，
依靠您，我们也获得了荣誉。
我们在战场上打赢了摩尔人，
将背信弃义的布卡尔国王杀死。
现在请你忙其他的事，我们的事全都安排就绪。”
熙德手下的人们听了觉得可笑，纷纷议论：
有些人作战英勇，有些人追击逃敌时功勋卓著，
可是，在战场上谁见到了迭哥和费尔南多？
这样的冷嘲热讽随处可闻，
弄得两公子无地自容，
脑子里就生出一条毒计。
兄弟俩躲到一边密谋策划，
他们究竟说些什么，我们没有亲耳聆听：
“我们回卡里翁去吧，因为在巴伦西亚已待得很久，
论财产我们已十分富有，
让我们花一辈子也完全够。”

一二四

两公子决定羞辱熙德的女儿们。他们请熙德同意带妻子回卡里翁。熙德同意。熙德给女儿嫁妆。两公子准备启程。女儿们向父亲告别。

“我们请熙德·坎佩亚多尔同意将妻子带走，
就对他说要带她们上卡里翁庄园逛逛，

让她们知道自家的产业在什么地方。
我们趁众人还没有利用狮子的事对我们进行讥讽，
就让她们离开巴伦西亚城，离开她们的父亲，
在路上，我们就可以对她们羞辱欺凌。
我们本是卡里翁公爵的后代，出身名门，
在这儿积累的财富已价值连城，
要让坎佩亚多尔的女儿的脸丢尽。”
“凭我们拥有的财产已属富人，
我俩又是卡里翁伯爵的子孙，
完全可以找个皇帝或国王的女儿结亲。”
“对，趁人们还没有拿狮子的事对我们讥讽，
我们就对熙德的女儿进行侮辱和嘲弄。”
他俩商议停当，便又回到了官邸。
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向熙德·坎佩亚多尔说明：
“愿上帝保佑您，熙德·坎佩亚多尔，
我们首先请求您，还有堂娜·希梅娜，
也请求米纳雅和所有在场的人，
请准许我们带走合法的妻子，
让她们去看看我们在卡里翁的田地，
以便将来成为这些土地的女主人；
也让她们看看我们有些什么财产，
可以让她们的子女来继承。”
熙德·坎佩亚多尔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毒计：
“我不但让你们带走女儿，还要给你们送礼。
你们要给她们卡里翁的农庄和土地，
我要送给你们三千马克作为嫁资，
还要给你们膘肥体壮的骡子和驯马、
日行千里的骏马和许许多多的服装——

面料都是绸缎和呢绒。
我还送给你们'科拉达'和'蒂松'剑两柄，
我如何拼死缴获它们，你们一定都已知情。
我将女儿许配给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你们带走了她们，犹如带走了我的心。
让加利西亚、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人全都知晓，
我送给两个女婿多少财宝。
你们要将我的女儿——你们的妻室照顾好，
这点如能做到，我将对你们进行厚报。"
卡里翁两公子对熙德的要求全都答应，
于是，坎佩亚多尔便将女儿交给了他们，
他们还接受了熙德给他们的馈赠。
　　得到这么多礼品，两公子异常欢欣，
立即命令雇牲口驮运。
巴伦西亚城一片热气腾腾，
许多人手持武器，上了坐骑，
前来欢送将去卡里翁的熙德的女儿；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姐妹俩，
临行前向亲人们一一辞行。
她们双膝跪在坎佩亚多尔的面前：
"父亲，愿上帝保佑您，我们求您赐福。
您和母亲生养了我们，
现请两位大人听分明，
你们要我们去卡里翁，
我们一定听从双亲之命。
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请派几名使者跟我们到卡里翁。"
熙德拥抱了她们，并对她们亲吻。

面料都是绸缎和呢绒。
我还送给你们'科拉达'和'蒂松'剑两柄，
我如何拼死缴获它们，你们一定都已知情。
我将女儿许配给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你们带走了她们，犹如带走了我的心。
让加利西亚、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人全都知晓，
我送给两个女婿多少财宝。
你们要将我的女儿——你们的妻室照顾好，
这点如能做到，我将对你们进行厚报。"
卡里翁两公子对熙德的要求全都答应，
于是，坎佩亚多尔便将女儿交给了他们，
他们还接受了熙德给他们的馈赠。
　　得到这么多礼品，两公子异常欢欣，
立即命令雇牲口驮运。
巴伦西亚城一片热气腾腾，
许多人手持武器，上了坐骑，
前来欢送将去卡里翁的熙德的女儿；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姐妹俩，
临行前向亲人们一一辞行。
她们双膝跪在坎佩亚多尔的面前：
"父亲，愿上帝保佑您，我们求您赐福。
您和母亲生养了我们，
现请两位大人听分明，
你们要我们去卡里翁，
我们一定听从双亲之命。
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请派几名使者跟我们到卡里翁。"
熙德拥抱了她们，并对她们亲吻。

一二六

熙德派费莱斯·穆涅斯随女儿同行。
告别。熙德回到巴伦西亚。行路人到
达莫利纳。阿本加尔邦陪他们去梅迪
纳塞利。两公子试图杀害阿本加尔邦。

"费莱斯·穆涅斯,我的侄子,你在何处?
你是我女儿的堂兄,很爱她们,
我派你随她们去卡里翁,
亲眼看看赐给她们的产业和田庄,
回来时,再向我详细讲述那儿的情况。"
费莱斯·穆涅斯说:"我很愿意前往。"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走近说:
"熙德,我们这就回巴伦西亚城,
如果上帝愿意,
往后您可以上卡里翁去看望他们。"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愿主对你们多照应,
望你们的一切举止言行给我们带来欢欣。"
女婿们代为答应:"愿您说的全变成现实。"
离别依依,凄苦万分,
父女们哭得十分伤心,
熙德的随行人员也珠泪纷纷。
"费莱斯·穆涅斯侄子听令,
你们要先到莫利纳城,并在那儿宿营,

要代我向摩尔朋友阿本加尔邦问候致意，
并请他很好地接待我的两个女婿；
还要告诉他我已送女儿们去卡里翁，
请他对她们多多关心照顾，
再请他凭我与他的友谊，陪送她们到梅迪纳塞利。
他为我女儿做的一切，我一定会一一报偿。”
父女分别就像指甲从手指上拔出一样沉痛。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回到了巴伦西亚城，
卡里翁的两公子也开始自己的旅程，
到了阿尔巴拉辛他们宿了营；
随后两公子又策马兼程，
来到阿本加尔邦治理下的莫利纳城。
获悉他们到了，这摩尔人异常高兴，
带了一大帮人出来相迎，
对他们的招待非常热情。
次日清晨，阿本加尔邦上马与他们偕行，
并派了两百名骑兵护送。
他们翻越了一座大山，它叫卢松，
然后过了阿尔布胡埃洛，直到哈隆，
在安萨雷拉宿下了营。
那摩尔人向熙德的女儿赠送了礼品，
还向卡里翁两公子赠送了好马各一匹。
摩尔人这么慷慨，都是为了熙德的友情。
　　两公子见摩尔人带着那么多财物，
立即生出一条毒计：
“我们原本已打算将熙德的女儿抛弃，
这会儿如将阿本加尔邦杀死，
那么，他的财富就会落到我们手中。

要代我向摩尔朋友阿本加尔邦问候致意，
并请他很好地接待我的两个女婿；
还要告诉他我已送女儿们去卡里翁，
请他对她们多多关心照顾，
再请他凭我与他的友谊，陪送她们到梅迪纳塞利。
他为我女儿做的一切，我一定会一一报偿。”
父女分别就像指甲从手指上拔出一样沉痛。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回到了巴伦西亚城，
卡里翁的两公子也开始自己的旅程，
到了阿尔巴拉辛他们宿了营；
随后两公子又策马兼程，
来到阿本加尔邦治理下的莫利纳城。
获悉他们到了，这摩尔人异常高兴，
带了一大帮人出来相迎，
对他们的招待非常热情。
次日清晨，阿本加尔邦上马与他们偕行，
并派了两百名骑兵护送。
他们翻越了一座大山，它叫卢松，
然后过了阿尔布胡埃洛，直到哈隆，
在安萨雷拉宿下了营。
那摩尔人向熙德的女儿赠送了礼品，
还向卡里翁两公子赠送了好马各一匹。
摩尔人这么慷慨，都是为了熙德的友情。
　　两公子见摩尔人带着那么多财物，
立即生出一条毒计：
“我们原本已打算将熙德的女儿抛弃，
这会儿如将阿本加尔邦杀死，
那么，他的财富就会落到我们手中。

一二八

阿本加尔邦回到莫利纳，他预感到熙德的女儿会遭到不幸。行路人进入卡斯蒂利亚王国。他们在科尔佩斯橡树林过夜。清晨，两公子和他们的妻子单独留下，他们准备羞辱她们。堂娜·索尔徒劳的恳求。两公子的残忍。

"告诉我，卡里翁公子，我有什么地方惹了你们？
我真心对待你们，你们却要对我下毒手！
我与你们这两个背信弃义的坏人立即各奔东西。
堂娜·埃尔维拉、堂娜·索尔，我就要告辞，
卡里翁这两位公子往后的事我无法关注，
一切听从上帝——宇宙之主的安排，
愿坎佩亚多尔对女儿的婚事感到满意。"
说完这番话，摩尔人转身回归，
他舞动着武器涉水过了哈隆河，
回到了莫利纳——他这样做非常理智。
卡里翁两公子离开了安萨雷拉城，
随即快马加鞭日夜兼程，
越过了米埃德斯山，
从左边绕过了阿蒂恩萨城堡，
又狠狠地踢一踢马，飞越了克拉罗斯山，
将阿拉莫斯曾居住过的格里萨村抛到左边，

阿拉莫斯曾将埃尔法囚禁在那山洞里。
右边不远处是圣埃斯特万。
随后，卡里翁两公子进入科尔佩斯橡树林，
那儿都是参天大树，树枝都快触到了云层，
野兽出没，结队成群。
他们找到了一片有清澈泉水的草地，
卡里翁两公子便下令在那儿将帐篷搭起，
众人便在那里宿夜休息。
两公子将妻子搂在怀里，向她们表示深情厚意，
然而到次日天明，他们的行为真是伤天害理。
　　他们下令将携带的大宗财物装上骡马，
又将昨夜宿营的帐篷收起，
并命家丁提前启程，
除了他们的妻子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外，
后面不留一人——不论男子还是女人，
这就是两公子下的命令。
他们是想凌辱妻子，却又无人作证。
　　所有的随从全都离开，只留下两对夫妻四个人。
卡里翁两公子的计谋真够凶狠：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你们听分明，
你们要在这深山老林受到严惩，
我们要丢下你们立即启程，
卡里翁的庄园产业压根儿没有你们一份。
这儿发生的事定会传到熙德那里，
也就替我们在狮子事件中受的屈辱报了仇泄了忿。”
　　他们脱下了她们的斗篷和皮袄，
全身只剩下衬衫和紧身衣。
两个忘恩负义之徒皮靴里藏着驱马刺，

一根又坚又韧的马肚带拿在手里。
他们的妻子见到这情景，堂娜·索尔启了齿：
“堂迭哥、堂费尔南多，以主的名义，我们请求你们，
你们有利剑两柄，
一名‘科拉达’，一名‘蒂松’。
你们砍下我们的头颅，我们就成为牺牲品。
那时人们就会议论，
我们没有过错，不应该在你们剑下丧生。
奉劝你们不要对我们进行欺凌，
如果鞭打我们，你们就毁坏了自己的名声，
还会被传唤到法庭候审。”
夫人的这番恳求丝毫也没有起作用，
因为两公子接着就毒打她们：
他们先用马肚带猛抽，
随后又用马刺朝身上最疼痛的部位刺进，
刺穿了内衣，扎进了皮层，
她们鲜血淋淋，紧身衣被血浸透，
然而最感到疼痛的还是她们的内心。
天哪，她们乞求苍天，让熙德在这时出现，
真有这样的奇迹令人感叹。
两公子打得她们失去知觉，
衬衣和紧身衣全都让鲜血染红。
他们使尽力气，直往死里抽打，
一直打到精疲力竭。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已停止呼叫，
两公子以为她们已死，才将她们遗弃在橡树林里。

一二九

两公子抛弃妻子。

两公子拿走了她们的披风和貂皮上衣，
她们只穿着衬衣和紧身衣，早已昏迷在地，
会让山上的猛禽和野兽吃进肚里充饥。
诸位须知，两公子认为她们已死，没有将她们当活人抛弃。
这时如果熙德能来，该是多大的奇迹！

一三〇

两公子对自己的卑劣行径自吹自擂。

两公子见她们已不再叫喊，不再呻吟，
以为她们没了命，便扬长而去。
在山林中他们边走边谈，对自己刚才的行为一味赞赏：
“这桩倒霉的婚事我们终于消了气，
要不是来求我们，她们就是当情妇我们也不理，
想当我们合法妻子，她们家的门第实在太低，

为狮子的事我们丢了脸，这次总算雪了耻。”

一三一

费莱斯·穆涅斯对两公子的行动产生怀疑。他回去寻找熙德的女儿。他救醒她们，并用自己的马将她们驮到圣埃斯特万-戈马斯。熙德名声遭到玷污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米纳雅去圣埃斯特万接熙德的女儿们。米纳雅与堂妹们见面。

两公子边走边谈，孤芳自赏
现在再将费莱斯·穆涅斯的情况谈一谈，
他是熙德·坎佩亚多尔的侄子。
两公子命他走在前面，他心里很不情愿，
半道上他突然有了预感，
便离开大队人马，走到一边，
接着钻进茂密的树林中间，
等待两堂妹走过他身边，
并想看看两公子究竟想干什么。
见他们在一旁出现，还听到他们在进行交谈，
两公子对他的行踪却没有发现。
诸位须知，一旦让他们发现，他的性命就会完蛋。
见两公子策马飞奔向前，
费莱斯·穆涅斯顺着他们的足迹往回返，

终于见到了两个堂妹，她们已昏迷不醒。
他立即下了马，“堂妹，堂妹”不停地高喊，
随即拴了马，走到了她俩的身边。
“堂娜·埃尔维拉、堂娜·索尔，我的堂妹，
卡里翁两公子实在心狠，
愿上帝狠狠地惩罚他们！”
穆涅斯得设法救醒她们，
她们昏迷得太深，一时难以救醒。
穆涅斯难过得如利箭穿心。
他高喊：“堂娜·埃尔维拉堂妹，堂娜·索尔堂妹！
堂妹，愿主保佑，快醒醒，
黑夜就要降临，
再不醒来，山上的野兽就会来吞食我们！”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终于慢慢苏醒，
她们张开眼睛，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堂妹们，快振作精神，
因为卡里翁两公子一发现我不在，
他们就会立即前来找寻，
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都会送命。”
堂娜·索尔异常痛苦地说道：
“堂兄，愿我们的父亲——坎佩亚多尔报答你的恩情，
主保佑你，快给点水喝吧！”
费莱斯·穆涅斯摘下头上的帽子，
他第一次戴，这帽子还是全新，
他拿帽子舀了水，送给堂妹们。
她们浑身伤痛，饱饮了甘泉，身上有了点劲。
　　费莱斯一个劲儿鼓励她们，让她们振作精神，
终于使她们从地上欠起了身；

随后又将她们从地上扶起来，
将她俩一一抱上了他的马背，
又用他的斗篷将她俩的身躯遮盖，
他牵着缰绳，终于离开了那里。
堂兄妹三人穿行于科尔佩斯橡树林，
离开那里时夜幕已快降临，
不久他们就到了杜罗河滨。
费莱斯将堂妹俩留在堂娜乌拉卡城堡[1] 内，
自己朝圣埃斯特万前进。
在那里，他遇到了迭哥·特耶斯——发涅斯的手下。
迭哥获悉真情，感到无比痛心，
他随即准备了马匹和华服锦衣，
前去迎接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
将她们接到了圣埃斯特万城里，
一路上对她们恭恭敬敬，热情侍奉。
圣埃斯特万人心地纯正，
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心里感到非常沉痛，
招待熙德的女儿非常殷勤，
她们在那儿一直待到治愈伤病。
　　同时卡里翁两公子对自己的劣迹仍大吹大擂，
弄得周围那一带全知道真情。
堂阿方索国王获悉遗憾万分。
消息也传到了巴伦西亚城，
熙德·坎佩亚多尔听到后，
沉思了许久，
随后抬手捋了捋胡须：

① 位于杜罗河畔，全名是拉托雷-堂娜乌拉卡城堡。

"基督——宇宙之主,光荣归于你。
卡里翁两公子居然这么对待我,
我这把胡须谁也没有拔过[1],
他们也休想让我蒙受耻辱。
我这两个女儿将来可以嫁给比他们更好的丈夫。"
熙德十分气愤,府里的人也愤愤不平,
阿尔瓦尔·发涅斯更是义愤填膺。
米纳雅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骑上马,
同行的还有布尔戈斯人马丁·安托利纳斯,
他们带领熙德挑选的两百名将士,
奉坎佩亚多尔的将令日夜兼程,
要将他的两个女儿接回巴伦西亚城。
他们为了执行熙德的将令,
快马加鞭一分一秒也不滞停。
到了戈马斯[2] ——那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当晚就在那儿宿了营。
消息传到了圣埃斯特万:
米纳雅已带人来接他的堂妹们。
圣埃斯特万的民众都是善心人,
他们欢迎米纳雅和他手下人的光临,
当晚还拿出面包、酒和谷物给他们做贡品。
米纳雅没有接受,但他感激万分:
"谢谢,善良的圣埃斯特万人,
感谢你们在患难中伸出手来相助,
熙德在他所在的地方也对你们感恩。

① 意思是谁也没有侮辱过熙德。
② 位于杜罗河畔。

我在这里以他的名义向你们表示谢忱，
天上的主会做出安排，让你们得到应得的报偿。”
众人听了米纳雅的话，既感激又兴奋，
当天夜里就在那里宿营。
米纳雅去堂妹所在地看望她们，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见了，紧盯着他，说：
“我们非常感谢你，见了你就像见了上帝，
感谢主，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上；
对于我们遭到的不幸，
到了巴伦西亚城，我们会向你原原本本全部讲清。”

一三二

米纳雅和他的堂妹们离开圣埃斯特万。熙德出门迎接他们。

姐妹俩哭得像个泪人，
阿尔瓦尔·发涅斯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安慰她们：
“堂娜·埃尔维拉，堂娜·索尔，请别伤心，
眼下你们已康复，无伤无病，
今天虽断了这门高亲，明天可以与更好的家庭联姻。
你们遭到的冤屈，将来总有一天会替你们申雪。
人们转悲为喜，那天夜里就在那里就寝。
次日清晨，他们便启程回巴伦西亚城。
圣埃斯特万人都出来送行，
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直送到阿莫尔河附近，

我在这里以他的名义向你们表示谢忱，
天上的主会做出安排，让你们得到应得的报偿。”
众人听了米纳雅的话，既感激又兴奋，
当天夜里就在那里宿营。
米纳雅去堂妹所在地看望她们，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见了，紧盯着他，说：
“我们非常感谢你，见了你就像见了上帝，
感谢主，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上；
对于我们遭到的不幸，
到了巴伦西亚城，我们会向你原原本本全部讲清。”

一三二

米纳雅和他的堂妹们离开圣埃斯特万。熙德出门迎接他们。

姐妹俩哭得像个泪人，
阿尔瓦尔·发涅斯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安慰她们：
“堂娜·埃尔维拉，堂娜·索尔，请别伤心，
眼下你们已康复，无伤无病，
今天虽断了这门高亲，明天可以与更好的家庭联姻。
你们遭到的冤屈，将来总有一天会替你们申雪。
人们转悲为喜，那天夜里就在那里就寝。
次日清晨，他们便启程回巴伦西亚城。
圣埃斯特万人都出来送行，
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直送到阿莫尔河附近，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分秒必争，
他立即跟手下的人私下商议，
并迅速修书一封，派人送给堂阿方索国君。

一三三

熙德派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去见国王，要求伸张正义。穆尼奥在萨哈贡遇见国王，并呈上熙德的信。国王答应为熙德伸张正义。

"您在哪里，我的好部下穆尼奥·古斯蒂奥斯，
我于吉日良辰在府里收养了你，
我想请你去卡斯蒂利亚，给阿方索国王送信，
并以我的名义衷心地向国王禀明：
我是他的臣民，他是我的国君，
卡里翁两公子对我的侮辱，
一定也会使这位明君感到痛心。
是他而不是我主婚将女儿嫁给两公子，
眼下他们既已对她们进行了欺凌，
对我固然是一种挑衅，
对我的主公也或多或少表示了不敬。
他们还携走了许许多多金银，
这又是对我侮辱的明证。
恳请国王将他们送交评议会或法庭进行审问；
我心里对他们满腔仇恨，

我有权要求对卡里翁两公子进行严惩。”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迅即上马启程，
还有两名侍奉他的骑兵随行，
再加上熙德家的两名家丁作为侍从。
他们快马加鞭离开巴伦西亚城，
一路上马不停蹄连日连夜朝前奔，
在萨哈贡他们见到了堂阿方索国君。
堂阿方索是卡斯蒂利亚国王，也是莱昂的主公，
从阿斯图里亚斯到圣萨尔瓦多都归他统治，
他王国的版图一直到圣地亚哥，
连加利西亚的伯爵们都尊他为君。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下了坐骑，
便默默祷告上帝，还向圣徒们躬身致意。
随后便缓缓走向国王所在地，
与他随行的是奉他为主人的两名骑兵。
他们一走进王府，
国王就见到了他们，并认出了穆尼奥·古斯蒂奥斯，
当即站起身对他们表示欢迎。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在国王面前双膝跪地，
他吻阿方索的脚，并开口奏明：
“国王开恩，您是许多王国的国君，
坎佩亚多尔将您的手和脚亲吻，
您是他的主公，他是您的下臣。
他的女儿许配卡里翁两公子，是您主婚，
这门亲事原本非常体面——这也是您的本愿，
眼下您也明白荣誉已变成了耻辱，
因为卡里翁两公子欺侮了我们：
他们对熙德的女儿进行鞭笞，手段十分凶狠，

将她们剥光了衣服，打得鲜血淋淋，
随后就将她们遗弃在科尔佩斯橡树林，
想让山中的猛禽野兽吃掉她们。
眼下熙德的女儿已回到巴伦西亚城。
作为臣属，熙德将您的手亲吻，
并请求陛下将两公子传去评议会或御前法庭受审。
熙德受了辱，但陛下的名声也大大受损。
熙德恳请陛下对他多加怜悯，
并赋予他向卡里翁两公子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国王听了，沉思良久后才开了口：
“这件事的确使我非常痛心，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您说得有理，
熙德女儿嫁给两公子是我做的主，
我原以为这门亲事对双方都有利，
谁知眼下的结局成了这个样子。
我和熙德一样感到十分痛心，
我一定要帮助他获得赔偿损失的权利。
我要派信使奔赴全国各地，
通知在托莱多[1] 召开御前法庭会议，
伯爵和贵族们都将出席。
我当初真没有想到事情会落到这般境地。
我同时也命令卡里翁两公子赴会，
并要让他们对熙德的要求做出答复。
劝熙德不必过于伤心，我一定为他伸张正义。

① 现为托莱多省的省会。

一三四

国王在托莱多召开御前法庭会议。

"请您告诉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请他做好准备，率领随从们，
七周后赴托莱多城。
出于对熙德的爱，我召集这次御前会议进行庭审。
请代我问候众人，他们闻讯定会很高兴。
尽管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尊严仍会得到维护。"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与国王告辞，
返回巴伦西亚将情况向熙德告知。
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说到做到，
他没有耽误时间一分一秒，
向莱昂、圣地亚哥发了谕旨，
还向葡萄牙人[1] 和加利西亚人，
以及卡里翁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传去王命，
通知他们前去参加在托莱多召开的御前会议，
七星期之内务必到齐，
违令不出席会议的人就不再是国王的大臣。
国王的谕旨不能违抗，
王国各地的臣民都在准备与会。

① 当时葡萄牙有一部分地区属加利西亚，受阿方索国王管辖。

一三五

卡里翁两公子妄图请求国王同意他们不参加御前会议。御前会议的召开。熙德最后一个到会。国王出迎。

卡里翁两公子忧心忡忡，
因为国王已通知在托莱多召开御前会议；
他们知道熙德将与会，不禁胆战心惊，
便同所有亲友商议应对的办法。
他们请求国王免去他们参加会议的义务。
国王回答说："这一点我坚决不答应。
熙德·坎佩亚多尔也将与会，
他遭到了欺凌，你们一定要赔偿损失，
你们如果不这样做，或不参加会议，
就立即离开王国，我永远不再见你们。"
眼见自己不得不出席会议，
卡里翁两公子又找亲友替自己拿主意。
堂加尔西亚伯爵是一直想加害熙德的死敌，
他也接到圣谕要参加御前会议，
他给卡里翁伯爵出谋献了一计。
会议期限已到，与会者已到达会议集中地，
堂阿方索国王属到会者中的第一批，
第一批到会的还有堂恩里克伯爵和堂拉蒙伯爵，

后者是贤明皇帝[1] 的父亲，
此外还有堂弗鲁埃拉和堂比尔邦伯爵。
王国的许多法学家也参加了御前庭审，
他们在卡斯蒂利亚都享有盛名。
参加会议的还有堂加尔西亚伯爵、
阿尔瓦尔·地亚斯——他在奥卡执过政，
还有阿苏尔·冈萨雷斯[2] 和贡萨洛·安索莱斯
以及佩德罗·安索莱斯。
出席会议的还有迭哥和费尔南多兄弟俩，
他们带来了党羽一大帮，
目的是想羞辱熙德·坎佩亚多尔。
　　与会的人已从王国各地赶来，
然而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却不见踪影，
为此国王生了气，没有好心情。
到了第五天，熙德·坎佩亚多尔才姗姗来迟，
他派阿尔瓦尔·发涅斯前来通知，
他即将于当天夜里到达，
还让发涅斯吻国王的手。
国王闻讯异常高兴，
迅速上马，带着大批随从走出宫门，
向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表示欢迎。
熙德和他的部下全都华服盛装，
随行人员个个都器宇轩昂。
熙德一见国王在前面出现，
立即下马，两脚落地，

① 指阿方索七世，他曾称帝。
② 卡里翁两公子的兄长。

准备向他的主公双膝下跪行大礼。
国王一见，立刻说道：
"看在圣依西多罗的分上，千万别这样！
熙德，快上马，否则我心里不欢畅。
上了马我们再行礼，互相致意。
您内心痛苦，我也感到难过，
愿主保佑，召开御前会议，为您伸张正义。"
熙德·坎佩亚多尔说："阿门。"
说完，吻了国王的手和嘴。
"主公，感谢上帝，今天见到了您，
对主公您，对堂拉蒙伯爵、堂恩里克伯爵和所有在场的人，我在这里躬身致意。
愿主保佑我的朋友们，首先保佑我主公！
我妻子堂娜·希梅娜和我两个女儿将您的手亲吻，
她们希望国王对发生的事也感到痛心。"
国王回答说："愿主保佑，我对此事确实感到伤心。"

一三六

熙德没有进入托莱多城。他在圣塞尔旺多[1]守夜。

国王准备回到托莱多，
熙德不想在当天夜里过塔霍河：

① 这是一座修道院，与托莱多城只隔一条塔霍河。

"国王陛下，愿主保佑您，
您先回托莱多，
今晚我就和随从们在圣塞尔旺多度过，
今天夜里我的部下们都将到达这里。
我就在这神圣的修道院里守夜。
明天大清早我进城，
午饭前我将到达御前法庭。"
国王说："很好，您可以自行安排。"
　　阿方索便返回托莱多城，
熙德·鲁伊斯·地亚斯则留在圣塞尔旺多。
他命人点燃蜡烛将祭坛照明，
他打算在这神圣的地方守夜直到翌日清晨。
他想祈祷并与上帝独诉衷肠。
次日黎明，米纳雅和所有随从，
都做好了准备，要进托莱多城。

一三七

熙德在圣塞尔旺多做赴御前会议参加庭审的准备。熙德到达托莱多并进入御前法庭。国王给熙德让座，熙德婉拒。国王宣布御前法庭开庭并宣布当事人不得动武。熙德起诉，要求归还"科拉达"和"蒂松"两剑。卡里翁两公子交出上述两剑。熙德将它们分别赠给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和马丁·安托利

纳斯。熙德提出第二个要求。他女儿
的陪嫁费。两公子在赔偿方面有困难。

做过了晨祷,东方已微露曙光。
做完弥撒,天空中还没有出太阳。
熙德的人都向祭坛贡献了宝贵的祭品。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你是我得力的助手,
你将随我同行,随行的还有以下几人:
主教堂赫罗尼莫和佩德罗·贝尔穆德斯,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和好心的布尔戈斯人马丁·安托
利纳斯,
还有阿瓦尔·阿瓦莱斯和阿瓦尔·萨尔瓦多莱斯,
以及生在好时光的马丁·穆尼奥斯
和我的侄子费莱斯·穆涅斯;
与我同行的还有法律专家马尔·安达
和善良的阿拉贡人加林多·加西亚;
最后我还要带上精兵一百名。
为了避免甲胄的磨擦,你们要穿上衬袍,
让外面穿的铠甲在阳光下闪耀,
铠甲外再穿一件紫貂毛的皮袄。
斗篷里面再藏一把柔韧锋利的钢刀,
服装外面的带子要系好,免得武器让他人见到。
我希望我们以这副装束上御前法庭,
我要在法庭上道出真情,伸张正义把冤申。
万一卡里翁两公子想对我进行挑衅,
我带有兵丁一百名,不会有丝毫惊恐。"
众人异口同声:"主公,我们一定服从将令。"
按照熙德的命令,准备工作立即进行。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自己也不浪费时间一秒一分。
他脚穿一双细羊毛长袜，
外面再穿一双做工考究的靴子；
他穿的衬衣洁白得像太阳，
上面的扣子不是黄金便是白银制成；
扣子紧束衣袖，非常合身，
因为熙德就叫人做成这种式样。
衬衣外面是一件精美的丝绸长袍，
上面金线绣花，发出耀眼的闪光；
再外面是一件镶嵌金色条纹的红色皮袄，
这是熙德·坎佩亚多尔最中意的一件衣裳。
头上戴一顶用细布做的束发帽，
金丝镶边，紧紧地束住头发，
免得他的头发受到伤害。
他还用带子将自己的长胡须捆扎上，
这样做他都为了严加提防，不受损伤。
最外面熙德披了一件价值连城的斗篷，
谁见了都会对它连声赞赏。
熙德率领一百名早已披挂整齐的精兵，
上马离开圣塞尔旺多向前驰骋，
他就这样安排得妥妥帖帖地走向御前法庭。
走到门前熙德下了坐骑，
带着全体随行人员庄严地走进大门，
他本人走在中间，周围簇拥着一百名精兵。
见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走进大门，
堂阿方索国王立即站起身，
堂恩里克伯爵和堂拉蒙伯爵站立相迎，
御前法庭的其他人也都起立表示敬意。

众人对吉日良辰诞生的人都非常尊敬，
只是加尔西亚·奥多涅斯伯爵坐着不动，
卡里翁伯爵的那一伙人也不肯起立。
　　国王搀着熙德的手，对他说：
“坎佩亚多尔，快过来和我坐在一起，
就坐在您赠送给我的这把坐椅上，
尽管有些人不愿听，但我要说您确实了不起。”
熙德感谢贤明的国王堂阿方索，他说：
“您作为国君和主公，应该坐在您的椅子上，
我还是跟我的随从们坐在这一旁。”
熙德的话使国王非常欣喜。
于是，熙德便坐到另一把精美的坐椅上，
和他一起来的一百名精兵守卫在他的四周。
在场的人目光全都投向熙德身上，
看着他那用带子扎起的长髯，
他真是一位仪表非俗的男子汉，
羞得无地自容的两公子都不敢抬头一看。
　　这时，贤君堂阿方索起身致辞：
“各位大臣，听我说，愿主保佑你们。
自从我当上国王，我只召开过两次御前会议[①]：
一次在布尔戈斯，一次在卡里翁。
出于对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的厚爱，
这第三次会议在托莱多召开，
目的是让熙德向卡里翁两公子讨还公道。
在座各位已知道两公子对熙德的伤害，
这次御前法庭的法官由下列人员担任：

① 这儿是指作为庭审的御前会议，或称御前法庭。

堂恩里克伯爵和堂拉蒙伯爵，
还有其他不属于卡里翁一派的伯爵们，
你们都已了解案情，应该认真思忖，
做出判决应该公正，因为我对不公正的事不能容忍。
诉讼的双方应该保持和平。
我以圣依西多罗的名义起誓：谁扰乱法庭，
谁就得离开国境，并失去我的恩宠。
我总是支持有理这一方的人。
现在就请熙德·坎佩亚多尔提出要求，
随后再听听卡里翁两公子如何回答。”
　　熙德站起身，先吻了吻国王的手：
“非常感谢您，主公和国君，
特地为我召开这样的御前会议。
我现在对卡里翁两公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他们抛弃我女儿不光是对我的羞辱，
我女儿的婚事是国王做的主，
您一定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处置。
当时他俩带我女儿离开巴伦西亚城，
我确实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
我赠送给他们‘科拉达’和‘蒂松’剑各一柄
（这两把剑都是我英勇作战从战场上夺来），
我是想让他们为陛下效力，为自己争得荣誉。
如今他们将我女儿抛弃在科尔佩斯橡树林中，
他们与我早已绝了情，我也不再爱他们；
他们既已不是我的女婿，就应该将剑归还给我本人。”
　　法官们说：“熙德的要求合情合理。”
这时堂加尔西亚伯爵插言：“现在我们来回答。”
卡里翁两公子带着他们的亲戚和一批同党，

走到了大厅的一旁，
为做出答复他们进行了紧急磋商：
“熙德对我们还算帮了忙，
他没有要算我们凌辱他女儿的账，
只要国王出来打圆场，这场官司会有好的收场。
他只要还两柄剑，我们完全可以归还，
他一拿到剑，御前庭审就会告终，
熙德·坎佩亚多尔就无权再索要赔偿。”
他们这般商量停当，两公子便来到法庭把话讲：
“堂阿方索国王陛下，我们的主公，
我们不否认熙德赠给我们利剑一双，
他既然向我们索还，
我们可以当您的面交还这两柄剑。”
　　他们取出“科拉达”和“蒂松”，
将它们交到国王手中。
这两把宝剑一拔出鞘，整个大厅寒光闪闪，
两剑的剑柄全由纯金制成，
参加庭审的正直的人都发出赞叹声。
国王叫熙德走近，将两剑交到他手中。
熙德接过宝剑，吻了吻国王的手，
随后回到了原来的坐椅。
熙德手持两剑，看得非常仔细，
他对剑异常熟悉，两公子无法以假充真。
熙德非常高兴，由衷地发出一阵笑声。
他抬了抬手，捋一下胡须，说：
“我以这一把从来没有让人拔过的胡须起誓，
我一定要为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报仇雪耻。”
他叫了一声：“堂佩德罗侄子。”

随即伸手将"蒂松"剑交给他：
"快拿住，让这柄剑换个好主人。"
接着又叫了一声："马丁·安托利纳斯。"
便将"科拉达"剑交给了这位新主：
"马丁·安托利纳斯，我的好部下，
这剑原来的主人是巴塞罗那的拉蒙·贝莱格尔伯爵，
是我从战场上缴获所得，
现在交给您，望好生爱护。
我明白，只要有适当的时机，
您定会以无畏的精神为它赢得荣誉。"
马丁·安托利纳斯吻熙德的手，收下了剑。
熙德随即再次站起身：
"感谢上帝，谢谢您，国君和主公，
'科拉达'和'蒂松'两柄剑已得到归还，
但卡里翁两公子还有一笔债没有清偿，
当初他们带我两女儿离开巴伦西亚城，
我给了他们三千马克的白银和黄金，
我对他们一片真心，他们对我却这般无耻，那么狠心；
他们既已不是我的女婿，请他们归还这批金银。"
诸位请听，这时卡里翁两公子发出怨声！
堂拉蒙伯爵问："熙德说的是假是真？"
卡里翁两公子回答说：
"我们已还给熙德·坎佩亚多尔利剑两柄，
他已不能再提要求，应该就此结束庭审。"
然而，堂拉蒙伯爵却对他们声明：
"只要得到国王的恩准，
我们有权让你们满足熙德的要求。"
贤明的国王说："我准许这样要求。"

熙德·坎佩亚多尔听了，立即站起身：
“快还给我那笔钱！
你们或者还钱，或者说出不还的理由。”
　　卡里翁两公子又开始到一旁窃窃商议，
然而，他们却一筹莫展，因为这是一笔巨款，
而且他们早已用完。
无奈他们回到御前法庭：
“征服巴伦西亚的人[1] 对我们逼得太紧，
他既然迫切想要我们的财产，
我们就拿卡里翁的财物土地折价偿还。”
见两公子已承认这笔债款，法官们开口发言：
“如果熙德认为合适，我们不加阻拦。
不过，依照我们的意见，
你们应该在法庭上交还这笔欠款。”
　　这时，堂阿方索国王说道：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非常分明，
熙德要求偿还的理由也十分充分，
从熙德给的三千马克中，
卡里翁两公子拿出两百马克给了我。
眼见两公子此时已山穷水尽，
我愿将这两百马克还给他们，
让他们还给熙德——吉日良辰诞生的人。
他们既然必须还清这笔钱，我也不想留存。”
　　现在请诸位听听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如何说：
“我们实在交付不出现金。”
堂拉蒙伯爵听了，回答说：

① 指熙德。

"你们已经花掉了金银，
在国王面前我们做出如下裁定：
你们可用实物偿清，熙德应该接受。"
卡里翁两公子明白，这笔债一定得还清，
于是，他们命人送来许多牲口，
有跑马、驮马和骡子，全都体壮膘肥，
还有若干把镶嵌宝石的利剑，
经过法庭估价，熙德全都一一收下。
除了国王阿方索的那两百马克，
两公子该还熙德的钱如数还清。
由于自己财力有限，他们还向他人借了款。
这次宣判使两公子狼狈不堪。

一三八

熙德偿还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提出进行决斗。

熙德收下了偿还给他的种种物品，
命手下人将它们好生照看。
这些事情办完，他立即又动开了脑筋。
他说："国君和主公请开恩，
他们还有一桩最大的罪行，我不能不提出申诉，
请在座诸位听明，一定会对我产生同情。
卡里翁两公子对我进行了这般欺凌，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一三九

熙德对两公子的无耻行径进行指责。

"请告诉我，卡里翁两公子，
无论是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或在其他场合，
我有没有在言语方面伤害过你们？
今天在这御前法庭我定要让你们将这笔欠债还清。
你们为什么要这般恶毒地伤害我的心？
当初你们离开巴伦西亚城，我将两女儿交给你们，
给你们带走大笔钱财和荣誉。
既然不爱她们，你们这两个背信弃义的畜生，
为什么还会将她们带离巴伦西亚城？
你们为什么要拿马刺刺，拿马肚带抽打她们？
为什么要将她们遗弃在科尔佩斯橡树林，
让山上的野兽猛禽口中吞？
根据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是十足无耻的人，
你们如果不认罪，那就请法庭裁定。"

一四〇

加尔西亚·奥多涅斯和熙德争辩。

堂加尔西亚伯爵站起身：
“陛下，您是全西班牙最好的明君！
在这样庄重的御前法庭上熙德太不严肃，
他不修边幅，将胡须留得这么长，
见他这模样，有人生畏，有人感到恐慌。
卡里翁两公子属豪门望族，
熙德的女儿都没有资格做他们的姘妇，
她们怎能当他们的合法妻室？
将她们遗弃，他们做得合情合理，
熙德刚才这番申诉我们不予理睬。”
坎佩亚多尔听了，用手捋了一下胡须：
“感谢主宰太空和大地的上帝，
我的胡须这么长，是因为我让它受到精心保护，
伯爵，您为什么要对我的胡须这么过不去？
我这胡须一长出来就得到好生保养，
决不让任何男子触碰它，
更不允许任何人将它损伤，
就像我对伯爵您在卡布拉城堡干的那样。
那时我夺取了卡布拉，还拔了您的胡须，
您脸上的胡子让卡布拉的年轻人全都拔过；
您让我拔去的那撮胡须至今还没有长齐，
我拔下的胡须现在还藏在口袋里。”

一四一

费尔南多驳斥熙德的指责。

费尔南多·冈萨雷斯这时站起身，
诸位请听，他说话时的大嗓门：
“熙德，请你别吹毛求疵，尽扯那些鸡毛蒜皮，
该还的东西我们全都还给了你，
3295 你为什么还要将旧事重提？
我们是卡里翁伯爵的后裔，
我们原本应娶国王或皇帝的女儿为妻，
不应该和你这样普通贵族的女儿结亲。
抛弃你的女儿，我们有这个权利，
3300 因此，我们的身份只会提高，绝对不会降低。”

一四二

熙德鼓动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发起挑战。

熙德·鲁伊斯·地亚斯看佩德罗·贝尔穆德斯说道：

"佩德罗·穆多①,别老不说话,快说一说,
我的女儿是你的堂妹妹,
他们刚才的这一番胡言乱语也是对你的侮辱,
3305 我如果回答,你就不可能用武器做出答复。"

一四三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向费尔南多挑战。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准备发言,
一开始他说不出话,舌头有些发僵,
可是,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没有个完。
"熙德,我要说,您有一个习惯,
3310 在大庭广众总叫我佩德罗·穆多,
您知道,我说起话来是有些结巴,
不过,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
费尔南多,你刚才说的全是谎话,
你全靠坎佩亚多尔,才达到了名利双收。
3315 现在我帮你回忆一下你的种种花招和奸计。
你一定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巴伦西亚作战的情景。
你向坎佩亚多尔要求去打头阵,
你见到一个摩尔人,立刻向他发起进攻,
3318b 还没有靠近,你便掉转马头往回奔。

① "穆多"(Modo)原文的意思是"哑巴"。

那时如果我不来助阵，摩尔人早就要了你的命。
我飞马上前，迎战摩尔人，
只几个回合，就将他战胜。
我将摩尔人的马匹给了你，这件事我一直守口如瓶，
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对任何人吭一声。
你一见熙德和众人，便吹得天花乱坠，
说自己杀了摩尔人，立下不朽功勋，
众人不知真情，全都信以为真。
你长得一表堂堂，却胆小如鼠，
你说得多，做得少，还敢在这儿唠叨！

一四四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继续挑战。

“费尔南多，下面这件事你应供认不讳，
你一定记得巴伦西亚狮子的事情。
熙德当时正在打盹儿，狮子出了笼，
费尔南多，你已吓得魂不附体，做出什么反应？
你居然钻到熙德椅子下面逃命！
没有错，费尔南多，你是在椅子下藏身，
因此，你是个毫无作为的小人。
当时我们围着椅子，守护着熙德，
不久，征服巴伦西亚的这个人就从梦中惊醒，
他从坐椅上站起身，向狮子靠近，
狮子见他走近，低下脑袋十分驯顺，

熙德抓住它的脖颈,猛一推将它关进兽笼。
这时熙德回头观望,
见部下们全都围着自己,
便问他的女婿们在哪里,
四处寻找,谁也不知你们躲在何地。
现在我向你挑战,因为你卑鄙,背信弃义。
这话我当着国王的面向你说清,
我是为了替熙德的女儿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报仇雪耻。
你们抛弃了她们,这行为太卑劣,太见不得人!
她们是女人,你们却是男子汉,
然而,从任何方面看,她们都比你们强十分。
如果主愿意,我们就进行决斗,
我一定要让你承认自己是背信弃义的小人。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我坚持说,都是真情。"
他俩的争论就到这里暂停。

一四五

迭哥进行反驳。

现在再请诸位将迭哥·冈萨雷斯说的话听一听:
"我们属最高贵的伯爵血统,
当初要不是为了想跟熙德·堂罗德里戈结亲,
我们压根儿就不会和他的女儿通婚。
抛弃他女儿,我们一点也不后悔,

而她们这一辈子将会叹息终生，
会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无休止的指责、批评。
3359b 就是跟最勇敢的人进行决斗，我也要发表这些言论。
3360 遗弃了她们，反使我们更加光荣。”

一四六

马丁·安托利纳斯向迭哥·冈萨雷斯
进行挑战。

这时，马丁·安托利纳斯站起身：
“住口，一派胡言，你这背信弃义的人，
你不应忘记狮子的事情，
当时你夺门而出，拼命往外逃遁，
3365 后来躲在作坊的一根柱子后保命，
斗篷和长袍弄得脏污不堪，不能穿用。
对你这种人，我只有进行决斗，
为熙德的女儿报仇，因为你们抛弃了她们。
从任何角度看，她们比你们强十分。
3370 一旦开始决斗你就会亲口承认，
你谎话连篇，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一四七

阿苏尔·冈萨雷斯进入御前法庭。

争论的双方发言暂停，
阿苏尔·冈萨雷斯就在此时进入府门。
他身穿长袍，还披一件貂皮斗篷，
由于才用过午餐，进来时还满脸通红，
他说的话全都是非颠倒，像神经有毛病。

一四八

阿苏尔侮辱熙德。

"先生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类事情？
谁会说我们沾了比瓦尔人熙德的光才高贵扬名[1]？
让他去乌比埃纳[2] 河畔管理磨坊，
让他去那儿收取推磨费，就像往常干的那样，
谁叫他将女儿嫁给卡里翁两公子！"

① 比瓦尔是个小村镇，阿苏尔称熙德为比瓦尔人是有意贬低他。
② 比瓦尔旁的一条小河。

一四九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向阿苏尔·冈萨雷斯挑战。纳瓦拉和阿拉贡[1]的使者请熙德将女儿许配给王子为妻。阿方索准许她们再婚。米纳雅向卡里翁两公子挑战。戈麦斯·佩拉埃斯应战，但国王只给前面提出决斗的人确定决斗的日期。国王保护熙德手下三个决斗人。熙德向所有的人赠送告别礼物[2]。国王跟熙德离开托莱多城。国王命熙德跑马。

这时，穆尼奥·古斯蒂奥斯站起身，
"住口，你这个胡言乱语的人，
你在进行祈祷前就吃饱了肚子，
3385 在对人进行亲吻[3]时饱嗝打个不停。
无论对朋友还是对主公都不说真情，
你对人虚伪，对上帝更不虔诚，
对你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讲友情。
我一定要让你承认，你就是我说的那样的人。"

① 纳瓦拉和阿拉贡当时均为王国，现在是西班牙的行省。
② 手抄本在这里有缺失，以《二十国王编年史》补足。
③ 基督徒一般都在饭前进行祈祷；这儿说的亲吻是指弥撒中的亲吻礼。

这时，国王阿方索插言："现在结束论争。
愿上帝保佑，让刚才提出挑战的人进行决斗。"
　　国王做了这个决定，
便有两名骑士走进御前法庭：
一人叫奥哈拉，伊尼戈·希梅内斯是另一个人的姓名；
一位是纳瓦拉王子派来的使臣，
另一人受阿拉贡王子派遣前来求婚。
他们先将阿方索国王的手吻一吻，
随后就向熙德·坎佩亚多尔恳求，
通过明媒正娶，让他两个女儿成为
纳瓦拉和阿拉贡王后。
整个宫廷鸦雀无声，众人都在侧耳倾听。
熙德·坎佩亚多尔站起身：
"阿方索国王，您是我的主公，请开恩，
纳瓦拉和阿拉贡王国派来了使臣
向我两个女儿求婚，
当年将她们出嫁是您做的主，而不是我本人，
今天她俩的婚事仍旧由您决定，
没有您的谕旨，我不插手她们的婚事。"
于是，国王站起身，让法庭保持安静：
"彬彬有礼的熙德·坎佩亚多尔，我请求您，
接受他们的求婚，我也表示同意。
这门亲事就在这御前法庭上确定，
这会增加您的荣誉和您的封地。"
熙德站起身来，吻国王的手：
"主公，如果您乐意，我也同意。"
国王说："愿上帝嘉奖您。
奥哈拉和伊尼戈·希梅内斯，

我已准许这门亲事，
同意将熙德的女儿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
嫁给纳瓦拉和阿拉贡王国两王子，
熙德也同意她们成为王子的合法妻室。”
奥哈拉和伊尼戈·希梅内斯站起身，
先将国王的手吻一吻，
随后又吻熙德·坎佩亚多尔的手。
他们发誓，并做出保证，
说到的一定做到，还要做得更好。
这件事使御前法庭的人都十分欢欣，
只有卡里翁两公子觉得不高兴。
米纳雅·阿尔瓦尔·发涅斯这时立起身：
“国王和主公，请开恩，
也请熙德不要认为我的行为太鲁莽。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将您打扰，
眼下我有几句话要向你们禀告。”
国王说：“我愿洗耳恭听。
米纳雅，快说吧，说什么都行。”
“我请求法庭对我的话细细听明，
我对卡里翁两公子的行为十分憎恨。
我奉阿方索国王之命，亲手将两堂妹交给他们，
让他们娶她们作为合法正妻；
熙德·坎佩亚多尔赠他们许多金银，
最后他们还是将她们抛弃在橡树林。
对这样背信弃义的坏人我要提出挑战。
你们原本是贝尼·戈麦斯[1] 的后裔，

① 即卡里翁的伯爵戈麦斯·地亚斯。

许多著名的英勇的伯爵都属这门第，
当然也出了你们这样的无耻叛逆。
我衷心感谢上帝，
纳瓦拉和阿拉贡两王子派来了使臣，
向我两堂妹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求婚。
她俩曾经是你们的合法妻子，
现在必须吻她们的手，称她们为王后，
尽管你们不愿意，但必须向她们俯首称臣。
感谢苍天，感谢堂阿方索国王，
熙德·坎佩亚多尔的名声会与日俱增，
而你们从任何角度看，还是我说的那种人。
谁对我的话有异议或愿同我辩论，
我阿尔瓦尔·发涅斯一定奉陪到底。”
　　这时，戈麦斯·佩拉埃斯站起来说：
“米纳雅，你刚才说的全是废话，
你要进行决斗，这儿有许多人愿意奉陪，
到时候你很可能会倒霉。
上帝如果让我们赢得这场决斗，
你就得认真考虑自己的言行。”
　　国王说：“辩论就到这儿结束，
谁也不要再进行争论。
决斗时间就在明晨，太阳一出就开始，
三人对三人，他们刚才已在法庭上有过论争。”
　　卡里翁两公子听了，马上提出异议：
“国王，明天来不及，请将时间往后移，
我们的马匹和武器已在熙德手里，
我们得先回一趟卡里翁——我们的领地。”
于是，国王对坎佩亚多尔说：

"决斗的时间和地点由您决定。"
熙德回答说:"不行,主公,
若由我定,我愿去巴伦西亚,不去卡里翁。"
国王说:"那也好,坎佩亚多尔,
您将决斗的骑士交给我,
让他们跟我走,我当他们的保护人。
我作为贤臣的君主,要对您做出保证,
任何伯爵和贵族都不得伤害他们。
我就在法庭上将日期说明,
三星期后,决斗就在卡里翁平原进行,
要当着我的面将胜负确定;
谁不出席,就做弃权论,
同时宣布被战胜,还落个背信弃义的罪名。"
卡里翁两公子接受了王命,
熙德吻了吻国王的手,说:
"我这三名骑士就交到您手中,
我将他们托付给您,国王和主公。
他们已做好准备,完成自己的使命。
决斗完了,请您体体面面地派他们回巴伦西亚城。"
国王说:"但愿一切如意。"
　　于是,熙德·坎佩亚多尔便摘下头盔,
还脱下洁白如阳光的丝织束发帽,
又解开捆扎胡须的带子让胡须松开。
整个法庭上的人全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熙德向堂恩里克伯爵和堂拉蒙伯爵靠近,
热情地拥抱了他们,
随后又一片真诚地请他们随意拿取他的金银;
对法庭上站在他一边的人们也表示了同一意愿:

请他们任意取用他的财物。
有些人取了，有些人却不肯取用，
对国王的两百马克熙德不仅没有讨还，
而且还赠送他许多珍贵的礼品。
“国王，请您开恩，
这儿的事情全都办成，
我吻您的手，并请陛下恩准，
我想回到浴血奋战赢得的巴伦西亚城。”

于是，熙德向纳瓦拉和阿拉贡的王子派来的使臣赠送了马匹和其他的必需品，随后，打发他们回去。

堂阿方索国王上马和宫廷的所有将士一起将熙德送到城外。他们到达“索科多贝尔”[1] 时，国王对骑在“巴维埃卡”上的熙德说：“堂罗德里戈，我已久闻这匹马的大名了，我想看您骑上这匹马疾驰一番。”熙德笑着回答说：“主公宫廷中有许多善骑的将士，您何不请他们跑一跑自己的马呢。”国王说：“熙德，您的话没有错，不过，我还是想请您跑一跑，以饱我的眼福。”

一五〇

国王赞赏“巴维埃卡”，但没有将它作为礼物收下。熙德对三个参加决斗

① 系阿拉伯文的音译，意思是“圆形的市场”，是托莱多城的主要广场。

的人进行最后一次嘱咐。熙德回巴伦西亚。国王去卡里翁。决斗的日期已到。卡里翁一方的人想使对方不用"科拉达"和"蒂松"剑。熙德方面的人要求国王保护自己并上了决斗场。国王指定可靠的人管理决斗场并对卡里翁一方的人进行警告。管理决斗场的人做好决斗的准备。第一次决斗。佩德罗·贝尔穆德斯战胜费尔南多。

于是,熙德用马刺踢马,"巴维埃卡"腾空飞奔,
在场的人发出阵阵惊叹声。
国王抬手在脸上划了十字:
"我以莱昂的圣依西多罗的名义起誓,
在整个王国的土地上,找不到像熙德这样优秀的人。"
熙德策马来到国王的面前,
吻了吻主公的手,说道:
"遵旨已跑过了快马'巴维埃卡',
这样的良驹哪儿都找不到第二匹,
我愿将它赠送主公,请收下。"
国王说:"这样做我认为不妥,
我若收下,它就会失去您这样的好骑手。
好马配上您这样的骑手才合适,
您骑上它可以战胜摩尔人,追歼逃敌。
谁要从您手中夺走此马,主也不允。
有了您,有了这匹马,我们感到光荣。"
国王和熙德告别,便带随从去卡里翁。
熙德对三个参加决斗的人谆谆嘱咐:

"马丁·安托利纳斯、佩德罗·贝尔穆德斯
和穆尼奥·古斯蒂奥斯，你们都是我的好部下，
作为勇士，你们在决斗场上要坚定，
我在巴伦西亚静候你们的佳音。"
马丁·安托利纳斯说："主公，何劳您叮嘱，
我们既已承担这义务，一定会完成使命。
我们宁可牺牲，让我们屈从绝对不可能。"
吉日良辰诞生的人听了，十分兴奋，
他随即和朋友们告辞启程，
率领部下回到了巴伦西亚城。
　　三个星期的时间匆匆过去，
熙德手下三个决斗的人已到了卡里翁，
他们要为主人报仇泄愤。
这时他们得到了莱昂人阿方索的保护，
等待卡里翁两公子已有两天整。
两天后，两公子来临，全身披挂，骑着骏马，
还带来了许多亲朋。
亲友们怂恿他们，将熙德的人引开决斗场，
在荒野里将他们杀害，让熙德脸上无光。
这个计策十分阴险，却未能得逞，
因为他们害怕阿方索这个莱昂人。
　　当晚决斗士们守护自己的盔甲，并向上帝祈祷。
夜晚过去，黎明来临，
决斗场上已聚集了许多有钱人，
他们都有目睹这场决斗的雅兴，
尤其是因为阿方索国王将亲自驾临，
他将主持正义，反对不公正。
熙德的人早已披挂整齐，

他们是同一主人的保卫者，都已做好准备。
决斗场的另一边两公子也甲胄裹身，
加尔西亚·奥多涅斯伯爵是他们的顾问。
他们这时还喋喋不休地向国王请求，
在决斗中不准用“科拉达”和“蒂松”，
不让熙德的人用这两柄利刃；
他们还因归还了两剑而后悔不已。
他们向国王提出请求，国王没有答应，
他说：“当初在御前法庭你们没有提出禁用，
你们如果有利剑，完全可以使用。
这条原则也适用于熙德方面的人。
卡里翁公子，你们应该大胆上场，
在决斗场上要像个男子汉，
熙德方面的人一定会做出榜样。
如果在决斗场上赢了，你们就脸上有光；
要是被打败，请别怪我们，
大家都明白，你们自己有责任。”
卡里翁两公子此时非常伤心，
他们对自己过去的作为后悔万分，
只要能将过去的恶劣行为一笔勾销，
让他们交出卡里翁的全部产业也愿意。
　　熙德方面的三人早已做好决斗的准备。
阿方索国王前来看望他们，
熙德的部下对国王禀明：
“我们吻您的手，国王和主公，
我们请求您在我们和他们决斗时主持公道，
保护我们伸张正义，免遭他们暗算。
卡里翁两公子这儿有许多党羽，

我们不知他们会要什么花招，
熙德已将我们托付陛下手中，
务请您为我们主持正义和公道。”
国王回答说：“我一定尽心尽力做到。”
　　有人替熙德的人牵来了快马三匹，
他们对马鞍划过十字，便利索地上了马，
将一副中间镶金的盾牌在脖子上悬挂；
手中紧握着枪尖十分锋利的长枪，
三面小旗分别系在三支枪头上。
许多英雄好汉簇拥着他们上场，
这时他们已出现在设有标志的场地上。
熙德方面的三人早已下了决心，
在决斗场上一定要杀伤自己的对手。
卡里翁两公子出现在决斗场的另一方，
他们四周围着亲朋党羽一大帮。
国王指定了几个裁判，命他们执法一定要公平，
不要在是非问题上和决斗人争论。
待决斗人来到场上，阿方索国王宣讲：
“卡里翁公子们，请听，我有话讲明：
这场决斗原本在托莱多进行，
由于你们不愿，才改在卡里翁。
熙德的三名骑士在我的保护下来到这里。
你们要正正规规地交锋，绝对不准搞阴谋施诡计，
干歪门邪道的事我不允许。
谁那么干，就别想安安稳稳地待在我的国土上。”
听了国王的话，两公子感到十分懊丧。
　　裁判和国王划定了决斗场的边界，
决斗的双方便各自退到决斗场地的一方。

裁判向六名决斗人讲明，
谁越出了边界，谁就被战胜。
观看决斗的人都退出了决斗场地，
离开边线足有六条长枪的距离。
抽签决定了场地，双方平等地享有阳光。
接着裁判站立在中央，决斗者面对面地站立两旁。
随后，熙德的骑士从这边发起进攻，
卡里翁两公子则从另一边进攻熙德的人，
每个决斗者都虎视眈眈地瞧着对手。
他们都拿盾牌护住自己的胸口，
将插有小旗的长枪枪尖朝地，
脑袋俯伏在马鞍架的上方，
用马刺使劲地踢着战马。
顿时战马飞奔，大地震荡。
每个决斗的人都想致敌于死地，
三个对三个，各有自己厮杀的对象，
周围的观战者认为他们随时都会阵亡。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是第一个提出挑战的人，
他与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对阵，
他们无畏地刺杀，拿盾牌护身。
费尔南多·冈萨雷斯一枪刺中堂佩德罗的盾，
刺穿了盾牌，却没有伤着他的身，
他自己的长枪却折断变成两根。
佩德罗·贝尔穆德斯在马上坐得正，没有晃动毫分。
他挨了一枪，立即向对手刺一枪回敬，
将对方的盾牌刺穿，并将它击落在地。
随后，他又一阵猛刺，使对手无还手余地，
其中一枪刺中胸部，离心脏只几厘米。

费尔南多的护胸甲有三层，这救了他的命，
枪尖刺穿了外面两层，却没有穿透第三层。
然而，这一枪刺得太猛，
使他的战袍和内衣陷入躯体深及一手掌，
费尔南多口吐鲜血已有内伤，
马肚带断裂，系不住马鞍，
他从马屁股上滑下，跌倒在地上。
围观的人以为他已受了致命伤。
佩德罗将长枪插在地上，伸手拔剑，
费尔南多·冈萨雷斯认出这是"蒂松"，
还没有等剑劈来，他就大叫："我认输！"
裁判们判定后，佩德罗·贝尔穆德斯便饶了他。

一五一

马丁·安托利纳斯战胜迭哥。

堂马丁和迭哥·冈萨雷斯持枪交手，
双方猛刺猛打长枪折成两段，
马丁·安托利纳斯便伸手拔剑，
一道银光将决斗场照得雪亮。
堂马丁向对手横劈一剑，
将头盔的皮带砍为两段，
头盔的顶部随即落在地上；
这一剑还砍到了他的衬帽和束发帽，
将衬帽和束发帽也削落在地，

还削下一撮头发，削去了一块头皮。
砍落之物落在地上，残余部分仍在他身上。
"科拉达"剑这般锋利，
迭哥·冈萨雷斯明白，自己性命难保。
于是，他猛拉缰绳，掉转马头，
手中虽还持着剑，却没有还击。
马丁·安托利纳斯没有让他喘口气，
他又猛击一剑，不过用的是剑平面，没有用剑锋。
公子吓得大声疾呼：
"光荣的主，保佑我免遭剑劈！"
他猛地勒住马，躲过了这一击，
随后又拨马跑出界外[1]，堂马丁还在场里。
国王对马丁说："请来到我身旁，
根据您刚才的表现，您已赢得了胜利。"
国王说得合情合理，裁判们都同意。

一五二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战胜阿苏尔·冈萨雷斯。两公子的父亲宣称他们决斗已失败。熙德方面的人小心谨慎地返回巴伦西亚。熙德很高兴。熙德两女儿第二次结婚。游唱诗人结束熙德之歌。

① 依照决斗规则，自动越出界外，即意味着已承认失败。

刚才熙德手下的两人已经获胜，
再说穆尼奥·古斯蒂奥斯和阿苏尔·冈萨雷斯之争。
他俩一阵猛刺猛打，枪枪刺中了对方的盾，
阿苏尔·冈萨雷斯既勇猛又力大无穷，
他一枪刺穿穆尼奥·古斯蒂奥斯的盾牌，
还将他的盔甲刺了一个洞，
不过，枪尖没有伤着穆尼奥的皮肉。
穆尼奥·古斯蒂奥斯立即进行还击，
他一枪刺穿了阿苏尔·冈萨莱斯的盾心，
枪尖还穿破了他的盔甲，
连同枪尖上的小旗一起，刺入了阿苏尔的躯体，
只是离心脏还有一定的距离。
长枪刺穿身躯，从背后露出枪尖好几寸。
穆尼奥将长枪抽回，阿苏尔在马鞍上摇晃，
一拔出长枪，阿苏尔便跌落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枪杆、枪尖和枪尖上的小旗，
众人都以为，阿苏尔已受了致命伤。
穆尼奥又提起长枪，枪尖抵在阿苏尔身上。
贡萨洛·安索莱斯叫道："看在上帝分上，别杀害他，
他已战败在决斗场，可以收场。"
裁判们说："您刚才说的我们全都听到。"
　　于是，阿方索国王下令清理决斗场，
决斗场上的武器就归了王上。
熙德方面的人在决斗时打了胜仗，
他们离开时无比荣光；
然而卡里翁的土地上却笼罩着一片悲凉。
　　国王吩咐熙德的人夜里离开卡里翁，

这样就不会遭到袭击，不必担惊受怕。
他们行为十分谨慎，日夜兼程，
终于回到了巴伦西亚城。
他们完成了熙德交付的使命，
将卡里翁两公子打得差一点丧生。
熙德听了无比兴奋，
卡里翁两公子则身败名裂。
谁凌辱自己的妻子，后来又将她抛弃，
下场就与他们无异，甚至会更糟糕。
　　卡里翁两公子的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反正他们受到了惩罚，内心悲痛无比。
我们再说说吉日良辰诞生的人的事情。
巴伦西亚城这时已一片欢腾，
因为熙德的人赢得了决斗，光荣万分。
鲁伊·地亚斯捋着胡须，说：
“感谢天国之主，我女儿们的仇已报，耻已雪！
两公子也不必担心她们会去占有卡里翁的产业！
我可以将女儿改嫁别人，不会感到羞愧。”
　　纳瓦拉和阿拉贡的王子正为婚事奔忙，
他们会见了莱昂人阿方索国王，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娜·索尔终于如愿以偿，
第一次婚礼虽十分隆重，这次却超过了上次的盛况，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荣光。
眼下自己的女儿已成为纳瓦拉和阿拉贡王子的娇妻，
西班牙各王国的国王都是他的亲戚，
诸位瞧吉日良辰诞生的人该有多大的荣誉和名气，
全体西班牙人也因他而感到光荣无比。
　　巴伦西亚的主人熙德在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得到了基督的原谅，离开了人世间。
我们中间有人正直无私，有人做过错事，
但或早或晚也得离开尘世。

这就是熙德·坎佩亚多尔的英雄史，
3730 《熙德之歌》就到此为止。

伊戈尔出征记

（俄罗斯史诗）

佚　名　著

李锡胤　译

序　言

一、历史背景

古代罗斯在九世纪末"先知"奥列格时代开始拓展领土，公元九一二年前后奥列格逝世时东斯拉夫部落大部分归入罗斯范围，政治中心南移基辅。他的孙子斯维亚特斯拉夫一世继续以武力扩张国土，后来败于拜占庭，九七一年撤军回国，中途被杀。

斯维亚特斯拉夫一世死后，三个儿子争夺大公宝座，诉诸武力，雅洛波尔克和奥列克战死，符拉季米尔继位。九八八年符拉季米尔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巩固了封建制度，加强了同欧洲各国的交往，促进文化发展。

一〇一五年符拉季米尔一世逝世，儿子亚洛斯拉夫继任基辅大公。他远见卓识，号称"智者"。在他统治下，基辅罗斯发展到了经济、文化、政治的鼎盛时期，编纂了最早的一部罗斯《法典》。他生前安排三个儿子分治南俄：斯维亚特斯拉夫在车尔尼戈夫，伊札斯拉夫在基辅，符塞伏洛德在佩列亚斯拉夫尔。一〇五四年亚洛斯拉夫临终遗命儿辈不要内讧。然而，言犹在耳而战祸不断。

十一世纪后半叶罗斯内讧分为两场对抗。一场是亚洛斯拉夫的异母兄弟波洛茨克公伊札斯拉夫的孙子符塞斯拉夫与亚洛斯拉夫一房之间的对抗(一〇六七年起)；一场是亚洛斯拉夫房内亲兄弟之间的对抗(一〇七七—一〇九七年)。

另一方面，一〇五四年《编年史》开始提到波洛夫人

从东边来到黑海上和高加索北部草原，不断骚扰罗斯土地。罗斯有识之士认识到需要联合起来，共御外敌。一〇九七年符拉季米尔·莫诺马赫倡议召开了柳别奇会议，承认各公爵有权治理世袭领地，以免互争地盘；会议声称："自今以后，誓同一心"。然而，信誓旦旦，无济于同床异梦。十二世纪中叶起，车尔尼戈夫、加利奇、波洛茨克和苏兹达尔诸公国实际上脱离了基辅大公的控制，各自为政，争权夺利，干戈不息，互相削弱；甚至勾结波洛夫人攻打自己的亲兄弟。

一一八〇年奥列格·"苦难斯拉维奇"的孙子斯维亚特斯拉夫和符拉季米尔·莫诺马赫的玄孙吕利克争夺基辅大公地位之战以后者胜利而结束。但吕利克却自动把基辅城拱手让与败者，自己保留基辅公国的其他地区。于是形成二王并存局面，即奥列格一支与莫诺马赫一支的对峙。

奥列格的子孙，即斯维亚特斯拉夫一派（包括伊戈尔在内）本来与波洛夫人关系比较亲善，但自从吕利克到基辅后，他们改变政策，转而与莫诺马赫子孙联合反对波洛夫人了。

一一八三—一一八五年，吕利克和斯维亚特斯拉夫数次与波洛夫人打仗，斯维亚特斯拉夫的堂弟伊戈尔未及参加。一一八五年四、五月之间，伊戈尔事先未告诉基辅大公，擅自出征。

《伊帕吉夫编年史》六九三年（即公元一一八五年）条中关于伊戈尔出征始末记录如下：

"奥列格的孙子伊戈尔在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二）那天约弟弟（特鲁勃契夫斯克之）符塞伏洛德、侄子（雷尔斯克之）斯维亚特斯拉夫和儿子（普季夫尔之）符拉季米尔

一同离开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另外还从(车尔尼戈夫之)亚洛斯拉夫那里乞得雇佣兵增援，由普洛可洛夫的孙子奥尔斯汀统领同行。队伍缓慢前进，沿途招募新兵；同时因为经冬马肥，不宜疾驰。

伊戈尔把队伍带到顿涅茨河上，他举目望天，只见日光暗淡，残缺如新月。他问亲兵："这是什么兆头？"大家答道："阁下，这恐怕不是好兆头。"伊戈尔说："弟兄们，天上的秘密，谁能知道！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吉凶祸福，听天由命。"于是策马渡河。

到了奥斯科尔，停留两天，等胞弟符塞伏洛德从库尔斯克率部来会合。然后一同到萨尔尼察河边。这时探子来报："前方有敌军，装备齐全。或者马上进击，或者速退；时不宜迟。"伊戈尔与诸将计议："不战而回，贻笑父老。一切听上帝安排。"连夜趱行。

第二天(星期五)中午，遭遇波洛夫队伍结集在秀乌利河对岸列阵待战，后边是辎重和篷车。罗斯军分开六部：伊戈尔率部居中，弟右翼，侄左翼；前方是亲儿子符拉季米尔居中，左右辅以奥尔斯汀统领的雇佣兵；最前方是从各部精选出来的弓弩手。

伊戈尔对诸将领说："弟兄们，求战得战，还说什么呢？"便前进，直到秀乌利河边，没有渡河。对岸波洛夫弓弩手每人发射一箭后便后退，更远一点的敌部也后退。斯维亚特斯拉夫、符拉季米尔、奥尔斯汀率众强渡追赶，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勒部缓随。罗斯前锋追奔逐北，掳掠无数。波洛夫人弃篷车而逃，罗斯士卒掳人劫货，到深夜才止。

伊戈尔召集诸将和亲兵说："靠上帝之力打败敌人。但敌军人多势强，我们宜连夜撤退。后面来的队伍也应

退，只有骝骑兵可涉河①。我们当将领的，只能听从上帝旨意。”斯维亚特斯拉夫说：“我的队伍追赶敌人，疲累极了，如果连夜退军，怕要掉队。”符塞伏洛德亦要求就地休息。伊戈尔说：“这样说来，只好如此，虽死无悔。”于是原地露宿。

星期六那天，刚蒙蒙亮，波洛夫大军拥来，像密林一般，罗斯兵将分辨不清敌人从哪方进攻。伊戈尔说：“今天波洛夫部落倾巢出动，康恰克部、克札部、托克索比奇部、叶捷比奇部和捷特洛比奇部各路汇集！”诸将跳下坐骑，边战边走，向河岸退去；他们说：“我们身为将官，如果抛下士卒，自己先逃命，那就等于把弟兄们送死，将得罪上帝。不如决一死战，与弟兄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于是徒步奋战。不幸的是伊戈尔左臂受伤；主帅失利，影响全军士气。

这样血战了一整天。到了傍晚，罗斯军死伤无数。星期六的夜里还一直打到次日黎明。罗斯方面的雇佣兵士气沮丧，临阵脱逃。这时伊戈尔负伤督战，想阻拦逃兵，纵马追去。他脱下帽盔，为了使逃兵认清统帅，跟随重返前沿。但是除了米哈廖克·尤列维奇一人外，无人响应。而其余部队中没有人跟着雇佣兵逃遁，除了个别沿途招募的新兵以外。罗斯将卒拼命搏斗，符塞伏洛德尤其勇敢。

伊戈尔勒马驰回，到距离本部队一箭之遥的地方，突然被波洛夫人阻断去路，将其生擒。伊戈尔受缚，目击符塞伏洛德拼命挣扎；伊戈尔自求速死，不愿看着胞弟眼前丧生。这时候，符塞伏洛德手中剑戟都折断了，沿着湖边

① 此句原文意思不明。

与敌人周旋。这正好是礼拜天，上帝责备罗斯：在卡亚拉河滨，不赐天福，反加灾殃；不降欢乐，反令悲戚！

伊戈尔自怨自艾："回顾以前种种，我自知有罪。我曾经虐杀生灵，流了基督徒的血；我暴力攻打格列波夫城，使无辜教民深受祸害：父母失去子女，兄弟朋友离散，夫妻诀别，情侣分飞。我使百姓陷于掳掠之苦而悲啼，活人反而羡慕死者，而临死的人暗自庆幸脱离了这场殉教劫火；老者填沟壑，年轻者受创伤；男子碎尸殒命，女子含冤受辱。我造了孽，今天上帝罚我。我的弟弟、侄子、儿子、亲信、助手、勇敢亲兵、我的弟兄们、我的宝马和武器都丧失殆尽？我只得向蛮族人哀求乞命？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怨我自作自受。上帝公正不阿，我无地自容。我目睹他人戴棘冠之苦，何不令我一人代受众生之苦？求我主勿终弃我，保护苍生。"

波洛夫胜局已定，遂把战俘分赏给诸酋。伊戈尔归基尔布克，符塞伏洛德归罗曼·克济奇，斯维亚特斯拉夫归叶尔德丘克，符拉季米尔归科普季。而康恰克与伊戈尔有儿女之亲，所以自愿负其监管之责。

罗斯士卒生还者寥寥无几。敌军围如铁墙，插翅难飞。幸存者仅得一十五人[①]；而临阵脱逃的雇佣兵几乎全溺于海。

斯维亚特斯拉夫大公巡视卡拉切夫，招募上游地区的兵勇，准备对波洛夫人实施夏季攻势。他归途经过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时听说两位堂弟擅自出征，心中不悦。

大公乘船至车尔尼戈夫，遇见别洛伏洛德告知战况，

① 塔基晓夫《俄国史》：此次战役罗斯军被俘约5000人，生还者约215人。

大公流泪说:"我的兄弟,我的侄子,罗斯大地的民众!上帝曾给我以力量,数次战胜波洛夫军。而你们少不更事,急功近利,等于开门揖盗。上帝作主!我正怨伊戈尔行事鲁莽,却也可怜他兵败身俘。"

此后,大公派遣奥列格和符拉季米尔赴帕塞米。因为听说该地人心惶惶,充满悲伤与忧郁;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和车尔尼戈夫也如此。百姓如鱼在罟,痛不欲生。大家为伊戈尔被俘而悲伤,为自身苦难而忧愁。

大公晓谕斯摩棱斯克公达维德说:"我本想今年夏天出兵顿河,讨伐波洛夫。目前伊戈尔失败,与儿子、弟弟一同被俘。请你来共同商量保卫罗斯的计策。"达维德沿第聂伯河南下,其他各地首领也到特里帕叶来集合。亚洛斯拉夫在车尔尼戈夫招集部属。

波洛夫人得胜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再次召集将士,商议再攻罗斯。康恰克主张:"先攻基辅,因为弟兄辈及波涅克酋长都在基辅吃过败仗。"克札主张:"先攻塞姆。那里只留下妇女儿童,我军一到,犹如瓮中捉鳖。"于是兵分两路。康恰克率军赶到别列亚斯拉夫尔城下,日夜围城攻打。

别列亚斯拉夫尔公符拉季米尔·格列伯维奇勇敢善战。他纵马出关,杀入敌阵,可惜后续队伍太少,寡不敌众,被围困。城中守军遥望公爵孤军陷阵,蜂拥而出,夺回公爵。此时公爵为国忘身,身上已被刺中三戟。

符拉季米尔遣使向斯维亚特斯拉夫、吕利克和达维德告急:"波洛夫攻我,甚危急,望来救我!"斯维亚特斯拉夫大公转告达维德,这时后者率斯摩棱斯克兵驻扎在特里帕叶,兵勇开会声称:"我们为救援基辅而来。基辅危急则战,其他地方的事一概不管。我们已经都兵疲马乏

了。”大公只得与吕利克军及其他援军沿第聂伯河撤退。达维德也回防。

围困别列亚斯拉夫尔的波洛夫军听到敌方援军后撤，便顺道攻历莫夫城。历莫夫闭关固守，兵士和民众登城垣守望。但天意难测，城垣坍陷，死伤不少，全城惶恐。少数人突围，出城作战，悉数被俘。

符拉季米尔又向斯维亚特斯拉夫·符塞伏洛德维奇及吕利克·洛斯季斯拉夫请援。两人却要等候达维德手下的斯摩棱斯克部，因而拖延误事，坐使波洛夫人攻陷历莫夫，大肆掳掠而去。罗斯诸公各返本防，为受伤的伊戈尔，为被浮的众基督徒而痛心疾首。上帝因罗斯有罪而降祸；敌军得胜，不是因为上帝厚于彼，而是因为我有罪过，令我忏悔，不再作恶。上帝又教异族入侵罗斯，使我们自省，永绝邪恶。

克札率领另一路兵溯第聂伯河进逼普季夫尔城。沿路村镇以及普季夫尔外城都被烧杀蹂躏，然后撤军。

伊戈尔被俘后，独自叹息：“天帝在上，我罪有应得。这次败仗，实由天意，不是因为敌方善战。我有罪；遭受此难，不敢怨天尤人。”

波洛夫人对伊戈尔不甚虐待。只派了十五个兵勇和五个酋长子弟，共二十人看守，另拨侍者五六名。他们对伊戈尔相当客气，乐意替他办事。伊戈尔特地从罗斯请来一位牧师主持圣事。这时天意尚未分明，所以他作久留之计，而上帝已应基督徒之祷告而对伊戈尔生了怜悯之心，有意赦他回归。

这时有一个名叫拉伏尔的波洛夫人去见伊戈尔，善意相告：“我陪你逃走好吗？”伊戈尔最初不敢轻信，而且出于自尊，誓与被俘亲兵同生共死，所以回答道：“我以荣

誓做保证:决不抛弃亲兵而个人逃生。"稍后又有波洛夫千夫长之子及马僮来说:"公爵!你逃回罗斯,或许上帝开恩,就能成功。"伊戈尔以为时机未到,没有答应。

过了几天,波洛夫酋长从别列亚斯拉夫尔班师将回。亲信报告伊戈尔:"你想与亲兵共生死,用意固然好。但明知不可能而为之,是违反天意。听说酋长归来后将杀尽罗斯囚犯①。你该早做计议,否则会白白送死的。"

伊戈尔决心行动。然而有人在旁监视,不敢造次。有一天,将近黄昏,他派马僮告诉拉伏尔:"备好两匹马,在托尔河那岸等我!"彼此约定无误。

到了日子,那天波洛夫人痛饮马奶酒。夜渐深,马僮来告:"拉伏尔已在河边等候。"伊戈尔站起身,低头对圣像做祷告:"上帝在上,我有罪孽,望主保佑!"说完带着十字架和圣像走出帐篷。这时波洛夫人正狂歌痛饮,还以为伊戈尔早入梦乡。

伊戈尔行到河边,涉水过河,上了马,离开敌营。这是星期一的夜晚。伊戈尔徒步又走了十一天,才到达顿涅茨城,再从顿涅茨回到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全城欢腾。然后再到车尔尼戈夫会见兄长亚洛斯拉夫,请求援助帕塞米,亚洛斯拉夫答应了。伊戈尔又到基辅谒见斯维亚特斯拉夫大公,大公和伊戈尔的亲家吕利克皆大欢喜。

二、关于语言特点

本书充分反映了十二至十三世纪古俄语在语音、形态变化、句法和词汇等方面的特点。由于当时俄语正处于迅速变化的时期,很不稳定,所以"例外"情况很多。例

① 塔基晓夫《俄国史》:千夫长的儿子与酋长之妻私通,闻讯于床笫之间。

如全元音组与非全元音组混用、各类变格法互相影响、某些动词变位法新旧形式杂出、无前置词结构与前置词结构交错等等。而方言(如诺夫戈罗德方言、普斯可夫方言……)的影响也不时可见。

三、关于文体特点

本书的文体特点有三个方面。

①书面体与口语体相结合。十至十一世纪古罗斯的文学体裁主要借鉴于拜占庭文学和保加利亚的宗教-醒世作品和世俗作品。同时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反映在《编年史》中,也反映在本书中。李哈乔夫指出:本书开头用的书面文体,越到后来口语色彩越浓。

②武功诗体裁与哀哭歌体裁相结合。前一特点表现在抚今追昔、慷慨悲歌的段落,广泛应用历史词语、军事词语和狩猎用语。后一特点则在《哭夫》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泪尽继之以血",简直是一曲哭丧歌。

③本书不是静态的、冷淡的叙述,而是动态的、充满感情的申诉。所谓抒情插笔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罗斯大地,你落在了冈峦后边!"——很难确定这是出征战士说的话,还是作者感情激动。又如《金言》之后的几大段向诸侯呼吁;有的学者以为是《金言》的后续,有的认为是作者的补充。其实,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反正道出了时代的呼声。马克思说:"伊戈尔出征记正好在蒙古入侵前夕呼吁罗斯团结起来。"

四、关于疑窦

本书有几处疑窦,注家及译家见仁见智。有的学者(如亚可布生)似乎对文本持"疑古"态度,动辄改动原文,有时越改越胡涂;有的学者"守定"原本,千方百计加以疏凿。例如亚氏以为基辅大公不会埋怨伊戈尔流了波洛夫

人的血，所以主张改做流了正教徒的血。这是“以意逆之”的论证法。另一方面，《金言》开头，大公把堂弟称呼为侄子，殊不可解；有的注家硬说：“大公地位高，所以以长辈自居”。这是牵强的，其实《编年史》中原来写着：“我的弟兄和侄子”，显然是手民遗漏。

凡是众说纷纭之处，都择要而罗列之，供读者参考。

五、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为谁？学者们提出种种猜测：

名歌手米都谢；

伊戈尔公爵本人；

加利奇大贵族彼得·波里谢维奇；

某千夫长之子；

千夫长拉古伊尔。

我很同意李哈乔夫的见解：古俄语文学作品的特点之一是佚名，它们大都是人民的集体创作。

六、关于翻译

这里基本上采用逐句对照翻译，但不是逐字翻译，因为我以为逐字翻译往往貌合神离，尤其是诗歌作品。

叶列明翻译本书时，把疑窦略而不译，俗语所谓“杀强盗”者也。我以为这样会使作品有残缺之感，所以尽可能选择与上下文相通的平淡字眼进行翻译，正像修复古画的人选择最不显眼的色彩涂盖破损之处一样。

至于书名，现成的《伊戈尔远征记》也不坏，因为远近是相对的。但是根据费多罗夫少将考证，此次军事行动只是一次短期骑兵袭击，路程不过五百俄里（合五百五十公里）左右。比起更早的十字军东征或九〇七、九四一、九四四年罗斯远征拜占庭来，规模小多了，路也近多了。从这些考虑，我改译为《伊戈尔出征记》。

提起翻译，使我感动的是：斯吉列茨基是在第二次大战中被围的列宁格勒城里动手翻译本书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从苏联来华专家布多林学习古俄语和古斯拉夫语，对《伊戈尔出征记》感极大兴趣，此后陆续阅读有关书籍，随时札记，最近译注付印，我从内心感谢我的导师。

译后率成一律：

草原鼓角噪千军，谁省天心日色昏？
饮马大江沉折戟，举头故国蔽高岑；
浪言孤注山能拔，不道离心势已分。
往复平陂阿限事，摩挲殷鉴更谁陈！

李锡胤

弟兄们，且听我用从前熟悉的调子，来吟唱 楔子
斯维亚特斯拉夫的公子——伊戈尔——
出征[1] 的悲惨故事。
我要讲的是真人真事，而不是依照博扬[2]
的构思。

博扬博闻强识：若是他想歌唱谁，思绪就像
松鼠在树上爬行，像狼在野外奔突，像老
雕在云间盘巡。

① 伊戈尔 1179 年为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公。1148—1202 年为车尔尼戈夫公，地位仅次于基辅大公。发妻早死，1184 年与亚洛斯拉夫娜结婚。

此次出征的日程表：

1185 年 4 月 23 日：从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出发。

5 月 1 日：越北顿涅茨河上游。

5 月 1 日晚至 2 日：向奥斯科尔河进发。

5 月 3 日—4 日：与符塞伏洛德会师。

5 月 5 日—8 日：向伊久姆进发。

5 月 9 日：见到侦察兵，进兵至秀乌利河。

5 月 10 日：首战得胜。

5 月 11 日：波洛夫大军包围伊戈尔队伍于卡亚拉河边。

5 月 12 日：大败。

② 不详何人。基辅索菲亚教堂廊柱上镌有此名，可见此名不假。可能是官府里的歌手，生活于 11 世纪，歌唱公爵的父兄叔伯等辈。

他一旦想起诸侯内讧[①]，手中就放出十只
雄鹰[②]；抓住哪只天鹅，那天鹅就最先唱
歌，歌唱老亚洛斯拉夫，歌唱当着卡索格
兵众的面枪挑列杰佳的勇武的穆斯季斯
拉夫[③]，还有英俊的罗曼·斯维亚特斯拉
维奇[④]。

弟兄们，博扬不是放出十只追天鹅的雄鹰，
这是他机灵的手指触动灵性的弦索，琴
弦自动为诸侯的荣耀而进鸣。
弟兄们，让我一笔带过老符拉季米尔，开始　开场
讲述现下的伊戈尔：

伊戈尔用意志锻炼了智慧，用勇气磨砺了
雄心；他意气风发，率领所部，向波洛
夫[⑤] 草原为捍卫罗斯大地而进军。

① 当时战争频仍，关于这段时期，《编年史》上写道："城池空虚，乡间教堂、民舍、仓房被焚。人民在铠甲下屏营待毙。被俘者流放蛮方，仳足裸体，唏嘘互语：'家本某山某水'而已。草甸之上无复马牛；昔日良家宴居之处，今则满目蒿莱，狐狸跳啸其间。"（见卡拉姆津《俄国史》）。

② 当时鹰猎很普遍；公爵府中饲养好几头鹰，编成号。歌曲也相应编次序。放鹰捕捉猎物，哪一号鹰最早得手，乐师就奏相应歌。以鹰猎比演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民间文学中常见。

③ 先后任特姆多罗干和车尔尼戈夫公，1022 年在特姆多罗干与列杰佳单独角斗。

④ 特姆多罗干公，在内讧中帮助奥列格勾结波洛夫人，1079 年被波洛夫人所杀。

⑤ 波洛夫人，又称钦察人，11—12 世纪在多瑙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上和亚速海边游牧和渔猎。当时边界不十分固定，本书中又说"到苏拉河为界"，过河便是"陌生地带"。波洛夫人常骚扰罗斯土地。最早于 1055 年与罗斯接触。1061 年首次侵入罗斯，败退。此后恩战恩和，冲突不断。12 世纪 70 年代在康恰克酋长指挥下联合起来，兵强马壮，武器先进。

啊，博扬，你时代的金莺！ 试笔
对这样壮士，你不能沉默无声。
你沿着"知识之树"探究，让才思飞上云端，
放声吟唱过去和现在，远循特洛扬[1]之
路：越过平野，通向高处；为后起的伊戈
尔讴歌：
"这不是旷野上暴风驱赶飞隼，这是一队队
寒鸦向大顿河飞集。"
先知博扬，诗歌神祇的传人，或者你就唱：
"苏拉河边战马萧萧[2]，基辅城内钟传捷
报，诺夫戈罗德吹起军号，普季夫尔战旗
飘飘。"
伊戈尔在等候亲弟符塞伏洛德[3]。 会师
亲弟开口说道："伊戈尔，我唯一的兄长，你
是我世上无双的光。咱俩同属斯维亚特
斯拉夫一房！"

跨上你的骏马。我的弟兄在库尔斯克早做

① 东斯拉夫人最崇拜的异教神之一，是月亮、夜和建设之神，掌管天、地、地下三界。南斯拉夫人把它看做夜间魔鬼，有三颗头，一颗吃人，一颗吃兽，一颗吃鱼。

② 12—13 世纪打仗主要用骑兵，马匹十分重要。年轻公爵的"成年仪式"中有"剪发"，"上马"等。苏拉河是第聂伯河左支流，12 世纪时是罗斯土地与草原("陌生地")之间的界河。

③ 他是伊戈尔的弟弟，颀长貌美，勇武绝伦。1185 年 5 月 2、3 两日，伊戈尔在奥斯科尔河边等候从库尔斯克来会师的弟弟。本书作者对符塞伏洛德特别尊敬和同情；一说作者是他手下的歌手。

好准备[1]，据鞍待发。库尔斯克士兵都
是沙场健儿：
他们在军号声中降生，在头盔底下成长，用
长枪尖头喂养；
道路是他们走惯的，峡谷是他们熟悉的；
弓箭绷紧了，箭囊揭开了，马刀开刃了。
他们纵马如飞，好似原野上的灰狼。为
自己寻求功名，为公爵寻求荣光。

伊戈尔举目观望太阳，只见黑压压阴影遮
蔽了他的人马[2]；
于是伊戈尔在军前誓师："弟兄们，亲兵　誓师
们[3]，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杀身成仁！
跨上你们的坐骑，饮马蓝色的顿河之滨！"
功利之心遮蔽了公爵的理智，饮马之欲淹
没了上苍的启示；
"弟兄们，罗斯的骁勇，咱们与波洛夫人决
一雌雄；即使碎首黄尘，也要用头盔舀顿河
水痛饮[4]！"

① 当时从小进行严格训练：三岁剪去一绺童发，领进教堂做祷告后骑上马背。再过若干时候，长辈授以象征性弓矢。此后练习骑射，参加打猎，随时准备入伍。

② 指1185年5月1日的一次日蚀，基辅时间下午3时25分在顿涅茨流域上空可以观察到，《古史纪年》记载："白昼变黑夜，星星显光"。有的《编年史》说是在1186年，误。古人以为黑暗也是太阳（神）发出来警告世人的凶光。12世纪时罗斯征城乡壮丁须经市民大会通过。此次出征是奇袭式的，未经通过，兵勇只能从附属于公爵的壮丁中征募。

③ 当时亲兵有高下两级。高级亲兵即是地主贵族，置有产业，平时不在公爵府中做食客，战时带兵；下级亲兵住在公爵庄园，平时劳作，战时当兵。

④ 喝敌国河水是征服敌国的形象说法。

说着，伊戈尔公踏上金镫[1]，在旷野上旋风似飞去。

太阳投下的黑影塞满眼前，像雷雨之夜把鸱鸮惊醒[2]。　日蚀

走兽悲鸣，妖枭抟拿起羽毛，在树梢发出怪声，向"陌生之地"发送警报：

向伏尔加[3]，向黑海海滨，向苏拉河两岸，向苏罗什[4]，向柯尔松[5]，还向特姆托罗康[6] 异教神的石俑。

波洛夫队伍等不及铺垫道路，仓促向大顿河汇集。

半夜，战车轱辘辚辚作声，人们误听做草原的天鹅飞鸣。

伊戈尔率兵向顿河进发。林间禽鸟向他预示凶兆，狼群在谷里低嗥，鹰呼鬻着指点　进发

① 当时只有公爵才用马镫，富强的公爵所用马镫用贵金属制造或镀面。

② 据俄国苏马鲁可夫研究，《伊戈尔出征记》中所说的鸟兽，其生态习性多与实际不符，所以很可能是部落的代号（见其专著《〈伊戈尔出征记〉鸟兽考》）。

③ 《编年史》不曾记载伏尔加河上住过波洛夫人。

④ 即现在克里木州境内的苏达克市。

⑤ 古城。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城邦遗址，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郊。12世纪是拜占庭的移民地之一。它和苏罗日两地当时向中亚输出奴隶；这也可能是波洛夫人入侵的经济目的之一。

⑥ 在亚速海东岸，10世纪归罗斯诸公治理；11世纪末被波洛夫人占领，由于在草原上招兵容易，势力渐强；罗斯诸候内讧，失败者往往逃到该地，勾结波洛夫人。

石俑指塔曼半岛上直到18世纪尚存在的两尊大偶像之一。那两尊像是公元前4世纪为崇奉古腓尼基的丰收女神而立。

野兽吃人，狐狸见了血红的盾牌[1] 而尖叫。

啊，罗斯大地！你落在了冈峦后边。 抒情插笔

夜幕迟迟降落，早霞很快来临。浓雾充塞田野，夜莺沉默，寒鸦开始啼鸣。
罗斯勇士把红盾在野地上摆得密密层层[2]，为自己寻求功勋，为公爵寻求光荣。 临战

星期五的大清早[3]，
波洛夫人遭受袭击，地上插满箭矢，抢走波洛夫姑娘，连同绫罗绸缎和金银首饰；
用抢来的车帷、外套和皮袄、还有波洛夫人各种细软铺垫沼泽和泥泞的土地；
红红的军旗，白白的长旒；血色的马尾，银色的矛头——献给勇武的斯维亚特斯拉维奇！ 首战告捷

雄武的"奥列格之窝"野餐露宿——飞得太 露宿

① 古罗斯盾牌多是下尖的椭圆形，木质，外包铁皮，用洋红涂成红色。洋红是用胭脂虫制得的。

② 罗斯士兵把盾牌尖端插入土中，围成矮墙。

③ 《伊帕吉夫编年史》："次日（星期五）亭午，波洛夫军列阵待战。"照异教迷信，星期五不吉利。可见作者认为伊戈尔首战之胜是中了敌计。

塔基晓夫《俄国史》：初战时波洛夫弓弩手每人射了一箭便佯败走，诱伊戈尔军深入。

远了[1]!
他们不甘心受辱于老鹰与矛隼，岂甘受辱
于乌鸦——波洛夫鼠辈之手？

葛札克像灰狼一般飞奔，康恰克[2] 踏着他
踪迹向大顿河邀进。

第二天一大早，霞光像鲜血一般洒下，乌云　再战
从海那边压来，要遮盖四个太阳[3]；云层
中射出蓝色闪电——
震天动地的雷声，流矢一般的雨点，眼看从
大顿河那边袭来。
眼看长枪与短铤相接，马刀朝敌盔砍去，在
卡亚拉河上，在大顿河附近。
啊，罗斯大地！你落在了冈峦后边。　抒情插笔
打头的风，斯特里伯格[4] 的后裔，挟万千　众寡不敌

① 塔基晓夫《俄国史》：这天斯维亚特斯拉夫、符拉季米尔和率领雇佣兵的奥尔斯汀不听约束，渡河穷追。当晚伊戈尔得知敌军势众，建议撤退，三人以人困马乏为由，不同意撤军；即在草原露宿。次晨已被团团围住。

② 据《编年史》：

1171 年：伊戈尔在伏尔斯克拉河上打败康恰克和葛札克二酋。

1174 年：二酋进犯佩列亚斯拉夫尔，被伊戈尔赶走。

1180 年：伊戈尔联合二酋攻打穆斯季斯拉夫于维什戈罗德，不成功。

1185 年：伊戈尔被俘，康恰克予以保护，儿女结亲。

③ 指伊戈尔、他的儿子、侄儿和符塞伏洛德。

④ 风神。基辅万圣殿尊神之一。手按古丝里琴，背负弓，腰系箭囊。发怒时兴风作浪。

乱箭吹向伊戈尔的战士[1]。
大地在轰鸣，浊流滔滔，黄尘滚滚，战旗猎猎，似乎在警告：

波洛夫大队人马从顿河，从海边，从四面八方——来了！
围住罗斯军。
鬼子兵喊声震天，四面包抄；罗斯勇士用红色盾牌阻挡。

"莽牛"符塞伏洛德！只见你一马当先，泼水般溅出万枝神箭。挥动纯钢宝剑，向敌人劈面砍去。 "莽牛"

"莽牛"呀，你的金盔在哪儿闪光，那儿波洛夫人头纷纷滚落。

驰名的阿瓦尔钢盔[2]怎挡得了你"莽牛"符塞伏洛德的砍刀？
老弟呀，你忘掉了功名富贵，忘掉了父传的车尔尼戈夫宝位，忘掉了心上美人格列

① 当时列阵方式是把队伍分成前部和后部，每部又分中翼、左翼和右翼；最前面是从各部中选出的弓弩手。交锋前，双方弓弩手在相距200步左右的地方猛烈射击，类似现代战争中的"炮火准备"。这次战场上，后部伊戈尔居中，符塞伏洛德居右，斯维亚特斯拉夫居左；前部符拉季米尔居中，左、右翼是亚洛斯拉夫派来的雇佣兵，由奥尔斯汀率领。当时春夏之交，南风大作，罗斯军占下风地位，弓弩手的作用发挥不出来。

② 阿瓦尔是突厥部落的分支。6世纪在多瑙河流域建立阿瓦尔国，9世纪覆灭，后裔居达吉斯坦，以造钢盔闻名。

波芙娜的温顺与恩爱——
哪顾得身上创伤累累?
特洛扬的时代[1] 过去了,亚洛斯拉夫的岁 思古
月[2] 一去不返,奥列格·斯维亚特斯拉
125 夫的武功烟消云散。
只怪那奥列格用宝剑铸成了内讧,大地播 反思:
满了箭镞。 自相残杀
在特姆托罗干跨上金镫[3] ——亚洛斯拉
夫大公之孙符拉季米尔·符塞伏洛德维
130 奇早听到这警钟,每天早晨在车尔尼戈
夫关闭要塞大门。

鲍利斯因夸海口而被送进上帝法庭[4],在
卡宁娜河畔为年轻勇敢的奥列格公雪耻
而葬身在草丛间。
135 从那卡亚拉河边斯维亚多波尔克下令用侧
跑马把先父遗骸运回基辅[5] 索菲亚大
堂。

① 指异教时代。本书作者把古罗斯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异教时代、亚洛斯拉夫时代和诸侯内讧时代。

② 亚洛斯拉夫统治时期是基辅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形成封建的统一局面,编纂罗斯《法典》。

③ 当时只有公爵和贵族有条件用贵重的马镫,所以此词组表示"占公爵宝位"之意。奥列格 1076 年任车尔尼戈夫公,次年失位,逃到特姆多罗干。后曾三次企图夺回车尔尼戈夫。

④ 指 1078 年以奥列格、鲍利斯为一方与莫诺马赫一方打仗。奥列格想议和,鲍利斯不同意,吹牛说单独也能取胜。结果鲍利斯在涅札季纳-尼瓦战死。

⑤ 指 1078 年伊札斯拉夫一方与奥列格和鲍利斯一方大战于涅札季纳-尼瓦。伊札斯拉夫战死,儿子斯维亚特波尔克命人用两匹并连的"侧跑马"把父尸放在两马之间的担架上运回基辅安葬。"侧跑马"指马跑时伸出同一侧的前后腿,左右轮换;两匹并连起来,比较平稳。

那时候，奥列格·"苦难斯拉维奇"大权在
手，到处播下内乱的种子，蔓延滋长；
在诸侯的战乱中，达奇·伯格[1] 的子孙人
命危浅，家业荡然无存。

在罗斯田野上再听不到农夫叱房呼马，只
听得乌鸦为争腐尸而聒噪，寒鸦为觅残
食而嘈杂。

那是往昔的兵火，从前的战争；　　言归正传
可如此大战，谁也未曾见识：
从早到晚，从晚到晓，箭矢满天飞，马刀劈　　决战
面砍，纯钢长枪呼呼响；在波洛夫草原
间，在"陌生的"旷野上。

黑土里填满万马踩入的尸骨，血水灌涨了
地皮：罗斯天地充满悲哀！

这是什么响动？这是什么声音？在这蒙蒙
亮的黎明。
伊戈尔想劝回临阵脱逃的雇佣兵众：他可
怜目睹亲弟符塞伏洛德孤军陷阵[2]。

① 太阳和收获之神，太阳历的建立者。基辅万圣殿的尊神之一。形象为英俊少年，勇敢而多智。据说是俄人祖先。

② 5月12日清早，车尔尼戈夫派来的雇佣兵开小差，伊戈尔右臂负伤，追上去想说服他们回军，说服不了，只身重返前线，中途被擒，这时他距离自己部队只有一箭之地，亲眼看到符塞伏洛德英勇奋战，不敌被俘。

苦斗了一天，苦斗了又一天。第三天晌午时分，伊戈尔的战旗倒下了。

在卡亚拉急流的岸边，亲骨肉被俘分手。流血像漏卮中的酒浆，罗斯武士设宴请客，灌饱了亲友，而自己为罗斯大地而倒下。 大败

草茎因怜悯而低头，树干因悲哀而弯腰。
弟兄们哟，不幸的岁月来到了[1]，原上的草掩埋了战士尸骨。 抒情插笔

屈辱在达奇·伯格后裔的行伍之间显形，她像个女子在特洛扬土地上巡行，在顿河附近的蓝海上扇动双翅击水，撵走了幸福的时光。

公爵们反抗异族的斗争不了了之，自己人之间的争执振振有词：
"这归我，那也归我"，针尖大的微利被看成头等大事。
怨自个儿作孽，铸就大错，让蛮夷乘虚而入。 反思：引狼入室

① 这一段到惊梦为止讲述俄国悲伤，责备诸侯内讧；叙述不按历史次序，主要在于抒发感情。

啊，雄鹰！你飞得太远了。 反思：
你本想到海边搏击凡鸟，却落得伊戈尔武士荡然无存！ 不自量力 孤军出征
卡娜和齐利亚[1] 在后边喊叫，叫遍了罗斯土地；
她俩用火筒喷射火焰[2]。罗斯妇女哭诉："心上的人儿呀，我们盼也盼不到，想也想不来，望也望不见；
连同金银首饰，都成了过眼云烟。"

弟兄们，基辅因忧愁而嗟伤，车尔尼戈夫因遭劫而呻吟[3]；抑郁泛滥罗斯国土，深深的悲伤流注罗斯大地。 战败之辱
诸侯同室操戈，睁眼看纵横驰骋的骄兵铁骑，逐门逐户索取皮毛和钱币。
这两位斯维亚特斯拉夫的公子——伊戈尔与符塞伏洛德——离群擅征，无异于授敌以柄；
原先，他们的父亲，威武的基辅大公斯维亚特斯拉夫[4] 以雄兵利剑一举平息了边患： 思古

① 卡娜系古斯拉夫的悲伤女神，穿黑色长袍。战士身死沙场，卡娜亲临哭丧。齐利亚是卡娜的姊妹，报丧女神，美丽而悲哀，白面长发。

② 古斯拉夫风俗：家人得悉男人战死，便在家用火筒烧起"葬火"。

③ 此段描写伊戈尔败后，波洛夫军大举进犯，从5月20日到6月下旬，劫掠城镇乡村。当时基辅未遭兵灾，只是"因忧愁而嗟伤"；车尔尼戈夫受到掠劫，故云"因遭劫而呻吟"。

④ 斯维亚特斯拉夫Ⅲ于1176—1194年任基辅公。这一时期基辅地位衰落，北部新的一个中心符拉季米洛-苏兹达尔公国兴起。所以实际上他算不得大公。本书作者在基辅正统立场上，予以尊称而已。

他长驱直入波洛夫草原，践踏高陵深谷，翻
195 腾长河大湖，断竭水源池沼。

他以旋风扫叶之势，把敌酋科比亚克从海湾波洛夫大军帐下生擒过来，囚做基辅大公"武英殿"里的阶下犯人[①]。

于是德意志人和威尼斯人，希腊人和摩拉瓦人，齐声颂扬斯维亚特斯拉夫的荣耀；同声谴责伊戈尔，因为他把财富抛进波洛夫境内的卡亚拉河，连同罗斯黄金也扔进水底。

伊戈尔公从金鞍滚落下马，换来了奴仆用 谴责
205 的粗鞯。

罗斯城垣[②] 上人们垂头丧气，昔日的欢笑已无踪迹。

斯维亚特斯拉夫在基辅冈上做了一个惶恐 惊梦
的梦[③]：

① 此处指1184年斯维亚特斯拉夫Ⅲ与吕利克联合各路诸侯进攻波洛夫人获胜，俘7000余人，活捉敌酋及其两个儿子，囚于基辅武英殿。伊戈尔队伍因初春路冻，马队赶不及，未参与此役。武英殿是公爵府中召集武士议事的厅堂，11世纪时相当讲究，12世纪已趋简陋，有的就设在门厅里，还临时关押犯人。

② 当时风俗：战时人们在城墙雉堞边上聚集，送迎从征军人或为阵亡战士哭哀。

③ 斯维亚特斯拉夫Ⅲ巡行至诺夫戈罗德-塞维尔斯克，得知伊戈尔擅自出兵，为之不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接着到车尔尼戈夫，伊戈尔部队中的战友普罗索维奇告诉他失败消息。但也可能此梦是艺术创造，因为史书不载此事。

据迷信，梦中能预见未来或遥远地方发生的事。古代圆梦术认为：黑布覆盖预示悲伤，床——病或死亡，加胆汁的酒——凶讯或悲哀，珠子——泪，破屋——与邻居纠纷，乌鸦——不幸，蛇——敌人，断梁——灾祸。

"这夜,我躺在紫杉床上,一伙人给我穿上玄色寿衣,给斟上浓烈的酒,搀伴着毒药。从番人的空箭囊中向我胸脯倒落好大的珍珠[1],还对我百般亲热。我那金顶宫室的天棚上缺损椽子[2]。从黄昏起,通宵听得鬼乌鸦在聒叫,他们在普列斯纳河边的林子里叫,然后飞向蓝色的大海。"

大臣们替公爵圆梦: 圆梦一

"公爵大人,忧愁占据了您的思想。有两只雄鹰离开祖业宝座飞走了,去寻找特姆多罗干城池,还想用头盔舀顿河的水来喝。双鹰的翅膀被污秽的番人剪掉,自己也堕入铁的陷阱。 告知真情

"第三天,天昏地暗:两个太阳暗淡了,两道红色光柱消失了,同时还有两弯新月——奥列格和斯维亚特斯拉夫被阴影遮掩,沉向海底[3]。

"卡亚拉河边黑暗吞没光明,罗斯大地上波洛夫铁蹄像一群猎豹遍地驰骋,显示蛮 敌人庆幸

① 番人指帮助公爵打仗或当翻译的非罗斯人受雇佣者。用空箭囊倒珠子预示雇佣兵临近脱逃。

② 天棚没有椽子,象征伊戈尔遇祸。照异教风俗,停尸间屋顶要打开一个窟窿,以便死神出去。

③ 照古俄语文献传统,战败的部队总是散失在河中或"海"中。

230 夷大长的威风。
眼看耻辱压倒了荣誉，眼看奴役扼杀了自由，眼看恶枭制服了大地。
哥特[1] 的妖姬在蓝海岸边曼声唱歌，从罗斯掠得的金银头饰颤巍巍应节相伴；
235 歌唱博司[2] 王那个时代，欢呼沙洛康[3] 宿仇已报。
亲兵弟兄，我们的欢乐却一去不回了。”

斯维亚特斯拉夫大公含泪面谕“金言”： “金言”
啊，我近房的族人，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
240 你俩过早地想打进波洛夫土地[4]，为自己寻求荣耀。可不幸的是竟首战得手，流了番人的血。
你俩浑身是胆，仿佛用纯钢浇铸，在瀛洲寒风里淬硬。
245 难道就这么来报效我这白发老人！

① 指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被哈札尔人或后来的波洛夫人俘获的东哥特人，他们就地定居，有时帮波洛夫人打仗；后渐与鞑靼人融合。他们与波洛夫人有商业往来，所以希望后者得胜，可以通商获利，并购买罗斯战俘做奴隶。

② 30年代起苏联学者认为博司是安特人（东斯拉夫人的祖先）的酋长。曾与哥特人英勇作战，于375年战败，与其子及70名大臣被处磔刑。

③ 波洛夫的酋长，康恰克的祖父。1107年攻打基辅，被罗斯军击败，逐出草原。伊戈尔败后，康恰克以为报仇时机已到。

④ 当时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直接接受车尔尼戈夫公管辖，而后者不受基辅公管。所以出征时得到亚洛斯拉夫支持即可。伊戈尔的错误在于未曾争取更多的盟军。轻敌冒进。首战得胜是中了佯败之计。

我没有见到亚洛斯拉夫[1] 兄弟兵多财足、
坚强的势力。车尔尼戈夫的权贵、统领；
塔特兰部、谢比尔部、托甫恰克部、列夫
格部、奥尔贝拉部[2] ——都听他调遣。
250 这些队伍不用刺刀，只有靴刀[3]，大喝一声
就能得胜，发扬祖宗的光荣。

而这两人却放言："让我们凭自己本领，把　　谴责
先前的武功据为己有，把将来的勋业两人
平分[4]。"
255 弟兄们，说什么：人老了，不能再年轻[5]。　　自励
换毛三次的壮鹰，能从高空俯击凡鸟[6]，
决不坐视自己的老窝受欺凌。

① 斯维亚特斯拉夫Ⅲ之弟，曾是乃兄的助手。但他在波洛夫人中有不少朋友，且与康恰克关系较好。1184 年他劝兄不要去打波洛夫人，1185 年 2 月兄出征时他未参与，同时劝阻伊戈尔参战，还派奥尔斯汀与康恰克订立和约。同年 5 月伊戈尔出征时，他只派两支雇佣兵助战，而且是象征性的。到 1186 年，他虽然参加斯维亚特斯拉夫Ⅲ对波洛夫人的用兵，但到了萨马拉河上擅自返师，致使出师无功。此是后话。

斯维亚特斯拉夫Ⅲ一方面奇怪亚洛斯拉夫没有援助伊戈尔，一方面责怪后者没有向前者求援。事实上，前者向后者求了援，后者也派雇佣兵支援了。

② 都是 12 世纪时在车尔尼戈夫等地居住的非罗斯人，可能是西徐亚人的后裔。

③ 弯刃短刀，可纳入靴中，激烈的肉搏战时才用；大概只有一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携带靴刀。

④ 《三圣编年史》：伊戈尔初战告捷，在战场上得意忘形地说："斯维亚特斯拉夫的胜利是敌人送上门来的，没有打出国境去。我们在敌人土地上打击敌人，俘获他们的妻儿。现在我们要打到顿河去，彻底打垮他们。如果顺利，我们就打到河湾口去，那儿连我们祖辈的足迹也未曾到过。让我们取得彻底的荣耀和功勋。"

⑤ 据历史记载：斯维亚特斯拉夫Ⅲ于 1140 年即位为诺夫戈罗德公时很年轻，估计为 15 岁；到 1185 年已近 60 岁了。这时伊戈尔才 35 岁。

⑥ 据说换三次毛后，鹰就成熟有力，能抵御外来的山鹫。鹰猎时，鹰先把鸟往高空赶，接着自己飞得更高，盘旋作势，把鸟赶得疲极；然后突然猛扑下来，捕捉猎物。不到一定高度不能扑击；否则，由于动能作用，鹰自身可能触地致死。

可叹的是:各路诸侯不给我支持,时代教人无所作为。 无可奈何

历莫夫在波洛夫马刀下叫喊[①],符拉季米尔因负伤而呻吟[②]。落到格列伯公子[③]头上的是忧愁与悲伤!

强大的符塞伏洛德公[④]!请不要拥兵自重,仅在精神上关心令尊留下的宝座。 时代的呼吁:向东北苏兹达尔公呼吁

你呀!投桨足以溅尽伏尔加之水,脱盔足以痒干大顿河之波!

只要你肯配合,俘来的女奴只能值一个诺加塔,男奴值一个列赞纳[⑤]。你完全可以从陆上派遣格列伯的虎子们[⑥],像投射活的戈矛一般。

勇猛的吕利克[⑦],还有达维德[⑧]!金盔在血 向基辅附

① 伊戈尔败后波洛夫军进犯历莫夫等地,大肆蹂躏。

② 史家赞扬他武功盛、爱护士兵、大公无私。1185 年受伤三处。1187 年 4 月 18 日死于陈创。此处写历莫夫被掠时,他迎战受伤事。

③ 指符拉季米尔。

④ 符塞伏洛德-苏兹达尔大公,很有实力,生八子四女,号称"大窝"。

⑤ 12 世纪末,1 格利夫纳=20 诺加塔=50 列赞纳。

罗斯《法典》:一个男奴隶的赎命金是 100 诺加塔,女奴隶的赎命金是 120 诺加塔。这几句的意思是:如果有你支持和配合行动,一定能俘获大批波洛夫奴隶,使奴价暴跌。

⑥ 此处指格列伯的五个儿子。1182—1184 年他们奉符塞伏洛德为领袖,听其调遣,出征伏尔加河上保加尔人。

⑦ 吕利克一生戎马倥偬,拥有实力。他把基辅城让给斯维亚特斯拉夫Ⅲ,但自己实际上控制城外广大的基辅地区。

⑧ 达维德 1180 年起是罗斯最强大的斯摩棱斯克公国的领袖。1184 年与乃兄吕利克一起参加出征得胜。1185 年伊戈尔败后,斯维亚特斯拉夫Ⅲ向他呼吁求援,他以将领不愿打仗为由加以拒绝。1197 年逝世前皈依为修士。

泊里浮沉的难道不就是你的士卒？像原牛一样被利刃砍伤后在"陌生旷野"上驰突的难道不就是你的亲兵？

近的诸侯呼吁

大人阁下，跨上金镫，投身战斗，
为湔雪时代的耻辱，为罗斯大地，为勇武的伊戈尔报金创之仇！

"八面玲珑"的加利奇公亚洛斯拉夫[①]！你雄踞于金座[②]之上指挥万夫把守乌格尔山脉[③]；阻断番王的要道；拦住多瑙河水路；把大石弹抛入云霄；审理诉讼，影响远至多瑙河；你威震大地；曾攻破基辅城门[④]；从世袭宝座上向异域邦主射击[⑤]。

向西南加利奇公呼吁

大人阁下，你把弓箭枪炮瞄准康恰克这邪恶的奴才，为罗斯大地，为勇武的伊戈尔报金创之仇！

① 据塔基晓夫：根据古代对他的赞歌，此处指如下八个方面：(一)当普通百姓的勤务员。(二)帮助困难者。(三)保护受侮者。(四)惩处罪犯。(五)不相信假意奉承和私下诽谤。(六)组织军队保护吾国吾民。(七)使人人安居乐业，按劳得酬。(八)不征非必需的税，征税时不至于使纳税人痛苦落泪。他是加利奇公，是强有力的公爵之一(加利奇从1098年起独立于基辅)。他是伊戈尔的岳父，死于1187年(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本书写于此年)。《伊帕吉夫编年史》："他英明而善于辞令，敬畏上帝，颇受国人爱戴，威名播于军中。"

② 加利奇公的宝座确是黄金所制。

③ 指喀尔巴阡山；当时是加利奇与匈牙利的分界山脉，所以派重兵把守。

④ 指1156年亚洛斯拉夫攻占基辅。本书作者突出加利奇方面的实力甚于基辅。

⑤ 指加利奇部队参加第三次十字军，征讨巴勒斯坦。另一种解释：指1170年加利奇人帮助拜占庭打过仗。

勇猛的罗曼[1]，还有穆斯季斯拉夫[2]！雄心壮志使你追求边功。你高瞻远视，像伺机捕鸟的雄鹰盘势凌空。
你的手下头戴拉丁帽盔，身披护胸甲胄[3]；
你教大地震颤：希诺瓦、立陶宛、亚特维亚、杰列梅拉，再加波洛夫——这些异邦的君主都丢下投枪，匍匐在你宝剑之前。
可是伊戈尔公啊！太阳因你而暗淡，木叶先时而凋零，预告灾祸遥近：
罗斯河和苏拉河[4] 一带的城镇被瓜剖而豆分，却不见伊戈尔雄军卷土重临。
公爵呀，顿河在呼唤，呼唤你再立功勋，呼唤奥列格支派的勇武诸公重新披挂出征。

向西方沃伦公呼吁

思痛

英格瓦和符塞伏洛德，还有穆斯季斯拉夫的三位公子！诸位出身于雄鹰高门，不是凭侥幸靠抽签掌握国柄！
你们的金盔、盾牌，以及波兰制造的投枪放

向西北波洛茨克公呼吁

① 他是沃伦公兼加利奇公，勇猛精进，武功甚盛，征伐过立陶宛、亚特维亚、杰列梅拉、波洛夫等；在欧洲以"罗斯王"闻名。据说波洛夫人很怕他，用他名字吓唬小孩。他曾把许多立陶宛战俘当做奴隶，使从事繁重劳动。

② 别列索普尼策公，京城在沃伦领地。

③ 此处描写沃伦部队的装备，暗示沃伦公爵是半波兰血统，士兵穿西欧式护胸甲，戴圆桶形拉丁头盔（与东方的圆锥形头盔不同）。

④ 罗斯河是第聂伯河右支流；苏拉河是左支流，都是罗斯与波洛夫草原的界河。罗斯人在两河边上兴建起一系列设防城市。伊戈尔败后，波洛夫人蹂躏该地区，历莫夫城是其中之一。

着有什么用?
用你们的利箭封锁要道,为罗斯大地,为勇武的伊戈尔报金创之仇!①
苏拉河流向佩利亚斯拉夫城的水不再闪耀 悲痛
310 银光,德维纳河在波洛夫兵呐喊践踏之下为波洛茨克送去的只是污泥浊水②。

只有华西尔柯的公子伊札斯拉夫挥舞着利 追念
剑直刺立陶宛军盔;动摇了乃祖符塞斯拉夫的英名,而自己倒在沾血的草上(好
315 像新婚之床),在血红盾牌底下饮刃而殒命。

他说道:"公爵,鸟儿用翅膀覆盖了你的亲兵,野兽在吮血。"
这儿没有勃略切斯拉夫兄弟,也不见另一
320 位兄弟符塞伏洛德。他形单影只把珍珠般灵魂通过锦绣圆领从勇猛的躯体送出。
人们低声饮泣,欢乐潜形,戈罗杰茨号声如

① 以上向各路诸侯呼吁,顺时针次序:大东北(苏兹达尔)→南(基辅附近)→西南(加利奇)→西(沃伦)→大西北(波洛茨克)。不提大诺夫戈罗德,因为当时该城不设公爵,由寡头贵族专权,为首者只图个人权力和财产。12世纪该城部队从不参加联合出征。

② 从这句起直到"连灵禽也逃不过上帝法庭。"止叙述波洛茨克公爵事。始祖是伊札斯拉夫。12世纪后半叶立陶宛兴起,波洛茨克受到威胁,更因内讧频频,艰难支持。传到伊札斯拉夫稍振祖声,死于1185年。苏拉河流经片状岩地区,云母和黄铁矿岩碎屑掺入水中,发银色闪光。此时波洛夫人劫掠苏拉河沿岸城镇。

咽。

亚洛斯拉夫的后世和符塞斯拉夫的子孙们[1]！把你们的旗子降下吧，把你们缺了口子的剑收进鞘里吧。 悲恫与谴责

你们辱没了祖辈的光荣。

你们内战内行，竟引狼入室，蹂躏罗斯土地，糟蹋符塞斯拉夫的世业。内战招来了波洛夫方面的暴力。

在特洛扬纪元的第七世纪，符塞斯拉夫[2]为心爱的姑娘不惜孤注一掷。 追忆涅米加之战

他利用"战马"纠纷窃据基辅，用长矛支撑了大公宝座。

① 此节回溯往事：亚洛斯拉夫和伊戈尔引进波洛夫人攻打斯摩棱斯克公。斯维亚特斯拉夫响应，从南向波洛茨克攻打斯摩棱斯克的盟友格列伯；其他公爵则引人立陶宛军队。此处向西北波洛茨克公呼吁，他们是符拉季米尔 I 和其波兰夫人的后裔，与亚洛斯拉夫一支不和，内战频仍，使外敌有可乘之机。本书作者没有号召他们南下参战，只呼吁他们停止内战，努力防边。

② 传说中他是个"狼人"，白昼是人，夜间变狼，善疾走。生性嗜杀。

1044 年—1101 年：为波洛茨克公。

1067 年：占领诺夫戈罗德。与亚洛斯拉夫的儿辈不和。3 月 3 日与基辅公伊札斯拉夫、斯维亚特斯拉夫和符塞伏洛德大战于涅米加河上。符塞斯拉夫败；亚洛斯拉夫辈佯许议和，把他诱到基辅，关进监牢。

1068 年：亚洛斯拉夫辈在阿尔特河上败于波洛夫人。基辅市民大会聚集城乡平民奋起请战，基辅公伊札斯拉夫不肯发给战马和武器，人民举事，放出符塞斯拉夫。伊札斯拉夫逃至波兰。

1069 年：伊札斯拉夫率波兰军攻符塞斯拉夫，双方列阵于基辅附近的贝尔戈罗德镇。符塞斯拉夫自料难以取胜，连夜逃走，夺回波洛茨克公位置。

1078 年：符拉季米尔·莫诺马赫进攻波洛茨克，烧毁郊外地方。符塞斯拉夫为了报复，率部焚烧斯摩棱斯克。

然后他悄然出奔，半夜里野兽般离开贝拉格拉德，在夜幕笼罩下逃走；清早用战斧打开诺夫戈罗德大门。
他击碎亚洛斯拉夫的荣誉，从都杜特基狼奔豕突地来到涅米加。

涅米加[1] 河上人头纷纷落地，把人命铺在打谷场上，用钢铁连枷打场，将灵魂从躯体中簸出。
鲜血横流的涅米加河边，播下的不是嘉禾良苗，却尽是罗斯子孙的白骨。

符塞斯拉夫公治理民事，处理诸侯城府公务，可突然趁黑夜从基辅逃之夭夭，抢在太阳神巡天金车之前，天未亮就赶到特姆多罗干[2]；
波洛茨克城内圣索菲亚大堂晨祷的钟声打响，他远在基辅却听得分明。

但即使他外有强壮体魄，内有机敏灵魂，他一生命途多舛。
先知博扬有言在先："不管多么机灵，不管多大本领，连灵禽也逃不过上帝法庭"。

反思：作孽自毙

① 斯维斯洛奇河的支流，在明斯克附近，后来干涸了。一说河床成了后来明斯克市的一条街。

② 天亮之前跑这么远，极言其速。暗示符塞斯拉夫是狼人，黑夜里善跑的狼，鸡鸣则妖巫潜形。

啊！罗斯大地在呻吟，
回想起过去的年代，从前的诸侯。
那位老符拉季米尔不甘心束缚在基辅山上；
好不容易飘扬起吕利克的军旗，还有达维德的旗帜，
可惜的是他们的旗子飘向不同方向，他们的戈矛互击作响。

多瑙河上，大清早只听得亚洛斯拉夫娜[1]哭夫像无形的杜鹃一样哭泣：
“我要鸟儿一样向多瑙河飞去，在卡亚拉河里浸湿轻柔的双袖，为公爵拂拭流血的伤口。”

亚洛斯拉夫娜大清早在普季夫尔城垣上哭诉：
“啊，风呀，大风！你为什么，天哪，一个劲儿地吹？用轻盈双翅把番人箭矢冲我亲人的勇士刮来？你从云端高处扑下，播晃蓝海上的船舶，你还想干什么？为什么，天哪，硬把我的欢乐吹散在茅草丛里？”

亚洛斯拉夫娜大清早在普季夫尔城垣上哭

① 伊戈尔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于1184年与亚洛斯拉夫娜结婚；他被俘时，她仅16岁。第聂伯河对基辅人特别亲切，称之为第聂伯母亲之河。此处泛指大河。

诉：
"啊，大名鼎鼎的第聂伯河！你穿透波洛夫境内的石山，你曾经护送斯维亚特斯拉夫的战船去攻打科比亚克[1]。请快把亲人给我送回，免得我大清早向大海洒泪。"

亚洛斯拉夫娜大清早在普季夫尔城垣上哭诉：
"光明呵，三倍光明的日头！你多温暖，你多美好。可为什么，天哪，你把灼热的强光尽朝我亲人射去？在干锅般的旱地上，你把战士的弓晒成扭曲，使他们忧伤得连箭囊也打不开？"

夜间，海在咆哮，龙卷风挟着乌云来了。　　出逃
上帝给伊戈尔指路——回罗斯故土去，从波洛夫草原出逃[2]。
夜已深，一片漆黑。

伊戈尔睡了，伊戈尔醒着；伊戈尔暗地里盘算从大顿河到顿涅茨的行程[3]。

① 追溯1184年斯维亚特斯拉夫Ⅲ战胜波洛夫人，沿第聂伯河而下，活捉科比亚克。

② 伊戈尔被俘后，看管在亚速海附近北顿涅茨河中段波洛夫人的草原宿营地上。

③ 塔基晓夫《俄国史》：伊戈尔悄悄涉过一条小河，拉伏尔在对岸备马等候。上马后绕过五六处波洛夫住地，穿越草原，两天后到达帕界渡口；过渡继续前进，在离诺夫戈罗德20俄里处坐骑失足，伊戈尔腿伤，在米哈伊尔村短暂休息后再上路。顿涅茨河是顿河的支流。

半夜，奥鲁尔[1]在河边吹起口哨；提醒伊戈尔：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大地霎时轰鸣，草木喧闹响应，波洛夫营帐忙作一团。

伊戈尔一会儿白鹅般窜身芦丛，一会儿野鸟般浮到水面；一会儿快马加鞭，一会儿跳下，狼也似奔跑，

好歹来到了顿涅茨河湾。

他像一只空中疾飞的饥鹰：捕捉野雁和天鹅，充当早餐、午餐、晚餐。

伊戈尔鹰一般飞，奥鲁尔狼一般跟；抖落身上的寒露，赶乏胯下的青骢。

顿涅茨发话："伊戈尔公呀！莫大的荣誉归于你，康恰克该受轻视，罗斯大地将得到欢愉[2]。"

伊戈尔回话："顿涅茨呀！莫大的荣誉也归于你：亏了你的安流迎公爵归来，亏了你闪光[3]的沙岸为公爵铺陈绿茵；你用和暖的浓雾替他隐蔽；叫水鸭在河面，叫绿头鸭在涛头，叫野鸟在风口为公爵放

江河之助

① 据《编年史》记载，此人真名拉伏尔，母亲是罗斯人，与伊戈尔同乡。他受其他波洛夫人侮辱，所以帮助并随同伊戈尔出逃。后在罗斯封官，并经伊戈尔撮合，与千夫长拉古伊尔之女完婚。一说他原是高加索人，被波洛夫人俘虏。

② 《伊帕吉夫编年史》：伊戈尔从看管处逃出后"步行了 11 天到达顿涅茨城"。

③ 顿涅茨河穿过阿尔捷马山脉，流水挟白垩俱下，夏季水降，白垩积滩上，闪光如银。

哨。”

公爵接着说:“斯图格纳河[1] 可并不如此。 恶水
它源头乏水,专靠吞并小沟小溪,到下游
出口近处居然像血盆大口,在暗崖深处
把年轻轻的罗斯季斯拉夫公吞噬;害得
母夫人为年轻公爵而泪落如雨。
花儿因怜悯而发蔫,树木因伤心而低垂。

这不是鹊儿报喜——是葛札克和康恰克追 禽鸟之助
寻伊戈尔。
于是乌鸦噪声,寒鸦住口,鹊儿讳莫如深:
鸦鸟替他探路,啄木鸟一声声指引到江
滨;
夜莺欢唱光明即将来临。

葛札克对康恰克说:“鹰飞走了——我们用 追兵
金箭射死雏鹰!”
康恰克却说:“鹰飞回老窝去了——我们用
美人计绊住雏鹰[2]。”
葛札克说:“这样,我们将既失雏鹰,又赔美
人。而且众鹰将到波洛夫土地上扑打我

① 11世纪时斯图格纳是条较大的河,南端是波洛夫人势力,北端是罗斯人势力。1093年斯维亚特波尔克、符拉季米尔·莫诺马赫和他的兄弟洛斯季斯拉夫与波洛夫人打仗,春水方生,洛斯季斯拉夫败退,渡河淹死,年仅22岁。

② 说明康恰克对伊戈尔较好。事实上,伊戈尔之子符拉季米尔被俘后与康恰克之女结婚,并于1187年携妻儿回罗斯,妻改名斯伏巴达。有的学者推测,很可能早在1180—1181年伊戈尔与康恰克联合时双方早有儿女婚约。

们。”

博扬和霍顿纳是斯维亚特斯拉夫的歌手，歌唱亚洛斯拉夫先朝旧事；他们又是奥列格的亲信。 歌手

他们说唱：“削了肩膀，脑袋支不住，砍了脑袋，躯干站不住。”

缺了伊戈尔，罗斯大地十分痛苦。”

太阳在天空照耀，照着伊戈尔回到罗斯。少女们在多瑙河上歌唱，歌声越过大海传到基辅。 归途

伊戈尔沿波利切夫道路[1]上坡，来到毕洛戈什圣母大堂[2]，老人喜悦，全城欢腾。歌唱老一辈公爵，也歌唱年轻诸公：

“光荣呀，伊戈尔·斯维亚特斯拉维奇！光荣呀，符塞伏洛德和符拉季米尔·伊戈列维奇！” 尾声

向你们致敬，为正教事业而与污秽之众战斗的公爵和亲兵！

光荣归于公爵和亲兵！阿门。

① 从第聂伯河滩向上直通基辅的一条通道。符拉季米尔 I 曾在此处立异教神像；后来皈依基督教时他命令把神像推进第聂伯河中，在此地改建成安德烈教堂。当时基辅的中心是山冈，冈下第聂伯河流过，日后泥沙淤积，成为浅滩。

② 这教堂是供当时到基辅买卖粮食的客商做礼拜的。公爵一般不上这种教堂，可见本书作者生年较晚，不谙此中情况。



ISBN 7-80567-931-2
9 787805 679310 >